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三冊目次

論語類考二十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刻歸雲別集本 ……〇〇一
孟子雜記四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刻歸雲別集本 ……一五八
章子留書六卷 （明）章世純撰 明末富西齋刻本 ……二二六
四書近指二十卷 （清）孫奇逢撰 清康熙元年刻本 ……三〇九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一卷三續一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清）閻若璩撰 清乾隆眷西堂刻本 ……四八〇

論語類考二十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刻歸雲別集本

論語類考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眞德秀蔡節諸家、主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後有杜瑛論語孟子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尙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註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註不爲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蒐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列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爲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有過之無不及也。

論語類考序

論語者孔子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
於孔子之語也論語讖謂子夏六十四人撰鄭玄
謂仲弓游夏等撰而程正叔以為成於有子曾子
之門人洪景盧又謂孝成於閔子之門人云其書
漢有古齊魯論古論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
魯論二十篇 文置論語 士平 論語
蓋慎其選而專於科也 禹本
下論 之刪 魯論二十
論今所存論

是已齊古二學
明興設科舉 初試 論語 學子幼
時即承指 從政為邦則見累篋蹄不復省覽
予於吳益焉 人有言論語始於 於知
命 為君子儒 為仁之方一貫之秘具於此可
終身違乎予 講昧有一得輒出入口耳四寸之
間王庇無當也 社童暨舍子弟即喜與談字義
越旬季復訊之忘矣乃著此編附之右塾凡二十
卷為類十有八 四百九十有四云於乎論語八
寸策較六經之策三居二聘禮疏可稽也傳錄者
誤為八十宗徐遵明由為之解為王應麟所詆誚
予茲曲解不但八十宗三言耳其不見覽者詆誚
哉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冬十月朔日應城陳士元心
叔甫謹識

論語類考目錄

卷之一

天象考 目二

北辰 日之食

時令考 目六

夏時 曆數 朔 吉月 莫春 燧火

卷之二

封國考 目十七

杞 宋 微 乍 魯 衛 陳 蔡 齊

莒 滕 薛 鄭 吳 顓臾 楚 秦

邑名考 目十一

儀 鄹 武城 費 葉 匡 蒲 莒父

卞 趙魏 駢邑

卷之三

地域考 目二十二

泰山 首陽 東蒙 沂 汶上 津 石門

互鄉 達巷黨 闕黨 陋巷 東里 三歸

舞雩 社稷 問社 山川 山梁 溝瀆

諸夏 夷狄蠻貊 九夷

卷之四

田則考 目十二

鄰里鄉黨 千室十室 千乘百乘 百里

萬方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溝洫 徹

稼圃 躬稼 耦耕 耰

卷之五

官職考 目十八

冢宰 大宰 百官 公卿 上大夫下大夫

司敗 士師 小相 使擯 令尹 宰

封人 行人 晨門 大師少師 師 史

梲 鞭士

卷之六

人物考第一 目三十四

孔子 孔鯉 顏路 顏回 仲由 有子

曾點 曾參 閔子騫 仲弓 冉伯牛

冉有 子貢 子夏 子游 子張 子賤

公冶長 南宮适 樊遲 澹臺滅明 原思

公西赤 漆雕開 宰我 申棖 司馬牛

巫馬期 柴 牢 孺悲 陳亢 互鄉童子

闕黨童子

卷之七

人物考第二　目二十六

堯　舜　禹　稷　皐陶　舜臣五人　羿

奡　湯　伊尹　高宗　老彭　周任　紂

微子　箕子　比干　文王　武王　周公

亂臣十人　八士　泰伯　虞仲　夷逸　伯

夷叔齊

卷之八

人物考第三　目三十七

魯公　昭公　吳孟子　定公　哀公　孟莊

子　孟懿子　孟武伯　孟敬子　孟之反

孟公綽　叔孫武叔　季文子　季桓子　季

康子　季子然　鄹人　臧文仲　臧武仲

陽貨　陽膚　微生高　微生畝　左丘明

公伯寮　子服景伯　柳下惠　卞莊子　少

放　子桑伯子　原壤　公山弗擾　達巷黨

人　冕　摯　襄　干繚缺方叔武陽　鄉原

卷之九

人物考第四　目四十八

齊桓公　齊君　齊景公　簡公　公子糾

召忽　管仲　伯氏　晏平仲　陳文子　陳

成子　崔子　晨門　衛靈公　南子　衛君

公子荊　公孫朝　公叔文子　僎　公明賈

蘧伯玉　孔文子　甯武子　史魚　祝鮀

王孫賈　棘子成　儀封人　荷蕢　晉文公

佛肸　子產　裨諶　世叔　子羽　宋朝

桓魋　太宰　陳司敗　文子　子西　葉公

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蓧丈人　朱張　少連

卷之十

禮儀考第一　目七

禘　灌　宗廟之事　告朔　旅　媚奧媚竈

食祭

卷之十一

禮儀考第二　目八

會同　執圭　享禮　私覿　沐浴而朝

射讓　主皮　同姓

卷之十二

禮儀考第三　目十二

瑚璉　籩豆　俎豆　束脩　反坫　諒陰

臨喪　大塟　禱　誄　舞雩　儺

卷之十三

樂制考目十三
八佾 雍徹 韶舞 南籥 武 成 亂
弦歌 鍾鼓 鼗鼓 磬 琴瑟 鄭聲
卷之十四
兵法考目十
三軍 師旅 軍旅 師 陳 兵車 干戈
九合一匡 誅討 奔殿
卷之十五
宮室考目二十
宗廟 太廟 朝廷 公門 中門 屏閾
過位 蕭墻 樹塞 宮牆 阼階 堂室
奥 竈 牖 長府 廐 餘 梲 居蔡
市朝
卷之十六
飲食考目十八
醯 醬 祭肉 腥 膾 魚餒 肉敗
肉味 市脯 沽酒 食精 蔬食 疏食
萊羹 饋 盛饌 亞飯三飯四飯 變食
車乘考目六
殷輅 輗軏衡 式立 執綏 車中 執輿

卷之十七
冠服考第一 目九
周冕 黻冕 麻絻 冕衣裳 玄冠 章甫
端 朝服 帷裳
卷之十八
冠服考第二 目十七
紳帶 佩 紺緅飾 寢衣 袗絺綌 緇衣
羔裘 素衣麑裘 黃衣狐裘 褻裘 狐貉
之厚 縕袍 褻服 攝齊 齊衰 凶服
袵 左衽
卷之十九
器具考目二十二
木鐸 權 量 釜 庾秉 千駟 六尺
數仞 簞 瓢 觚 簣 蕢 蓧 鞭策
席 杖 負版 桴 弋 博奕 縲絏
卷之二十
鳥獸考目十一
鳳鳥 雉嗅 玄牡 騂角 餼羊 千駟
十乘 兕 虎豹 犬羊 蔡龜
草木考目七

五穀　匏瓜　瓜　蕈　蒸　松栢栗　唐棣

論語類考目錄

論語類考卷之一　歸雲別集三十四

天象考目二　應城陳士元著

北辰

邢昺氏曰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北斗七星主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衆星共之也

朱子曰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辰旁小星謂之極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衆星皆左旋惟北辰不動在北極星之旁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

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
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也
金履祥氏曰北極無星故謂之北辰辰者北極之舍
也其旁四輔星環之其前直四星後宮庶子帝星太
子也許謙氏曰星爲陽辰爲陰
元按星書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
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
移第一星太子也第二星帝座也亦爲太乙座第三
星庶子也第四星后宮也第五星爲天樞夫北辰居
所天象最尊是於北極五星爲第一而星家反以爲
第五倒置之甚第一星之居所不動者不爲帝座而
以第二星爲帝座是與孔子所云矣宋中興天文
志云天樞紐星在四輔宮是爲天皇大帝其神曰耀
魄寶北極五星初一曰帝次二曰后次三曰妃次四
曰太子次五曰庶子是知中宮帝星當以孔子所稱
北辰爲据然邢氏乃謂衆星共乎北斗者並北極之
紐星名天樞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又晉志謂北
斗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
方建四時而均五行故邢氏誤以北斗之天樞即北
極之天樞耳然不知北斗天樞去北極一十二度半

入張宿十度於孔子居所之義何指哉或問辰之義
愚謂中庸子思子以星與辰並言而儒先皆云天體無
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
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
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
謂之五辰原其義盖起於辰巳之辰辰位乃星躔之
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
日爲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爲舍星之長故三者
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
會日月所會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於辰
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爲十
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見故稱三辰素問謂五運起
於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之時亦稱五辰書云撫
于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言以天體無星處爲辰哉

日月之食

朱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
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
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七日有奇而一
周天又二日半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十二會方

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相食

洪邁氏曰天體交道有二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爲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不可見於是爲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其餘日入交則晝所不載頃見太史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月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下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食矣

元按越絕書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

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說文云日者實也言形體充實也釋名云月者闕也言有則復闕也淮南子云蟾蜍中闕則日月食春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孔穎達氏曰日月同度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詩小雅十月之交孔安國氏曰曆象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氏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有度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呂伯恭讀詩記亦以爲然宋史天文志云凡月行歷二十九日五十

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凡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所掩則日食若日月同度於朔月行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於日暗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然先儒有月受日光之說[illegible]月自有光[illegible]於日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子思曰日月之代明孟子曰日月有明[illegible]言之也月有晦朔弦望由於陰[illegible]日月[illegible]望書曰哉生明[illegible]曰月生於西[illegible]言日光之遠近也月受日

光之說[illegible]日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illegible]之談本以微戒人君不可以致[illegible]遂以爲月本無光不復致辯耳夫古以日月星爲三光使月星無光何得並稱爲三哉劉孝榮所謂日光不照則爲月食者未遑論也

時令考 日六

夏時

朱子曰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

之可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然惟以作事則
歲月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
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
許謙氏曰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
息一伏時一周北極爲天之樞紐關北極之外爲紫
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
陰陽定辰次行四時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
之建以所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
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羅泌氏曰五帝以來正朔悉異而廣川先生河汾老

子猶以爲言卒不得其要也昔孔子作春秋書王正
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
首乾坤艮而合叢三正虞氏之所以爲不恭者何至
於禹而後革之歟竊考之三王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
曆攝提首紀而堯命四子亦爲正於仲春虞之法雖
不著而分巡岳鎮必於四仲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
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湯革夏建丑而作曆則從冬
首武革商建子而巡狩則用夏時蓋亦必建寅而後
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若以冬爲春夏爲秋則
四時反易而失位矣昔顏子問爲邦夫子告以行

夏之時而世有不然夏正之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爲
來日遂以子丑之月爲之來歲又烏知日出之二刻
半爲明聖人本人事而推之哉知此則三正可得而
議矣

季本氏曰陽生於子遂言之初必首以子爲正其後
聖人開物成務欲宜民必即氣之已著民之易知
者而用焉爲春以爲令而世遂謂之夏時蓋建子之
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但語其宜民
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所以爲善
也外此豈別有地正哉爲人因夏縱改第以成湯得

天下之始偶以十一月爲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
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爲常期遂用以爲朝會行政之
首月本亦順時爲治用其始事非爲地闢於丑而別
爲一正也武王伐商厥在[illegible]大月在天駟日在析木
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謂建子月
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illegible]即武成所謂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illegible]所謂十有三年
春大會於孟津者也夫武王[illegible]之初不稱商紀而
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月又即東于號哲詞而
武成亦載始事神之詞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

已稱王改正朔而大命詐僞矣亦以子月無[illegible]
功遂爲朝正之期非順時爲治猶夫商也但商之[illegible]
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焉孟子曰七八月之
間旱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七八月
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illegible]
周月之次因時遞改蓋推本陽生於子之義故[illegible]
常先兩月然而溫涼寒暑之節作成訛易之[illegible]
不可易者亦猶商之無改於夏也說春秋者[illegible]
假天時以立義則是陷聖人於賊好自專之[illegible]
震氏云天時無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illegible]

未嘗改天時孔子亦非改周制也夫謂孔子不[illegible]
制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而謂春王正月[illegible]
正之寅則有不通者桓公八年十月雨雪成公元年
二月無冰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皆以[illegible]
而必欲求合於夏時祇多牽強耳
元按公羊傳云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illegible]
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鷄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
正夜半爲朔而胡安國則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illegible]
正紀事故說者謂春秋書春王正月爲酉月秋七月
冬十月與夏時無異也然以春秋考之秋大雩雖[illegible]

而亦非秋冬今正月公狩于郎狩在冬非春矣[illegible]
[illegible]曰十一月始於殺菽然而農收蓋在九月
十月矣是周月非夏時也故左氏於隱公元年春王
正月自書曰周正月其義梓慎曰星孛大辰直曰大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謂三代月
不同而時令同也可乎穀梁傳云隱公之始年周王
之正月是已而後儒議論何其紛紛不決也孔安國
鄭康成謂周人改時與月程伊川胡安國謂周人改
月而不改時蔡沈周洪謨謂周不改時亦不改月吳
仲延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

膠於舊見而無所折衷豈知春秋專用周正哉今考
左傳於諸國用周正而晉獨用夏正左傳僖公四年
十二月晉侯殺世子申生經則書于五年春九年十
一月晉里克殺其君卓經則書於十年正月十年冬
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則書於十一年春蓋左傳或
據晉史而經則用周曆也汲冢紀年書特紀晉事起
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illegible]隱公之元年也皆以建寅
首歲每於正月則云夏正月故春秋之時用夏正者
惟晉國耳劉知幾乃謂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
樂獨用周正也亦謬

孔穎氏曰曆數謂列次也
鄭玄氏曰曆數謂圖錄之名
朱子曰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錄而爲言也
元按易革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洪範五紀五曰曆數孔安國註云節氣之度以爲曆也蓋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先須正朔故堯先以天下傳舜曰曆數在爾躬謂須朔之政在舜也尚書述曆數年矣易說鑿度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爲一紀二十紀而一部首王應麟氏玉海云五帝重曆數故堯告舜天之曆數在爾躬璇璣論語云帝嚳序三辰亦謂曆數也

朔

邢昺氏曰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凡閏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閏字從王從門爲王在門也
元按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魂晦極而復生明也許謙氏云古者以竹簡書曰十二月作十二竹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所書曰朔之日㪅及節氣也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孔穎達氏疏云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中氣在後朔氣在前有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中朔二氣大小不齊故必正之以閏也頒朔者須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藏之於中門市曰欽之藏於祖廟每月用羊告廟而行之謂之告朔詳見禮儀考

吉月

孔穎氏曰吉月月朔也
元按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釋者皆以吉爲朔也孔安國云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吉月者謂月之朔日也吉月必朝則孔子雖致仕一年有十二朝也或以吉月爲正月則一年一朝無乃太簡乎

莫春

包咸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朱子曰莫春和煦之時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莫春即此爲祓禊是也

金縷俗氏曰上巳乃三月節候初九巳之日至曹魏
則定以三月三日爲上巳所以蘭亭序云暮春之初
修禊事也泗上士人謂沂水三月水寒未解何以言
浴當是沿乎沂爾殊不知沿沂之說本於韓愈李翺
朱子已辯其非彼但以浴爲裸浴而不知爲祓除也
況魯國無川浴之俗曾點非川浴之人若謂堅氷未
解然又何以御春服風舞雩哉周無寒歲春無燠年
古今風氣不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
人之書也
元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註云歲時祓

除如今三月上巳浴水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
浴也若然則曾點非川浴明矣後漢禮儀志云三月
上巳祓除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洗除宿垢疢爲以
爲水上祭而盥手釁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非裸
而浴也荊楚歲時記云三月三日並出水渚爲流杯
曲水之飲韓詩註亦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
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豈有
裸浴之事哉劉楨魯都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陽民
胥祓禊國子水游是浴沂於七月十四日矣此不知
何據

燧火
馬融氏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
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朱子曰燧取火之木也
饒魯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青棗杏赤桑柘
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
元按外紀燧人氏仰察辰心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
以改火蓋心宿爲天之大火而辰戌二位爲火之墓
故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

火卯爲心之明堂心至卯而火大壯故仲春禁火戒
其盛也周禮司爟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
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凡國失火野焚萊
則有刑罰又司烜氏以燧取明火於日仲春則以木
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故鄭鑄刑書火
星未出而出火後乃有災今之所謂寒食者其原蓋
出於禁火而傳記以爲介子推季春三日焚死後人
哀之而禁火嘗讀左傳晉書有子推焚死事況有明
寒食之節又無定期于漢氏晉去古未遠猶別置火
令亦與司爟事同後世沿訛以介子推論也東晉王離一妄

以洛火渡江傳二百年而火色大赤制之理火陷文
帝見江寧寺之晉燈色青而不然是知改火修火之
政帝王所以順天時也火帝所治祝融所司者雖不
經見然而其予之範具其餘矣若不明於五行而欲
裁成輔相以添位育之功也豈可得哉

春秋類考卷之二終

封國考 凡十七

應城陳士元著

杞

朱子曰杞夏之後
元按杞國姒姓伯爵湯放桀封夏后之後於杞分派
於曹東之樓者為東樓西樓公武王克商求禹後得
東樓公而封於杞即今開封府杞縣

宋

朱子曰宋殷之後
元按宋國子姓公爵武王時封微子於商丘之墟以
奉湯祀其地漢為梁國雎陽縣即開封府歸德州今
改為歸德府

微

馬融氏曰微箕二國名
邢昺氏曰孔安國云微畿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
元按微國子姓子爵微水出陝西鳳翔府郿縣地其故
城在今山西潞州一統志云微子城在潞城縣東北
一十五里殷微子所封之地是也其後封微子於
畿內蓋在魯地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公羊穀

梁俱作微鄙微古字通用註云微即紂都朝歌時從
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則以東平壽
張縣西北三十里有微子鄉十道志又以微在聊城
九域志又以博州有微子城路史又以徐沛東南有
微山微子塚其實皆非微子封地

箕

元按箕國亦子姓子爵其地本古箕伯之國商以封
箕子耳姓纂云箕在商之畿內春秋僖公三十三年
秋晉人敗狄於箕杜元凱謂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
太原府太谷縣東三十五里此又非商之畿內國矣

遼東榆社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或以箕子封朝鮮
之後乃有此名而瑯琊之箕國則漢嘗帝封城陽侯
荒之子文為箕侯非商時箕子之國也

魯

元按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三子周公旦有大
功於王室成王封之於魯其地本古奄侯之故國即
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衛

元按衛國姬姓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
也其初封在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

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
盡有三監之地史記世家云武王崩康叔少未得封
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分殷餘民為
二其一封微子啓于宋其一封康叔為衛君焉端臨
封建通考亦云武王克商立武庚武王崩三監挾武
庚叛周公討平之乃封康叔於殷故墟蓋不知康之
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考辯矣然則衛之初封未
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云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
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衛君
初本伯爵六傳而為貞伯至周夷王始命貞伯之子

為頃侯又二傳而為武公周平王以其平戎有功命
為公也又十二傳而為靈公靈公之孫輒是為出公
即冉有子路所稱衛君者也

陳

元按陳國嬀姓侯爵虞舜之後虞閼父為武王陶正
武王封其子滿於陳是為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為宛
丘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蔡

元按蔡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
叛誅成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為蔡仲即今河南汝

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

齊

元按齊國姜姓侯爵出自四岳其初本爲呂侯後有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於營丘爲齊侯營丘邊萊萊人爭營丘師尚父伐之遂定國焉其地即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東五十里六傳而至獻公徙治臨淄即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古齊城是也獻公八傳而爲桓公又四傳而爲莊公名光即崔杼所弑者莊公異母弟杵臼立是爲景公

晉

元按晉國姬姓侯爵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滅唐成王以封叔虞是爲唐叔虞叔虞子燮是爲晉侯晉都于翼自晉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翼與曲沃始爲二矣曲沃強於翼其後曲沃武公滅晉侯緡始併晉地是爲晉武公又再傳而爲文公翼即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曲沃即今平陽府曲沃縣地

滕

元按滕國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武王封叔繡於滕杜元凱云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即今

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地

薛

元按薛國任姓侯爵黃帝裔孫奚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於薛洪邁續筆云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其享年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其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鄫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杜元凱云薛在魯國薛縣薛城今滕縣東南四十里薛城是也

鄭

元按鄭國姬姓伯爵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所封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自幽王無道友爲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鄶都在滎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爲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

吳

林堯叟氏春秋括例曰吳國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

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
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元按吳太伯冢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吳本仲
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是也其
爵則子也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蓋因太伯
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爲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章之
弟虞仲封於虞爲太伯闕乃公爵也然史記亦以太
伯爲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
之封於虞者爲嗣仲雍也若謂不然虞爵爲公而吳
爵爲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

豈有仲雍得封爲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

顓臾

元按顓臾國風姓子爵伏羲氏之後魯附庸國今山
東沂州費縣西北九十里有顓臾故城

楚

元按楚國羋姓子爵出自顓頊之後吳回代重黎爲
祝融生六子少子季連爲羋姓後裔曰鬻熊其曾孫
熊繹始受成王封居丹陽今荊州府歸州東七里丹
陽城是也徙都枝江故枝江亦名丹陽八傳至熊渠
分立三子爲王此僭王之始也長子康爲句亶王中
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句亶即今荊州府
江陵縣鄂即今武昌府越章即今德安府雲夢縣地
也自熊渠七傳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傳至熊眴是
爲蚡冒蚡冒生熊通是爲楚武王武王始都郢史記
世家則以武王子文王熊貲始都郢杜元凱云郢即
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即今荊
州府而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
是時楚尚號荊故春秋終莊公之世皆書荊文王之
子熊艱之弟熊惲爲成王改號爲楚故春秋僖公元
年始書楚人

秦

元按秦國嬴姓伯爵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
於西戎地爲秦邑廣韻云天水隴西縣有秦亭即今
陝西鞏昌府秦州地二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
公穆公十五年始見於春秋蓋秦之始封但得隴西
近戎之地其後寖強則盡有岐豐亦乘周弱而請乞
併焉耳周之本意豈肯以故都與秦耶史記本紀乃
謂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
之地其亦誤信秦人自文之辭矣呂祖謙氏大事記
云周顯王十九年秦自櫟陽徙都咸陽

儀

鄭玄氏曰儀蓋衛邑

元按鄭玄以左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爲一然夷儀故城在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而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亦有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即儀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北有儀封村二說不同志亟存焉蓋蘭陽儀封二邑相隣封人所見或在蘭陽之地而儀封蓋縣亦因此得

名耳

郰

孔融氏曰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朱子曰郰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

元按韻書郰陬鄹皆同史記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一統志云鄹城在鄒縣界內即叔梁紇所治之邑蓋鄹鄒音訛而不知孔子之生處與孟子之鄒不同羅泌氏云郰魯下邑即兗之魯縣杜預氏云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漢晉魯縣即今兗州府曲阜縣

武城

包咸氏曰武城魯下邑

吳程氏曰魯下邑附城之邑猶今言城下邑也

元按春秋襄公十九年冬城武城武城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今山東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銅川鄉絃歌里有武城城是也子游爲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今武城東有滅明墓蘭陽川有子游城明二祠而孟子又謂曾子居武城史記甘茂傳謂曾子居魯之武城是子游所宰即曾子所居之武城也史記弟子列傳又云曾參南武城人此據

漢人之稱耳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亦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其地在費縣之北泰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元凱註春秋武城謂泰山南武城邑南也者所以別定襄之武城與清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東昌府武城縣建自西漢今亦以爲子游所宰之邑立子游祠謬矣又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今嘉祥人因南武山之城遂以爲子游所宰之邑其謬尤甚

費

朱子曰費季氏邑

元按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曾子居鄪鄪試鄪君十事與孟子所稱費惠公即此或云費懿公子大夫鄭伯之邑而左傳則云魯僖公以費賜季友為謂費本季氏取鄪為私邑故去邑為費魯襄公七年季孫宿城費用費宰南遺之請乃隧正叔仲昭伯之謀也其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為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蓋費為魯東鄙之邑在顓臾枋田之間而界於邾莒魯之要地也古鄪城在今沂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二十五里

葉

金履祥氏曰葉在楚鄧之間本姬姓之國楚滅之以為縣

元按一統志云葉縣在鄧州北一百二十里古應子國春秋時楚遷許於此後為沈諸梁之食邑

匡

朱子曰匡地名

吳程氏曰按家語匡人有簡子以甲士圍孔子今睢州襄邑有古匡城

馮椅氏曰匡宋邑

元按春秋僖公十五年公次于匡杜預氏註云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鄒氏云匡即也本衛地故城在長垣南十里即孔子所厄者一統志云匡城在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蓋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地則割入睢州矣又左傳文公元年衛不朝晉使孔達侵鄭晉乃伐匡即此地也淮南子註亦云襄邑有匡亭有承匡山蓋今之睢州本漢晉襄邑之地也

防

孔融氏曰防武仲故邑也

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

元按防魯北鄙近齊之地公羊氏作邴蓋即枋也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杜預氏以為在瑯琊縣東南則在今青州府莒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在莒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閌氏以為宋地隱公十年六月魯敗宋師取防是即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此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本宋地之近魯者非齊魯相往之防也莊公七年春夫人會齊侯于防二十有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二十有九年

冬城諸及防說者謂防在齊南魯北城防以備齊耳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襄公十七年秋齊伐我北鄙圍防杜預氏又云蓋縣東南有防城然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七十里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莒者防本魯邑後爲臧孫氏之私邑耳

莒父

朱子曰莒父魯邑名

元按春秋稱莒人莒子是莒乃國名爲定公十四年城莒父是即子夏所宰之邑是莒與莒父二地也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illegible]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illegible]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illegible]之莒州也莒兩名而有二地然莒父之邑豈以莒子始封得名耳莒本子爵己姓伯未大宋記[illegible]少皞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illegible]公始見春秋夫少皞己姓不得爲[illegible]後也世本云莒國己姓後娶於莒

卞

朱子曰卞魯小邑

元按[illegible]之卞邑則以卞明之國成湯皆伐有卞矣春秋傳公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其後季武子以爲采邑即今兗州府泗水縣地路史云泗水縣有

古卞城

趙魏

孔融氏曰趙魏皆晉卿

邢昺氏曰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

元按趙氏之先與秦同祖造父有寵於周穆王賜以趙城因爲趙氏是趙城乃造父之采邑也自造父七傳爲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又五傳而爲趙夙與畢萬事晉獻公食邑於耿又九傳而爲趙籍周威烈王始命爲諸侯謂之趙烈侯魏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與周同姓周武王封高於畢爲畢姓其後苗裔畢萬事晉獻公與趙夙伐霍之耿魏滅之獻公以耿封夙以魏封萬是魏乃畢萬之采邑也其後因爲魏氏五傳而爲魏斯與趙籍同爲諸侯是爲魏文侯然孔子之時則趙簡子與魏獻子並爲晉卿之時也簡子名鞅獻子名舒以法誅晉之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之大夫則晉國益弱而趙魏之强大可知

駢邑

孔融氏曰駢邑地名伯氏食邑三百家

朱子曰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即此事也

元按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即齊伯氏駢邑桓公與晏子地光指駢邑爲地名然韻書駢並僊也有相聯之義周制三十二家爲邑二十五家爲社而小邑不滿三十二家者如十室之邑是也契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韻書氏云卿大夫所當得之地謂之采地君所特與謂之[illegible]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吳程氏云書社七百里是七百社蓋萬七千五百家非謂方七百里也若然管仲書社三百者謂以社之戸口書於版圖三百社共七千五百家耳社即里也里亦謂之邑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孟子所謂收其田里是里即邑也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聯易於稽察故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先儒以駢邑爲地名且爲大夫之采地歟

有所謂駢邑之名云哉

論語類考之二終

論語類考卷之三

地域考 [illegible]

應城陳士元著

泰山

朱子曰泰山山名在魯地

程復心氏曰泰山兗州鎮山萬物之始故稱岱其位爲五嶽之伯故稱宗

張華氏博物志曰泰山一名天孫

元按一統志云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山東通志云泰山雄峙東方爲五嶽之長書曰岱宗詩曰[illegible]瞻周禮曰兗州鎮名號雖殊然宗一嶽也[illegible]也鎮主重也岱極尊稱矣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嶽之祀而祀周公公羊氏云山川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泰山乎白虎通云王者功成封禪必於泰山者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李氏旅祭之僭見禮儀考

首陽

馬融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元按漢時河東蒲坂縣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在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山上有夷齊

墓并祠焉[illegible]山名首陽者
頗多而河南之首陽有五其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
十五里首陽山世傳夷齊隱處上有夷齊墓高誘杜
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夫偃師商亳地也武丁伐紂
還息偃師徒因有是名二子夷齊所隱不宜在此又許
慎謂首陽在遼西夫遼西即今永平府古孤竹國之
遺墟在焉其上亦有墓祠豈後人因首陽之名而爲
之與抑因夷齊之故國而名其山爲首陽與

東蒙

朱子曰東蒙山名 〔八卷三〕

語考

金履祥氏曰寰宇記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
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故云東蒙
元按一統志云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里沂志云在
費縣西北五十里書禹貢云蒙羽其藝詩閟宮云奄
有龜蒙所謂蒙者即東蒙也以其居魯之東故名東
蒙又名東山孟子云登東山而小魯是也若以爲在
蒙山之東則其山與蒙山等耳何得云顓臾主哉

沂

朱子曰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温泉者理或
然也

元按禹貢淮沂其乂而魯水名沂者不一其最大者
出沂水縣之艾山又酈道元水經注云沂水一出尼
山西北經魯之雩門一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然則
曾點所浴者蓋指出尼山而經雩門之沂水故浴後
而風舞雩也金履祥氏以沂出尼山東源經魯城南
而入泗沂岸深而水淺中有逆泉冬暖夏冷地志據
冬而言故曰温泉云

汶上

朱子曰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
元按金履祥氏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北入

語考 〔六卷三〕

沛泰安州志云汶河之源有三一出泰山之仙臺嶺
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陽一出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
州合爲經兗州府寧陽汶上縣界又西過東平州又
北過東阿縣又東北過長清諸縣由濟入海又水經
所載汶名有五北汶瀛汶柴汶浯汶牟汶名雖異而
流則同又沂州志亦有汶水且近於費邑者然閔子
所指之汶上當在齊魯之域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
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但閔子所謂如
有復我必在汶上乃其固辭之辭季氏不復閔子未
必至汶上也程子云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

閔子曾子數人而家語乃記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告以德法御民之語豈閔子騫其志耶倚託漢儒所增不可盡信多類此

津

鄭玄氏曰津濟渡處

元按爾雅云涉水處曰津括地志云黃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今葉縣隸裕州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處而一統志於葉縣黃城山亦載子路問津事蓋自葉適蔡之路也

石門

朱子曰石門地名

金履祥氏曰趙惠與魯地攷云石門在東平之境

元按春秋隱公三年冬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杜預氏云石門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又水經註云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門然盧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二十里則石門當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是齊鄭所盟之石門即子路所宿之石門也一統志云平陰縣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門東西相向可通人行者是已而沂州志又云石門山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即子路宿處似謬

互鄉

朱子曰互鄉鄉名

元按寰宇記云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鄉與名者一統志云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論語互鄉難與言即此一說不同蓋沛縣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

達巷黨　闕黨

朱子曰達巷黨名又曰闕黨黨名

元按二黨地里今不知何在叢康氏云達巷黨人項橐也荀卿氏云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知有親者多取焉以化之也又仲尼所居之里謂之闕里括地志云闕里在兗州曲阜西南二里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今靈光殿基之東有兩觀闕則闕里之義本於此而闕黨之稱或亦近闕里者與

陋巷

元按一統志云陋巷在曲阜縣孔廟前

東里

朱子曰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元按邢昺氏疏云東里鄭城中里名子産居東里因
以爲號

三歸

朱子曰三歸臺名

元按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
以觀四時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無靈臺惟有時
臺囿臺而已管仲作臺僭也一統志云三歸臺在東
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今之東阿縣即古阿邑臨淄
去阿遠管仲相齊豈築臺於遠地若以阿爲管仲采
邑考之春秋則阿乃衛邑齊桓公與魯莊公同時莊

公六年而爲襄公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
於阿則是時阿尚爲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
亡之後也管仲豈築臺於衛地故知東阿三歸爲妄

舞雩

朱子曰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元按一統志云舞雩臺在曲阜縣魯城南一名雩壇
餘詳禮儀考

社稷

朱子曰社稷猶言公家

元按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國以國事附於魯本非魯
臣至春秋之世各相兼併顓臾始臣於魯故孔子以
爲社稷之臣稱國而必曰社稷者王爲羣姓立社曰
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
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天子
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
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黃而苴以茅歸諸侯受封
必先立社禮記王制云諸侯祭社稷周禮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又封人設其社稷之壝又小司徒立邦國之社稷註
云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

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稷農
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
其位在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不屋其祭以甲日天
子用大牢服則希冕諸侯用少牢樂則帗舞其舞六
列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來祀之周棄亦爲稷
自商以來祀之國立社稷而祭必有神故以古之有
功社稷者爲之主里有里社如管仲書社三百是也
邑有邑社如子路謂費有社稷是也孔子所謂社稷
則以國社侯社言孟子云民爲重社稷次之是也其
曰社稷之臣者猶言爲國之臣云爾不敢斥言其君

故稱社稷也

問社

邢昺氏曰社五土之總神是都安邑殷都亳周都豐
鎬其土各有所宜木也

朱子曰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元按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
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亡國之社也亡
國之社則屋之祭則爲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
之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穎達

氏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
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存
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
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周社
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
我或因亳社之災木燼於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以
爲問而宰我乃舉三代所植之木爲對耳豈爲非古
社木而宰我妄對乎但孔子所以責宰我者惟在
使民戰栗之一語周禮小宗伯立軍社而尚書言不
用命戮於社故宰我以爲戰栗則寓其意然何休氏註
公羊傳亦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
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
謹貌天正之意也豈休之言有所受耶餘見前本考

山川

朱子曰山川山川之神也

元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大宗伯
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山川
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
且蹕山川望祭天子四望遂於四方魯三望惟祀泰

山與河海爲其在境內也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
其服用毳冕其樂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其色用
尨其祭期以孟春仲冬而畢於季冬其所用犧牲則
月令謂孟春毋用牝他時固可以牝祭而孔子必取
騂角之牛何哉蓋孟春毋用牝者謂祀山林川澤而
非謂祀名山大川也名山謂五嶽泰山霍山華山恒
山嵩山大川謂四瀆江河淮濟也所謂山川其各著
者謂人之祭山川不能舍騂角非謂山川之神不舍
騂角也

山梁

邢昺氏曰橋梁也

元按爾雅云隄謂之梁郭璞註云梁即橋也衛風云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萇註云石絶水曰梁謂之山梁者其山溪水流之處而爲梁以渡者乎夫雉本山棲而山梁則人所往來之地也孔子見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嘆曰時哉時哉蓋色斯舉者可以速則速也翔而後集者可以止則止也時孔子去魯蓋有感焉若謂飲啄得其時則動物之常耳孔子何取哉夫山梁雌雉處非其地而舉集得宜可以避禍時哉之嘆孔子所以教子路者至矣子路不悟而共之宜其不免於衛難

溝瀆

元按爾雅水注溝曰澮注澮曰瀆瀆乃水之大者後漢應劭奏議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以孔子自經溝瀆之言指召忽也春秋莊公八年左傳云魯殺子糾於生瀆召忽死之生瀆史記世家作笙瀆註云笙瀆魯地句瀆也句瀆一作溝瀆

諸夏

包咸氏曰諸夏中國

邢昺氏曰諸夏謂諸侯之國

元按蘇子瞻指掌圖說謂武王克商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品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蠻夷戎狄不在其間據蘇氏之說則諸夏之國甚衆宜乎地里廣遠也然以今之輿地較春秋之國則吳越楚蜀皆蠻地淮南皆羣舒地秦乃戎地幽薊之間乃鮮虞肥鼓山戎地河南有新成之蠻河西有白狄河北有赤狄甲氏留吁鐸潞諸隗之種渭首有狄獂雒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皋陸渾伊雒之戎杞雖稱公郕近魯國皆用夷禮而介莒萊牟徐淮之國皆有夷名其爲諸夏者惟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地里不過今之數十州蓋於天下不及五分之一耳夫西周全盛之時五服諸侯何有於夷狄哉東遷而後強弱相併禮廢樂壞然後夷狄乘隙而入赤體白翟之類更振雜處於中原衣冠之俗蓋無幾也甚而以夷狄僭諸夏之稱號孔子傷之於是乎作春秋故徐之初也稱戎莊公二十六年稱徐僖公三年稱徐人昭公四年稱徐子矣楚之初也稱荊州莊公二十三年稱楚僖公元

年稱楚人二十一年稱楚子矣諸夏微而夷狄盛其
稱爵于者豈得已哉管仲匡霸者之佐孔子許以仁焉
其能攘夷狄禁被髮左衽之風也說春秋者謂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夫夷而可以並中國也豈孔子
正名之意乎

夷狄蠻貊

鄭玄氏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貊
狄郭璞氏曰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
南大四荒者

朱子曰蠻南蠻貊北狄

元按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四夷各自爲聚
夷狄則蠻貊可知猶四時之舉春秋之義

九夷

朱子曰東方之夷有九種

元按尚書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周禮
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之人民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明
堂位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夫四夷之數參差不同
鄭玄註周禮謂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或
然也孔子欲居夷不言南蠻西戎北狄而獨言東方
之九夷何也范曄東夷傳論云東方之夷天性柔順易
以道御至乎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
使人知禁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故東夷柔謹異
乎三方之風孔子懷憤欲居九夷豈有感於箕子耶
東夷傳云九夷者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夷陽夷于夷九種也孔子居九夷言九夷尚可化而
中國君臣不見用故發此嘆耳嘗讀說論語曰予欲
居九夷從鳳嬉嗚呼孔子憂世甚切豈爲從鳳嬉也
哉

語考卷之三終

應城陳士元著

田則考凡十二

鄉里鄉黨

朱子曰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又曰二十五家爲州

元按周制有鄉遂二法王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其鄉制則掌於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遂法則掌於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是鄰與里爲之遂而黨與州爲之鄉然此制則因於井田每井[illegible]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士田賈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井有不滿八家者故鄉遂惟以五家起數自比而積至於鄉自[illegible]而積至於遂所存猶廬井有伍之法而[illegible]族師黨正之名亦皆於此凡曰鄰里曰鄉黨曰州里者甚言居處相近之地非在他邦也禮記云得罪於鄉黨州閭則鄉遂比鄰之名蓋自古有之

千室十室

朱子曰千室大邑又曰十室小邑也

元按周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每井八家家亦謂之室又謂之宅五畝之宅半在田半在邑四井爲邑每邑凡三十二室十室之邑甚言之至小者千室之邑則有一百二十五井是邑之至大者曰十曰千舉成數耳千室之邑乃大夫之采地也[illegible]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治其邑者大夫之家室也

千乘百乘

馬融氏曰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諸侯千乘大夫百乘

朱子曰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百乘卿大夫之家

元按班固曰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
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
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
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
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
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出賦六萬四千井
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是謂千乘之
國每乘有兩車一曰兵車即馳車也一曰大車即革
車也兩車總百人謂之一乘車百乘則有地百成千
乘則有地千成也

百里

元按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二十
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李本云百里之國併算
郊內兩面徑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
百里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得
一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遂徑方又六十里乘
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郊內地一千六百里得二
千里三分去一得一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
又以鄙徑方百里乘百里得一萬里除遂內地三千
六百里得六千四百里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
六里三分里之二又通計鄉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六
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此百里之國之數也
陵道傳云大國地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即
九百萬畝所謂提封萬井也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
三十三井井三之一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

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每井除公田二十
畝爲廬舍共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私
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畝竊謂公侯
百里乃其實封爵祿之數豈得三分去一於其間哉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朱子曰方六七十里小國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元按四圍曰方方猶圍也六十里之國未見於經傳
孟子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尚書大傳云七十里
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
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

今本云七十里之國郊內兩面徑方十八里以十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三分去一得二百一十六里又以遂徑方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郊內三百二十四里得一千二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八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鄙徑方七十里乘七十里得四千九百里除遂內地一千六百里得三千三百里三分去一得二千二百里又通計鄉遂都鄙共三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若夫五十里之國則郊內兩面徑方六里以六里乘六里得三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二十四里又以遂徑方十

八里乘十八里得三百二十四里除郊內地三十六里得二百八十八里三分去一得一百九十二里又以鄙徑五十里乘五十里得二千五百里除遂內地三百二十四里得二千一百七十六里三分去一得一千四百五十里三分里之二通計鄉遂都鄙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穀梁傳云七十里之國井田公私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七畝五十里之國井田公私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三之二此皆三分去一之數也竊疑非伯子男之實封矣盖公侯百里提封萬井則

七十里之伯國當稍五千井而半於公侯五十里之子男國當稍二千五百井而半於伯此其實數不可除者也古者封內止有七十五十里而冉求有六十之說者非竟云在伯子男國之間不敢折據耳或問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乃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制不同何也曰王制孟子言諸國爵祿之實數而周禮則以封疆言也公侯封疆之至雖有五百里四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

大小不同而俸秩乃其定祿也周禮豈有異於王制孟子哉但子男之封疆有廣狹而冉求六十之說或有所見耳不然豈春秋之時諸國侵併非先王封疆之舊而冉求乃有五六十七十不定之說耶

萬方

元按萬盈數也萬方猶言萬國外紀謂黃帝畫野分疆得百里之國萬區劉恕疑百里者萬非方十萬里不能容是殆縱尺度之而不及於橫也縱橫合度則百里者萬特方一萬里耳書言之稱堯則曰協和萬邦稱禹則曰萬邦之君稱湯則曰誕告萬方稱武王則

曰撫萬邦是蓋極言其治化之遠以萬爲盈數爾諸
近大小之國不止於千而已鄭玄氏云州十有二師
每一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
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
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
有三凡九十三國又云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
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
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
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
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

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又云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孔穎達註云此殷制也蓋以洛誥謂天下諸侯受
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數同故知王制所言
爲殷時諸侯之數若然則湯之所謂萬方者豈真合
乎萬數哉或者以爲三代地域惟殷爲狹又拘於殷
方三千里夏周皆方七千里之說而不知三代疆理
天下皆地盡四海故禹之外薄四海湯之肇域四海
武王則奄有四海之內豈有三千里七千里廣狹不
同之若是乎三代田里雖無考徵而漢制則可例見

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
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計一萬萬二
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其可墾田計三千
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其已墾田計八百二
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雖夏后殷周之盛豈有過於
漢時哉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周步百之畝二
畝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
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
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成周時畿內提封百萬

井井九頃爲田九百萬頃除外尚餘六千八百四十
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方百里之國提
封萬井爲田九萬頃者約之當得百里之國七百六
十一其九萬頃之田中分之則四萬五千頃而爲七
十里之國四分之則二萬二千五百頃而爲五十里
之國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若止以七十
里之國提封田四萬五千頃約之當得七十里之國
一千五百二十二亦不盡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
畝又止以五十里之國提封田二萬二千五百頃約
之當得五十里之國三千四十[illegible]亦不盡八千二百

七十二頃八十畝夫大之則爲百里之國七百六十一次之則爲七十里之國一千五百二十二又次之則爲五十里之國二千四十四而不盡之田可折爲附庸者不與爲幅員相依大小交錯其形固不能如碁局之方而其數亦不止於王制所謂千七百七十三國執玉者不皆百里執帛者不皆五十里隷以連帥繫以州伯而統於天王數雖未必合乎萬而自千以上皆可以萬稱又況聖人聲名洋溢蠻貊尊親安可以侯封定數而謂殷湯地狹萬方之言爲虛哉

溝洫

邢昺氏曰考工記鄭註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也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此溝洫之法也

朱子曰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與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爲此者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阡陌以盡地利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泯矣

元按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說者以爲夏后氏之田制貢法也又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說者以此爲助法賈公彥云遂人之法溝橫而洫縱匠人之法溝縱而洫橫蓋言鄉遂都鄙之制不同耳合考之則周禮王制司馬法未嘗不合而世儒紛紛起議無怪乎三代井田不可行於後世也夫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爲井邑丘甸縣都此即司馬法通成終同之制井田之正法也有田必有水故以遂溝洫澮川環之有水必有道故以徑畛涂道路通之水與道既依於田則井田之餘必有磽确之處可以爲田而不成井者亦有某

牧錯雜之處而不可以定數者矣其道不也則十夫有溝而至於萬夫有川豈拘拘於其為之盡而無遺變之妙哉王制云山林川澤林麓溝瀆城郭涂巷三分去一此乃田之實數也其三分益一者則以不與道及山川城郭宮牧之處言之故小司徒亦云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蓋謂此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此則言其大略都鄙井無貢而助法多鄉遂井無助而貢法多耳灋備乃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豈都鄙之田無一溝洫

以備旱澇者乎何其泥於一偏之論而不究三代變通之法也孔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豈爲平洪水之患又治田間之水使大小相注各循其道然後可以定九州田壤貢賦之制耳陶說亦云溝洫非川謂禹之盡力溝洫豈不然哉

徹

邢昺氏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之內取一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是十取二矣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役賦稅寡語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郊外郊內其法不同

朱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元按三代貢助徹本無二法於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謂之貢就其中留公田藉民耕而官收其租謂之助助即徹也公劉乃殷之諸侯其詩曰徹田爲糧則當時已謂助爲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

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義耳貢法無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租無常額猶今之執田分租也觀夏人有休助之謗則貢法之始亦非不善自上奪民時不得耕耨而歲必取盈如龍子所譏者是用貢之弊所以不善而殷改爲助也孟子云雖周亦助又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蓋要夏后氏之貢以起殷之助見周徹亦用助之意非謂徹兼貢助而以夏殷起之也周之徹法天子畿內提封百萬井姑未暇論試言諸侯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

畝當有百萬畝每畝約收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
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秖以匹婦爲率當爲八萬婦
每婦約收布縷二疋當爲十六萬疋而絲絮不與焉
以守宗廟之典籍如祭祀賓客婚姻死喪百官之廩
祿犒饗諸侯之幣帛羽翮發斂賞賜皆於斯問長老皆
吉凶賓宴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
旗戎服之修以取之粟米或取之布縷則租稅所入
豈已充足而豈宜公何爲稅畝耶蓋春秋之時盟會
繁征戎事屢竭民力以供轉輸遑暇以農時則
國用匱乏乃履畝加稅亦勢之所趨也稅畝卽參及

不當之貢法也既稅畝而哀公又有年饑用不足之
患故有若以徹爲言欲其節用愛民而國用自足左
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又何訪焉夫魯之君臣皆欲加賦而有若之
所謂徹卽孔子所稱周公之典也或疑周禮卽周公
之典何以無公田之文臣謂周之公田在九夫之中
而徹法則十取其一然載師所掌自國廛至漆林之
征有輕於十一者有重於十一者鄭玄求其說而不
得乃曰周制輕近而重遠之意用貢邦國用助蓋不

知周禮雖未明言公田之徹而徹法固已昭然可考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九夫爲井至四縣
爲都非井田乎有井田則有公田矣又云作民職以
令地貢以斂財賦非公田之徹乎遂人之職云以興
鋤利甿謂與起衆民共耕公田也里宰之職云以歲
時合耦於鋤謂合衆力耦耕公田也旅師之職云聚
野之鋤粟謂不合耦以耕公田而罰其公田之稅粟
也倉人之職云掌粟入之藏是公田所收之粟也然
則公田之徹周禮昭然可考如此鄭玄乃謂王畿用
貢是執國中什一使自賦之一言而不探孟子之本

旨也豈非踈乎蓋先儒以班祿之制不見於周禮故
起成周無公田之說然成周公田之法至詳且審其
耕也有草人以化其土有司稼以辨其種相地宜而
巡稼穡有里宰以合其耦有遂人以興其衆有旅師
倉人以斂其粟有平年之法以令其入有遺人以掌
其委積有司祿以頒其用公卿大夫則有采地士大
夫之在職與庶人在官之祿則給於司祿大役賓客
喪紀軍旅之用則給於遺人所用之餘以爲賑恤凶
荒之備此所以百姓與君無不足也

稼圖

馬融氏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元按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場人掌國之場圃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而又有遂人教稼穡遂師巡稼穡遂大夫修稼政至於鄰長里宰縣正司稼之官又各以趨稼事相土地辨稼穡為職蓋成周以農開國故其重農如此而官與民日周旋於田畝而情無所間所謂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其風可想矣又樊遲問稼圃而孔子拒之何也

蓋周禮所云稼穡樹蓺無逸豳風之首周公導君以重農也樊遲請學稼圃是欲親為小人之事將以倡率乎四方之民而不知其勢不可也故孔子拒樊遲與孟子闢許行之言與其旨同戴埴氏鼠璞云古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必有傳授如農事本末源流稍見於生民七月周禮任農任圃之職老農老圃孟皆問其業今所傳齊民要術可推其緒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此尚可見為詳而凡名子家農術比管子尤詳漢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凡九家百十四篇是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躬稼

朱子曰禹平水土暨稷播穀身親稼穡之事

元按馬融氏云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竊謂躬稼者身親為稼穡之事可以稱稷而未可以稱禹也然古傳禹稷多並稱故躬稼者稷也而孔子兼稱乎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者禹也而孟子兼稱乎稷是禹之躬稼固不必求其實也

耦耕

朱子曰耦並耕也

饒魯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元按周禮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賈公彥注云二耜為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也周頌六十千耦鄭箋云為大發耕是已然古者耕必以牛而服牛以耕者人也觀冉耕司馬耕皆以牛為字則耕之義可見而賈公彥乃謂後漢始用牛耕豈其然乎兩人並耕謂之耦故吳孫權以八牛為四耦亦當以八人耕之董仲舒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孟服牛耕稼有參貫以衆行之

耰

鄭玄氏曰耰覆種也

程復心氏曰耕畢而種種畢又復耕轉土以蓋之謂之耰

元按許慎氏說文云耰摩田器也前漢書云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之開處復合所以覆種皆是總云古曰耰今曰勞說文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勞即今之所謂田也賈誼云秦民借父耰鉏猶有德色耰與鋤皆治田之器論語所謂耰而不輟蓋謂耰田之器以用力於耰耳

論語類考卷之四終

論語類考卷之五

官職考　凡十八

應城陳士元著

冢宰

馬融氏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

朱子曰冢宰大宰也

元按殷制建官先六大一曰太宰無冢宰之名杜佑通典云太宰於殷為六大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蓋周武王既黜殷命參考殷官始改大宰為冢宰大高宗殷君而孔子曰聽於冢宰者舉周官之名耳冢宰太宰周通稱也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又云太宰卿一人鄭玄註云冢大也宰官也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陸德明註云宰調和膳羞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杓尚澀註云冢山頂也大也宰主也制也謂所主制者大也兼衆說而冢宰之義明矣

太宰

孔融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吳程氏曰古者官制諸國皆有是官不但吳宋也

金履祥氏曰天王之宰曰太宰宋王者之後吳僭王

故當時其宰亦稱太宰
元按鄭玄邢昺皆以太宰為吳官據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又子貢嘗適吳知太宰嚭之為人今越絕書詳載其語故鄭邢以為吳太宰也然洪興祖則以為宋盖據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有丘聖者歟之問也又王柏云觀知我少賤之辭宜是宋而金履祥亦云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於宋又嘗至宋則是太宰素知其少長之事也若然則太宰當是宋但姓名無考耳

百官

馬端臨氏曰已謂百官
元按百官之數孔子雅言之耳非其以百計也周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前亦當有百官矣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而鄭玄杜佑則以唐虞之官止有六十說者於此疑唐虞官多數備宜二典發百工宅百揆之言不足信乎又孟子謂舜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況舜踐帝位安得而無百官也禮記云夏后氏官百然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計之則一百一十有七故鄭杜皆云夏官一百二十周書又云夏商官倍謂倍唐虞也數當二百故明堂位云殷官二百而鄭杜皆以殷官二百四十又以殷周內官皆二千六百四十三人所謂內官者天子之官非諸侯國之官也夫三代官數後儒往往各記其所聞故參差不同如此若考周禮官數公三人卿二十四人中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人上士一千一百二十三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共計二萬五千一百六十六人其數又豈止於百而已哉然周禮太宰之文則多稱百官其掌邦之六典則曰禮典以統百官政典以正百官刑典以刑百官事典以任百官其祀五

帝則曰掌百官之誓戒其作大事則曰戒於百官贊王命其計吏治則曰歲終詔王廢置百官又百官之聽於冢宰不獨天子諸侯之時為然也夫周禮官不止於百而多稱百官歷國至小而世子亦曰父兄百官然則百官一稱乃古今之常語而唐虞三代之建官豈必取合乎百數而後謂之百官哉

公卿

元按禮記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言使能也天文志云以三公法三台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周成王作周官亦立太

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杜佑謂三太爲周之三公而三少孤卿與六卿爲九焉周禮建外朝之法以左九棘爲孤卿大夫之位面三槐爲三公之位其與命則三公八命卿六命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又云大國三卿小國二卿是侯國有卿而無公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侯國邑宰亦稱公矣孔子正名分其曰出則事公卿者非謂魯之公卿也蓋稱魯君若爲公而魯臣爲卿耳又周禮地官二鄉公一人每鄉卿一人是則鄉官有爵秩而無官府孔子所謂公卿者豈指是耶

上大夫下大夫

元按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次國三卿小國二卿皆下大夫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王制未嘗言中大夫也而周禮六官之屬則有卿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豈天子之大夫有三等而侯國乃無中大夫耶所謂大國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成周之制侯國未嘗特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其有此官乃侯國之僭設耳魯之三家爲三卿是皆上大夫之職而孔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誾誾侃侃之言其當爲下大夫之時乎

司敗

孔融氏曰司敗官名

朱子曰司敗即司寇也

元按左傳文公十一年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杜預註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周禮秋官司寇鄭玄註云寇害也掌刑者謂之司寇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禁其敗類者而已陳改司寇爲司敗避太子禦寇之諱猶晉以僖侯改司徒爲中軍宋以武公改司空爲司城也

士師

孔融氏曰士師典獄之官

金履祥氏曰古者民庶少學而習文史有才能者謂之士獄官民之司命故以士爲之其長則爲士師後世遂以獄官爲士師

王柏氏曰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周禮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

元按尚書舜命臯陶曰女作士穆王訓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古之刑官惟稱士而已周立大司寇乃以士稱屬官故周禮刑官之屬曰士師下大夫四人而士師之職則掌五禁之法五戒之用鄉閭什伍追胥之事又掌官中之政令與士之八成凡凶荒獄訟祭祀賓客軍旅之會無不賴其訓約其職非不重且嚴也自周衰法弛司寇尊盜而士師之職始輕如蚔鼃辭靈丘而請士師則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矣孟子謂柳下惠不卑小官爲其三任士師也惠因刑罰不中當屢有諫諍其致三黜也亦宜然孟氏

使陽膚爲士師者何也蓋孟氏在魯以司空兼司寇之任士師乃其所屬且曾子所謂得情勿喜其亦以士師禁戒之法未明於當時乃以告於門弟子憫恤民而警孟氏與

小相

朱子曰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元按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鄭玄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司儀職又云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

鄭玄註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拂棖是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赤也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使擯

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汪炎昶氏曰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來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也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

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迤邐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元按古者諸侯相見之禮賓主各有副者副曰介主副曰擯上公之禮介九人擯五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介七人擯四人賓主之間七十步子男介五人擯三人賓主之間五十步諸侯之卿相見各下其君二等謂如公之卿則七介侯伯卿五介子男卿三介則擯亦半之其大夫又下於卿二等邢昺云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

軹北嚮而立九介立在君之北迤邐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君出直闑東南嚮立擯在主人之南迤邐東南立並西嚮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問賓來意傳之於上擯歷次擯至末擯傳末介歷次介上介至於賓賓答來意則自上介漸歷次介末介及末擯至上擯告於主人然後迎賓至門若使者來聘則主君至大門不出限南面而立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乃相與入也凡門外列擯介皆在主賓之前及入門則擯介皆隨主賓之後皆其必

復命曰賓不顧矣舊說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上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然

令尹

朱子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

元按邢昺云令尹宰也蓋周禮六官以冢宰為長楚改宰為令尹蓋以令尹為上卿之號然楚人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左傳宣公十二年蒍敖為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子文三仕為令尹左傳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蒍呂臣為令尹三十

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子文死左傳乃書曰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是子文死時尚為令尹死後乃鬭般繼之耳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蓋執其政以代其缺故有三仕三巳之說

宰　臣　老

朱子曰宰邑宰家臣之通號

元按邑宰之稱取其主制一邑之民千室之邑有邑宰百乘之家有家臣皆謂之宰古之邑宰不必限以千室天子畿內提封萬井出行八百萬家令千室而

置一邑則有八千邑邑設一宰似為大夫采季氏乃
謂古之置宰多由民所推其俸祿皆民自給不與於
天子設官之數家臣亦然觀原思為宰而孔子與粟
九百蓋自分其祿以食家臣也殊不知家臣邑宰之
祿皆其邑之所自出孔子為司寇必有采邑故以原
思為邑宰即當食其邑九百之粟非分己九百之祿
以食家臣也杜佑氏云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
令而賞罰之春秋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
縣大而郡小故傳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及秦
周書作雒篇亦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是縣大於郡

矣縣邑之長有宰有尹有公有大夫之名魯衛曰宰
楚曰公曰尹晉曰大夫其職一也沈諸梁為葉尹而
稱葉公猶鬬班為申尹而稱申公皆僭稱耳子游為
武城宰子羔為費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皆謂之
邑宰費雖季氏私邑然采地之公田在焉其宰亦邑
宰也若夫仲弓為季氏宰原思為之宰公叔文子之
臣子路使門人為臣至公綽為趙魏老則皆家臣也
夫趙魏不稱臣而稱老者朱子註云老家臣之長然有
長必有佐豈晉卿家大其家臣必非一人所能任而
公綽之才獨僅足以為老歟

封人

朱子曰封人掌封疆之官
元按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
若今時界也邢昺云封人掌封疆則知諸侯
封人亦然莊子云華封人穎谷封人之子也左傳穎谷
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大穎谷祭
蕭皆國之邊邑故知封人職典封疆也然周禮又有
掌疆之官列在掌固司險二官之後其職皆典封疆
而封人之職則重在設社壝造都邑凡祭祀飾牛牲
賓客軍旅之事惟飾牛牲而已其曰凡封國封其四

疆謂其封建如此非謂其守封也故封人屬於司徒
掌疆屬於司馬亦以國有大故及用兵之時掌疆乃
其所急耳然春秋封人皆在邊邑實掌疆之職豈成
周之初以封人分掌其後遂以為掌疆抑掌疆之官
別有設與

行人

朱子曰行人掌使之官
元按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以掌諸侯
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問之事則諸侯之
行人亦然

晨門

邢昺氏曰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

朱子曰晨門掌晨啓門

元按周禮有司門司關之官王畿千里王城在中城之四面各三門共十二門以司門掌之其五百里界首每面置三關亦十二關以司關掌之鄭玄註云關界上之門是已司門之職則曰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關之職亦曰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是亦授管鍵以啓閉關門者列國皆有門有關石門在齊之界上是亦關也晨則啓門昏則閉門本一人之職謂之晨門者以子路宿於石門次晨出關遇司關者啓門乃相爲問答耳

太師　少師　師

何晏氏曰大師樂官名

邢昺氏曰大師猶周禮之大司樂也又曰大師樂官之長

朱子曰少師樂官之佐

元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鄭玄註云大司樂樂官之長也又有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鄭玄註云樂用瞽矇命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杜佑以瞽爲大師是也總謂大師小師專掌音樂之官謂之師者以其賢智而知音可以教其爲也小師即少師而孔子獨與大師論樂者豈大司樂之官惟天子得設而列國止以大師爲樂官之長耶大師之職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又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小師之職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凡祭祀燕饗皆從大師而已師冕不稱大小者凡掌磬鐘笙鎛韎籥之官俱稱師也

史

朱子曰史官名

葉少蘊氏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固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借乘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元按周制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柯尚遷云太史史官之長也凡郡國計書及天文星曆皆藏於太史觀晉之韓宣子適魯見太史有易象與魯春秋是知象數紀告之書皆任太史矣其內史掌書王命又掌頒諸侯卿大夫之策命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則內史

外史之職至於史記所載文武孔子修春秋凡有闕文者因魯史之舊也其亦存古道也夫

祝

朱子曰祝宗廟之官

元按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其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衆注云大祝祝官之長也以下大夫爲之左傳謂祝鮀從衛侯以盟其亦祝官之長而大夫之職與

鞭士

朱子曰執鞭賤者之事

鄭玄氏曰執鞭賤職

元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云趨辟趨而辟除行人也又朝士掌外朝之法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注云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也然朝士皆以中士爲之條狼氏則以下士爲之故曰執鞭之士

論語類考卷之五 終

論語類考卷之六　　[illegible]二十九

應城陳士元著

人物考第一　目三十四

孔子

元按史記世家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曰丘本姓解云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

乃命微子啓代殷後國於宋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宋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求婚顏氏女曰徵在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

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路史云孔子四
十有九表堤冃谷繇參脅駢脇腰大十圍長九尺有
六寸時謂長人嘗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乃去之歷十
諸侯莫能用也十有三年而歸于魯然後樂正禮得
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示烱戒自性而後而
宋不足徵乃述考志追商頌以續魯故曰明王不興
天下其孰能宗予不忘宋也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
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葬魯城北泗上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謚褒成宣尼父東漢和帝封褒

尊侯後魏文帝太和中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
象二年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太宗賜
先師高宗乾封二年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謚
文宣王宋真宗加謚至聖文宣王元加封大成至聖
文宣王　大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群賢
皆改封爵稱子云

孔鯉

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元按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一
歲而生伯魚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名

[illegible]鯉魚[illegible]哀公以將召鯉稱疾不行哀公十二
年年五十卒宋封泗水侯一統志云鯉墓在孔聖墓
東

顔路

朱子曰顔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
而受學焉

元按三氏志云顔之先出自黃帝越八世有曹姓者
始國於邾至周武王封其裔爲邾子又六世而邾武
公字伯顔者爲魯附庸遂因武公字爲顔氏後十四
世有事魯爲卿大夫至爲魯邑宰者即無繇之父也

弟子傳云顔無繇字路顔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
子家語云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唐贈爲杞
伯宋封曲阜侯

顔回

朱子曰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

元按潜府氏通紀云顔回父無繇爲魯卿上娶齊姜
氏以昭公戊子歲十一月丙申生[illegible]顔回
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illegible]
孔家語云回年二十九而髮白[illegible]十二而[illegible]較其
年則顔回死時孔子六十一然[illegible]先孔子

年卒附[illegible]是說回死在伯魚之前矣而顔路請車爲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子無以爲伯魚未死孔子之設辭耳豈人情哉伯魚蓋死在回前年數錯謬未可詳也孔子厄陳蔡時年六十三而回年三十三孔子稱從我陳蔡德行顔淵則其時回尚無恙其後孔子使子貢至楚楚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則回死非三十二歲明矣唐贈兗國公配享先聖元贈復聖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

大卷八　四

仲由

語考

朱子曰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

元按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卞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後仕衛爲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與孔悝作亂石乞壺黶攻子路斷子路之纓子路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家語云仲由一字季路唐贈衛侯宋封河內侯改封衛公

有子

朱子曰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元按鄭玄云有若魯人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三歲綱目前編於周景王八年甲子書魯有若生是少孔子十三歲蓋從弟子傳也門人尊有若不以字行而稱有子故後之人遂不知其字耳孔子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師之曾子曰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斯府氏通紀云有若字子若薛應旂氏人物考云有若字子有似無據

曾晳

語考

朱子曰晳曾參父名點

大卷八　五

元按弟子傳云曾蒧字晳蒧與點同乃夏后氏之裔少康之子曲烈封於鄫春秋襄公六年莒人滅鄫鄫太子巫來奔魯爲魯之大夫弗聽昭公四年莒乃取鄫巫於是改鄫爲曾遂以爲姓巫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之子元人元申並孫西內世皆賢不仕於魯以取鄫故故點以狂自發孔子未嘗裁之察其志也不然則群賢侍坐孔子方探其用世之志而點獨異於三子之撰豈不仕於魯亡國之義歟衛洪邁氏云傳記所載曾晳待其子參不慈至謂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此戰國時人妄爲之辭耳曾晳與子

路毋有公西亦侍坐獨冉子家語與之疑則非賢可知有
子如參而怒擊之幾死乎孟子謂曾子養曾晳酒食
養志無擊杖仆地語也唐贈宿伯宋封萊蕪侯

曾子

朱子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元按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十一卷家語云曾參字子與博物志云曾參字敬伯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配享先聖元贈宗聖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里

閔子騫

朱子曰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元按弟子傳云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鄭玄氏云魯人家語篇三篇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惟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騫亦出於閔氏觀其所記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可見矣韓詩外傳有無曾晳所學於閔子之事妄甚唐贈費侯宋加琅琊公改封費公一統志云墓在濟南府城東五里又東昌府范縣南四十里亦有閔子騫墓

仲弓

朱子曰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元按弟子傳云冉雍字仲弓家語云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氏云魯人也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又東昌府冠縣北二十五里亦有冉雍墓未知孰是

冉伯牛

朱子曰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元按弟子傳云冉耕字伯牛鄭玄氏云魯人孔子飭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唐贈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一統志云墓在兗州府東平州西一十五里又滕縣南一里與河南府中牟縣西俱有耕墓未知孰是

冉有

朱子曰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元按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玄

氏云魯人子貢曰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
物而勤已是冉求之行也唐封徐侯宋封彭城公改
封徐公

子貢

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

元按弟子傳云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
歲田常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兵伐魯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相
魯衛家累千金卒於齊唐贈黎侯宋封黎陽公改封
黎公

子夏

朱子曰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元按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
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
明家語云子夏衛人小司馬索隱云子夏文學著於
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
志陜西通志云郃陽縣有子夏讀書洞此蘇氏云子
夏非魏文侯師也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
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至威烈王
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

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八年而卒姑以文侯之
歲計之則子夏蓋百有餘歲矣安為諸侯師並其
然乎唐贈魏侯宋封河東公改封魏公

子游

朱子曰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

元按弟子傳云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家語云子游魯人索隱云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
郡有言偃冢蓋吳人為是唐贈吳侯宋封丹陽公改
封吳公

子張

朱子曰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

元按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
歲子貢曰其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
是顓孫師之行也唐贈陳伯宋封宛丘侯改封陳國
公陞十哲位

子賤

朱子曰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元按家語云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弟子傳
云少孔子四十九歲然宓姓當作虙楚詞辨證補註
云虙子賤即伏羲之後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兗州永邵城

猶甲父縣帥也東有子賤碑以伏生即子賤之後史
記作密不齊漢書伏虔又作服虔路史云伏羲之後
有伏氏密氏虙氏宓氏服氏皆古字皆可通用耶子
賤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唐贈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公冶長

朱子曰公冶長孔子弟子

元按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云公冶長
魯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范甯云字子芝又左傳
釋例及路史皆云公冶氏魯公族也則當爲魯人唐
贈莒伯宋封高密侯博物志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
幕城東南五里墓極高一統志云墓在青州府諸城
縣西四十里

南宮适

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
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元按論語有南容南宮适其一爲武王亂臣其一爲孔
子弟子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家語云南宮
縚鄭玄氏註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
又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杜預氏註云說

南宮敬叔也[illegible]氏云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
又作名又字括名說又名縚也邢昺氏云南宮子容
名縚名括又名閱又名說皆因聲說古字通用唐贈
郯伯宋封汝陽侯

樊遲

朱子曰樊遲孔子弟子名須

元按弟子傳云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鄭玄
氏云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唐贈樊伯宋封
益都侯

澹臺滅明

朱子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元按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
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
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
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
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illegible]之不去賊之
不然家語則於民分求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漢
書云夫子既沒弟子散居四方各明夫子之道而澹
臺滅明居楚水經注云澹臺子羽齎千金璧由延津
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

以感胡操劍斬蛟蛟死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乃
毀壁而去索隱云吳國東南有澹臺湖蓋其遺蹟焉
唐贈江伯宋封金鄉侯一統志云墓在鄒縣西北三
十里又開封府陳留縣北亦有滅明墓

原思

朱子曰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元按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鄭玄氏云魯人家語云
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封任城侯

公西華

朱子曰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元按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
玄氏云魯人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
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唐贈郜伯宋
封鉅野侯

漆雕開

朱子曰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元按弟子傳云漆雕開字子開家語云蔡人字子若
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鄭玄氏云魯人唐贈
滕伯宋封平輿侯

宰我

朱子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
元按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又云宰我為臨淄大夫
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呂氏春秋亦云陳
恒攻宰予於庭然左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是
時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為田常所殺豈
闞止之字與宰我同而後人誤引耶鄭玄氏云魯人
唐贈齊侯宋封臨淄公改封齊公一統志云墓在曲
阜縣西南三里

申棖

朱子曰申棖弟子姓名

元按家語云申續字周而無申棖姓名鄭玄氏云申
棖即申續也弟子傳云申黨字周邢昺氏云申續即
申黨也蓋魯人後漢王政云有羨羊之潔無申黨之
欲是以棖為黨也然唐宋從祀則作二人故山東通
志云申棖字子續非申黨也唐贈魯伯宋封文登侯
一統志云封上蔡侯

司馬牛

朱子曰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元按弟子傳云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氏云宋人春
秋宋公十四年六月宋向魋入曹出奔衛衛不內奔齊

奔蓋向氏出於宋桓公之後又爲桓氏世爲宋司馬又爲司馬氏向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子車次牛不知牛與子頎爲兄弟之次左傳云初宋景公嬖向魋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私家甲兵之備盡往公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與之謀其攻魋子頎騁而告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之魋遂入於曹以叛又使巢伐之曹人叛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後魋奔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唐贈向伯宋封睢陽侯

巫馬期

朱子曰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元按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氏云魯人或云陳人期與子路薪於韞丘見魯人處師氏而心無所累及爲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身親其勞而治唐贈鄫伯宋封東阿侯

柴

朱子曰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元按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羔齊人按仲尼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鄭玄氏云子羔衛人左傳作子羔而家語則作子高禮記又作子皐唐贈共伯宋封共城侯一統志云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又開封府太康縣西亦有柴墓

牢

朱子曰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亦字子張

元按琴牢衛人也家語載之而史記弟子傳不載莊子謂琴張與子桑戶孟子反三人爲友唐贈南陵伯宋封平陽侯

孺悲

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元按禮記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註云時人僭上士之喪禮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孺悲蓋孔子弟子也而史記家語皆不入弟子之列故朱子止稱魯人而不稱弟子豈因孔子辭以疾而絶之耶然歌瑟使聞則固未嘗深絶之豈視鳴鼓攻求者何如而孺悲獨不以弟子稱何也

陳亢

朱子曰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
未知孰是
元按陳亢陳人也家語收在孔子弟子篇中而史記
弟子傳不載焉今考論語子禽兩問子貢一問伯魚
然詳問孔子之事其謂子貢猶恭於仲尼焉推尊其
師也稱子貢爲子稱孔子爲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
之當爲子貢弟子無疑宋封南頓伯一統志云墓在
開封府太康縣北

互鄉童子　闕黨童子
元按互鄉童子孔子與其進闕黨童子孔子使之將
命是皆待學孔子者但姓名俱無考耳

論語類考卷之六　終

論語類考卷之七

歸安縣別集四十

人物考第二　目二十六

應城陳士元著

堯
元按史記五帝本紀惟云帝堯不書姓氏索隱云姓
伊祁氏然伊祁乃炎帝之姓蓋以堯與炎帝俱火德
王故謂堯爲炎帝後而漢書遂以堯爲炎帝子姓伊
祁謬矣世紀云慶都寄居於伊長孺家故堯從母所
居爲姓靈臺碑云昔者慶都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
豈得爲堯姓乎路史云帝堯姬姓帝嚳之第二子也
母陳豐氏曰慶都生堯於丹陵是曰放勳年十有三
佐摯封於陶又改封於唐年十六以唐侯踐
帝曰陶唐氏都於平陽安邑以火紀德在位七十載
欲遜位於是四岳舉舜又二載堯已八十九歲爲舜
於天以攝事一百載堯乃殂落壽一百十六歲春秋
元命苞云堯得八采之[illegible]通明尚書中候云帝堯即
政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紀云堯[illegible]十登帝位爵生
蓂莢階生蓂莢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十八歲後世
稱爲堯云大堯乃陶唐氏之名而索隱明以堯舜禹
爲謚然堯[illegible]谷之[illegible]曰浴汝而汝乘汝坎若以爲

謚則堯契世益夔龍皆益乎孟子云放勳乃徂落屈
原云就重華而陳辭故路史又以堯名放勳舜名重
華夫放勳者總名帝堯德業之大也重華者帝舜重
堯之華也豈可以為堯舜之名也乎鄭玄氏云堯遊
城陽而死葬焉外紀云堯葬於穀林子十人長曰監
明先死監明之子式封於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
堯娶散宜氏生朱朱傲狠出就丹堯崩舜封朱於房
為房侯謂之虞賓夏后封之唐杜之後第九傳鑄冀
郇櫟丙尚唐上唐杜皆其後也而御龍豢龍范隨
士劉之姓見左傳

舜

元按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國於虞為虞姓至符氏
姓志云舜姓虞而以仍亦得姓蘇則其下世為虞矣
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因虞緩微時止姓虞而名舜
可知史記云舜姓何出出於顓頊則世系可信者荒史
有辨矣風俗通云舜姓姚左傳云舜今世出史云虞
幕生虞牛虞牛生瞽叟虞幕為舜祖而舜姓虞也
綱目前編云堯以位四十有一載中舜生於諸馮
索隱云舜母曰握登蘇氏古史云舜生於姚墟之姚
墟故為姚姓舜居於潙汭故為潙姓舍虞氏以諸馮
潙汭皆在今河東縣孟子以舜生諸馮為東夷之人
蓋對文王西夷而言猶云東方西方耳故曰地之相
去千有餘里蓋以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
濟之歷山濮之雷夏為舜耕漁之地或又指會稽上
虞羊村不亡渡為舜所居甚謬矣其舜亦虞帝之
名一徙成市再徙成都蓋章云謂孟都君而皇甫謐
遂以都君為舜之字路史云目瞳重曜故曰舜而字
曰重華世紀云因瞳子名重華春秋演孔圖云舜目
四瞳謂之重明尸子與淮南子皆云舜兩瞳子是為
重明羅苹氏云目動曰舜與瞬同諸說皆非也堯舜

禹字義古無定註廣雅云堯曉也鄭玄氏禮記註云
舜充也王肅云禹舒也或云堯遜也舜準也禹舉也
餘冬錄云舜准也循也禹輔也湯擇也又謚法云翼
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此皆後
人臆說耳舜年三十為百揆三十三攝天子事六十
而堯崩服堯三年喪即天子位在位四十八載而崩
於鳴條壽一百十歲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
及季釐義均封於商是為商均季釐封於繒次妃癸
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是為湘神侯子七人而
生胡致諫傑循衍灊餘若何別杖何俱帳餘姚

上虞濮陽餘虞西虞雅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

禹

元按夏后姒姓名禹一曰伯禹又曰大禹索隱以禹為謚史記以文命為名或又以文命為字稱應劭氏云禹字高密蓋據世紀之說皆非也前已辨矣路史云禹之先出於顓頊顓頊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生是為伯鯀字熙汶山廣柔人也封於崇故曰崇伯舜過之羽山三年而死初鯀納有莘氏曰志是為修己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三十娶塗山氏綱目前編云堯在位七十有二載乙卯舜使

禹平水土八十有一載甲子封於有夏舜在位三十有二載丁巳命禹總師戊午敘洪範九疇四十有八載甲戌舜崩乙亥禹避於陽城丙子禹即位在位八歲崩於會稽年百有六歲以金紀德故又稱白帝禮緯含文嘉云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鳥服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illegible]于六禹以一饋而七起世紀云禹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俑禹步焉禹廟謚議云禹[illegible]後世易名周人[illegible]民視聽故以行為謚乃謚夏之末主為桀而追謚其始祖為禹也

豈其然哉

稷

元按稷名棄周本紀云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有孕居期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林中寒冰皆有異遂收養焉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為成人好耕農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舜封之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路史云棄[illegible]司度稼勤百穀而死於黑水之山娶姞生漦璽世為后稷周禮大司徒註云棄為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為田正詩人謂之田祖履跡之異則前賢辨之

悉矣

皋陶

元按路史云少昊之裔[illegible]取顓頊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女[illegible]華生陶陶生而馬喙漁於雷澤帝舜以為士師[illegible]惟相而不仁者遠乃立犴獄造刑律聽獄[illegible]天下無冤封之於[illegible]是曰皋陶舜禪禹禹避[illegible]陶[illegible]於[illegible]寰宇記云六安城有皋陶冢又本[illegible]而[illegible]皋陶為之且授政焉而卒陶[illegible]封[illegible]後於英六或在許又左傳文公五年秋[illegible]臧文仲曰皋

陶庭堅不祀杜預氏註云皐陶字庭堅羅泌氏云皐
陶乃少昊之後而庭堅則高辛氏之子六乃皐陶之
後而蓼則庭堅之後也預既誤以庭堅爲皐陶字復
以蓼爲皐陶後失之矣蓋皐陶之後有舒蓼而非蓼
也舒蓼偃姓而蓼則姬姓蓼滅而舒蓼猶存至宣公
八年舒蓼始滅皐陶之裔世爲理官其後逃難伊墟
爲李氏是爲聃之祖

舜臣五人

朱子曰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元按舜有臣五人爲禹稷皐陶三人解見於前茲考契

益二人路史云契帝嚳之子帝嚳次妃有娀氏曰簡
狄娀鳧致卵歸而生契聰明而仁虞命爲司徒使布
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玄王詩稱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毛傳以鳦降爲祀郊禖之候而史遷乃
有吞鳦之說蘇蔚氏辨之詳矣至於伯益之世系則
史傳不同路史云顓頊娶鄒屠氏生禹之[illegible]八凱
伯益八凱之一也字隤敳爲唐澤虞[illegible]將軍
佐禹治水封於梁舜禪禹禹避於益爲[illegible]二百
歲史記秦本紀云帝顓頊之裔孫曰女修[illegible]大業
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illegible]水土已成

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
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以姚女佐禹調馴鳥獸
鳥獸馴服是爲柏翳賜姓嬴氏索隱云此秦趙之祖
一名柏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觀史記
上下所文柏翳即伯益是一人無疑羅泌氏則云柏
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顓頊之第三子
劉歆表亦云夏禹治水伯益與柏翳主驅禽獸是翳
益爲二人今按梓氏云秦紀謂柏翳佐禹治水馴服
鳥獸即尚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
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也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

未有無名者豈有柏翳之功如此而尚書不概見乎
泌之好異要非事實也

羿

朱子曰羿有窮之君善射
羿姓氏曰夷羿有窮氏窮國之侯也偃姓左昏修而
淫以于歲得決於山中傳楚弧父之道又學射於吉
甫之術射者從吳賀北將見雀[illegible]賀命射左目羿
中厥右耻之由是羿進妙中高也天下治事夏王皇
太康淫逸羿遂叛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羿因民弗
忍距於河以[illegible]之入疆失邦仲康立以羲和沈湎

于酒叛官離次將羿是與王命胤侯征之羿遂隱匿
及相之立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以代夏政曰鉏遷於
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於是恃射不修民事
而敵於從禽武羅伯因熊髡龐圉皆賢臣也乃棄之
而信任伯明氏之讒子寒浞又以龐門為受教之臣
浞乃蒸取羿室結狐謀殺羿而虔羿以攻羿弗祭也
八年歸自收龐門取桃棓殺之
元按尚書稱太康尸位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名也羿
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孔安國註尚書云羿諸

侯名杜預註左傳云羿有窮君之號又說文云羿帝
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嚳
賜羿弓矢使司射又堯之臣有羿亦善射是羿乃善
射之稱非人名也左傳襄公四年魏絳云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註云
禹孫太康淫於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卒子相
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孔穎達云羿廢太康而立其
弟仲康及后相既立羿代夏政則羿必自立為天子
逐出后相后相依斟灌斟尋夏祚未滅並與羿並稱
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豷也長而能用兵

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於杼杼又年長
能誘豷始得滅浞而立少康自太康失邦至少康紹
國皆有百歲據此則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
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不言羿浞之事是遷之疎也

奡

朱子曰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後為夏少康所誅
羅泌氏曰寒浞者㛒姓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君遷之棄諸窮窮羿收之立以為相而信使之羿遂
后相自立而荒遊浞乃蒸羿室已而殺羿襲其號且
因其室生澆及豷澆惟恃力盪舟於陸是曰奡浞任

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帥師滅斟灌斟尋氏處澆於
過處豷於戈弒夏后相爰奪夏命四十有二年為伯
靡所殺
元按左傳魏絳云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
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
過處豷於戈夏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
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
又哀公元年伍員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
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

爲之危正以脫其害屬其妻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於是少康使其臣女艾諜澆使其子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夫浞與澆豷皆浞之子澆國於過豷國於戈而澆獨以力稱屈原云澆身被服强圉是也

湯

元按商湯子姓契之後商本紀云天乙立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十四代凡八遷湯始居亳放桀於南巢歸于亳踐天子位號曰商自盤庚遷殷張晏云禹湯皆

字也諡法云除殘去虐曰湯然湯名稱甚云予小子履是也孔安國云湯初名天乙爲王時改名履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又曰帝乙歸妹易傳亦以帝乙爲湯名是天乙即帝乙也若然紂之父亦曰帝乙是祖孫同名矣商王多以十干取名湯之父曰主癸主癸之父曰主壬主壬之父曰報丙報丙之父曰報乙湯之後王又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然則帝乙爲湯名豈待後世稱廟主而始有帝乙之名哉又湯亦稱武王詩云武王載旆毛傳云武王湯也又尚

書璇璣鈐云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世紀云湯行聖德諸侯不義者湯從而征之一時歸者三十六國踐位十三年壽百歲而崩葬亳北之濟陰

伊尹

朱子曰伊尹湯之相也

元按呂氏春秋云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也皇甫謐氏云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空桑地名史記云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

九主之事入相湯尚書序注嘗在是哉竹書紀年云伊尹卒百二十歲路史云伊姓出於炎帝下及湯代有伊摯爲之左相其後保衡孫子丘書伊尹名摯孔安國氏亦云伊摯尚書名紀又有伊國註云伊摯所尹也則伊又爲地名伊姓摯名是其證傳以伊尹爲空桑氏尤安外紀太乙氏之後有空桑氏就空桑之地有二其一在兗于寶紀云徵在生孔子於空桑之地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是也其一在陳留一關其工氏振洪水以薄空桑伊尹生於空桑是也故地記曰陳留有伊尹村伊尹冢大霧三日至太戊時其子

伊陟為相一統志云伊尹墓在開封府歸德州城東
南四十里又河南府偃師縣西亦有伊尹墓

高宗

孔安國氏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

元按商本紀云帝武丁帝小乙之子也武丁修政行
德殷道復興在位五十九祀武丁崩子祖庚嗣立武
丁之廟為高宗作殷武樂章以頌之禮記喪服四制
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老彭

包咸氏曰老彭殷賢大夫

元按邢昺氏云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上及有虞下
及五霸者也李善氏云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
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稱世本云彭祖姓籛
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又宰
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崔靈恩氏云
彭祖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符氏潛夫論
云顓帝師于老彭壽千餘歲此皆以老彭為一人也
王弼氏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羅泌氏云祝融之裔

陸終之子曰籛字鏗封於彭是為彭祖以斟雉養性
事放勛歷夏為商守官大夫商王采女受術然始去之
終身不見壽七百六十七歲自陶之裔因氏之胄世
為理官以理命氏至紂時逃難伊墟為李氏其五世
孫名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胎刑用耶娶益氏曰嬰
敷感飛星娠十二年誕左而生值周宣王之四十二
年二月望日也儋之始生其母名之玄祿是為伯陽
甫生而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十而參漏故名耳而字
儋儋與聃同左傳所謂太史儋是也邑於苦之賴鄉
賴即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以三十六法治心理性究

忠孝相齊世柱下史簡[illegible]世守藏吏孔子嘗學禮
焉孔沒十九年而儋入秦[illegible]流沙八十餘土化胡
成佛書四百有四十歲[illegible]則老彭為二人孔子
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彭[illegible]無考而老子則有
明證楊中立氏云老子五千[illegible]以自然為宗[illegible]之不
作可也朱子亦云以曾子問[illegible]
可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illegible]
籍二星孔帝之[illegible]
傳之末可知也故列子引黃帝[illegible]老子谷神不死
黃相同楊[illegible]氏[illegible]五千文者成所

以老爲老彭蓋述而不作也又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内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周任

馬融氏曰古之良史

元按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家語云孔子見宋章子曰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又左傳昭公五年仲尼謂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夫孔子屢引周任之格言則周任爲古之賢人可知路史亦云商有周任而邢昺氏乃以周任爲周大夫非是

紂

邢昺氏曰紂名辛字受商末世之王也

馬衍氏曰紂諡也殘義損善曰紂

元按尚書稱商王受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又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而泰誓數紂之罪更不言其絕力也曰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曰焚炙忠良曰罪浮于桀又甚則稱爲僻稱之爲獨夫今觀史籍所載淫虐之行天下之惡何加焉而子貢乃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何也竊疑周書之過其實也若爲有言文王拘羑里武王囚王門呂氏春秋云季歷困死文王苦之不忘羑里之醜至武王事之亦不忘玉門之辱羅泌氏云文王見辱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卒擒紂於牧野釋詠闕而即戎戒不主而亦必武王於紂蓋有怨辭焉豈謂泰誓耶孔子云武未盡善子貢云紂惡未甚其意將以儆戒於君臣之際而蘇氏遂以武王非聖人呵非所以論世矣

微子

朱子曰微子紂庶兄

元按微子啓家語及路史皆作魏子啓史記云微子開者殷帝乙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然尚書作微子啓而史記作微子開者避漢景帝諱也食采於微故曰微子呂氏春秋云紂母生微子與仲衍其時尚爲妾改而爲妻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史記云啓與紂異母正后是二母也若謂啓辛同母則妻從太史所立之子亦從而貴啓不得稱

嫡長子乎此呂氏之謬也論語謂微子去之未嘗明
言其何往而孔安國氏乃有僉同之說左傳又有面
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史記又有持祭器造於軍門
肉袒面縛膝行而前之說孔子猶誣微子也羅泌王柏
金履祥輩皆有辨矣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州西南一
十二里

箕子

朱子曰箕子紂諸父

元按宋世家云箕子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
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是為箕

子操世家以箕子為紂之親戚未嘗以比為父為兄
鄭玄王肅皆云紂之諸父朱子集注從之而服虔杜
預則又以為紂之庶兄其說不同如此箕子之無考
惟司馬彪莊子注云箕子名胥餘不知何據

比干

朱子曰比干紂諸父

元按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紂
怒殺之剖其心家語亦云比干是紂之親而見剖以
比干為紂之諸父微子為庶兄然孟子亦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是微子比干
皆諸父矣夫孟子以微子比干並稱微子之為紂庶
兄確乎有明徵也而比干當得為諸父哉故金履祥
謂孟子所謂兄之子者兄當作乙謂均是帝乙之子
也曰一時一家而禍患之相遠也若然則比干非紂
諸父乃庶兄矣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北一十里
即武王所封者題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又河南府偃
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

文王

元按文王姬姓名昌太王之孫季歷之子也上世出
於后稷至公劉立國於豳亶父自豳遷岐改號曰周

周本紀云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崇侯虎譖於紂
囚之羑里乃獻易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及文馬
以獻紂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於是伐犬
戎伐密須而都於程又伐耆伐邗伐崇乃作豐邑遷
都於豐年九十七而崩謚為文王史遷云西伯陰行
善豈文王以服事殷之心哉

武王

元按武王名發西伯昌之子也昌娶於有莘氏曰太
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發生於帝乙之
二十三祀五十而西伯卒發嗣為西伯乃伐紂滅天

子位七年而崩葬在京兆長安某村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爲此理所無者蓋戴記之附會也竹書紀年云武王年五十四而卒似爲近理

周公

元按周文公名旦文王第三子武王之弟也采於周故稱周公文其謚也周在岐下國名紀云黃帝時有周昌商有周任是周國久矣自太王遷岐而竹書東

漢書及孔叢子俱稱周公季歷是王季亦曾稱周公也杜預氏云扶風雍東北有周城蓋即周原岐之小地名而太王所遷之岐則在美陽之南故漢書及說文俱謂文王封岐在美陽中水鄉蓋即周公之采邑故譙周氏云以太王所居之周地爲周公采邑是也周公長子伯禽成王封之魯次凡伯次伯齡封於蔣男爵次靖淵封於邢侯爵次祭事文王受商之命次胙次茅故路史云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史記云周公既卒成王葬之於畢從文王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而一統志以周公墓在伯禽墓南似誤

亂臣十人

朱子曰馬氏以十人爲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元按尚書泰誓篇云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孔安國注十人與馬融孔穎達鄭玄之說皆同故邢昺氏云十人自周公旦以下先儒相傳爲此說也君奭篇只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註云虢叔文王之弟也至武王時虢叔死矣故十臣之中無虢叔也

周公已解見於前召公名奭亦與周同姓譙周氏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云召畿內采地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二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在岐山之陽也召公封於燕亦如周公以元子就封而仍留以相王召公次子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康叔虎其後也世家云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卒民思其政作甘棠之詩太公望呂尚也齊世家云呂尚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釣于渭西伯將出

獵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劉
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孫子兵法云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譙周云姓姜名牙索隱云名尚
字牙師尚父其官名也武王已平商封師尚父於齊
營丘金石錄云太公壽一百四十歲畢公名高馬融
氏云畢公文王庶子姓書云畢公文王少子魏世家
云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乃魏之祖
也杜預氏云畢在長安縣西北括地志云畢原在雍
州萬年縣西南周本紀云武王命畢公釋百姓之囚
表商容之閭路史云周公薨畢公高入職宰蓋高食
采於畢入為天子公卿也畢命篇云命畢公保釐東
郊又云以周公之事往哉又稱為父師是畢公代周
公父師之職治陝以東之郊也榮公名無考榮亦國
名路史以榮為姬姓之國蓋亦食采於榮而入為公
卿者厲王三十年以榮公為卿用事蓋其後也大顛
閎夭散宜生大閎散宜皆姓顛夭生皆名周本紀云
西伯文王養老大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
皆往歸之又云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求有莘

氏美女驪戎之文馬以獻紂又云武王伐紂散宜生
大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又云武王命閎夭封比
干之墓是也南宮适亦姓名即八士中之伯适周本
紀云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國語
晉胥臣云文王之即位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重之以
周召畢榮韋昭註云南宮即南宮适也邑姜武王妃
太公呂望之女張師曾氏云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
者

八士

元按馬融鄭玄皆以周之八士為成王時人劉向以
為宣王時人朱子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
為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
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蓋南
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尚書所謂南宮适即
伯适也又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蓋即仲
突仲忽也是八士者皆南宮氏也國語云文王詢於
八虞賈唐氏云周八士皆為虞官又周書武寤解
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云王乃
厲翼於尹氏八士註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唐蕭穎士
遊蒙山詩云子尚捐俗紛季隨蹤遐軌丹鉛續錄云

蒙山之季隨即周八士中之一人也然季隨隱於蒙山事別無出班大記云八士墓在咸陽縣東北五十里

泰伯

朱子曰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乃與仲雍逃之荊蠻

羅泌氏曰古公太王避狄居岐娶於駘曰太姜生泰伯仲雍季歷季歷居程古公病焉泰伯覺知及弟仲雍竄於荊蠻居梅里荊人義而君之號爲吳泰伯伯卒仲繼斷髮文身倮以從俗是爲虞仲武王封其曾孫仲於夏墟亦曰虞仲

元按吳世家云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故朱子亦云太王翦商而泰伯不從若然則周爲強暴之諸侯取商之計已非一世而文王以服事殷又何謂也詩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者蓋太王本無翦商之志而居岐之時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故詩人追原武王之所以翦商其兆業實始於大王耳豈太王有翦商之志哉然泰伯所以必逃之荊蠻者蓋泰伯爲長子序當傳國而太王或欲傳國於季歷故泰伯逃以遜國也然孔子不曰三以國讓而曰以天下讓者蓋泰伯逃之荊蠻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爲吳君則其賢可知使傳國位必能大其世業況商之天下至紂必絕紂無武王伐之紂能終有天下乎使泰伯不逃而有後焉則國位傳於泰伯之後泰伯之後見紂無道亦必伐之不必武王也是周之天下乃商之天下商之天下必歸於周乃泰伯之後之天下非季歷之後之天下也

故孔子論武王得天下乃追探泰伯所讓蓋人知泰伯讓國而不知讓天下故曰無得而稱焉夫泰伯與仲雍俱逃使仲雍不逃則國位亦當傳及仲雍矣而孔子不稱仲雍爲至德惟以爲逃民者豈讓國之心出於泰伯而仲雍從兄以逃於國位無繫耶

虞仲

朱子曰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

元按吳世家云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而爲吳泰伯卒無子弟

仲雍立是爲吳仲雍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封周章於吳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是爲虞仲索隱云左傳稱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而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盖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其仲雍本字仲而爲吳之始祖後世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

夷逸

元按先儒謂夷逸姓名無考或者以爲虞仲隱於夷故稱夷仲夷逸金履祥云夷逸當自是一人但不知之名之號夷逸耳薛應旂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族人夷詭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是夷逸非虞仲明矣

伯夷　叔齊

朱子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羅泌氏路史曰怡姜姓也尚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默台成湯之初析封離支是爲孤竹西伯之興有死及致老矣所歸之未至西伯薨武王急伐商叩諫不及義恥周祿北之止陽上俾摩下難之逮閼叔媵之言遂摘薇餐焉是爲伯夷叔齊先是齊媧而夷長父初欲立夷不可初讓叔齊借異去之北海之濱於是憑立世其國定王十一年入于齊

元按韓詩外傳云夷齊父名初字子朝孔叢子註云夷齊墨台初之二子也允字公信智字公達是叔齊名字不同又列士傳云夷齊之父憑字伯僚然憑乃孤竹君之中子夷之弟非齊之弟也金履祥氏云古無名字之例盖本書之附會耳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

論語類考卷之七終

人物考第三　目三十七

應城陳士元著

魯公

朱子曰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元按索隱云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其餘食邑國者六人凡蔣邢茅胙祭也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是周公留相成王以伯禽封於魯也記云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成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告廟之禮耳陶淵明以為武王封之於魯考[illegible]誤[illegible]作魯成王元年就封享國四十六年一統志云魯公[illegible]墓在[illegible]兗州府曲阜縣東八里

昭公

朱子曰昭公魯君名裯

元按魯世家云魯襄公卒太子子野立七月而卒魯人立裯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裯非適嗣且居喪不戚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至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晉君果居昭公

於乾侯昭公在當時有知禮之名故陳司敗以為問左傳云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三家不能取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公室四分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明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illegible]而[illegible]合墓

吳孟子

許謙氏曰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於上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詩所謂孟姜之類子宋姓姬魯姓姜齊姓伯仲長幼之序仲子宋女伯姬魯女孟姜齊女也吳祖泰伯文王之伯父魯祖周公文王之子吳魯無婚姻之禮昭公違禮欲掩其惡故改姬稱子也

元按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然先儒多以孟子為昭公夫人考之春秋經文未嘗稱為夫人也惟坊記有云魯

春秋夫人之姓曰夫人某氏曰孟子卒故先儒遂以為夫人不知坊記多出漢儒未足據也春秋書夫人者如夫人姜氏至自齊之例孟子非夫人而亦書卒者魯史畏吳彊之故耳然則昭公犯娶同姓之非豈其得已也哉吳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定公

朱子曰定公魯君名宋

元按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魯世家云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綱目前編云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初公衍為太子季孫使叔孫告於子家羈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昭公之喪至自乾侯甲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者皆自壞隤反遂立宋為君然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即位非常禮也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親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時定位不過將以市已擁立之恩而曾之群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以聲公之罪宋亦為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為魯業自是不振矣悲哉定公以敬王十一年即位在位十五年薨於高寢

哀公

朱子曰哀公魯君名將

元按系本云哀公名蔣魯世家云名將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為三桓所攻奔於衛奔於邾國人迎以歸卒於公孫有山氏哀公十四年春則春秋絕筆之年也哀公母曰定姒先儒謂哀公四歲即位然春秋哀公七年秋公伐邾若四歲即位則伐邾之年方十歲耳何以能親將耶又魯君夫人多見於經而哀公夫人獨不經見蓋娶在先君之世或在春秋絕筆之後也則公即位時年已長矣四歲即位之說似未然哀公子寧是為悼公

孟莊子

朱子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

元按孟莊子仲孫速也仲孫蔑之子公孫敖之孫公子慶父之曾孫也蔑即孟獻子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勢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獵

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而孟莊子年少嗣立能不改焉故孔門以爲難又考春秋莊子速之後有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惟仲孫氏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更出於流俗豈非獻莊之遺教流風足以倡淑後裔哉夫仲孫氏又稱孟孫者蓋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嫡子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爲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不得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以慶父爲孟孫氏牙爲叔孫氏友爲季孫氏是爲三家皆桓公之後故又爲三

桓然慶父實莊公之仲弟故國人猶稱仲孫而魯史因之也

孟懿子

朱子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

元按春秋定公六年仲孫何忌如晉左傳云孟懿子往是知懿子名何忌也懿子之父僖子名貜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師事孔子

孟武伯

朱子曰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元按春秋懿子以哀公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七年左傳云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是知武伯爲懿子之子仲孫彘也

孟敬子

朱子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元按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玄氏註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

孟之反

朱子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

元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杜預氏註云孟之側孟氏族也字反又莊周云孟子反夫孟側字反左傳以爲孟之側孔子以爲孟之反莊子以爲孟子反猶孟子稱孟舍曰孟施舍也施之子皆助語辭如使公之斯尹公之他之類

孟公綽

孔安國氏曰孟公綽魯大夫

元按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也能[illegible]權村不臣史記弟子傳敘云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子服景伯

朱子曰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元按子服氏孟氏之支庶也歷惠伯昭伯以至景伯景伯名何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鄫吳徵魯百牢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十三年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為伯也今以寡君見晉則晉為伯矣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遂因以還及太宰嚭見於吳王曰無損於魯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景伯自言力能肆公伯寮於市朝則其勢位可知景伯名何而孔安國以為名何忌非也

叔孫武叔

朱子曰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元按武叔叔孫成子之子也成子名不敢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武叔以伐孟氏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武叔呼冉求而問戰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袒且投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君子曰州仇為知禮所事者禮之末節也

李文子

朱子曰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元按季文子季友之孫為魯大夫史記世家云成公十六年宣伯使告晉郤犨請止季文子而殺之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

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赦季文子十二月季文子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春秋私考云季孫行父奸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耶觀其所從遂之孫適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遷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知雖有之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之政故猶以功名終焉

季桓子

朱子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

元按左傳季桓子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名意如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子斯嗣是爲桓子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因囚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十二年仲由爲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十三年齊人饋女樂桓子微服往觀語定公受之怠於政孔子去適衛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三年秋桓子有疾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辟婢故去我死汝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卒

季康子

朱子曰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元按季孫肥之名見於左傳及魯世家乃桓子之庶子哀公三年秋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南孺子者桓子之妻也桓子卒康子立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大夫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是康子也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能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召冉求論語所謂季氏旅泰山伐顓臾冉求聚斂事皆康子時事也謚法安樂撫民曰康

季子然

朱子曰子然季氏子弟

元按註疏孔安國邢昺皆以子然爲季氏子弟子然蓋其字也其名與世皆無考豈所謂子然乎子意如之子桓子之弟也不知何據或亦因其與孔子同時而臆度之耳

鄹人

邢昺氏曰鄹人魯鄹邑大夫

元按孔子父叔梁大夫紇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生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鄹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甚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

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乃生孔子春
秋於邑大夫多稱人人之者微之也故不以姓名見
如文公九年經稱許人左傳則稱大夫是也又左傳
襄公十年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在內者則當時
皆以鄹人稱孔子之父矣宋祥符年封紇為齊國公
元至順年加封啓聖王

臧文仲

朱子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元按世本云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
氏缾缾生文仲辰則辰乃公子彄之曾孫也彄字子

臧辰以王父字為氏故曰臧孫氏文仲繼父為政
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矣而四十餘年魯政多出至
於文公乃薨文公十年三月辛卯文仲卒當時稱其
為名大夫而孔子以為不智又以為竊位其眾好必
察者與

臧武仲

朱子曰魯大夫名紇

元按臧武仲名紇謚武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左傳
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曰焉用
聖人註云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也襄公二十三年
臧孫紇出奔邾初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
武子愛幼子紇欲立之臧孫紇成之是為季悼子於
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其後季孫以孟氏訃攻臧
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
賈及為又娶穆姜之姨子為繼室生紇長於公宮姜
氏愛而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曰子以大蔡請納其可賈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臧孫如防使告魯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
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
為此孔子所謂要君者也臧紇致防而奔齊仲尼曰

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作不順而
施不恕也

陽貨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元按左傳陽貨初事季平子定公五年九月囚季
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殺公何藐盟
桓子于稷門之內逐公父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六年
夏孫使孟懿子往報晉夫人之幣八月又盟公及三
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八年九月
胡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戰于棘下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夏歸寶玉大弓魯人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而出奔齊齊侯執之囚諸西鄙乃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陽膚

朱子曰陽膚曾子弟子

元按一統志云陽膚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

一也

微生高

朱子曰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元按莊子及戰國策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程復心氏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氏以爲魯人疑即微生高也觀此則其爲人槩可見矣

微生畝

朱子曰微生姓畝名也

元按微生畝蓋微生高之族也高之直畝之固豈聖

人中正之道哉

左丘明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元按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太史吳程氏云自班馬以來皆謂左丘明即傳春秋撰國語者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爲魯太史也或謂傳春秋者非左丘明乃楚左史倚相薛應旂氏又以左丘明爲左史倚相之後杜預氏左傳序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然孔子稱左丘明之所恥丘亦恥之則左丘明當是孔子之先輩今左傳序事於孔子旣沒之後至於韓趙魏

滅智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丘明矣左丘氏明名微史記或稱左丘然自漢以來率稱左氏而杜預乃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鄭夾漈氏族志亦云左姓丘明名宋封爲中都伯一統志云墓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二十五里

公伯寮

朱子曰公伯寮魯人

元按史記弟子傳云公伯僚字子周張守節氏云家語弟子篇有申繚字子周即公伯僚也古史考則謂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流也

故朱子集註不云弟子

柳下惠

朱子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元按莊子云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註云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魯公族展無駭之子也然考之左傳展禽在魯僖公時至孔子之生八十餘年孔子豈得相與為友蓋莊子寓言也僖公二十六年齊侯伐魯僖公使展禽弟展喜犒師喜受命於禽以往諭以先王之命齊師婉服齊求魯岑鼎魯與之贋展禽不肯失信乃以真岑鼎往

臧文仲祀爰居展禽非之文仲曰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筴夏父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展禽曰必有殃矣列女傳云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

卞莊子

朱子曰莊子卞邑大夫

元按國名紀云卞和卞莊子皆以卞邑為姓氏族大全云曹叔振鐸之後支族食采於卞因以為氏卞莊子是也集註以為卞邑大夫則本於晉儒周生烈之說史記陳軫傳云卞莊子有刺雙虎之功荀子云齊人伐魯皆懼卞莊子不敢過卞劉向新序云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敵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據此則莊子為卞人而未嘗言其為大夫及卞姓也一統志云墓在東昌府聊城縣界內

林放

朱子曰林放魯人

元按禮殿圖有林放名而弟子傳不載故集註止云魯人唐贈清河伯宋封長山侯

子桑伯子

朱子曰子桑伯子魯人

元按鄭玄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王肅但咸惟言伯子而已鄭玄云子桑秦大夫蓋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也鄭玄引之謬矣集註所謂子桑戶者蓋以莊周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其言皆太簡之意子桑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蓋子桑姓伯子字而戶其名也

原壤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

元按原壤之原所出姓纂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

也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孔疏逆氏云原壤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爲流宕盖欺於名教誤於後學者也

公山弗擾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元按公山弗擾左傳作公山不狃字子洩盖陽虎之黨也定公五年弗擾爲費宰已據費以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宰而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而左傳家語乃載在十二年是

時定公尊用孔子而季孫斯仲孫何忌又從孔子墮費無弗擾叛之事豈孔子舍魯而欲赴費人之召耶盖史記九年費叛似是而左傳所謂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妄矣春秋私考云季平子專權爲惡以陽虎爲腹心虎之執政已非朝夕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卒而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遂爲虎所執公山弗擾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虎黨也弗擾以費叛犯以郈以叛在定公五六年間桓子武叔初立之時虎專國政何以爲助也何以知二邑之叛在此時邪盖虎欲見孔子孔子辭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弗擾叛欲召孔子則此時孔子尚未仕也孔子仕魯猶較爲兆必在定公七八年間而不在桓子初立時也

達巷黨人

朱子曰其人姓名不傳

元按前漢書董仲舒傳云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氏註云此項橐也氏族大全云項本姬姓春秋時有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

冕　摯

元按周禮樂官有樂師大師小師其掌磬鍾笙鎛韎等官皆稱師師冕師摯如春秋師曠師茯師慧之類摯本大師亦稱師摯如襄本太師亦稱師襄也摯又名乙樂記所謂子贛見師乙而問歌聲是也摯冕姓皆無考

襄

朱子曰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元按襄擊磬樂官之名史記世家云孔子學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

人焉思而其亡也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
如望羊命在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
子辟席再拜曰蓋文王操也襄姓亦無考

鐘鼓 方叔 武 陽

元按干繚缺方叔武陽皆樂官之名或曰方叔方名而叔其字也姓皆無考其後子孫以官爲氏故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云

鄉原

朱子曰鄉原鄉人之愿者也

元按周生烈云鄉原者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此何晏云鄉向也謂其不能剛毅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也故孔子以爲德之賊其人姓名無考

此卷皆魯國人物

論語類考卷之八 終

應城陳士元著

人物考第四 凡十八人

齊桓公

朱子曰齊桓公名小白

元按左傳小白齊僖公庶子也齊世家云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僖公同母弟夷仲之子曰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爲齊君未幾爲雍林人所殺初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次弟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絕魯歸道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以往鮑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多內寵五公子皆求立桓公病卒五公子爭立相攻桓公尸在牀六

十七日尸蟲出戊寅公元年八月始葬桓公

齊君

朱子曰齊君莊公名光

元按齊世家云靈公十年以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光爲太子高厚傅之靈公又娶仲姬生子牙請以爲太子公許之遂東徙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在位六年崔杼弑之晏嬰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論考　卷九　二

齊景公

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

元按齊世家云景公名杵臼莊公之異母弟也崔杼弑莊公而立杵臼是爲景公景公嬖妾鬻姒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言以爲請而景公乃許之立荼爲太子遂寘群公子於萊景公卒陳乞作亂殺荼立景公之庶子陽生是爲悼公而使人殺荼乞遂專政春秋私考云齊景公亦賢君也當其始立即用晏嬰故初年政治每有可觀當時稱多士以其君顯蓋有由也至於晚年興兵報怨大興役出

諸晏子少也老不在位自會夾谷之後或亦皆終是景公之世思慕於晏子之存亡難以言行立矣

簡公

朱子曰簡公齊君名壬

元按齊世家云簡公名壬悼公陽生之子也初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景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出亡陳乞與鮑牧弑孺子立陽生是爲悼公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之幕下後鮑牧弑悼公國人立其子壬是爲簡公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陳恒與闞爭寵因殺闞而弑簡公年表乃以

論考　卷九　三

簡公爲景公之子誤矣

公子糾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不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不忠之亂乎

金履祥氏曰程子之說據荀史淮南王傳大約以兄弟爲斷然削桓經則但有桓公殺兄之說但二者曲而不信兄弟而後因頌子糾名義已失前無正

若糾賊之或殺有相仲固之非桓公不誅仲而用

之仲安得而讎桓乎

元按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安國氏云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後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李本氏云殺子糾稱齊人者糾欲篡兄倚魯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絶於族屬以罪討也是以子糾爲弟也以子糾爲兄之說蓋倡於公穀故於桓公之入曰簒曰不讓公子糾而荀卿之學出於公穀故曰桓公殺兄以爭國杜預氏因汀其說曰公子糾桓公之庶兄也惟漢書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故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爲弟考諸春秋經文書糾曰魯納糾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於齊夫以小白繫之齊則小白當立而糾之爲弟明矣惟程子以子糾爲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召忽之意而金履祥氏益爲之辨不論兄弟之序豈不謬哉

召忽

元按召忽公子糾臣也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倚魯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於齊而見殺也孔子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可以爲萬世之公案矣

管仲

朱子曰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元按史記云管仲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霸諸侯管仲之謀也著書五十八篇名曰管子仲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一統志云管仲墓在牛山之阿

伯氏

孔安國氏曰伯氏齊大夫

元按伯氏名偃考蓋齊之公族也先儒以其有駢邑三百故云齊大夫然能斂跡沒齒無怨言其亦安分悔過者矣

晏平仲

朱子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元按史記云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也索隱云晏子名嬰平謚仲字也山東通志云晏嬰字平仲齊公族爲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顯名於諸侯

鎰啓爲相然知陳氏必有齊國乃聽季札之言納邑
與政及其間也從容風議時有匡救焉平仲之父曰
桓名弱其子名圉因田乞作亂而奔魯一統志云晏
嬰墓在臨淄縣東北三里

陳文子

朱子曰陳文子名須無

元按左傳齊莊公三年秋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
待之晏嬰陳文子諫弗聽其後遂有崔杼之禍田完
世家云陳完謚敬仲如齊改姓田氏完生穉孟夷穉
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文子須無事齊莊公文子

語考　六

生桓子無宇無宇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乞事齊景公
乞生子常是爲成子即陳恒也陳文子[illegible]
無考山東通志云齊有崔慶之亂自晏子而下能自
守不汚者惟文子爲賢

陳成子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恒

元按陳恒史記作田常乞之子也乞卒恒代立是爲
陳成子陳成子與闞止相齊簡公闞止字子我陳恒
心害之闞有寵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陳恒復脩釐
子之政[illegible]齊人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齊大夫御鞅諫簡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不
聽子我[illegible]舍公宮陳恒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殺子我
恐簡公誅已遂弒簡公

崔子

朱子曰崔子齊大夫名杼

元按崔武子杼齊丁公之後也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史記世家云初棠公妻好
棠公死崔杼娶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冠賜
人崔杼怒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
爲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崔杼稱病不視

語考　七

事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崔杼妻入室不出公擁
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
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
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
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初崔杼生子成
及彊其母死娶棠無咎東郭女也生子明東郭女
使前夫棠公之子無咎與其弟東郭偃相崔成成有
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崔杼許
之二相弗聽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
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崔杼奔告慶封慶封

日請爲子誅之使從於外伐盧蒲嫳殺成彊盡殺孔氏
祁祁無歸亦自殺謚曰武子

殿門

元按殿門齊臣姓名無考　以上皆齊國人物

衛靈公

元按衛靈公襄公之子也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莊子云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李本氏云衛靈公主廢不立而益得以殺其兄家政不修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與遠役行無信而屢召敵觀孔子因其問陳而明日遂行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然而不至於喪者有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三子雖非純臣而才足使令故衛以御自逸然有蘧伯玉而不能用豈眞能任賢者哉一統志云靈公墓在東昌府觀城縣東南四十二里

南子

朱子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元按史記云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升謝氏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蘇氏云予所否者天厭之否塞也言我之道不行而否塞者乃天所厭棄也楊愼氏云矢者直也直告之也非誓也何孟春氏云六經魯論家語皆無子見衛南子之事不知遷何據而云然蓋南子者必魯之南蒯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欲其見也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對景公曰臣欲張公室也夫南蒯欲弱季氏以強魯故夫子見之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

衛君

朱子曰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

元按衛世家云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遬謀朝使殺之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夫蒯聵南子之子南子淫亂蒯聵不能爲親隱惡而憤激過中迹不能不涉於亂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以告南子南子啼而走言太子將殺己以誣之靈公惑於其言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

子之名豈敢奔宋哉春秋繫之世子則蒯聵無殺母之惡而靈公輕信讒言明矣衛世家又云靈公將子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趙簡子欲納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羅泌氏云子南靈公之介子蒯聵之弟也蒯聵既奔子南辭位子南之德實遜夷齊孔子於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

可立而不立者故冉有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夫夷齊以遜國爲仁則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以君命立郢而郢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儒先乃以夫子荅夷齊兄弟之遜爲惡蒯聵父子之爭蘇氏取而并爲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不繆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諸侯固數以爲無矣此非隱與也孰謂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郢之遜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公子荊

朱子曰公子荊衛大夫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南楚驂乘以身衛賊而免君於難春秋釋名云公南楚即公子荊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公孫朝

朱子曰公孫朝衛大夫

元按路史衛文公燬之姓有公孫氏朝其裔與無能考

公叔文子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

元按世本云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孔安國氏云公叔文子公孫拔也文諡也然左傳則作公叔發杜預氏註云公叔發公叔文子也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乃諡爲貞惠文子其後衛侯惡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欲去南子之黨若宋朝之徒者南子愬之曰戍將爲亂於是戍奔魯薛應旂氏云賢哉文子仲尼所以文之也非直以其能升僎也受知於君而其子猶不免焉嗚呼富也夫

僎

元按僎初爲公叔文子家臣文子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故稱大夫僎僎之事實無考

公明賈

朱子曰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元按路史衛之公族有公明氏而魯則無公明氏也然朱子又以公明儀公明高爲魯人豈衛之公明氏移居魯耶賈之事實無考

蘧伯玉

朱子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元按莊子則陽篇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史記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裴駰氏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蘧伯玉之行也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而止過闕後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左傳衛甯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而伯玉行從近關出此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者一統志云墓在衛輝府城西

孔文子

朱子曰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元按孔文子即仲叔圉孔達之曾孫衛之執政上卿孔子所謂仲叔圉治賓客者是也初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其女孔姞後疾出奔宋衛人立其弟遺文子又使遺室孔姞焉襄公四十一年文子同齊師及魯師伐晉取棘蒲

甯武子

邢昺氏曰春秋文公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云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杜預氏

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
朱子曰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元按甯氏衛公族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衛侯懼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

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衛侯衛侯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俞職納橐饘焉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乃釋衛侯武子之父莊子名速武子之子名相相之子名殖
史魚
朱子曰魚衛大夫名鰌

元按家語困誓篇云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祝鮀
朱子曰鮀衛大夫字子魚

元按鮀衛之大祝左傳作祝佗定公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皐鼬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難同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言於萇弘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孔子謂祝鮀治宗廟鮀之才亦有可用者
王孫賈
朱子曰王孫賈衛大夫
元按王孫賈衛公族也賈從靈公與晉盟已而叛之觀其媚竈之言其人專權本非賢大夫而孔子又取

其治軍旅與人至公之心無異人也如此賈子王孫
齊亦爲衛大夫

棘子成

朱子曰棘子成衛大夫

元按鄭玄氏云棘子成衛大夫舊說也此自漢以來
相傳之言其事蹟無考

儀封人

元按儀封人衛臣姓名無考然陸德明氏云封人儀姓
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荷蕢

元按荷蕢衛人姓名無考

以上皆衛國人物

晉文公

朱子曰晉文公名重耳

元按晉文公獻公之子晉世家云獻公即位重耳年
二十一矣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子奚齊獻公有意廢
太子申生乃使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
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乃譖驪姬殺申生申生
自殺重耳夷吾來朝驪姬又譖之於是重耳走蒲夷
吾走屈獻公使兵伐蒲重耳踰垣走翟夷吾奔梁獻公
卒奚齊立里克殺之里克欲納重耳乃殺秦使人迎
重耳重耳畏殺不敢入乃迎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
公欲使人殺重耳重耳聞之如齊惠公卒子圉立是
爲懷公秦怨子圉乃發兵納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
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重耳立是爲文公重耳自少
好士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魏武
子重耳出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即位九年而
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其詳載晉文春秋
四十五篇中

佛肸

朱子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元按孔安國氏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史記
云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
佛肸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者烹
大夫皆從之至田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
不受軒冕之服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
之趙簡子聞而欲賞之田卑不受賞遂南之楚何孟
春氏云佛肸畔時孔子乃哀公初在孔子在陳蔡時
事也孔子年幾六十哀公十七年孔子卒後四年
趙簡子卒子無卹立其叛在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

肸之畔其母將論求以衍襄子襄子辭 佛子曰佛
肸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其不遷怒以免其母蓋
劉向失於未考耳

子産

孔安國氏曰子産鄭大夫公孫僑

元按左傳子産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
子稱公孫故曰公孫僑襄公三十年爲鄭大夫執國
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其後
或爾之國僑事載左傳孔子聞子産卒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一統志云墓在開封府新鄭縣陘山之巔

裨諶

孔安國氏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

元按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裨諶能謀馮簡子
能斷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則子産使裨諶乘車以適野而謀可否使馮簡
子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

世叔

馬融氏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

朱子曰世叔春秋傳作子太叔

元按古字世太通用世叔一作太叔如太子亦稱世
子也世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以王父字爲氏左傳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
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數世之福也子太叔美秀而文其弟游楚作亂
子産治其罪放之於吳

子羽

馬融氏曰子羽公孫翬也

邢昺氏曰子羽亦鄭大夫

元按左傳云公孫翬能知四國諸侯之所欲爲而辨
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翬

一作揮一統志云子羽墓在開封府通許縣東

宋朝

朱子曰朝宋公子

元按左傳宋朝宋公子也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於
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於靈公嫡母襄夫人宣
姜及其夫人南子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
逐靈公其後靈公入衛殺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宋
朝出奔晉自晉歸宋靈公復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公
叔戍欲逐宋朝南子訴諸靈公曰戍將爲亂靈公逐
公叔戍奔魯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曰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金履祥氏云宋
公子朝與南子內亂宋不罪其宄而衛又召之以遂
其姦其免於今之世者如此
桓魋
朱子曰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元按史記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
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孟子所謂
微服過宋蓋此時也魋據曹以叛其兄左師巢伐之
不克魋奔衛巢奔魯宋景公使人止之曰不可以絕
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不可入矣司馬牛致邑與

珪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又奔齊陳文子
使爲次卿司馬牛奔吳適吳魋當作石槨三年不成
孔子曰若是其靡也金履祥氏云魋蓋宋桓公之後
別爲向氏司馬氏解見司馬牛下
太宰
元按太宰宋臣詳見職官考其人姓名不傳
陳司敗
元按陳司敗陳臣其姓名亦無考
以上晉鄭宋陳人物
子文
朱子曰子文姓鬭名穀於菟
元按左傳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
母畜於䢵合於䢵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
虎乳之䢵子田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
楚成王時子文代子元爲令尹請國之難朝不謀夕
與子玉爲令尹悉告以舊政楚人伐隨伐鄭滅弦滅
黃子文之功爲多其孫鬭克黃楚箴尹也以功封於
鄖爲鄖公克黃生鬭成然子旗亦爲令尹成然
生二子鬭辛鬭懷其有名於世辛爲鄖旗氏六子文之
忠其他可能也若族人於其理而族人不然不可能

也名稱溢於當時若是流於罔極豈偶然哉
子西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
元按春秋之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及公子申
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孔
子之時又遠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故集註以爲公
子申楚紀云公子申字子西昭王庶兄也平王卒令
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乃立
太子珍爲昭王楚世家云子西平王之庶弟也[illegible]子
西相昭王庚死乃其[illegible]將[illegible]病召諸公子

大夫讓其弟公子申爲王則公子申與子西爲二人
左傳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子西敗吳師于軍祥昭王
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服國于脾洩使王孫由于城
麇還都于鄀昭王救陳卒于城父子西與子期潛師
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哀公十五年子
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後召太子建之子勝爲白公作
亂子西死之夫子西辭子常之諸而遜位相昭王之
弱而定國知夫差之後而必敗可謂勤矣乃卒沮書
社之封召白公之亂焉得爲智乎孔子曰彼哉彼哉
有所試矣

葉公

朱子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元按杜預氏註左傳謂沈諸梁楚莊王之玄孫沈尹
戌之子戌爲沈尹又爲左司馬多直諫國人賴之子
高爲葉公時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子高諫之
其後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子高聞之帥師定
方城與國人攻白公勝勝奔山自縊子高兼二事乃
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子期之子寬爲司馬退而老
於葉初子高有弟曰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子
高絕之子高好龍鑿字雕龍天龍聞而下窺于戶牖
而走故子張曰葉公非好龍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夫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蓋知聖而不能舉者然其知
白公必亂子西子期之必不能弭亂而國人望之若
望歲焉若望慈母焉孔子告之政曰近悅遠來子高
亦允蹈之哉

接輿

朱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元按莊子接輿作接與註云楚人姓陸名通皇甫謐
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
應與其妻共隱列女傳云楚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

聘之以治淮南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
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楚辭云接輿髡首註云
接輿後自髡金履祥氏云莊子載接輿歌鳳句甚多
然出於附會詆訾當以論語所載爲正蓋知尊聖人
而嘆其衰知愛聖人而易其殆而不知聖人之中道
也

長沮　桀溺

朱子曰二人隱者
元按金履祥氏云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
得而知之論語所載若荷蕢晨門荷蓧丈人皆以其

物與事名之不得其姓名之真也猶長沮桀溺若得其名氏者然長與桀古無此姓氏而名又皆從水夫子使子路問津而不告則一時何自而識其姓名計亦以其物色名之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爾

荷蓧丈人

元按荷蓧丈人姓名無考朱子云丈人長老之稱揚氏云丈者杂倚又引之稱故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止故名男子為丈夫淮南子云老者杖於人謂之丈人恐未然

以上皆楚國人物

朱張

元按王弼氏云朱張字子弓即荀卿所謂仲尼子弓者邢昺氏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荀卿氏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垢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

朱子曰少連東夷人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庸可見矣

元按禮記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大少伯仲之稱

論語類考卷之九終

禮儀考第一　目七

應城陳士元著

禘

孔融氏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鄭玄氏曰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以毀廟群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

杜佑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之制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夏特禘四年夏祫禘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殷制元年二年喪畢而祫自三年以後春皆特禘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以後五年一禘祫禘以夏祫以秋

趙匡氏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立始祖之廟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

楊恪氏曰鄭氏以禘祫皆為魯禮不知諸侯有祫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耳閔僖二公為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特書閔僖二禘者譏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為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不知祫者合群廟之主於太祖之廟方為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不兼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自鄭氏之說行而後之言禘者皆求於一禘一祫之中混禘於祫而不知有禘矣

馬端臨氏曰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鄭氏謂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周之祖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至指禘為祭天之禮混禘於郊嚳而言靈威仰妄矣爾雅以禘為大祭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後儒以禘為祭之至大者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而謂禘為配天謂禘為合群

廟之主謂禘爲郊祀時享而禘之說紛紛矣
羅泌氏曰周郊大帝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魯郊孟春周牛以騂魯牛白牡皆魯之疑其僭而自爲之制以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周公故禘文王日至大帝用事之始故祀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祀五帝春秋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魯以帝嚳爲后帝后帝非靈威仰也享以騂犧騂犧非白牡也騂犅亦衍公羊有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因明堂位之說也豈不知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及騂犅乎周禮上建十有二旂而魯禮天子載大旂以象日月交龍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與天子之禮無異矣周禮在魯果足信乎
元按禘祫之禮畧同祫則合群廟之主禘則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焉鄭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是也鄭玄註二禮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祭此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爲殷祭故云無差降耳而杜佑通典則以鄭說爲是謂祫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一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可答彥亦謂祫十二獻禘惟九獻此皆稱於祫大禘小之說

故也周以后稷爲始祖而謂嚳爲本謂姜嫄履武生稷稷本無父不可祖及於嚳此不通之論也玄鳥之祥歐蘇已辨其誕安可謂稷爲無父而周不宜禘嚳哉魯之禘則非嚳與稷矣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註云稱之爲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也于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及於莊公者爲慶父也又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荀罃辭荀偃士曰魯有禘禮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愈甚矣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說

者謂魯宜禘也然不知王制所謂諸侯之禘乃時享耳豈魯之大禘乎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蓋仿

舒云成王之使魯郊禘報德之禮也於乎魯謂成王
伯禽而有是特禮也與成周公雖有勳勞亦人臣之
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與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
祫大夫享廟人臣豈得僭分而禘祭其祖哉豈得謂
之報周公乎抑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
周之成王耶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
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自後魯
有是祀之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
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猶且慎重其事使
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恐使於已廢習熟其儀

而成其僭也兩說各爲辨異孰有不始於茲乎自
後移稱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偏及於羣廟不知其
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
於平王惠公之時乎呂氏春秋以爲桓王使史角往
非是

灌

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許謙氏曰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
十貫爲築以煮之臼以椈杵以柏以擣之而和酒中
其芬香暢達故謂之鬯鬱鬯用玉瓚盛之於始祭之時

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元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與
瑞共灌獻之圭瓚禘日凡與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
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王詔灌將之
儀與其豆安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
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奏[illegible]夏尸乃入則
奏肆夏王以圭瓚酌斝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
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
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
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

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
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餽饋既殊而樂奏亦異
此大禘之禮也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
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
勺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序昭穆孔子以魯祀
躋僖爲逆故不欲觀既灌之後何昭穆之可序乎
朱子謂魯之君臣浸以懈怠故無足觀此亦臆度之
耳而孔子之意固未發也

宗廟之事

邢昺氏曰宗廟之祭謂禘祭烝嘗及追享朝享禘

祫之類

元按有虞氏宗廟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氣夏后因有虞其祭尚心用昏殷亦因夏其祭尚聲貴肝用日出周祭則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以禘爲殷祭之名殷大也易曰殷薦上帝配祖考是也其祭尚臭故用鬱鬯以灌也祭用肝用朝及闇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孔子取之謂用朝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序與書日享與朔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諸侯五廟皆月祭之是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

父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父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然祭儀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家語謂親廟有月祭似詳於煩四親廟有享嘗而無時祭又詳於怠緯書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詳有遠祖惟三年五年一祭而間年不得一享者哉故皇氏謂虞夏每年一祫其說必有自矣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程子遂以此祫爲時祫謂諸侯祀礿嘗之祭爲煩故每年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群廟然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稱者以爲時祫而春秋又書烝書嘗書禘則猶不止於春也何爲而又有時祫乎四時皆有祭而享嘗追享朝享乃間祭之名享嘗即秋嘗也追享即禘也朝享即祫也享嘗於不遷之廟行之故禮記有大嘗之名祫禘皆於冬烝之月行之故周禮有大烝之名周公告祭文武廟於雒邑亦禘禮也而周書謂之烝蓋禘祫行於秋冬者皆得稱時祭故孔安國以烝嘗爲太子謂秋冬易於洽百禮耳然魯文公行祫於建未之月閔公行禘於建辰之月僖公又行於建午之月皆非冬月大烝也而後儒多引此以明祫禘之義將何取乎蓋後儒

多惑於王制犆祫雜書祫禘之說而不知起於漢儒之附會也

告朔

鄭玄氏曰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

自文公始不視朔

元按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諸侯皮

并聽朔於大廟是也其日又以特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職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謂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子貢欲去餼羊其亦昧於先王之制矣

旅

朱子曰旅祭名

元按尚書禹貢云蔡蒙旅平又云九山刊旅孔安國註云祭山曰旅又引論語季氏旅於泰山爲徵是以旅爲祭山之名然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註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云旅衆也陳氏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季氏旅泰山豈亦徧祀羣神以徼福耶爾雅云祭山曰庪縣

媚奧媚竈

鄭玄氏月令註曰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爲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亦饌如祀戶禮

孔穎達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二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朱子曰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馬端臨氏曰白虎通云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也大夫以上得祭之士但祭先祖耳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或曰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用豚井以魚

元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惟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

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為戶竈中霤門井祭法七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慎云井即行也行者井間道人家同井井有人道人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竈井人資以養先王與此所以報之也王孫賈乃云媚竈媚之為言豈先王制祭之義哉

食祭

邢昺氏曰祭謂祭先也敵客則先自祭降等之客則

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亦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

朱子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元按禮食必祭如將田祭禽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蠶祭先炊至於先衣先蠶先竈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穡之類豈不有祭先王制禮無非教也記曰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周禮春官大祝辨其九祭一曰食祭所以報本也玉藻云祭瓜上環祭魚尚膴惟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僭卑餘不祭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工於是乎賦茅鴟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食於季氏則不辭不食肉而飧者季氏之非食失禮也今人固有常飲食而祭者亦古禮之遺耳而佛氏竊效之又引為佛氏之說如紀聞錄所載鄉俗某死事真欺俗不經之談也

論語類考卷之十終

禮儀考第二　□八

應城陳士元著

會同

朱子曰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

元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者諸侯見王之禮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諸侯來會以師助討左傳所謂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諸侯衆來相見故謂殷見曰同會無常期春來即爲朝秋來即爲覲夏來即爲宗冬來即爲遇也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六服盡來凡會同朝宗覲遇之禮既畢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焉其相比禮者則大行人三公卿受地視侯者也朱子集註從此說曰同殷殷爲衆避宋諱也其他註皆改殷爲衆

執圭

朱子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前漢賈氏曰天子封諸侯必以圭璧藉其守數爲國之瑞信

元按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秋官大行人將幣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璧如諸子之禮又天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又考工記註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一云圭博三寸璧圓徑五寸中孔一寸蓋璧內有孔孔外爲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禮記云諸侯以圭爲瑞朱子所謂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授之以圭爲瑞節者也聘禮云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面使卿進使者使者入衆介隨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

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君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公側襲受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蓋自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而孔子執圭或爲使或爲上介不可知已晁以道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然鄉黨一篇皆弟子𥳑所見而記之豈可據魯史之闕文而謂孔子無執圭聘問之事哉

享禮

鄭玄氏曰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朱子曰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獻而仍還之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焉之類皆非既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皆受而不還但有物酬之耳

元按聘禮云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又覲禮云侯氏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升拜乃出四享皆束帛加庭實唯國所有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註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名如其瑞若諸侯自相享則各降一等謂上公用璧琮而子男則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

男四寸使卿大夫頫聘之享禮亦如之魯本侯爵而孔子爲使以聘鄰國其享禮當束帛而加以六寸之璧爾

私覿

朱子曰私覿以私禮見也

元按聘禮云擯者出請事賓奉束錦以請覿註云覿見也公事畢而請覿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蓋諸侯相朝其臣從君亦得執羔爲君聘則不執羔故襄公八年公會晉侯于邢左傳云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是從君

以覿他國君之禮也若因聘而覿則惟束錦而已又郊特牲云爲人臣者無外交註云外交謂私覿也蓋爲君之介而行私覿是外交若爲聘則得私覿非外交矣

沐浴而朝

朱子曰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元按玉藻云沐稷而靧粱孔頴達疏云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以洗沐滑故也玉藻又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疏云絺綌俱去垢也杅浴器也出杅者浴竟而出也履蒯席者踐蒯草之席也連用湯者連去足垢而用蘭湯也此沐浴之禮卿大夫適朝之常也玉藻又云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此則卿大夫不常行之禮孔子沐浴而朝是也左傳云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夫齋必沐浴三日齋而請則沐浴可知

射讓

孔安國氏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元按孔邢註疏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朱子則以揖讓而升爲句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作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作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

主皮

朱子曰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元按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鄭玄云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

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故謂之鵠鵠的也凡射必有的總名爲侯天子中之以服諸侯諸侯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也射有三大射之侯棲皮爲鵠賓射燕射之侯畫布爲正天子虎熊豹三侯諸侯熊豹二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如虎侯虎皮豹侯豹皮也其中三分之一又以其皮綴於其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畫謂之

正天子五正朱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首諸侯則丹質而畫其獸首大夫士則不以采爲質止於布畫之故曰畫布爲正凡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也鄭衆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是鵠與正不同度矣正爲布而鵠爲皮射不主皮者馬融邢昺解射有五善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朱子引樂記貫革之射然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武註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謂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謂田獵之射也儀禮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云禮射謂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已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

云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習之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宮卿大夫相與爲射中者嚮雖不中亦取不中者嚮雖中亦不取嚮之取於囿中者勇力之取今之取於澤宮者揖讓之取也澤宮之射非但行禮又主於中此主皮之射而禮射則不主皮也

同姓

孔融氏曰魯吳皆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馮椅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

元按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氏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魯昭公時吳國彊大齊尚出涕而女之況於弱魯寧不藉其勢乎不曰孟姬而曰孟子昭公亦自知其非矣見人物考

論語類考卷之十一　終

論語類考卷之十二　　應城陳士元

禮儀考第二　目十二

瑚璉

包咸氏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

元按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夫記謂夏璉殷瑚而包咸註論語杜註左傳皆謂夏瑚殷璉蓋相沿而誤也朱子集註夏曰瑚商曰璉亦因舊註之誤而未考耳

籩豆

包咸氏曰籩豆禮器

朱子曰籩竹豆豆木豆

元按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註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其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之實也其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之實也儀禮特牲少牢云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郊特牲疏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禮器云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樂記云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此即曾子所謂有司存之意

俎豆

孔融氏曰俎豆禮器

元按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註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云籩豆大房周語云郊禘有全烝王公有房烝親戚燕饗有殽烝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註云楬無異物之飾獻疏刻之也是知周俎稱房者象其形周豆稱獻者取其刻畫之文也然孔子所謂俎豆之事則非器數之末而已

束脩

朱子曰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

元按周禮膳夫掌肉脩之頒賜鄭玄註云脩脯也賈公彥云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是脯脩異矣穀梁云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云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是古禮亦以束脩爲贄但婦人贄用脯脩而已但比羔雁雉鶩之贄爲輕故先儒以爲至薄也然集說所謂束脩皆從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也大唐六典云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杜佑通典云唐開元禮有皇太子束脩國學生束脩州縣學生束脩皇太子束脩束帛一篚凡五匹酒一壺凡二斗脩一案凡二脡州縣學生束帛一篚凡一匹酒一壺凡二斗脩一案凡五脡而十脡爲束之說古今蓋不相通焉

反坫

鄭玄氏曰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

元按鄭玄註以坫爲主賓獻酬反爵之處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註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彥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作土坫庋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又既夕云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於內則士虞禮既夕稱之

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堂角古
非反爵之坫有難盡通者乎坫字從土凡累土而為
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專為
反爵設也爾雅云垝謂之坫郭璞註云在堂隅坫端
也邢昺疏云坫者堂角堂之東南角為東坫西南角
為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坫則因兩君之好為飲酒
故耳本文所坫之反而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況冢
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
也黃東發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
名然則為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

而為此向外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況
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
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

諒陰

孔安國氏曰諒信陰猶默也

朱子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吳程氏曰諒陰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為梁庵謂既葬
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堊室而
遂以梁庵釋諒三年亦不通矣

許謙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記又作梁闇凡居父
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
兩木斜倚於墻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常處其中諸
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帷幛天子則立柱前有梁形稍
如屋楣故曰梁闇

元按孔氏以陰為默默者不言之謂然諒陰之下又
云三年不言則語意重複矣尚書說作亮說命篇云
王宅憂亮陰三祀無逸篇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禮
記陰作闇喪服四制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註
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廬也廬有梁者所以柱楣
也又儀禮喪服篇云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翦屏柱

楣既練舍外寢鄭註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也
賈疏云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豎柱施梁乃夾户
旁之屏也又禮記喪大記篇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
塗居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
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隱者為廬
鄭註云宮謂圍幛之也隱者謂不欲人屬目蓋廬於
東南角也天子諸侯之居廬當在未葬之前諒闇則
在既虞之後滕文公五月居廬是也又晉書云武帝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
練帳蓐素牀至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

及群臣皆除服詔群臣議皇太子亦應除否於是尚
書魏舒杜預等以古之諒闇三年乃除服心喪三年
天子居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降服而諒闇以終制
於是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是以諒闇爲心
喪三年也是時羊祜傅玄摯虞范甯等皆議古禮天
子服喪三年非心喪三年蓋合孔子通喪之說惜乎
晉上不從焉

臨喪

馮椅氏曰臨喪謂臨他人之喪

元按臨當讀作去聲韻書云衆大哭曰臨禮記云臨

喪則必有哀周禮云王弔臨注云以尊適卑曰臨然
歷代喪禮有舉臨之制以卑適尊亦曰臨不知稱自
何時也

大葬

孔安國氏曰君臣禮葬

元按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
圖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云別尊卑也又
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注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
蓋自卿大夫以上之喪謂之大喪則其葬亦謂之大
葬孔子嘗爲司寇大夫之官既去位無家臣則不得
大葬也

禱

朱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元按周禮小宗伯之禱祠都宗人家宗人之禱祠皆
爲國有大故大烖非爲疾病也惟女祝掌內祭祀禱
祠之事以時招梗禬禳以除疾殃男巫春招弭以除
疾病而儀禮亦云疾病乃行禱于五祀子路請禱而
孔子拒之者恐人[illegible]情於溟漠之中所以建人極也
故晉侯有疾卜者謂崇也而子產責之君身齊侯疥
痁祝史將誅也而晏子勸其修德楚昭王有疾不祭

河也而孔子嘆其知道豈無故哉莊子云孔子病子
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
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聖人之所謂卜則知聖人之
所謂禱也子路問事鬼神其請禱也固宜

誄

孔融氏曰誄禱篇名

元按古論語誄作讄說文云累其事以求禱也周禮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一曰順祝二曰年祝
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
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

曰說其稱誄曰者必祈禱之書如大祝所掌六祝六
祈之辭而子路引之以證有禱之禮也集註以誄爲
哀死之辭饒魯以誄爲祭文之類謬矣

舞雩

元按雩祭名有二義一祈穀一因旱也春秋書大雩
又雩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此因旱而雩也左傳謂
龍見而雩詩序謂春夏祈穀而雩上帝龍者東方七
宿其形如龍建巳之月龍星始見天子乃雩祀五精
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
者以祀穀實蓋聖人愛民之心切故爲百穀祀帝祈膏
雨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註云夏雩總
祭五帝是也魯之舞雩在城南故魯以南門爲雩門
鄭玄謂雩壇在南郊之旁蓋有所據春秋緯考異云
雩者呼嗟求雨之名月令云大雩用盛樂故雩而舞
者樂之容也周禮舞旱暵則用皇舞謂染鳥羽五采
象鳳凰之羽以爲舞也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乃女
巫執皇而舞也蓋女與皇皆陰類舞所以達陽中之
陰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或亦古者達陰
之意也漢承秦焚之後雩禮已廢而漢儒[illegible]所稱雩
壇惟指龜山沂水爲言豈當日之雩壇至漢尚存耶

其地祭雩祀耶夫古之雩帝必升煙而祭之雩則謂
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陽方不可以求陰而移
壇於東古之雩樂以舞爲盛而濟之雩則尚謳歌而
已非古制也賈公彥釋周禮司巫帥巫舞雩之說乃
謂帥女巫兼男巫舞也且引曾點童子六七人冠者
五六人爲証謂舞人必有童冠是以點爲司巫矣可
謬哉

儺

朱子曰儺所以逐疫

元按儺作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月
令云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註云此難難
陰氣也陰氣右行此月建辰日歷大梁昴宿有大陵
積尸之氣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是也此難
天子諸侯得爲之月令又云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
氣註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左行此月建酉宿直昴
畢日至壽星之次與大梁合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
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是也此難
惟天子得爲之月令又云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
土牛以送寒氣註云此難難陰氣也此月日歷虛危

有地氣而司之氣謂之大難者下及民庶皆得難也
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

論語類考卷之十二　終

論語類考卷之十三　　蹄延別集四十六

應城陳士元著

樂制考目十三

八佾

馬融氏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舞於家廟故孔子譏之

服虔氏曰舞佾八人天子用八爲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用二爲二八一十六人

元按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降服虔云舞佾八人自上及下行皆八人也何休杜預孔穎達註春秋皆云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故六六三十六大夫爲四四十六人士爲二二乃四人蓋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舞行人數亦宜減也且以服虔爲非而孔融邢昺解論語亦同何休杜預之說朱子集註並引前二說曰未詳孰是以愚論之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

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勿列遞減至士止餘四
人則八音不具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悼
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
證也禮記祭統云八佾以舞大夏又子家駒對昭公
云八佾以舞大武夫大夏文舞也大武武舞也舞之
大槩不外文武二端而已商頌萬舞有奕衛風公庭
萬舞魯頌萬舞洋洋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左傳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呂祖謙云萬者文武二舞之總
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
之羽舞周禮樂師掌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蓋古之祭祀備樂必備舞鄭衆云社稷以帗宗廟以
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玄云
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二說不同
然舞於季氏之庭者或用羽舞耳考仲子之宮惟問
羽數是知祭廟以羽也

雍徹

朱子曰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
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元按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註云徹
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
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師
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
婦耳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
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
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韶舞

孔安國氏曰韶舞樂名

元按樂記云韶繼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尚書
云簫韶九成左傳云吳季札見舞箾韶周禮大司樂
云舞大磬以祀四望又云九磬之舞舞者容也音在
其中矣磬與韶同

聞韶

元按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
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路史亦云陳宣公殺
其太子御寇而敬仲奔齊故陳樂是以孔子在齊而
聞韶然史記世家無陳完以韶樂奔齊之語朱子亦
謂此無所據故集註不取焉蓋齊之有韶非敬仲所
能致敬仲亡公子豈能以韶樂奔齊哉古者天子賜
諸侯樂安知非周王賜太公也魯亦有韶箾孔子不
於魯聞之者是時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而偶聞

於齊也其後晚年歸魯而正其樂豈非韶之遺音在
齊而孔子能傳之也歟儀禮通解云孔子至齊郭門
之外遇嬰兒挈壺[illegible]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
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聞韶學之三
月不知肉味朱子謂此說差異亦有此理孔子曰韶
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
暑風雨之動物或云子在齊聞韶音三月字其音字
之誤歟

武

孔安國氏曰武武王樂也

邢昺氏曰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
武樂

元按元命苞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又
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武為文王樂名而
云武王樂者文王武功未畢至武王始成武功故周
公作樂以武為武王樂也春秋傳云止戈為武戈則
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記云武始而北
出再成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
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據此則武樂止
於六成而已

成

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

元按孔安國云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
書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
武樂六成而陳氏樂書即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愚
竊疑之蓋六成乃樂之小成而九成其大成也以黃
鍾為宮則無射為商夷則為角仲呂為徵夾鍾為羽皆
以黃鍾起調黃鍾畢曲而和之以大呂是為一成以
太簇為宮黃鍾為商無射為角林鍾為徵仲呂為羽
皆以太簇起調太簇畢曲而和之以應鍾是為二成

又奏姑洗之宮至林鍾之羽而和之南呂是為三成
又奏蕤賓之宮至南呂之羽而和之以林鍾是為四
成又奏夷則之宮至應鍾之羽而和之以仲呂是為
五成又奏無射之宮至大呂之羽而和之以夾鍾是
為六成又奏夾鍾之宮至姑洗之羽而舞之以雲門
是為七成又奏林鍾之宮至南呂之羽而舞之以咸
池是為八成又奏黃鍾之宮至應鍾之羽而舞之以
九韶是為九成蓋九變而復返於黃鍾之宮故為樂
之大成也

亂

朱子曰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元按魯語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氏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氏云亂有二義篇章既成撮其大要爲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樂記云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又云始奏以文復

亂以武此則謂合聲之亂非歌聲之亂矣

弦歌

朱子曰弦琴瑟也

元按周禮瞽矇掌弦歌爾雅云徒歌曰謠蓋古人不徒歌必合琴瑟而後謂之歌口舉其辭而琴瑟以詠之猶作樂者升歌而有琴瑟從之也記云無故不徹琴瑟故知子與人歌而善必有琴瑟以和聲其發揚悲必取瑟而歌此古人所以不徒歌也

鍾鼓

胡祖義氏曰鍾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

元按世本云黃帝命倕造鍾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禮記云垂之鍾蓋垂爲堯時鍾工而山海經則以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鍾鍾制載於考工記者其名鍾體之別五有銑有于有鼓有鉦有舞鍾柄之名二有甬有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斡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縣非特縣者編鍾也春夏之時小鍾謂之鍾大鍾謂之鏞書云笙鏞以間詩云賁鼓維鏞鏞鼓有斁註云鏞大鍾是

也周之時大鍾謂之鏞小鍾謂之鍾鎛即編鍾又謂之歌鍾伶州鳩云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是鍾爲大器鎛爲小鍾而周禮鎛師注云鎛如鍾而大參差鼓之一說鼓始於伊耆氏及少昊氏皆用而有虞氏謂之土鼓夏后氏加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禮六燕設在西應鼓在東詩云應朄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爲倡始之鼓焉凡樂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

鼓合大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考工記云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言鼓之難爲良也夫樂器多矣而孔子惟舉鍾鼓者孟子云金聲也者始條理者也樂記云會守拊鼓荀卿云鼓爲衆聲之君是鍾鼓皆樂器之首也鍾聲鏗鏗以立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周禮春官樂師以鍾鼓爲節鎛師以鍾鼓奏九夏地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是鍾鼓交相爲用故作樂者首稱鍾鼓云

鼗鼓

朱子曰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元按鞉音鼗一作鞉又作鞀陳氏樂書云鼓以節之鼗以兆之蓋八音兆於革音而鼗以兆其節奏也月令云脩鞀鞞世紀云帝嚳命垂作鞀鞞蓋大者謂之鞞鞞一作鼙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鞀即鼗也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然作樂有鼓必有鼗故周禮大司樂有雷鼓雷鼗靈鼓靈鼗路鼓路鼗鄭玄註云雷鼓雷鼗皆八面工十六人乃以二人共一面至播鼗有擊鼓也靈鼓靈鼗六面工十二人路鼓路鼗四面工八人所謂鼓方叔播鼗武者是非方叔掌擊鼓之工而武掌播鼗之工乎商頌云置我鞉鼓則鞉與鼓同君以便擊播之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鞀呂氏春秋云武王有誡謗之鞀而堂下之樂必先鞀鼓者即樂記所謂先鼓以警誡之意也鼓人救日月寘氏攻猛獸司馬行軍皆用鼓而不用鼗其賜子男之樂則以鼗將之而不用鼓惟作樂則鼗鼓皆備也

磬

朱子曰磬樂器

元按磬制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毋勾氏爲之或謂叔爲之明堂位云叔之離磬離磬特縣之磬非特縣者未必不始於伶倫勾氏也山海經云少華山之陰鳥危山之陽嵩山涇水之中皆多磬石擊磬於衛金縢梓云磬編磬也以玉爲之夫磬有石有玉玉磬球也書云鳴球又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大球小球是也若編磬則編小磬十有二以應十二律或以石爲之不必玉也編磬又謂之頌磬儀禮云頌磬西面笙磬東面...

須彈而絃是也孔子學琴於師襄亦旨與聲發於衷
也耶

瑟

元按世本云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路
史云朱襄氏使士達作五絃之瑟名爲來陰又云伏
羲絃絲爲二十六絃之瑟通曆云伏羲瑟二十五絃
漢郊祀志云伏羲造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
自勝因破爲二十五絃補史記云神農作五絃之瑟
樂書云黃帝之瑟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五絃爾雅謂
樂音不過十五故五絃十五絃爲小瑟二十五絃爲

中瑟五十絃爲大瑟然又以爲二十六絃者爲陰陽
數也爾雅云大瑟謂之灑有者以瑟相和未常偏用
書云琴瑟以詠詩云鼓瑟鼓琴琴瑟在御明堂位云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然孔子瑟孺
悲惟鼓瑟亦由與瑟之在聖門亦惟鼓瑟而未嘗鼓
琴者何也歌琴瑟惟王者備焉詩云並坐鼓瑟又
云何不日鼓瑟耳用瑟也

鄭聲

朱子曰鄭聲鄭國之音

元按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
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
不可止也此其所以當放也大鄭衛之聲皆淫而孔
子獨以鄭聲淫者舉其甚者也衛詩自淇澳至
木瓜凡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自緇衣至
溱洧凡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
男悅女之詞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
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此鄭聲之淫所
以甚於衛也

論語類考卷之十三終

兵法考　凡十

應城陳士元著

三軍

朱子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元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又有小司徒之職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丘葉氏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鄉制也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此制一定則士不待選將不改設有事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集之擾無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所以足兵也愚竊謂不然比閭族黨州鄉乃田里不易之制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則於征役之時以其在調發之兵而編定之耳蓋當其無事兵藏於農及其有事自依司馬法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於司馬而民力始寬其七十五人非盡調發爲兵也又按司馬法通十爲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二千人之中調發三十人而已是籍於司馬者一成之中百二十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兵一分之強以起軍旅而民力愈寬安得謂伍兩卒旅軍師即依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哉況軍旅之起有大司馬將之以行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發兵時始置安得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

大夫皆師兵以行而將不改置士不待選哉彼徒見軍制與鄉制之數相合而謂以軍出於鄉然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有比閭族黨州鄉遂有鄰里酇鄙縣遂也在鄉者無一家非兵而在遂者獨無兵何其厚遠薄近如此哉天子六軍姑勿論且以大國三軍言之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爲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乘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三師七百五十人出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出車五百乘而大國千乘

共計六軍乃總三鄕三遂之全數非交互調發止取其半故曰三軍耳豈謂三軍皆三鄕之民而無三遂之民哉尚書費誓公曾人三郊三遂孔穎達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也又坊記疏云凡出軍之法鄕爲正遂爲副左傳疏云古者用兵先取之鄕鄕不足取之遂遂不足取之公邑采地然則軍制兼出鄕遂而不專於鄕也明矣魯頌閟宮篇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鄭玄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管子小匡篇云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一軍三軍故士三萬

人則其數又與魯頌合或者乃以一軍萬人爲古法而周禮一軍之數多二千五百人爲妄加之數此又執一之見也

師旅　軍旅

朱子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元按易彖云師衆也爾雅云師旅衆也凡詩書言師與旅註多以衆爲訓古人稱兵或云師旅或云軍旅皆世俗之常語然[illegible]云班師振旅此即師旅之謂周制旅積而爲師師積而爲軍而小宰大司徒小司徒鄕師封人[illegible]人縣師保氏遂師稍人縣人與瑞小史太史與路司右旅賁氏大僕御僕校人象胥皆有軍旅之文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學又曰王孫賈治軍旅子路曰加之以師旅蓋軍旅師旅之稱皆常語也

帥

邢昺氏曰帥謂將也

元按周制統軍曰將統師統旅曰帥統卒曰長統兩曰司馬統伍亦曰長是帥者統師與旅者耳謂之三軍則爲軍將者三人爲師帥者十五人爲旅帥者七十五人爲卒長者三百七十五人爲兩司馬者一千

五百人爲伍長者七千五百人今曰三軍可奪帥則又以統乎三軍者言之是帥之爲言通乎上下之稱也管仲軍令云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鄕故二千人爲旅鄕良人帥之五鄕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鄕之帥帥之是帥也者主也可以上下稱者也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穎達疏云長與帥其義同大周禮五人二十五人皆稱長牧誓千百人亦稱長是三軍可以稱帥亦可以稱長也

陳

朱子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

元按傳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春秋之時列國相攻非復成周之舊制矣蘇軾氏謂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變而不可敗管仲變其制以萬人爲軍三軍三萬人如貫繩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故可以取勝愚因是考之變周制者不獨齊有內政而已秦楚晉鄭魯衛皆有兵制秦作陷陣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

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每陣各千九十四人又有獨比參伍列火隊官曲部校裨軍之稱此秦制也楚武王作荊尸以伐隨又授師孑以在陣法其後又有左孟右孟兩廣之陣至莊王又以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游闕爲游兵而陳之左右分爲二拒此楚制也晉獻公作州兵文公作上中下之三軍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遣守四千又置三行又更爲上下新軍此晉制也鄭則有魚麗鵝鸛之陣著於左氏春秋傳此鄭制也魯成公作丘甲每甸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三桓改作三軍季氏專將一軍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此魯制也衛有王孫賈治軍旅其制雖不經見而陳法必與列國異故靈公問陳而孔子以爲未學者欲其先禮後兵耳孔子嘗曰我戰則克而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費人之亂以兵伐費人孔子豈真未學者哉

兵車

朱子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金履祥氏曰齊桓亦不無兵車之會而語云不以兵

車蓋雖有兵車而未嘗用之大戰也故國語云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朔安國云自伐山戎以前二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未嘗興大衆出征伐也

元按韻書兵戎器也兵車謂以車載戎器以戰也司馬法所謂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已傳云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此五霸所以惟桓文爲盛與

干戈

孔安國氏曰干楯也戈戟也

元按干戈皆兵器干一名楯一名櫓即今旁牌之古
云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方言云
飾干之試註云干則楯也楯上施紛而後可持
云敵乃干註云敵蔽也楯之紛也紛如綬而小繫於
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又干之爲言扞也故釋言云比
爾干註云並以扞敵左傳成公二年齊侯抽戈楯以
冒之是也戈似戟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
頒之註云戈今時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
頸考工記云冶氏爲戈戟戈則兩刃廣二寸內倍之
胡三之援四之戟則三刃廣寸有半內三之胡四之

援五之又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戟柲一丈
六尺詩云修我戈矛又云偕我矛戟是戈與戟不同
而鄭玄以戈爲句孑戟者蓋以漢制言耳漢時戈有
旁出者爲句孑亦名胡孑顧命云瞿之戈在東房又
云執戈上刃夾兩階戺而不言戟者豈非以戟長於
戈不可以施於東房階戺之間耶故知戈與戟形相
肖而長短大小不同朱子集註以戈爲戟未之考耳
若謂戈爲短戟可也

九合 一匡

邢昺氏曰九合者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
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
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
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
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
穀爲九也

朱子曰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元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
師曰周公太公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朱

子謂九作糾蓋據是之詞而糾合宗族之糾亦其
證也公穀皆不考乃直以爲九會諸侯乎數桓公之
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
裳之會餘則兵車之會然數傳之會十有五衣裳之
會十有一而兵車之會四豈有九合之數哉雖然云
九合者以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
貫穀之盟又非其盛者乃兵車之會則莊公十四年
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公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
年伐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
一匡天下者也夫以九合爲葵丘之會是矣而又以

一匡天下爲衣裳之會是孔子所謂九會一匡者有
二上曰聊若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正天下寡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對曰譬之衣然管仲
制裁之隰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擧而服之亦
臣之力也師曠侍琴笑之平公問焉對曰凡爲人臣
猶庖丁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隰朋煎熬之賓胥無
齊和之羹進之若君不食誰能強之是君之力也夫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之盛舉也而孔子以爲管
仲之力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而不及桓公者
何也蓋以桓公當佐天子恢王綱奉藩服而不當挾
天子以九合諸侯耳詩於衛風存木瓜所以美桓公
也而齊風則於桓公無述焉然則桓公本無佐周之
志而管仲器小不能引以大道其身沒而國亂也宜
哉

請討

朱子集註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黃震氏曰沐浴而朝告於衆人君臣之義其廢久矣以
先發後聞是以仲尼爲不是也
元按楊慎氏云孔子時已致仕家無權中且非任主
何所爲發若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又衆則通
逃主也擒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以而先發
後聞謬矣此在論語乃第一礙而不通即有疑者亦
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隱公四年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論語此章而繼
之曰然則鄭有弑逆諸侯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
蓋指宋陳之國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
朱子集註引之增仲尼此舉四字殊非胡氏之本意
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奔殿

馬融氏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
金履祥氏曰殿即兵家所謂斷後也
元按司馬法謀帥篇云大前而啓後乘車之殿停車屬
馬註云大殿即大殿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註云先驅前鋒軍名大殿後軍名王孫揮爲前鋒帥
穀榮爲御夏之御寇爲大殿後軍帥商子游爲御故
曰殿在軍後也哀公十一年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
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樊
遲[illegible]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illegible]孟之反

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然則孟之反
爲殿者爲右師之殿耳是時樊須羽淑俱往右師而
以奔其左師有冉求爲帥管周父爲御樊遲爲右若
發務之甲若八十而不與右師同奔者皆冉求以武
城三百人爲己徒卒皆其所自選而季氏親兵之甲
士七千人皆其精兵也耶

論語類考卷之十四終

論語類考卷之十五　歸雲別集四十八

應城陳士元著

宮室考

宗廟

陳祥道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
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
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
至周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
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
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

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
朱子曰上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
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廟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
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二昭
一穆[illegible]百世不遷昭[illegible]穆爲四親廟高祖以
上親盡則毀諸侯則無[illegible]宗大夫無[illegible]次
與大[illegible]其班[illegible]所謂附於祖父
者也

季大氏曰禮緯云夏四廟殷五廟周七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此說

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以

逵云夏無太祖宗禹惟五廟殷祖契而宗湯則六廟

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文武二祧當何謂之

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是也或以文武二世室亦禮

家之附會耳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春秋武公煬公桓公僖公皆稱宮魯公

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

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未遷之前雖其世在太

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

爲此以同堂異室爲義故不曰某宮某廟而曰世室

屋也禮家以爲祧主藏於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若

藏於夾室則必有不及祧主之時其說號筆磬之辭

豈不徵於一室之外何以安遠祖之靈周禮有先

公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

元按宗尊也對本之廟故曰宗廟考工記云夏后氏

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

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

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

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

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註云世室者

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三代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同制也夫周之明堂有五室孝

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明堂亦爲宗廟矣有

明堂必有太室書云王入太室祼註云太室清廟也

則明堂亦爲清廟矣又月令以五室皆爲太廟則太

室亦爲太廟矣古人建國右社五廟乃在雉門之左

而明堂則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

即寢廟也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註云五寢之廟蓋

明堂有五室故有五寢則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禮而見

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爲寢廟也朱子云一世各

爲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面有

牆宋氏云廟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朝後寢也

廟藏木主寢藏衣冠乃出寢於廟故寢上更

爾雅後世因之人宗廟無寢蓋始於秦也爾雅云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

唐堂塗謂之陳宮中衖謂之壼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

謂之閨小閨謂之閤東西廂者夾室前堂也

寢前廟後寢有□□□□有□□或謂閤門在廟門

外然說文以閤爲門旁戶豈得在廟門外哉朱子謂堂下之壁閣門在焉婦人入廟由闈門闈門如今東西掖在旁壁夫闈門既爲婦人所由則當在廟屋之後而男子所由爲閤門當在廟屋之前矣孫毓氏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各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門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閤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夫謂東行至太祖廟者自外門入折而東也蓋以路寢門爲

內門又謂之中門則天子諸侯之雉門也其外門則皐門也入外門而曲折以入於廟門則大門在雉門之外而爲皐門可知矣是公彥之說與孫毓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者不同既云太廟西有三閤門則東亦以此爲定規而無所容世室矣然則世室豈必居於太祖左右而列於昭穆之上哉

太廟

朱子曰太廟魯周公廟

元按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氏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魯之太廟所以爲周公廟也春秋成公三年新宮災六年立武宮定公元年立煬宮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又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諸侯蓋不止於五廟矣又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夫太廟爲周公廟禘文王于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土藏于世室以世室僅可藏主其制不廢不可以周公就文王故遷文王主祔于周公廟也文王衆就其廟則周公元妃安得不退避後寢

乎昔人有父子退避之說蓋以此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明年春刻桓宮桷皆非禮也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僭古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孔子之每事問也豈無意哉

明廷

朱子曰朝近政事之所出
元按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三曰內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也杜佑云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右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兩觀之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

朝東有九卿之室燕朝即路寢之朝太僕掌之陳祥道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此言天子之朝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又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庭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

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illegible]諸侯惟有皐應路三門而已明堂位[illegible]公之宮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illegible]名也[illegible]與皐門應門矣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illegible]不入庫門庫門在雉門外矣郊特牲云繹于庫門內[illegible]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也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明矣又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注云神事謂祭祀也民事謂[illegible]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朝[illegible]蓋在外朝也

公門

元按諸侯[illegible]門[illegible]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illegible]入朝[illegible]門也曲禮云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illegible]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illegible]公門[illegible]入也又少儀云[illegible]門[illegible]儀禮[illegible]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illegible]二徹[illegible]八尺參[illegible]八二尺[illegible]之門[illegible]則有[illegible]門或[illegible]侯國[illegible]

中門

朱子曰中門中於門謂當棖闑之間[illegible]出入之處

元按爾雅[illegible]門兩旁木爲門有二扉

其兩旁有長木謂之棖又名楔門之中有一短木謂

之闑又名橛左右扉各有[illegible]左扉之中在闑東棖西

右扉[illegible]中在闑西[illegible]左右以內視外而言也然

門以向堂爲[illegible]自外視內也大抵左扉是主出入

之道右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掩左扉惟以右扉

出入故玉藻云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謂右扉之中也

又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是皆

言賓客之事也又鄉禮與大射禮[illegible]云卿大夫皆入

門右曲禮云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此所謂右自

外而視之者也疏[illegible]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

則由闑西由闑東者是臣禮[illegible]之法由闑西者是聘

賓入門之法論語所記立不中門者左扉之中也中

者君出入之道臣入不敢由此必近闑東豈敢中門

而立乎

履閾

朱子曰閾門限也謂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

閾

元按爾雅云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illegible]

云[illegible]傳[illegible]皆以閾爲門限[illegible]門下橫木爲內外之

限也俗謂之地栿

過位

朱子曰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元按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

疏云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

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

牖之間鄭玄註云依如今綈素屏風有繡斧謂之黼是也

依[illegible]爾雅[illegible]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

宁[illegible]禮[illegible]外[illegible]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

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illegible]立之處天子當在門

外屏[illegible]在屏外門內此所不同耳朱子謂人

君宁立[illegible]禮[illegible]臣

始有[illegible]制[illegible]用秦制也古者朝

會[illegible]立公[illegible]一旦

[illegible]不[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者[illegible]朝

[illegible]大夫士之朝[illegible]各列於

門外之東□□孔□入門之□□近門外之間以旅
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序位也

蕭墻 樹塞

朱子曰蕭墻屏也又曰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
門以蔽內外也

元按邢昺氏云蕭之為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
而加肅焉是以謂之蕭墻金履祥氏云謂之蕭墻者
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疎可以通望內外如漢罘罳
之類夫既曰蔽內外而又曰蕭疎通望則非墻屏之制
矣蓋因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註云疏刻也屏

樹也刻為雲氣蟲獸如今桴思也桴思一作罘罳故
金氏以屏為罘罳耳然漢之桴思乃闕下小樓雖蕭
疎通望而非蔽內外之屏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
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為之高八
尺足高二尺漆赤中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
外諸侯設於門內大夫士設於府中爾雅云屏謂之
樹註云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又郊特牲云臺
門而旅樹註云旅道也樹所以蔽行道也左傳季
氏有蕭墻之憂管仲有樹塞皆以大夫僭行諸侯之
制者也

宮墻

朱子曰古人宮外有墻如今人廟室

元按釋名云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爾雅
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註云同實而兩名也古者宮
室上下通稱莊子云□帝□□□□士云死有□室
之間帝王世紀云堯見舜於二宮而妻以二女則謂之
二室又曰宮室之美又曰取其宮中則宮室可以通
稱至秦漢以後始以宮為□□□所居之稱耳釋名云
墻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左傳云行墻以蔽其□是也夫
有宮則有墻及有之墻士庶人之墻也窺見室家之

好室家亦謂之宮禮記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是也數仞之墻天子諸侯之墻也不見宗廟之美宗
廟亦謂之宮詩云公侯之宮春秋桓宮僖宮是也故
子貢以室家之墻與宗廟之墻總謂之宮墻云

阼階

朱子曰阼階東階也

元按說文云階陛也謂級以升也者□□云賓客
氏九階註云南面三西面各二故為九階□□□□
升階三尺更制□□於□□有九級□□□□□
面□□九階□□有□□□□□□□□□□東

西序以上地皆尊右故名爲阼階東方主也主人居之故在東爲阼階阼階主人之所也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自立於阼以賓遇其群臣所以下之也曲禮云踐阼臨祭祀註云天子踐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以爲兩道元然自尊而有中階矣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夫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蓋明堂位乃秦漢人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恐驚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而朱子不言廟者豈謂孔

子立於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也耶

堂室

朱子曰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

元按說文室實也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實滿其中也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蓋古人前堂後室以陰而抱陽堂向明以中爲尊室則以右爲尊室南爲堂堂之中爲兩楹之間室則左右爲房而室居中左右則以牖達顯明不間隔者也

奧

元按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邢昺氏云凡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竈

朱子曰竈者五祀之一

元按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月令云孟夏之月

其祀竈又云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莊子云仲[illegible]老婦[illegible]而聽之何哉杳氏云是賓位也古者穴地爲竈故掘地可爲其竈今人稱竈東廚尚存其古[illegible]李少君以祠竈術見武帝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自漢以來始有竈神之稱淮南子云炎帝死爲竈神路史云蘇伯死爲竈神東觀漢記云陰氏臘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抱朴子內篇云竈神每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案史云彭[illegible]圖[illegible]有[illegible]見一人[illegible]王者服曰我竈君也[illegible]又[illegible]行書

此靈神妙之繁蓋人心微而難寄如此仲尼不語
神怪非此類也哉

牖

朱子曰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
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

元按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
瑟東首於北牖下孔穎達氏云病者恒在北牖下若
君來視則暫移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金
履祥氏云北牖之牖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古
人室北墉上起柱爲隔壁閒西北角有小闔名府

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夫牖墉不同墉墻也牖窻
也甚矣說物墳墉謂墻也易云納約自牖謂通明之
窻也

長府

鄭玄氏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

元按周禮天官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職大府爲
王治藏之長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內府掌良貨賄
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府猶聚也泉貨財所
聚也魯國聚財之處名爲長府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公居於長府以伐季平子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
徒以救陷西北隅以入則長府蓋在宮內其亦魯之
內府也乎

廐

邢昺氏曰廐焚謂孔子家廐被火也

許謙氏曰廐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
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廐一廐二百一十六馬廐
即閑也牧馬之人謂之圉而馬有良駑良馬則匹一
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皁有趣馬繫有
馭夫廐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
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五良一駑駑馬三良馬

之數諸侯六閑二良三駑此言爲邦國之廐良馬三
閑六百四十八馬掌圉牧者總一千二百七十二人
駑馬三閑馬與人數亦如之故廐焚夫子問人而不
問馬

元按家語雜記皆載此事而家語乃云國廐焚子氏
拜之以爲邦國之廐夫既爲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
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邢氏以爲孔子家廐者因其
退朝而知之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
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家廐被焚也是廐乃孔子之
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

節棁

包咸氏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

朱子曰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

元按爾雅云宋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閞謂之槉栭謂之楶註云棁侏儒柱也閞柱上欂也亦名枅又名楮楶即櫨也疏云宋廇柱也其梁上短柱名棁一名侏儒柱以其短小也閞者柱上木名又謂之槉又名欂又名枅柱上方木是也又名楮是一物而五名也栭一名楶又名節即櫨也謂斗栱也據此則節爲

櫨而非欂矣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註云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又禮器云管仲山節藻棁註云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疏云欂櫨亦名節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據此則節之名總爲欂櫨矣又邢氏以栭上爲木穩謂之欂櫨即今之枓木則節與欂櫨異矣蓋古今宮室之制有古稱謂不同如此尚書益稷篇云山龍華蟲又云藻火粉米疏云山取其靜鎮且能興雲雨藻取其有文此古人服制之法象也不以山藻爲宮室之象者蓋亦取此義與

居蔡

朱子曰居猶藏也

元按周禮龜人云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鄭玄云六龜各異室也孔疏註云龜有六室六龜各入于其室然古者藏龜之室惟天子諸侯得爲之臧孫以大夫而僭焉且有山節藻棁之奢以諂于鬼神故孔子以爲不智

市朝

朱子曰肆陳尸也

吳仲迂氏曰市朝不過通言之左傳云晉殺三郤尸

諸朝殺妾于尸諸市戮者在市也

應劭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元按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面朝後市市朝一夫註云上宮所居而猶同也一夫謂各方百步之地也又秋官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糾戒聽其獄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鄭玄註肆猶申也陳也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引論語肆諸市朝爲陳尸之證又掌囚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又掌戮刑盜于市盜刑於市者則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者也凡罪當死不在八議而後可以
戮於市公伯寮愬子路之罪援之周制未知今至死
否而子服景伯力能肆諸市朝則魯之士師不受中
協日者多矣宜乎柳下惠直道而三黜也

論語類考卷之十五終

飲食考

應城陳士元著

醢

李巡曰醢肉醬也

元按周禮有醢人掌五齊七菹註云齊菹須醯而成集韻云醯酸也釋名云醯苦酒也六經無醋字讀漢書始見

醬

馬融氏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朱子曰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元按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說文云醬醢也集韻云醬醢也周禮膳夫云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注云醬謂醯醢也今人則以醯爲醋不謂醬爲醯矣風俗通云雷不作醬世謂聞雷令人腹內雷鳴王充論衡云作豆醬惡聞雷欲人急作不欲積久也太平御覽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怛耳是又以醢謂醬也

祭肉

元按祭肉謂之胙左傳云宰孔賜齊侯胙史記云天子賜楚成王胙是也胙亦謂之福説文云胙祭福肉也穀梁云胙致福肉也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致福謂進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於公而國語則謂致福於公是福即胙也祭於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胙也朋友且拜則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脤熟曰膰孟子云膰肉不至謂熟胙也

腥

朱子曰腥生肉

元按生肉有腥氣故謂之腥少儀云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註云殺腥氣也周禮庖人秋行犢麛膳膏腥註云膏腥雞膏也此特論因時煎和之法然凡肉之生者皆謂之腥〻獨牛羊雞魚而已又飲食之穢者亦皆謂之腥書云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是也又郭璞註爾雅云飯中有腥謂有生米也

膾

朱子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元按朱子之言出少儀鄭玄註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也孔穎達郊特牲疏云先藿而大薄切之然後報切之金履祥云報切之者再細切也詩云炰鼈膾鯉內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言不得兼用也

魚餒

朱子曰魚爛曰餒

元按爾雅魚謂之餒郭璞云餒肉爛也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亡公羊傳云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云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

肉敗

朱子曰肉腐曰敗

元按爾雅云肉謂之敗郭璞云敗臭壞也説文云敗毁也集韻云敗破也故兵陣外破者曰敗肉謂之壞者腐自外入也

肉味

元按説文云味滋味也味有五酸鹹甘苦辛周禮瘍醫云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是也

市脯

元按禮記云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鄭玄註云

脯析乾肉也東方朔云乾肉爲脯周禮腊人掌乾肉
凡脯腊之事註云薄析曰脯夫脯爲薄析之乾肉則
朱子釋束脩以爲脯者非也

沽酒

元按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
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月
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絜水泉
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酒經云空桑穢飯醞以稷
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𩞄甜醹九投澄清百

品酒之終也沽酒集註以沽爲買[illegible]鄭玄註酒正職
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穎達疏云功沽
謂善惡是酒之善者爲功惡者爲沽也或曰沽以久
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
是再宿之酒耳

食精

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

元按谷秋運斗樞云粟五變而爲飯可食呂氏春秋
云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
秬闕律九章云粟飯九十糲飯七十粺飯五十糳飯

四十八御飯四十二屬上品亦云精折米十取七八朱
子謂精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
糳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

薑食

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元按內則云楂梨薑桂又云祀桂與薑以洒諸上是
薑爲庶羞之所必用者孔安國云齋禁葷物薑辛而
不臭故不去大雖齋亦不去則常食之有薑可知史
繩祖學齋佔畢云王安石聞不撤薑食之義於劉貢
甫貢甫著卽時對曰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智者過

於道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此意
蓋譏介甫之鑿於性學也宋人詠薑詩曰薑云能損
心此謗誰與哲明通神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
草載薑多食去氣一說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
者非也古人格物之學一草一木無不精到如此

蔬食

朱子曰疏食麤飯也

元按集註與云疏粗也故朱子以疏食爲粗飯禮器云
孫叔敖糲飯菜羹晏子春秋云晏子相齊食
脫粟飯是也又孔安國云疏食菜食也疏蔬古字通

用伯恭孟云疏食乃麄米以爲食不但無肉耳東觀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少孝夫婦皆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禮夫婦禮貴亦不肯食遂共蔬食是蔬食者非穀食矣論孟蔬食之云蓋如此

菜羹

元按爾雅云肉謂之羹郭璞云肉臛也邢昺云肉臛者儀禮所謂膷臐膮是也廣雅云羹謂之湆詩云毛炰胾羹左傳云潁谷封人食舍肉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戰國策云羊羹不徧是古人以肉爲羹矣也羹食自諸侯至庶人無等今云菜羹者以菜爲羹如肉則所謂菜羹晉史所謂蓴羹也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藜羹不糝蓋藜爲羹以米汁糝之不糝者未成羹也史記云堯有天下粢糲之食藜藿之羹是也

饋

元按爾雅云饋餉也凡以物遺人謂之饋如饋羹饋車馬是也進食亦謂之饋周禮内饔[illegible]有羞以俟饋禮記云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是也又府刻亦謂之饋易云在中饋是也餽孔子豚魯論語餽作饋

盥饌

朱子曰饌飲食之也

元按禮記以酒食饌先生者常禮也主人以盥饌供賓者隆禮也凡主人侍食於長者則親饌之饋飪有盛饌則親饋可知曲禮云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註云饋進饌也孔子見盛饌必變色而作朱子以爲敬主人之禮者謂其親饋耳

亞飯 三飯 四飯

朱子曰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元按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馮奇之云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朱子云諸侯三飯故魯之樂師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愚謂不然亞次也亞飯之後有三飯四飯則亞飯之前必有初飯矣使魯止於三飯則於禮樂未甚僭也樂師又何以他適乎蓋古者天子一日四飯魯用天子禮樂亦一日四飯所謂干繚缺者乃各飯時作樂侑食之官不言初飯者或士初飯之官不他適耳

變食

朱子曰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元按不飲酒不茹葷之說出莊子葷者辛臭[illegible]

且不如以從俗可知此孔子從衆之意也若因於致
釋氏齋素之不經也釋氏以三九九月為三長月故
奉佛者不飲酒不茹葷其說云天帝以大寶鏡輪照
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州故當食素以徼福
宮司過之類月俗又謂之惡月士大夫私宮者輙避
之或又謂唐時藩鎮涖事必大享軍將殺牛羊甚衆故
故不欲以其月涖任使官制不備也以其月後遂云禁
帝紀石不用九月為忌也 范鎮東齋記云高詳定郊祀其
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 又稱或稱五月不可入官犯
之終於其位又宋業曰王者 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

於其位乎然則正五九之忌月相承已久竟不能其
義何所取乎起何時

車乘考 目六

殷輅

馬融氏曰殷車曰大輅

朱子曰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
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
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以
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元按路輅古字通用也天子路所入也尊者之所在以
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是也註左傳
者謂車行之道路故以路名之謬矣若然則門寢之
制豈亦行於道路乎通典云有虞氏因車而制鸞
車而制鉤車殷因鉤車而制大路周因殷路而制五
路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
有再就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三曰象路朱樊纓七
就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又
王后亦有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
彫面鷖總翟車貝面組總輦車組輓而孔子所謂殷
輅蓋即周之木路也革路鞔而漆之木路漆而不鞔錫在

頷鉤在頷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樊纓以組為之
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為就錫也鉤也朱也龍勒也玉
金象革四路皆有之木路則質而已尚書顧命云大
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
在右塾之前註云大路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象
輅也次輅革輅木輅也蓋周以玉輅為大輅而殷之
大輅則木而已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以
大路為木路而杜預則以大路為玉路蓋不知玉路
乃周之大路而非殷之大路也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
註云大路木路漢祭天乘殷之路謂之桑根車是也

禮書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註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無彫飾乘以祭天明之大路殷有二路先路次路大路也然諸侯有先路次路亦有大路樂記云大路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亦云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隨以後路註云後路次路也蓋周之天子大路乃玉路而諸侯之大路則金路非殷之木路也左傳鄭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又僖公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定公四年祝鮀言先王

分魯衛晉以大路襄公十九年王賜鄭子僑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預謂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也

輗 軏 衡

包咸氏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又曰衡軛也

朱子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元按易云服牛乘馬是古者加兩車或以牛或以馬也大車之轅直小車之轅曲轅者鉤衡木也軏端橫木端倚前也轅前橫木謂衡也衡亦謂之軛詩箋云車前曲木上鉤衡者謂之軥軥即轅也轅前有軛謂曲木以駕牛馬而聯於橫木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按周禮註則田車木路兵車革路乘車金路玉路象路然巾車所掌之服車有五皆可謂之乘車也吳伯章云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與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衡下缺去七寸以扼馬領使不得出謂之軛其軛之平處謂之衡衡與軛一木也轅所以鉤而就之耳

式 立

邢昺氏曰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元按式與軾同古者乘車皆立惟老人與婦人坐乘耳然馬驟車馳有難於立故於車上橫安一木五尺五寸謂之軓使乘車者依之以立焉或遇有所敬則當鞠躬故又橫一木高三尺三寸在軓下謂之式有敬則俯躬而憑之又於式上橫一木二尺二寸謂之較詩云倚重較兮是也考工記云輿人為車參分其

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又云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又云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註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其田車乘車皆與兵車之式同而曲禮則云兵車不式註云尚威武不崇敬也蓋兵車戰車撫其式乎抑車式尚存而武人無所用式乎

執綏

邢昺氏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

元按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又

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綏二副而升也并轡長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少儀云以散綏升執轡註云散綏副綏也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註云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也又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此所謂綏即孔子升車所執之綏也然綏之取義不一明堂位云綏謂大麾旂又詩云福履綏之箋云綏安所謂綏之斯來之盤義左傳文公十二年秦晉戰交綏註云未而爭兩退曰綏司馬法所謂將軍死綏是也曲禮云武車綏旌註云綏謂垂舒之也曲禮又云大夫則綏之註云綏下也此所謂綏皆與升車之綏不同

車中

包咸氏曰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

元按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

尾顧不過轂註云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蓋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四寸徑一圍三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是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包邢謂前視不過衡軛與曲禮異矣不內顧者即禮所謂顧不過轂也轂居輪之中輪有三十輻周圍輳之外累以革內置鐵輨而軸橫其中謂之轂孔穎達云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是也不疾言不親指者即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車中不內顧古論語作車中內顧

執輿

朱子曰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子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元按爾雅轡首謂之革郭璞云轡靶勒也又李林云靶轡革也是轡首即革耳古者乘車駕四馬凡八轡詩云執轡如組孔安國氏云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驅於彼朱子云轡今之韁也執轡乃僕御之事子適衛冉有僕故知此本子路御而執轡孔子代之也執轡而長沮曰執輿與夕疾徐在轡之操縱執者攸論在手之義執輿即執轡上輿以待子路之問津也

論語類考卷之十六終

論語類考卷之十七

雁城陳士元著

冠服考第一　凡九

周冕

邢昺氏曰冕者冠之別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制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乃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圜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

之袞冕九斿九玉侯伯七斿七玉子男五斿五玉孤三斿三玉大夫二斿二玉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名冕爲欲其位彌高而志彌下也

朱子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元按周禮司服云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群祭小祀則玄冕註云袞卷龍衣也其

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俾衣也其衣四章裳三章毳冕罽衣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希冕刺粉米無畫也其衣無文惟刺黻而已又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註云繅雜文之名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illegible]前後玉藻所謂前後邃延是也袞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一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一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者繅斿如其命數也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又禮記云天子爲藉冕而朱紘諸侯爲藉冕而青紘謂之紘者以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爲之飾陳祥道所謂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是也又書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之十二章故通典云虞備十二章夏殷

相襲不變而鄭玄註周禮以服惟有九章其三辰則登於旗何其說之異也大抵冕服衣裳至周而儀章甘著九章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物之備者乎果有辨也豈虞備十二章而周乃惟有九章乎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以別上下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而鄭玄則謂日月星辰之章乃魯禮也豈周制止九章而魯反有十二章乎鄭註之難據如此

黻冕

邢昺氏曰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

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韍之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韍故稱芾韍冕左傳云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蓋韍制與韠同而冕制有尊卑耳周禮五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則晉侯以韍冕命士會者當是希冕也

朱芾曰韍韍膝也以芾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

元按韍與韠制同而名異禮記作韍易作紱詩作芾記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蓋韠之色因乎裳而記謂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皆祭服之韠也君祭以冕服冕服朱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以朝服緇衣素裳故素韠士祭以玄端玄端則雜裳可也故爵韋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縕韍所謂一命縕韍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韍所謂再命三命赤韍是也韠之爲物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則曰韠以色則曰縕以縕之質則曰韎韐蓋古人稱茅蒐爲茅蒐讀茅蒐之音爲韎韐縕乃茅所染故稱韎韐也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

於芾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非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以朱而諸侯朝王則亦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芾與紱同易之朱紱方來困於赤紱是也左氏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韎以韎韐蓋兵事服韋弁韋弁纁裳故貴者以朱韍卑者以韎韐也左傳云袞冕黻珽疏云韍韠同制也[illegible]書云韍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玄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惟天子備焉然則邢昺所謂尊卑韍制相同誤矣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先言黻者黻之制在冕之先也詩云常服黼冔註云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言黼冕也禹之黻冕雖無所考見然曰致美則比唐虞之禮有加但不如周冕之文盛耳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是收者禹之弁名而毋追乃禹之冠名也

麻冕

朱子曰麻冕緇布冠也以三十升布爲之

許謙氏曰冕冠總名冕名五袞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五冕有九等其一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共九等天子用十二旒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冕弁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集註以冕爲緇布冠亦總名也

元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

亞於冕所謂周弁殷哻夏收是也冠亞於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於士皆可服焉夏殷之祭用弁蓋未嘗以弁亞於冕也而周制始以冕弁定尊卑之分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是冕與冠異也而集註以冕爲緇布冠者何也邢昺云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胡氏義云冕冠上板也緇布染布爲赤黑色故謂冕爲緇布冠麻冕緇麻爲布以爲冕記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蓋古人不輕於精絲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表尊卑以縷數爲差等八十縷爲一升升者登也登者成也喪服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冠冕尤貴故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之漢食貨志云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古尺一幅闊二尺二寸如常衣用十五升布已爲今之極細細古尺短於今尺若用三十升則又加一千二百縷則一幅當不止二尺二寸矣蓋以周尺之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則今尺之一寸計縷幾二百是一寸當爲百縷此所以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絲謂之純者絲也始繰者與未染故曰純也中古吉服雖

用絲然猶以布爲貴故祭冕皆用布唐虞之士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冕也自孔子時或有以絲爲冕者其用功省約而可從故孔子服周之冕而從其時俗之辨而純冕從衆者取其儉不廢禮也

吾從衆

朱子曰冕冠也冕亡服之下服冕而本當貴者之盛服也

元按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

其次則受遺奉而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
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
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
通典云上古衣毛後世以麻易之先制其衣後制其
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黃觀
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爲文章以表貴賤而天
下理此衣裳之始也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其當朝祭之會而未爲魯大夫之時乎魯論語
冕作弁鄭玄註云魯讀弁爲絻

玄冠

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

元按雜記云委武玄縞而後蕤註云玄玄冠也凡禮
家稱玄端者玄謂玄冠端謂朝服惟玉藻所謂天子
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乃指玄冕
而言其餘玄端皆謂玄冠朝服也特牲饋食禮云主
人冠玄冠又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註云玄冠委
貌也委貌周冠名周語云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是諸
侯亦服玄冠也玉藻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齊冠
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
冠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李白華謂羔裘朝服玄
冠祭服鷄謂古者冬裘夏葛冬之朝服先服羔裘必
用緇布衣裼揚衣之上始服玄端之衣與玄冠相配
君臣朝朝皆用之若祭用朝服則冬服亦當有羔裘
矣是羔裘亦可以爲祭服而玄冠亦可以爲朝服但
朝祭俱吉服故不以弔也周禮司服云凡弔事弁經
服註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經大如緦之經
其服錫縗緦縗疑縗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縗爲弔
服又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縗而喪服舊說
則以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非也素委貌乃庶人弔
服而士當用弁經疑縗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
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

也集註喪主素所謂素者如檀弓直以素言之素言
無文采也然弔祭之服其袂侈制與常服不同非謂
以白素爲弔服而已

章甫

朱子曰章甫禮冠

元按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註云道者常所服以行
道之冠蓋周曰委貌殷曰章甫夏曰毋追毋追一作
牟追亡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盃前高
廣後卑銳[illegible]四寸[illegible]四寸前[illegible]之委貌

蓋亦損益乎章甫之制章者明也甫者丈夫之稱言
冠所以表明丈夫也故公西赤服之而爲相於周人
而用殷冠也輔廣云章甫緇布冠也與毋追委貌和
比皆以漆布爲之是三代之冠不甚相遠也孔子殷
人也居宋章甫者其亦思殷道也夫

端

邢昺氏曰鄭玄云端玄端諸侯日視朝之服蓋其衣
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王制云周人玄服而養老
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云玄衣
即此云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即是朝服此朝服素裳

皆得謂之玄端故鄭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
玄爲裳中士以黄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
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朝服也
元按周禮司服言諸侯孤卿大夫士之服而繼之以
齊服有玄端素端則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
鄭玄云端者取其正也蓋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
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
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然謂之
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鄉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
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袂侈以半而益一亦非

端也故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也祭及餘衣之袪
侈則玄端之袂必端詳譙氏云端衣名也布幅二尺
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屬幅謂
袖接一幅也蓋齊端正故謂之端是也古者端衣或
配以冕或配以冠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
之外大戴記云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云魏文侯
端冕而聽古樂荀卿云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配以
冕者也冠禮云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
玄端左傳云劉定公端委以治民又云晏平仲端委
以立於虎門晉語云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周語晉

侯端委以入武宮此配以冠者也夫周禮謂玄端爲
齊服然諸侯與士又以爲祭服玉藻云諸侯玄端以
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冠端玄是也大夫士又以爲
私朝之服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是也天子至士又
以爲燕服玉藻云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云子事
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是也卿大夫士又以爲朝服其
視齊祭之玄端特易其裳耳凡爲擯相者皆服朝服
聘禮云使者朝服帥衆介是也故公西赤云端章甫
願爲小相而陳祥道乃云齊祭之服尚玄若朝服則
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其說實無據儀禮

云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云主人朝服既冠服玄端雜記云公襲朝服一玄端一皆以朝服與玄端並言故謂玄端非朝服也蓋不知齊祭之玄端上衣下裳俱用玄非齊祭則其玄端乃衣玄而裳不必玄也朝服之衣用玄端而尊卑以裳別豈可謂玄端非朝服而不可以攝稱也哉

朝服

孔安國氏曰朝服皮弁服

元按孔氏以朝服為皮弁服者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鄭註云此臣與君視朔之服也故孔氏以皮弁為吉月之朝服然鄭註又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也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又素衣麑裘為視朔之服是冠與衣之色俱白矣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註云皮弁之衣用緇布而裳則積素以象皮弁耳此又與素衣麑裘不合也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註云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皆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皆二采此皮弁之制也記云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諸侯

與其臣皮弁以視朔以朝服以日視朝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祭統云君皮弁素積以巡牲又云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於蠶室又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然則皮弁之服豈但施於視朔而已哉蓋皮弁乃天子至士通用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從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周禮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袞冕似不如皮弁之用為多也孔子於吉月必朝服而朝者蓋致仕不忘其君而孔邢俱以朝服為皮弁服其誤以魯君不視朔乃服視朔之服以存禮也乎若夫因疾視疾加朝服拖紳者乃玄端常朝之服因鄉人儺而朝服立阼階者乃祭服耳蓋大夫祭以朝服孔以皮弁服祭服以存室神也

帷裳

王肅氏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也

朱子曰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元按釋名云帷圍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其餘服制如深衣之類必有殺縫故衆服之

制衰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輔廣云衰服取其方正故衰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兩旁爲襞積即今衣摺也陳傅良云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殺也者謂要殺於齊一半也

論語類考卷之十七　終

論語類考卷之十八　歸雲別集五十一

應城陳士元著

冠服考第二十七

紳帶

邢昺氏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

朱子曰紳大帶之垂者

陳祥道氏曰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註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交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雜猶飾也飾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儀禮士冠主人朝服緇帶冠者爵弁皮弁緇布冠皆緇帶則士帶練而飾以緇也十辟下二寸則所辟其下端二寸也再繚四寸則結處所約屈之四寸也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飾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

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
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
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
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
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
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縴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
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
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束
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韠
蓋亦長三尺五寸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

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
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爲裨以二寸爲士帶
廣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單而不合皆非經據之
論也
元按古人之帶二有革帶有大帶革帶以皮爲之用
以懸佩亦以繫韍在裳之上衣之內易云鞶帶內則
云男鞶革玉藻云革帶博二寸士喪禮云韐帶搢笏
左傳云鞶厲游纓楊子云綉其帨鞶是也既服革帶
然後於衣上加以大帶大帶以繒爲之圍於腰結於
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詩云垂帶

而厲毛萇杜預皆以厲爲帶之垂者是也玉藻子游
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註云紳謂紳帶
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爲三齊
也革帶與韠其用相因則革帶之色當與韠同而大
帶施於衣上其制合常服之制及君臣貴賤之等必
有不同也故公西赤之束帶立朝與孔子之朝服拖
紳皆朝服之帶而子張所書之紳非居士之錦帶則
弟子之縞帶耳

佩

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許謙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琚瑀珩璜
衝牙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
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
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
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
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是也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
小刀及礪石也小觿解小結大觿解大結狀如錐銳
以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日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
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玉藻又云孔子佩象

環五寸而綦組綬鹽鐵論云子思銀佩
元按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二也君子居喪則去佩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去喪則無所不佩詩云雜佩是也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然古制佩綬長短無所考見漢制貴者綬長三尺二寸卑者縌長三尺佩之縌曰縌所以貫玉也蓋與

紳相比矣豈古制亦若此與

紺緅飾

邢昺氏曰紺玄色緅淺絳色孔氏云一入曰緅按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俗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謂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今孔氏云一入曰緅未知何據又云緅者三年練服則以讀緅爲縓按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註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喪服也又云紺者齊服盛色者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齊服也皆不可爲領袖緣飾

朱子曰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許謙氏曰按諸書言染色一入曰縓再入曰赬三入曰纁四入曰朱五入曰緅六入曰玄玄即紺也七入曰緇經所謂不以紺緅飾者則齊用玄衣已明緅在朱玄之間則自赤漸變黑者但不知此色本爲何用而決非飾練之縓矣

元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

此三者皆以朱汁染之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夫爾雅與考工記皆不言四入六入之色然士冠禮有朱紘之文鄭註云朱則四入者是更以纁入赤汁而爲朱也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即黑色也纁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汁則爲緅所謂五入爲緅是也紺緅相類之色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故士冠禮註亦云玄六入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爲緇是七入而爲緇玄緇亦相類之色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然則紺蓋四

入之色而邢氏許氏以玄即緇似謬

褻衣

孔融氏曰今之被也

朱子曰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元按齊寢不以衾致[illegible]之寢衣其制或與衣相類但長半以覆足[illegible]不可行其為齊之寢衣而已豈可以為今之[illegible]

袗絺綌

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

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元按[illegible]君子偕老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註云[illegible]之展衣者當暑之服也以展衣[illegible]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飾也夫展衣者裏衣也[illegible]衣之上則絺衣之內也有中衣以表絺衣也綌乃絺之麤者而縐絺則葛之極細麤者然[illegible]縐絺綌在外也詩蒙縐絺絺在內也說文云袗玄服也若以絺綌爲玄服即當為表不宜別有褶衣以蒙之矣

緇衣羔裘

邢昺氏曰中衣外裘其色皆相稱緇衣羔裘謂朝服也

朱子曰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元按朱子謂衣以裼裘欲其相稱以單衣加裘上而見其美曰裼以今衣蒙之曰襲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裼以單衣故曰裘之裼也見美服之襲也充美不文飾不裼是也舊註以羔裘為朝服詩鄭風云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云羔裘豹祛註云君

純羔大夫以豹飾也夫鄭風唐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以羔裘以憂其君者其羔裘乃其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註云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也又周禮司裘云掌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其緇衣羔裘又為祭服矣

素衣麑裘

邢昺氏曰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

外國聘其亦素衣麑裘

朱子曰麑鹿子色白

元按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服麑裘但君之麑裘以麛為褎臣則不敢純如君用青豻褎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為裼若聘禮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用素衣為裼使臣則用絞衣為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玉藻註云絞蒼黃之色則非可以稱麛色矣孔子素衣麛裘蓋用以朝朔而非行聘也玉藻麑作麛而聘禮註引論語亦作麛裘按韻書麑與

麛俱訓鹿子其義固可相通與

黃衣狐裘

邢昺氏曰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

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言息民之祭用黃衣也

元按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郊特牲既云皮弁素服而祭蜡矣又云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是蜡祭之後始為息民之祭息民臘先祖五祀故謂之臘祭是黃衣乃臘祭之服也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祠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夫祈與臘不同然則皮弁素服而祭祈來於天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祭臘先祖五祀者

臘祭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周蜡於十二月即夏正建亥之月左傳杜注以十二月歲號遂謂蜡臘名奇曰虞不臘矣是臘與蜡同月也然蜡祭猶有所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鄭氏註月令臘先祖五祀乃云此周禮所謂蜡也故此論語者遂以黃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豈知蜡臘祭服不同哉自秦以建亥之月為臘而後世因之遂謂蜡為臘而不知先王息民之禮矣

褻裘

邢昺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也

元按許愼說文入聲糸部有紇字註引論語云紇衣長短右袂又五音篇海紇與褻義不同紇堅紇也褻私服也然紇褻同音皆思列切豈愼爲音同而誤書耶夫愼在東漢與馬融鄭玄輩不甚相先後而融玄註論語皆作褻裘不知愼何以獨作紇衣也

狐貉之厚

邢昺氏曰狐貉之厚以居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

朱子曰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元按豳風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毛萇傳引狐貉之厚以居爲證鄭玄註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夫書傳多言狐裘而未嘗言貉裘據豳人取狐狸爲公子裘取貉自爲裘豈非貉賤而狐貴乎說文云狐行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後大死則首丘

敝縕袍

朱子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

元按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玄註云纊縕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縕謂今纊及舊絮也以縕袍者乃以纊與舊絮爲之非枲著也枲[illegible]麻也[illegible]若者用枲粗細以爲[illegible]縕爲枲著是異於玉藻之縕袍矣豈因其與衣狐貉者立故云縕爲枲著以見其貧而不恥也說文云袍繭也註引論語云衣弊縕袍而弊敝字不同

褻服

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又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爲中央之間色

元按齊夢龍云後世制祭服綠服紫服緋制度服色盡變於拓拔魏杜佑云以紫緋綠青爲命服倣於隋帝巡游之時而其制遂定於唐然夏侯勝謂取青紫如拾地芥楊雄謂紆青拖紫則漢時貴官之服已尚青紫非始於魏與隋也今考漢制百官服玄無服青紫者豈漢時章服尚玄而青紫乃貴官燕居之服非微賤者可得服耶不然何勝雄之致美也夫謂紅紫

不以為褻服則當時褻服必有用紅紫者而孔子獨不用耳紅紫間色禮記註作褻色

攝齊

朱子曰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元按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玄註云齊裳下緝也蓋衣裳對言則上為衣下為裳偏言衣則可以兼裳記謂摳衣者乃摳裳也提起裳齊使去地一尺則可升階無顛仆之患集註以齊為衣下縫然齊但裳下縫也

齊衰

邢昺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朱子曰齊衰喪服

元按喪服有五斬衰齊衰大小功緦麻是也惟斬衰齊衰二者謂之衰其制同但緝不緝異耳喪服重極於斬衰其次莫如齊衰然齊衰服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異用布則粗細不同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服皆同惟於斬衰齊衰二服稱衰者以其用布當心長六寸博四寸謂之衰此斬衰齊衰所由稱也儀禮喪服篇載齊衰之制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期者不杖麻屨者無受者子夏傳云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喪服又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註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也視斬衰三升冠六升粗細有間矣

凶服

孔安國氏曰凶服送死之衣物

元按凶服說者多以為居喪之服是與上文齊衰相似故集註但云哀有喪而不明言為何凶服也孔氏以為送死之衣物即士喪禮所謂斂衾角柶君襚庶襚爵弁皮弁緇帶布巾掩練瑱纊幎握決綦絇襲衣散衣之屬與雜記所謂子羔之襲魯人之贈皆凶服之類也或曰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謂斬衰齊衰之服後有負版孔子式凶服式其有負版者耳此說載於王嘐空與舊註異

襁

朱子曰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元按包咸云負者以器曰襁然襁字從衣非器也博

物志云繈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

上刑昺疏云長丈二尺

左衽

朱子曰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元按衽有二義一爲衽席之衽禮記云請衽何趾又云王府衽席儀禮云御衽於奧中庸云衽金革是也故朱子中庸集註云衽席也然衽從衣而以爲席者蓋席緣以布其一爲襟衽之衽史云楚必敗衽而朝又云連衽成帷與此左衽是也衽本衣衿然集韻以衽爲衣際而通義又以衿爲衣帶俱非蓋衿與襟同衽猶衣也中身背衣掩幅向右惟夷俗向左故謂之左衽

器具考

應城陳士元著

木鐸

邢昺曰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也

朱子曰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元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于宮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云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大禮弓

之木鐸徇于路所以下川遊也明堂位之木鐸振于朝所以示禘禴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遊禮也儀征之遒人宣令之官所以敷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卿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三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鐸有木鐸金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愚謂此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宣而為教大將以夫子為木鐸其非言而為教者與

權

包氏曰權秤也

朱子曰權秤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石者於衡物加於衡之右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

元按漢書曰其衡而平之稱而鈞之權度而不是衡衡者平也權者重也衡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其任天同于稱以其嗣附七政也漢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殊也物由微至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之重也二十四銖而為兩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而為斤易爻之象也鈞者均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而為鈞萬物之數均也一鈞三十斤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一石四鈞四時之象也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陰陽之數也銖兩斤鈞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權鈞矣是為五則又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

鋝鋝謂之鍰二鍰有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十五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荀子云秉國之鈞言持國之權衡也孔子所謂未可與權者蓋借權衡以明時措之宜耳夫常變時也可以安常可以通變與時推移未嘗執一而輕重適中者權也非謂權與經對經守常也以經權分常變無乃以權受征伐為二道耶

量

朱子曰量斗斛也

馮奇之曰不知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也

元按家語云黃帝設五量明堂位云周公頒度量虞
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
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
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
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
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
又孫子算術云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
為勺十勺為合應劭云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四
圭為撮孟康云六十四黍為圭是庣□□數與孫子
不同又祖冲之以算術考黃鍾之斛當徑一尺四寸

二分六釐二毫九抄二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
則庣旁少一釐四毫有奇是歆與冲之庣數亦不同
矣漢書云曰權衡者所以銖計云斗斛從權衡
也呂氏春秋云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正權
槩仲秋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齊角斗甬
者五量之宗也論語稱武王謹權量審法度書稱舜
巡狩同律度量衡律者黃鍾之數律謂六律法也孟
武王之法度權量即舜之律度量衡也何澂儒註論
語以法度為車服旌旗之禮儀故朱子以為禮樂制
度若然則所謂升斛則度命乎以法度曰當則可致審於

齊人之問云爾

釜

馬融氏曰六斗四升曰釜
元按集韻釜一作鬴考工記云㮚氏為鬴深尺內方
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
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厥後茲器維則鄭玄註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
曰鬴鬴六十四升是鬴即釜也地官廩人掌九穀凡
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國人食人三鬴是也又左傳

昭公三年齊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為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鍾乃大矣杜預註云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古之
斛今之石也陳氏登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
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一釜容舊量之八斗矣

庾　秉

包咸氏曰十六斗曰庾
馬融氏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
元按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四秉
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鄭玄註云

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籔者古文籔今文逾也又集韻
作匬註云匬器受十六斗是庾也籔也逾也匬也乃
字書之轉耳其義一也小爾雅廣量篇云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
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籔籔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
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是籔即庾而缶乃四斛
與庾異也然國語云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
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
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其歲收田一井
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註云此有軍旅之歲所

征也缶者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
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此以缶爲庾與前四斛之缶
不同矣周禮陶人庾實二觳鄭玄註云觳受三斗又
旊人豆實三而成觳鄭玄乃註云觳受斗二升此與
十六斛之庾又不同矣夫庾與秉皆有二義一爲量
名一爲收稼之名韓詩外傳謂曾子仕于莒得粟三
秉及論語之庾秉皆量名也詩謂曾孫之庾註云庾
露積之禾也左傳謂取稈一秉詩謂彼有遺秉註云
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篇云把謂之秉此庾秉
非量名也然則聘禮之稯秅國語之稯秉尺皆以車

載禾之數也與

斗筲

朱子曰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
言鄙細也筭數也

元按集韻筲與箱同一作籍說文云箱飯筥也受五
升方言云筥秦謂之箱又陳留謂飯器爲筲又宋魏
謂箸筩爲箱其稱謂雖殊然皆以爲飯器也蓋古者
飲酒以斗掬飯以筲孔子所謂斗筲之人即孟子所
謂飲食之人耳筭者計數之具以竹爲之長六寸用
以計歷數者也斗筲其量有限何必以歷數之且計

之哉

六尺

孔安國氏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

鄭玄氏曰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者

元按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公彥疏
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按韓詩外
傳云二十行役則知七尺年二十也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者六尺謂年十五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
對六十野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則知六尺與

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今鄭謂六尺之幼年十五以下者言幼少之君雖不及十五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乎十五以下而十四十三皆稱六尺也然則五尺之童視六尺又少五年矣

數仞

朱子曰七尺曰仞

元按仞與軔同周書云爲山九仞孔安國註云八尺曰仞鄭玄註云七尺曰仞朱子於論語夫子之牆數仞註云七尺曰仞又於孟子掘井九軔則註云八尺曰仞蓋兩存孔鄭之說也今考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皆加一倍之數尋八尺則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故王肅註家語顔師古註漢書皆云八尺爲仞也

簞

孔安國氏曰簞笥也

朱子曰簞竹器

元按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笥此簞與笥有方圓異矣孔註以簞爲笥蓋笥簞皆竹器渠彼以明此也漢律令云簞小筐也集韻云簞笥小篋也說文云簞飯器也簞食者古人以簞盛食趙宣子以簞食餓人與之簞食是也

瓢

朱子曰瓢瓠也

元按瓢與瓠不同集韻瓠亦作壺又音互瓢瓠皆以匏爲之蓋全用匏而竅其端者爲瓠剖匏而用其半者爲瓢是瓢與瓠異矣詩云八月斷壺註云壺瓠也傳云簞食壺漿大以壺盛漿取其不滲漏耳顔子所飲之瓢乃剖匏而成者蓋貧賤者之所用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剖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爾雅云康瓠謂之甈賈誼所謂寶康瓠是也通俗文云瓠瓢爲蠡方言云蠡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瓢楚辭九歎云瓠蠡筐簍及蠡卽瓢也東方朔客難所謂以蠡測海是也

觚

馬融氏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朱子曰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元按儀禮云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鄭玄註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孔穎達疏云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據此則觚爲二升矣考工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豆韓詩外傳亦云三升曰觚博古圖云觚口容一爵足二爵說文云觚者鄉飲酒之爵也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據此則觚又爲三升矣觚亦祭器秦使家祭築城祭之以觚有鵠飛止觚上因以名縣周地圖記所

謂爲觚縣是也觚有四足漢之宮闕放之以爲角文選所謂上觚稜而棲金雀是也足有四象禮所謂象觚是也三禮圖云觚銳上方足漆赤中有雲飾小其尾此所稱觚皆酒器也論衡云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古聖人以德持酒也或曰木簡者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太平御覽云觚木簡有稜角者是也楊慎丹鉛續錄云孔子所歎之觚乃酒器而非木簡蓋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又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愚謂不然古之木簡方而厚非今薄版

也觚即古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其形有稜故謂之稜也削而爲圓者欲周旋書之耳史記所謂破觚而爲圜者是也安得謂木簡不可削而圓哉

簣

包咸氏曰簣土籠也

元按集韻云簣一作匱土籠箕之類所以運土尚書旅獒云功虧一簣鄭玄註云簣盛土器是也

蕢

朱子曰蕢草器也

元按說文云蕢草器又引論語云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是古論語蕢作臾也又集韻作匱

蓧

包咸氏曰蓧竹器也

元按包氏以蓧爲竹器朱子集註從之然蓧字從草從條則非竹器矣周禮條狼氏註云條除也與滌同蓧從條蓋除草之器故說文云蓧芸田器也引論語以杖荷蓧爲證然則丈人植其杖而芸者是其荷蓧之杖而即以其所荷之器芸田耳說文蓧作莜註云或省文

鞭

朱子曰策鞭也

元按集韻云鞭馬策也說文云策馬箠也初學記云鞭策箠皆馬檛之名古者用革以扑罪人以辟行人亦因以驅馬故鞭文從革書云鞭作官刑周禮云執鞭辟行此施於民者也傳云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施於馬者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騶策箠擊之義以立名耳禮記所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右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是也左傳謂孟之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則是以矢擊其馬非以鞭非以箠矣

元按集韻云席藉也又藉也釋名云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尚書云成王將崩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說文云筵竹席也三禮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王府云掌王之柩席又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玄註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緣也孔頴達疏云席無能物爲記但織之者有肩有可爲記識耳陳饌之時正饌在左庶饌在右陳饌雖不在席上皆陳於席前當席左右其間容人故謂之長筵群居則可同席聯坐故曲禮云坐不中席又云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是席可同坐四人也若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燕會之席也燕禮及大射禮云公席三重大夫再重其常禮則天子席五重諸侯三重耳席依戶牖而設與宮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故曰席不正不坐又曰必正席先嘗凡坐皆有席故師冕及席子曰席也

杖

孔安國氏曰杖者老人也

元按集韻云杖所以扶行也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曲禮云必賜几杖周禮云共其杖咸是也鄉黨尚齒其飲酒之禮視杖者以爲節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謂之丈人其年可知子路之拱立固亦敬杖者之禮哉

負版

孔安國氏曰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元按周禮天官小宰云聽閭里以版圖註云版戶籍圖地圖也又司會云凡在書契版圖者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註云版戶籍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也又司書云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疏云版謂司會版圖也又秋官司民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註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夫圖與籍不同朱子註論語從孔氏之說以版爲圖籍然版可以言籍而不可以兼圖也

桴

馬融氏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

朱子曰桴筏也

元按爾雅云舫泭也郭璞註云泭水中簰筏爾雅又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註云泭併木以渡孫炎註云舫水中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詩云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云方泭也要之舫泭桴音義同也近見韓汰雅皆云楚人編竹木曰泭秦人曰撥泭又謂稱江淮家居稱中謂之簰簰音敗簰音符是皆桴筏之制耳邢昺亦云桴竹木所編小筏也夫孔子語子路以浮海若乘竹木之小筏子路何喜於從哉說文云桴海中大船也似是

弋

朱子曰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元按周禮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矰矢弓所用茀矢弩所用皆以繳射也邢昺云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說文云繳生絲爲繩也詩云弋鳧與鴈孟子云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弋射飛鳥也易云公弋取彼在穴是射獸亦可稱弋也孔穎達云結繩於矢以弋射鳥獸是也弋者取也故書云非我有周敢弋殷

命

奕

朱子曰博局戲也奕圍棋也

元按說文博作簙局戲也六簙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邢昺云圍棋謂之弈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奕者取其落奕之義也又

陶侃云博弈所造也張華博物志云堯造圍棋以教丹朱傅云象棋有六博漢書云吾丘壽王善格五註云格五博類也亦謂之塞莊周所謂博塞以游是也然古之博與今之象戲不同晁無咎云象戲戲兵也以三十有二棋爲兩軍而博則十二棋耳

縲絏

孔安國氏曰縲黑索也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元按古者稱罪人不曰在獄中而曰在縲絏之中亦當時恒言耳絏一作紲左傳云越石父賢而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戄然攝衣冠出曰嬰免子於難何子求絶之速石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公冶長之賢豈下越石父哉史稱冶長能解禽語故繫之縲絏此亦不經之説不論焉

論語類考卷之十九 終

論語類考卷之二十　　歸雲別集卷五十三

應城陳士元著

鳥獸考　凡十一

鳳凰

孔安國氏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

朱子曰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聖王之瑞也

元按説文云鳳神鳥也孔演圖云鳳火精也毛詩草蟲經云雄曰鳳雌曰凰瑞應圖云升中於天而鳳凰降禮運云鳳以爲畜故鳥不獝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凰來帝王世紀云黄帝時鳳凰蔽日而舞外史云少昊氏立有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有鳳鳥氏又云黄帝時鳳凰巢阿閣是鳳爲瑞鳥不特舜文時至中國也大戴禮云鳳象麟前鹿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韓詩外傳云鳳[illegible]喙蛇頸龍胼鶴顙鴛思鴻前麟後[illegible]而中注世紀又云鳳鳥之狀[illegible]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illegible]備六色曰羽六儀云鳳有六象九苞六象者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也九苞者一曰歸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屈伸

五曰彩色光六曰冠矩州七曰銳鉤八曰音激揚九
曰腹戶也鳳之鳴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
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宴太史令蔡衡云凡
鳳象者五五色而赤多者鳳青多者鵷鶵紫多者鸑
鷟青多者鸞白多者鵠家語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
爲之長瑞應圖云鳳王者之嘉祥也首戴仁挾義
膺文苞智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上通
天維下集河洛明治亂見存亡此鳳之德也孔子之
德猶鳳也適楚而接輿以鳳歎之豈知鳳而不知
孔子者也孔子以鳳之隱見占道之行否故曰鳳鳥
不至吾已矣夫傷之也至也者自彼適此之謂也鳳
鳥不至豈鳳爲固有所產而未至乎夫老云鳳出於
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邊論語云子欲居九
夷而從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故六
帖云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遇亂則居安從也然則
孔子遇亂而欲居九夷其從鳳也歟

雉嗅

晁說之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
元按集韻云嗅亦作狊雊雉詩云雉之朝雊尚求
其雌又云有鷕雉鳴月令云季冬雉始雊是雉鳴曰
雊而嗅者其釋也何嘗以雉鳴爲憂哉篇海云嗅鼻
審氣也故邢氏以爲三嗅其氣而起者從何晏之註
也春秋運斗樞云機星散爲雉左傳剡子云少昊之
立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五雉爲五工正杜預註云
丹鳥鷩雉五雉雉有五種爾雅云南方曰翟東方曰
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伊洛而南曰翬是也爾雅又
云秩秩海雉鸐山雉然則山梁雌雉其名鸐者與師
曠禽經云首有彩毛曰山雉張華註云山雉長尾不
入叢林恐傷其尾雨則避巖下恐濡濕也傳云孔子
去魯作雉嗟之歌楊慎云孔子覩雉之飛鳴嘆曰時
哉時哉因爲雉嗟之歌也揚子法言云孔子去魯而
雉噫註云雉噫猶梁鴻五噫之類歌嘆之聲也史記
及家語載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此即
雉噫之歌唐人所謂聆鳳衰於接輿歎雉噫於恒子
是也雉有耿介之節周禮春官士執雉儀禮士相見
之贄各用雉註云取其交際有時是也雉有文明之
象易云離爲雉書曰六章繪雉是也呂氏春秋云路掩
雉而後釋之注云不欲人物故釋之也是三嗅非畜
氣之說矣

玄牡

孔安國氏曰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
元按玄牡黑牡也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白色曰翰赤色曰騵玄黑類騂赤類也禮緯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夫緯家之言雖不足據然三代迭更服色則革命之政所必有者然湯之誓師伐桀用玄牡以告皇皇后帝而武王誓師伐紂亦類于上帝宜于冢土豈泰誓之時周制未定亦用殷之白牡乎無所考也

騂角

朱子曰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

元按集韻犂與犁通雜色也周祭用騂周禮牧人掌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魯頌云皇皇后稷享以騂犧又云白牡騂剛犧尊將將註云騂剛周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又明堂位云殷白牡周騂剛註云騂剛赤色調之角有尺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故云中犧牲也

餼牢

鄭玄氏曰牲生曰餼

元按左傳哀公十二年子服景伯謂子貢曰侯伯致禮地主歸餼註云餼生物又哀公二十四年晉師乃還餼臧石牛註云生曰餼聘禮云歸饔餼五牢飪一牢註云餼生牲也僖公三十三年皇武子曰餼牽竭矣註云牲腥曰餼牲生曰牽與前註不同者蓋以餼與牽對言則牽是牲可牽行餼是牲已殺者故曰牲腥曰餼也以餼與飪對言則飪是熟肉餼是生肉也故曰牲生曰餼

千駟

孔安國氏曰千駟四千匹

朱子曰駟四馬也

元按四馬為駟者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周禮校人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註云校有左右則

十二廄爲十二閑良馬一種者百有二十二匹凡種
合二千五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爲一千二百九十
六匹合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天子十
二閑之馬數而齊景公有馬四千匹是當過天子矣
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若以司馬法計之則天
子提封百萬井戎馬四萬匹謂之萬乘諸侯千乘大
夫百乘者非以廄閑之馬言也蓋成周之馬有養於
官有藏於民如丘甸歲取一馬之制此藏於民者也
不仰國家芻秣有事徵召而已然天子之郡諸侯之
國大夫之家皆有廄閑以畜馬此養於官者也景公

之馬蓋養於官者然有馬千駟而無德可稱其與衛
文公騋牝三千而詩人致詠者異矣君子之爭名後
世也誠不以富哉

十乘

朱子曰十乘四十匹也

元按鄭衆云四匹爲乘邢昺曰古者以四馬爲一乘
故謂四馬爲乘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此亦[illegible]之馬
非采邑所出者如[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亂于國[illegible]
以車十七乘出計賦于[illegible]大夫乃[illegible]徵
馬於郊野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乘之

馬皆其養之於家者也許謙云周制大夫四閑一良
二駑則八百六十四匹畢牧者有六百八十三人然大
國之卿四大夫祿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
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祭祀服御賓客之需皆出於
此固不能令以養馬供牧也今自八百六十四匹
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何以給之哉然許氏不知周
制所謂大夫四閑者乃天子之大夫故地視侯伯者
也若侯國之大夫則如陳文子十乘亦謂之富豈有
四閑之馬哉

兕

朱子曰兕野牛也

元按爾雅云兕野牛郭璞註云一角青色重千斤交
州記云兕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說文云兕如
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大譜之如野牛則兕非
野牛矣小雅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是虎兕本曠野
之物而置之柙中非有典守之人豈能保其不出柙
哉兕猛獸也古人飲酒以其角爲觥寓戒意焉兕有
水陸二種戰國策云楚王遊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
彎弓而射之此陸兕也論衡云師尚父爲周司馬伐
紂渡孟津杖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本水中之

獸善擾人所比水兕也

虎豹

孔安國氏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以毛文異耳

元按易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毛有文者也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註云質畧無文飾是犬羊之毛無文者也鞟譬則質毛譬則文虎豹譬則君子犬羊譬則野人子貢之意主於文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然君子之質自與野人不同虎豹犬羊之鞟豈真無辨哉又虎皮謂之皐比愚見莫曉其義朱子贊横渠云勇撤皐比盖以虎皮爲講席也然唐時戴叔倫詩云猊座翻蕭索皐比喜接連是以皐比爲講席唐時已然矣以猊座對皐比則比與皮音義當同藝林伐山云古以虎皮包弓矢謂之橐樂記云包以虎皮名曰建橐鄭玄註云兵甲之衣曰橐橐一作皐周禮地官云皐當物註云皐當爲橐是皐橐古字通用然稱虎皮爲皐比其來久矣左傳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杜預註云皐比虎皮也盖以虎皮蒙馬而先犯之也是皐比非但可以

爲講席乃虎皮之別稱耳而字義終未能洞然也

蔡龜

包咸氏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

朱子曰蔡大龜也

元按漢書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家語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蔡乃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不知何據又左傳臧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乃立臧爲爲臧氏後其子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吉後季平子立會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註云僂句寶龜所出地名豈臧氏二龜一名蔡一名僂句乎周禮龜人云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盖龜以徑尺爲貴諸侯以之守國易云十朋之龜是也大夫藏龜僭矣

草木考

五穀

朱子曰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元按五穀之稱見於經傳多矣鄭玄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月令云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註云麥屬木黍屬火麻屬金菽屬水稷受土周禮職方氏揚荊宜稻青宜稻麥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兖宜四種豫并宜五種註云三種黍稷稻也四種黍稷稻麥也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汲冢周書云禾黍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越絶書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說文云禾嘉穀也木旺而生金旺而死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黍禾屬黏

稻屬也秫稷屬稷五穀之長也粟嘉穀之實也崔豹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為秫禾之黏者為黍廣雅云大麥麰也小麥麳也爾雅云粢稷也稌稻也又云戎菽謂之荏菽此五穀之別名也周禮冢宰三農生九穀鄭衆云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鄭玄則謂九穀無秫大麥有梁苽也又膳夫饋食用六穀註云六穀稌黍稷梁麥苽也食醫所謂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也星經又有八穀稻黍粟麻大小麥大小豆也易詩俱有百穀之稱又楊泉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

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是爲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匏瓜

朱子曰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

元按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詩云匏有苦葉是也匏瓜無苦瓜繫於彼而人不食者也金履祥云此一句蓋當時俗語耳黃震日抄云黃勉齋寓臨川時見臨川人態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正指星言盖星有匏瓜之名徒

繫於天而不可食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四句同義又建昌吳氏附此於四書[illegible]義中

瓜

陸德明氏曰魯論瓜作必

元按大戴禮云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剝瓜剝瓜者畜瓜之時也禮記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此貴賤食瓜之等也又曰瓜祭上環而詩人之獻皇祖亦云日有瓜廬以祭法以夏祠秋祠皆用瓜然則君子食瓜未必不祭始種瓜人也若曰

疏食菜羹瓜祭孔子必祭祭必敬亦無不可何必曰瓜
作必乎餘冬序錄亦云當以瓜爲句

薑

元按本草云薑味辛微温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春秋
運斗樞云璇璣星散爲薑王失德逆時則薑有翼而不
辛援神契云椒薑御溼樝号云食肉飲酒必有草木
之滋焉蓋謂薑桂之類也急就章云葵韭葱韰蓼蘇
薑顏師古註云薑御溼菜也辛而不葷故齊者不撤
焉

藻

邢昺氏曰藻水草有文者也
元按詩云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註云藻聚藻也左傳
云蘋蘩薀藻之菜註云薀聚也此草好聚生故云薀
藻也陸璣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
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
聚藻然則藻之有文者蓋聚藻也顏師古曰服繪藻以
象其文而臧文仲居蔡畫藻於梲亦取其文也

松栢栗

孔融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元按禹貢青州鉛松怪石荊州杶榦栝柏是才於五
方各有所宜也故邢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
栢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也白虎通引
尚書云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
唯槐歟兆大子齊今[illegible]此說又公羊傳云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則[illegible]所不社或以松栢栗爲神之主
非指此木也杜預從何用栗何此說蓋以左傳陳侯
擁社以見鄭子展擁社者謂抱社主以從也古以木
爲主而後世更以石周禮不可合秋正義云古論語
哀公問主於宰我孔鄭以爲社主張包周並以爲廟
主是周禮廟主用栗後代御之至今未改也

唐棣

何晏氏曰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
元按爾雅云唐棣移也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
陸璣云一名雀梅其葉或白或赤本草云扶栘即唐
棣也亦名移楊爾雅翼云微風大搖此即名何彼
穠矣唐棣之華是也爾雅又云常棣棣也郭璞云棣
子如櫻桃可食此即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彼爾
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升庵續錄云棠古作棠常古地
[illegible]稱其木宜亦常棠又作常又轉而爲唐故詩云唐
棣常棣非有兩則一棣[illegible]二種矣豈楊慎氏亦本之

考正唐棣常棣本爲二物[illegible]筆談云唐棣即扶移扶
移即白楊也陳藏器不知以移即白楊乃於本草白
楊之後又重出扶移一條扶移一名蒲移爾雅云唐
棣白楊是也常棣乃今棠棣即今之郁李豳風
云六月食鬱及薁註云鬱棣屬即白移也又謂常棣下
李子是爲常棣薁即郁李也郁薁同音又謂薁爲蘡薁
實似蘡薁一作櫻即今桃也是爲常棣陸璣以爲棣
爲郁李本草以郁李爲車下李合皆誤

論語類考卷之二十 終

孟子雜記四卷

（明）陳士元撰

明萬曆刻歸雲别集本

孟子雜記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才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咯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採摭他書、以爲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敘孟子事蹟、後三卷發明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爲泛濫之巵言。若趙岐註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概爲刪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爲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於四書類焉。

孟子雜記序

先君嘗語不肖曰正德丙子莫春十有三日之夕吾夢一老翁冠袍叩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云豈曰啓汝祖汝祖以爲奇已而室內報汝誕汝祖命汝小名孟卿徵夢也事具汝祖壙志中於乎不肖何敢比擬前脩不肖自暴棄大負祖父望媿矣嘉靖己酉仲春上丁不肖守灤祭孔廟奠于孟子神位木主忽仆司禮者倉皇拯之袖拂燭灰鋼爵墮地不肖私心忌焉越旬日邸報至不肖得免歸於乎異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去齊則曰浩然有歸志不肖自己酉免歸邑令字岡陳侯過敝居謬題浩然堂而成侶又謬稱不肖爲養吾子於乎不肖何敢比擬前修增媿矣增媿矣不肖乃杜戶讀書又二十餘年每展孟子七篇輙嘆孟子出而困於齊梁退而著書後世或不尊信見非於荀況見刺於王充見訾於李覯馮休晁以道見疑於蘇軾司馬光而吠聲拾唾者繼繼然未已也幸賴三五大儒極力表章俾與曾論學庸合符聯璧並行於世無所軒輊總稱四書以繼六經之

後而彼不尊信者始不得伸其說非天之未喪斯文也何以臻此哉不肖嘗聞唐之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者也乃著翼孟三卷太原白居易特記其事宋之臨川陸筠夢繇孟子者也亦著翼孟九十一條廬陵周必大序而傳焉茲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不肖竊覽群書義涉七篇者不揣妄圖撰述以竊比于劉陸二君之末第恨年齡謝壯舊聞多忘僅據今所憶存者援毫彙辯分爲四卷題曰孟子雜記聊寓景仰之私敢謂翼孟翼孟云哉異日當盡取荀王李非刺訾疑之說詳致抉駁以抒千載之憤於乎此不肖志也隆慶辛未夏至後學應城陳士元心叔甫謹書

孟子雜記目錄

卷之一
系源
邑里
名字
孟母
孟妻
嗣胄
受業
七篇
生卒
補傳 附史記儒林傳孟氏人物考傳
卷之二
稽書
準詩
揆禮
徵事
逸文
卷之三
校引
方言
辨名
卷之四
字同
字脫
斷句
註異
評辭

孟子雜記卷之一

系源

孟氏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紹古命氏元和姓纂諸書並同）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辭）

元按孟氏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軻生三歲而激公宜卒

元延祐三年封邾國公　本朝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邑里

孟軻鄒人也（史記列傳）

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集註序說）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軻本邾人從鄒爲鄒人吳程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也合璧事類云齊有孟軻謂其仕齊非謂齊人也史記孟子傳云齊有三騶子先孟子有騶忌後孟子有騶衍羅泌國名紀騶註兗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改曰騶或謂騶即邾故春秋傳邾伐魯史作騶伐魯也趙岐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聖記云古騶即今之鄒平邾鄒騶古文通用

名字

孟子名軻字子車 漢書藝文志註

元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揚倞荀子註又作子輿孟東居音同輿輿興字訛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豈未深考乎正韻平聲軻音丘何切註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音口个切註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而張鎰馮元等著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群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爲是况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宋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孔廟與顏子並元至順間加謚亞聖　本朝嘉靖九年詔釐祀典稱亞聖孟子云

孟母

軻母仉氏 仉音掌 列女傳

元按姓苑仉氏出梁四公子之後元延祐三年封孟母爲邾國夫人謚宣獻

孟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列女傳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鄒止庠序俎豆是效而韓不言孟母碑贊釋鄒之教人多以爲句今山東鄒縣城內有中庸精舍世傳思孟傳道之所即孟母三遷之地也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自悔曰吾聞古有胎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詩外傳

元按韓非子謂曾子殺彘以明不欺[illegible]

皇甫謐母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而韓嬰乃以烹豕爲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邪抑紀述者之附會也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食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列女傳 [illegible] 古今家戒同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斷機徽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鄒縣孟祠有斷機堂可以觀後代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勸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豈亦慕孟母之懿矩而效法者耶

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

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 列女傳

元按孟子爲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治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嘗受其祿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祿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又之宋之滕未幾即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當在孟母既葬之後故

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然克處請問並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憂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 孟氏譜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内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

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列女傳 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亦以孟子出妻也荀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耶否耶

嗣胄

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註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岐之說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億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穎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爲說夫穎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泰伯從祀鄒縣孟子廟　本朝錄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云人字衍）孟子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

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趙岐孟子題辭○按鄒縣志嘉靖四十二年邑令章時鸞重修城南子思書院附攘堂修道堂中和堂愼獨齋學者詩書其間）

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考鄒撰性書上篇）

元按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謂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王劭以人爲衍字是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也尚似孫云孔叢子記問篇載子思與孔

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同晉師之是為的然矣然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没七十一年矣當是時子思尚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耶據高氏之論則子思與孔子誠無問答使子思與孔子問答則孟子安得受業於子思之門元又疑孔叢子乃後人綴集之言而諸書所載子

思壽年亦不足信況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至穆公元年壬申凡七十五年而子思當生於哀公定公之世伯魚未卒之先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耶不然則孟子受業於子思不在穆公初年而在元公悼公之世矣夫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實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上距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未生況上而元公又上而悼公之世耶若然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也亦宜

元又按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為衍字謹考諸家言傳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云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二年為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為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為多孔子之

卒子思寔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卒今不可知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壽考以得兩亦有可言於安王二十五年甲辰

子思言苟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奚不可之有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思乃尚存耶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為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子思而尚存邪安王時子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信乎以春考之子思居衛必是衛悼敬昭公時也昭公

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疊憒頹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為之謀而不去邪威烈十六年卒未曾穆公立孟子曰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賢君焉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氏崇而子思顧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

賊語邪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記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生近安王即位時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書或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為之或謂孟子既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似在

始遊齊梁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人也孰是言為歲年之近久而論其人與書也又可乎晦庵先生孟子序說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為通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學不復參究也孔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諸書公羊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

卒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孔子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一無所徵於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討之若之何無疑哉

七篇

孟子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賈同責荀篇

軻性仮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韋籌文之章解

元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釋者謂孟子七篇并外書四篇凡十一篇趙岐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真也今外書無所考見學齋佔畢亦惜其不傳矣其賈同所謂十四篇者蓋趙註以七篇各分上下篇總之爲十四篇也韓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與史記之說不同而朱子序說則以史記近是林愼思本韓愈之說卽謂七篇爲弟子所記不能

盡孟子之意因演而續之爲續孟子二卷僞作又疑弟子妄有附益乃刪七篇爲二篇更者書十七篇以明其意於乎過矣朱子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蘇明允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司馬君實云孟子之文直而顯斯知言哉

元按趙氏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又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梁惠王篇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五千四十五離婁篇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四千六百八十三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註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又按趙悳云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計七篇數同

生卒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葬在鄒縣四基山孟氏譜

孟子將生母夢神人乘雲架龍鳳自泰山来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已而孟子生焉鄒志○後人稱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適符靈兆矣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修葺孫明復爲記元貞元初鄒尹司居敬又新之張頴爲記鄒志

孟母墓在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宋孔道輔脩孟母林得孟子石小像於墓前土中傳稱孟子自肖其像於墓歲久而湮其出固有神也今祀於孟母祠側鄒志

元按史鑑並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七年也考之長曆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而崩自安王二十六年

乙巳至赧王壬午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
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己
酉也然年表綱目大事記等書並謂孟子於顯王
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年乙未爲齊上卿四
十四年丙申去齊復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
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爲臣於齊不復仕若孟
子果生於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聘至魏年甫
三十七未老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嗣國歷三十
五年而孟子始來見是時惠王年不當六七十老
矣豈得反稱三十七歲之孟子爲叟哉疑孟子或
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初年未可知也按禮制
國君薨後始得稱謚魯平公薨於赧王二十年而
孟子稱之若孟子生於安王初年豈不百有餘歲
乎然則譜牒紀年盖不足據或疑七篇非孟子自
著乃其弟子追述以此（薛文清公瑄曰孟子之書則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又按黃震日抄云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
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

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
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illegible]等書皆不合
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
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然史記齊伐燕有二事
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
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若孟子作於宣
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
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
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
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
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
國在齊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
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
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
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
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

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年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孟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不足為盛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按黄東發所論則孟子七篇皆孟子生前自輯非後來弟子追述也

補傳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子傳述孟子僅十數語即以騶衍之術贊之且稱衍為諸侯所尊禮而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其意蓋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者甚疎畧不備近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采摭他書以成謂七篇為學者所雅聞不復引及似非孟子全録元不揣謭劣遂輯七篇中所載出處者為傳以補馬薛之闕而

馬薛二傳仍附其後以備觀覽焉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孟孫敖公宜不知去魯入鄒幾世矣是為孟子父孟子生三歲而父卒母仉氏或云魏公子仉脩女也有賢德孟子幼母挾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今明見子思子思悦

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
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孟子學於子思道既
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
王卑詞厚幣（史記卑禮通鑑作卑詞）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
見惠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與民偕樂之說而惠
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亡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
南辱於楚以為耻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
而闊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

於秦名震諸侯景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
婦之道也是惡得為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
祿孟子告其畧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北宮錡衛人白圭周人官在魏）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為壑子以鄰國為壑仁人
之所惡也孟子道不行欲去魏不仕周霄問曰古之
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
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者盖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
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
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顯王三十七年齊威
王薨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聚稷下者七十六人
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四十三年孟
子始至齊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瞯孟子果有以異
於人否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為上大夫公孫丑問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動

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宮之對明
堂之對大國小國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
對世臣親臣之對湯武放伐之對舊君有服之對貴
戚異姓卿之對齊梁異謗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而
宣王忽於短長急於闘桓文之事其所嬖信又皆王
驩淳于髡之徒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
寒吾於有萌焉何哉孟子弔於滕弔於公行子皆不
與驩言而髡則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為或肆
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

榞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奉母以歸仁何毋遽
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
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孟子斥其
殃民初孟子以齊卿之貴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
於嬴有答充虞請問語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爲
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
報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
丑沿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鬨鄒穆公曰吾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

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
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周慎靚王元年梁惠王死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
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
度孟子出而語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
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
陸大夫孔距心聞孟子芻牧之詰自知其罪孟子至
齊爲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蚳鼃爲士師孟子

然其盡職齊饑孟子請發棠通國稱匡章不孝孟子
獨與之游又禮貌之陳仲子有廉士之稱孟子曰仲
子惡能廉盆成括小有才孟子曰足以殺其軀後果
見殺其好惡必察者若昔儲子施幣交之禮孟子又
不報屋廬子問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也爲其不
成享也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託疾不造朝有出
弔東郭氏宿景丑氏語宣王餽兼金一百鎰孟子不
受其行止交際不苟也若是孟子自范之齊見宣王
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王子塾問

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慎靚王六年宣王在崇孟子見
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
孟子未嘗勸之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既
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置燕君而宣王不聽燕
人畔宣王乃慙陳賈爲之解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
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此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
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
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
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陳子曰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去
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
有爲宣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三宿
於晝而宣王不能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語人譏孟
子孟子謂高子曰夫尹士豈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哉赧王二年孟子適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彭更以爲泰孟子曉之孟子遇宋
牼於石丘勸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王偃欲興霸業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
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夫
道一而已矣孟子居宋與宋句踐戴不勝戴盈之及
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遠行餽金七
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
心薛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齊
不受今日在宋薛受夫子必有一非矣孟子曰皆是

也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
於孟子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於上宮文
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
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滕間於齊楚文公竭力事之而不得免齊人
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彊爲善而已矣滕更在門
有所挾孟子不答也闢許行陳相並耕而食之非答
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已乃自滕歸鄒將終老
焉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

道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
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娶田氏生子睪字仲子受
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淵乎約哉非
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
其言則經正庶民興王業運之掌上七篇可無作子
思子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
秋吾困於宋子思爲宋人夫樂朔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

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史記孟子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

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

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

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在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通值梁惠王甲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者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

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詒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得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孟子雜記卷之二　歸雲別集五十五

稽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元按商書湯誓篇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元按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孟子所引小異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梁惠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滕文下○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盡心下

元按商書仲虺之誥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與孟子文亦小異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公孫丑婁上出

元按商書太甲篇活作逭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元按商書說命篇不作弗趙岐孟子註云書逸篇也說命註云今文無古文有岐後漢人尚未見古文尚書邪周禮醫師聚毒藥鄭玄註引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賈公彥云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元按商書太甲篇徯作傒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元按周書武成篇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今予云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與今書文不類

太誓曰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元按周書泰誓篇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書曰洚水警余
元按大禹謨篇洚作降警余作儆予
書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元按周書君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元按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與孟子小異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元按夏書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乃五子之歌

而大禹謨惟茲臣庶朔于予治則舜勉皐陶之辭
也戰國時人牽引爲舜與象語萬章述之如此又
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
正鬱陶與今孟子文異
流共工于幽州○殺三苗于三危
元按舜典州作洲殺作竄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四海遏密八音
元按此文見於舜典朱子云古書二典或合爲一

耳舜典放勳作帝徂作殂三年作三載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元按大禹謨栗作慄下瞽瞍無瞍字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元按商書伊訓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與孟子所引小異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元按周書康誥篇閔作暋不譈作罔弗憝無凡民二
字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元按周書洛誥篇無下多儀字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元按周書太甲篇不作弗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元按周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而史記則作三千人與孟子同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元按周書泰誓篇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與孟子文不同書意無畏二句武王勉
將士之辭孟子所云則武王告商人之辭也

準詩

詩云白鳥鶴鶴

元按大雅靈臺篇鶴鶴作翯翯

文王事昆夷

元按大雅緜之篇昆夷作混夷

詩云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元按大雅皇矣篇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元按小雅正月篇煢作惸

詩云思戢用光

元按大雅公劉篇戢作輯

詩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元按豳風鴟鴞篇此作女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元按齊風南山篇娶作取古字通用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元按小雅北山篇普作溥

詩云周道如底

元按小雅大東篇底作砥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元按大雅烝民篇蒸作烝夷作彝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詩云戎狄是膺荊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
元按魯頌閟宮篇本僖公之頌孟子兩引之皆歸
之周公後學疑以爲誤詳見龍門子孫奭云詩頌
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孟子稱爲周公此說迂矣
朱註斷章取義之說近是孟許行陳相本楚人而

楊墨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教故引詩義云爾然必
稱周公何也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之道即
仲尼之道即禹之道也前篇引詩言周公用夏變
夷以闢陳相之變於夷也後篇引詩言周公兼夷
狄以例禹孔之功也詩有膺夷懲荊之文故取爲
證何拘於僖公頌哉

揆禮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元按禮記檀弓篇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
人乎哉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元按禮記玉藻篇有此語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元按禮記祭義篇班白者不以其任行其道路
老而無妻曰鰥云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元按禮記王制篇幼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
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何孟春餘冬序錄云鰥矜二字可通聲而至用故哀矜之矜誤于定國傳作哀鰥也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管子云匹夫爲鰥婦爲寡老而無子爲獨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元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篇士之祭也牲用豕陳鼎
三又少牢饋食禮篇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
鼎五
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

元按禮記王制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仁者如射云云反求諸己而已矣
元按禮記射義篇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
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
已矣
有采薪之憂
元按禮記曲禮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元按禮記曲禮篇父召無諾論語鄉黨篇君命召

不俟駕行矣金履祥云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元按禮記檀弓篇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
自天子達 饘與飦同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元按禮記緇衣篇上好是物則下必有甚者矣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元按禮記王制篇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
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
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云云無違夫子
元按儀禮士昏禮篇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
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
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
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元按禮記祭統篇諸侯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夫人
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與孟子文相類朱註不引祭
統乃采祭義篇文而約之曰諸侯爲藉百畝云云
蓋欲解明耕助蠶繅之義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元按禮記曲禮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玉藻篇人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元按禮記禮器篇同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元按禮記曲禮篇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又內則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元按禮記樂記篇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元按禮記檀弓篇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元按禮記曾子問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孔子閒居篇喪

天子一位云云其祿以是爲差

服四制篇並同

元按禮記王制篇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與孟子文互有異同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元按儀禮士相見禮篇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元按禮記王制篇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內則篇同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元按禮記曲禮篇毋放飯毋流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徵事

晉國天下莫强焉云云南辱於楚○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云云驅其所愛子弟以狥之

元按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驅其所愛子弟以狥之也史記年表云周顯王二十五年惠王十七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

七千取少梁又商君傳云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也史記楚世家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朱註作七邑誤此所謂南辱於楚也

元又按金履祥云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爲大故曰天下莫强此說非也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一作布冠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閔與愍同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

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揚愼庵曰云所謂天下莫强者伐楚勝齊援邯鄲也此說亦非夫伐楚勝齊援邯鄲皆惠王事觀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云云則所稱晉國之強蓋指曲沃之晉至文公有霸業以爲盟主焉耳

太王事獯鬻○昔者太王居邠云云居焉○[illegible]

王居邠云云從之者如歸市
元按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復歸古公於岐下又呂覽載太王亶父居邠避狄事而文與史記小異

句踐事吳
元按國語吳語曰越王句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于執事句踐請爲臣妻請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行閒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於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而歸越語文小異

齊人伐燕勝之
元按史記燕世家云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

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謂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

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
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百姓離怨齊王因令
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事孟子
稱齊宣王而史記稱湣王先儒紛有論辨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云云將殺之
元按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
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
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
之孟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與左傳異
逢蒙學射於羿云云於是殺羿
元按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云后羿以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農而淫于
原獸寒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羿歸自田家衆
殺而烹之朱註云逢蒙羿之家衆也路史亦羿傳
云羿歸自田逢蒙取桃棓殺之
鄭人使子濯孺子云云發乘矢而後反

元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
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
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庾公差即庾公之斯也
事與孟子異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元按史記殷本紀云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三年崩
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夫孟子無即位之文
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集註引程子之說謂

外丙仲壬年方三歲四歲未即位也邵雍皇極經
世史金履祥綱目前編顧應祥人代紀要並以太
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然史記即位之文戰國
時已有此說矣汲冢竹書紀年云仲壬即位居亳
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
乃自立伊尹即位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
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此說出
於戰國橫議所謂堯不慈舜不孝禹篡伊尹爲
庖人爲酒保太公爲屠人爲飯牛百里奚爲乞者

爲官奴之類也此鄙謂子等類孟子以爲邪說淫辭其然
乎其然乎
孔子不悅於魯衛云云主司城貞子
元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魯適衛月餘去衛
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
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百里奚自鬻於秦云云以要秦穆公
元按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
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爲相

此說與萬章之問合而史記不同史記秦本紀云
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虢其大夫百里傒以爲
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
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
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
之楚人遂與之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號曰五羖
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
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
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

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
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用其言
得脫不及虞君難於是穆公迎蹇叔爲上大夫又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
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又莊子亦有秦穆公
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之說
晉人以垂棘云云百里奚不諫
元按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
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

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
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
雖諫將不聽夏晉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
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
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
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冬十二
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公羊傳虢作郭文繁不

録○穀梁傳云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諫曰晉

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呂覽韓非子之説並同皆無百里奚不諫之文元又按戰國策田莘之説秦惠王曰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舌謂沮諫也)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虢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

有言美男破老(此謂童則撓棄黎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取之此說與春秋傳孟子不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元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而無善哭夫之文

元又按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㡭而隅爲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之死而作此歌)名杞梁妻也皆左

九嬪杞梁妻贊云遵命不以逆時隕也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躬旻遂赴淄川託軀請津

葵丘之會諸侯載牲云云言歸于好

元按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無孟子五命之辭穀梁傳云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雍塞同）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又左傳僖公三年秋齊侯會諸侯于陽穀公羊傳云此大會也桓公曰毋障谷毋貯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觀公穀二傳所記盟辭與孟子詳畧不同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元按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

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此即一毛不拔之謂也

鄒穆公行仁政

元按賈誼新書春秋篇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曰秕食鴈為無賞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秕以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中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劉向新序云楚王欲摇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八穆公朝觀而昔舉（昔夕古通）

用以妾死事之孤正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能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售酒屠者罷列做童不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朞月而後復○金履祥云孟子所言行之必效以鄒滕之小國而致信服行其言

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聽納其說此眞世道之不幸也○元謂新書新序所稱鄒君之賢未必盡實也使鄒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逸文

元按趙岐孟子題辭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今觀群書所引孟子語有七篇所逸者豈出外書四篇耶試錄數條于左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子思子

元按司馬公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下引此語而斷之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孔叢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為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孔叢子○滋或作孳又作孜

元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而文小異

子思謂孟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子思子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垤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

則孫子裕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顛（偽列 珠）

元按孟子高深之喻與子思高遠之教無異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頓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罔不解矣此學之道也○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

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劉向說苑）

元按此不類七篇語或劉向手筆也尚續古云向老於文學崛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煨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

元按離婁篇人不足與適章程子引此語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元按荀況性惡論蓋憤疾之過也乃以孟子性善之說爲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其學術之偏豈但擇不精語不詳大醇而小疵云哉又安得與揚雄氏並稱邪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揚子法言脩身篇）

元按揚子論仁義禮智信之用而戒人自畫也故引孟子云云司馬光注云孟子無此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

肯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
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
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
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illegible]之魚不
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藜冬至[illegible]彫吾亦時
矣以上並韓詩外傳
元按上二章並韓嬰勦七篇之語而附孟之者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漢書淮南王安傳
元按伍被引孟子語以諫劉安孟子曰聞誅獨夫
紂矣亦此意也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孟子曰居今之朝
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居
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
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以上並桓寬鹽鐵論
元按桓寬鹽鐵論引孟子語今七篇不見班固漢
書桓寬傳亦載孟子曰堯舜之道云云夫孟堅博
洽者不稍厭異何也
孟軻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

也袁宏漢紀光武述武十九年郅惲云
元按郅惲所引即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其君
不能者賊其君之意
六國之際取歐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爲梁惠王
極陳其事袁宏漢紀靈帝光和三年楊賜上書
元按七篇傷槐被誅事無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繆稱訓許慎註○孟子
曰王者師臣淮南子覽冥訓許慎註又呂覽精諭篇高誘註
元按王者師臣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也
許慎高誘所引文同或亦有據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正失篇
元按應劭撰風俗通所引經傳語校之今本無異
惟引孟軻二語今七篇不載不知何也
孟軻謂之寄君史記殷本紀註
元按殷本紀云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
向別錄云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
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司馬貞索隱云寄
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

寄君也今七篇無寄君之說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禮記孔子閒居篇鄭玄注

○孟子曰諸侯有王 周禮大行人鄭玄注

元按玄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即所謂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又引諸侯有王則七篇不載

孟子不見三公 王安石進說

元按孟子不見諸侯亦無三公之文

孟子曰矯枉過直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

元按七篇無此語

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史記六國表皇甫謐注

元按離婁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無禹生石紐之說華陽志云禹生於石紐石紐村寰宇記云石紐在茂州汶川縣北路史註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豈別有據邪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如其生失之如其死 梁書處士傳敘論

元按孟子無此文如一作若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鮑照清河頌引

元按此即千一聖後聖其揆一也之意

孟子曰圖景失形 顏氏家訓又見王應麟玉海

元按七篇無此語古文景與影同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文選李善注

元按此即登太山小天下之意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 太平御覽

元按太平御覽所引乃劉向說苑語豈孟子外書有此文耶

孟子雜記卷之三

校引 諸書多引孟子校其異者記之

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 史記魏世家

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 舊唐書裴諝傳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子曰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 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土鄭玄注

元按孟子無麻字

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芆而弗知發 班固漢書食貨志

元按孟子斂作檢野作塗芆作莩韻書芆一作芆與莩同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史記燕世家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此語與孟子不同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班固漢書[illegible]

元按孟子茲作鎡逢作待

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 晉書刑法志王肅上疏刑議

元按孟子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 司馬光功名論

元按今本作養弟子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 荀悅漢紀文帝十四年論

元按孟子境作晝

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 後漢書方術傳論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 范仲淹撰狄仁傑碑

元按孟子挫作屈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范曄漢書橋玄傳論

元按孟子作踰垣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韓愈與孟尚書

元按孟子作歸楊歸墨

出而吐之 王充論衡刺孟篇

元按孟子吐作哇

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范曄漢書班彪傳

孟子曰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袁宏漢紀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元按孟子作晉之乘楚之檮杌

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生而知 宋書曆志

元按孟子知作致

孟子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忿 許慎說文心部呼介切息也

元按孟子忿作恝注云無愁貌姚寬西溪叢話云許氏說文用古文篆集成之引用忿字恐為正也五音編海恝音苦計切心有事也與忿字訓異

昔者舜之弟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 漢書鄒陽傳

象有罪而天子封之有庳 荀悅漢紀宣帝神爵三年詔

君象有鼻 袁宏漢紀光武中元東平王蒼疏

元按庳鼻古文通用顏師古云有庳在零陵鼻亭是也帝王世紀并昌邑王賀傳俱作有鼻而國名紀作有庳注云孟子作有鼻蓋別本孟子也

孟子曰故源源而來 許慎說文源音魚然切徐諧也

元按孟子作源源註云若水之相繼也覩下文以政接於有庳則源源之義長

孟子曰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 馬總意林

元按孟子衣作介而文小異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後漢書丁鴻傳

元按孟子貪作頑

孟子曰夫子去齊潰淅而行 許慎說文潰音其兩切浚乾漬米也

元按孟子云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注云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與說文異

孟子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 舊唐書忠義傳敘

元按孟子有作欲無可字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後唐書翟隋傳註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 晉書律歷志楊偉論歷法

元按孟子基作木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三國志陳壽進諸葛亮集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晉書謝鯤傳）

元按孟子作達

孟子云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晁詠之上曾子宣書又周行己謝丞相書亦用）

元按孟子義作善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覽不二論高誘註）

元按孟子陽作楊無體字

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王充論衡語增篇）

元按孟子浮作流而文小異

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許慎說文婐音烏果切妮也）

元按孟子婐作果注云女侍也韻源婐亦訓侍

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王安石伯夷論）

元按不事不肖即非其君不事之意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莩（孔文仲制科策）

元按孟子莩作殍

引誤

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 史記孟子傳

元按孟子稱太王去邠乃對滕文公語非告梁惠王也孟子亦無梁攻趙事

孟子曰行或尼之 爾雅尼止也郭璞註

元按爾雅邢昺疏義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今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為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 學齋佔畢

元按曾子作大學傳今稱子思誤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晁氏客語

元按首四句出中庸今稱孟子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蘇軾上書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此孟子引子貢之言

孟子有萬章公明高孟軻之門人 史記孟子傳索隱注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嘗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去齊而境淅 吳闓集引李吉甫銘

元按孟子稱孔子接淅而行今云孟子境淅誤境淅即接淅見說文

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 徐幹中論亡國篇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方言附音義

觳觫

楊子危言云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觳觫當作㲉觫㲉從豕羣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𧤗𧤗寒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元按觳觫或齊之方言耳朱註恐懼貌亦本趙註楊氏改觳為㲉古文觳㲉斛通用周禮觳註器受二斗廣韻觳註器受十斗或云觳觫當作殑殊集韻殑殊註將死貌音與觳觫同觳又音角有爭較之義史記李斯傳觳抵優俳之觀是也又菲薄之義唐書令狐垣傳以儉觳為無窮計是也又泯滅磬盡之義見爾雅而莊子所謂其道大觳是也此三義於觳觫之觫無取

鄒與魯鬨

元按趙註鬨鬬聲也朱註從之按諸孟子本文鬬聲何所取義字書鬨胡弄切又胡貢切又胡絳切並註云鬬也鷸欵齊東方言呼鬬為鬨耳孫奭云鄒與魯鬨言鄒國與魯國相鬬也揚子法言云一鬨之市宋咸鬨亦訓鬬引孟子鄒與魯鬨為證

搵苗

元按集韻搵烏八切揚雄方言云搵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搵又小爾雅云拔心曰搵

芒芒然

元按芒芒亦似方言趙註罷倦貌朱註無知貌正韻芒訓罷倦引孟子芒芒然歸蓋從趙說古文芒茫恾通用詩云宅商土芒芒左傳芒芒禹迹荀子芒芒大道心藏芒芒堪輿皆取曠遠之義淮南子芒芒昧昧揚子神怪芒芒皆取冥晦之義並無罷倦之說也趙因下文今日病之言遂以芒芒為罷倦故朱註不取列子恾然無以應註云失據貌與朱註無知義同集韻恾註冗也急也芒芒訓冗急亦通

汙不至阿其所好

元按編海汙烏瓜切音蛙朱子答或問云汙是窊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

敎匱事

元按朱註董治作掊之事夫以敎訓董治韻書未見韻書敎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一都昆切音墩怒也詆也誰何也又勉也迫也詩王事敦我取迫義又[illegible]衛有醜人敦洽仙傳有敦同是也一徒官切音團聚也詩敦彼行葦有敦苦瓜是也一都回切音堆丘阜也班固有戲敦[illegible]是也又獨處不移貌詩敦彼獨宿是也一丁口切音彫義同詩敦琢其旅是也又與彫同天子彫弓詩作敦弓是也

一都内切音對器名[illegible]之[illegible]周禮[illegible]玉敦是也一都困切音頓[illegible]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在午曰敦牂困敦[illegible]言[illegible]一杜到切音導[illegible]也周禮敦一凡是也一之尹切音準[illegible]帛[illegible]廣也一徒損切音囤義同混沌不[illegible]也一徒渾切音豚大也都名敦煌是也一他昆切音暾義同暾洞亂惡也一徒對切音隊[illegible]同怨也怨也此十有二音並無董治之義而音墩者其義又厚也[illegible]為也易敦艮中庸敦化敦厚皆覓敦頌是也[illegible]以敦近為句

註云厚作掊也取此義爾朱註以敦為董治吾固疑其以方言解也

盻盻然

元按朱註盻恨視也說文盻音五禮反孟子音義舊仍之吳程云此當為五計反金履祥云盻從目從兮氣出貌蓋目有恨氣也俗作眥見反非蓋盼音普見反字不從兮而從分謂黑白分明此美目盼兮之盼與盻字不同而趙註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孟照下文意音殊於盻義無取竊疑盻盻他

書少見此或方言

我不貫與小人乘

元按趙註貫習也孫奭疏云慣習蓋亦方言詩齊風射則貫兮之貫亦訓習

衆楚人咻之

元按廣韻咻痛念聲也朱註以咻為讙蓋從方言訓耳咻訓讙韻書不載或疑咻乃咻字之訛咻誘也音述見編海

巨擘

元按泥氏客語云齊地有蟲類丘蚓大者其項白齊人謂之巨白其蟲善聲地以行也白聲擘聲相近齊人亦謂之巨擘孟子以仲子為巨擘者即丘蚓之大者也起下文蚓而後可之義據泥說則巨擘亦方言

鶂鶂

元按趙註鶂鶂鵞鳴聲夫鳴聲字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也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鶂訓水鳥一作鷁又作鷊竊謂鶂非鵞類而鶂鶂或

鵞之別名蓋方言也若謂鶂鶂疊字當為鵞聲則鳦即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燕燕為鳦聲耶

出而哇之

元按說文哇淫聲正韻又云小兒啼聲而朱註以哇訓吐蓋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訛故論衡引孟子文即作出而吐之又風俗通云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豈古人殺牲必為羹耶

泄泄猶沓沓

元按朱註孟子時人語如此程復心云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正韻詍音以制切引詩云無然詍詍古文詍泄通用

私淑

元按朱註私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輔廣云孟子言私淑諸人又私淑艾而他書無所見故疑是方言

施施

元按韻書施申之切音詩又延枝切音移又以智切音異說文旗之逶迤曰施一曰設也施施者蓋

妄自誇大以張設其驕態耳此或方言

少艾

元按趙註艾好也朱註艾美好也蓋同左傳艾男之註然說文艾老也長也禮記五十曰艾爾雅艾歷也郭璞註云長者多更歷也艾豈可云少乎屈原九歌舞幼艾註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戰國策公子牟謂趙王與幼艾高誘註云幼艾美女也以艾為美女者字義無據艾之為訓以又懲也詩或肅或艾是已又安也詩保艾爾後是已又[illegible]創

也魏相傳無所懲艾是已又脩治也孟子私淑艾是已又壯也左傳艾豭是已而無美女之訓金履祥云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少艾謂少年方半也義亦未融或疑艾乃女字之訛或疑齊魯稱女為少艾然方言東齊魯衛之間稱尊長謂之艾又云汝潁梁宋之間謂養為艾爾雅亦云艾育養也是方言亦不稱女為少艾豈世傳揚雄所著方言非盡戰國時之方言耶

岌岌

元按玉篇岌高貌又危也岌岌亦似方言岌一作圾莊子云殆哉圾乎意同

紾兄之臂

元按朱註紾戾也戾當作捩音即結切正韻云紾轉也捩也捩即拗之義紾有兩音一止忍切音軫一徒典切音殄紾兄之臂或是當時方言故屋廬子論禮食公孫丑論喪禮孟子每舉以為言而他書紾字或謂單衣或謂轉繩取義與此不同

訑訑

元按趙註訑訑拒人貌韻府云訑訑一作詑詑蓋古字通用詑詑施施均取誇張之義

關弓

元按關弓即彎弓音相近也韻書彎一作關文選吳都賦註引孟子亦作越人彎弓

稽大不理于口

元按朱註理賴也漢書理作俚揚雄方言云俚聊也許慎云賴也大不賴于口蓋方言也

餂

元按郭璞方言註餂音忝謂挑取物也朱註今人以舌取物曰餂亦指方言也姚寬西溪叢話云方言字從金孟子字從食與方言所載不同蓋傳寫誤也集韻餂音奴兼切玉篇音達兼切即古甜字與孟子言餂之義不合今以孟子考餂之義則趙註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為銛據舊韻上聲銛音忝註取也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註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為鍤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廣韻平聲餂音黏註

食參術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矣

辨名 名字有異者

神農

姓伊祈一作伊耆路史云名軌春秋命曆叙云名石年一名石耳

離婁

莊子作離朱司馬彪註云黃帝時人揚子法言宋咸註又作離諸薛氏人物考云離婁孟子門人按宋史政和五年詔定孟子門人封爵樂正克等十八人又山東通志載孟子門人十五人並無離婁名薛說不審

后稷

名棄字庚辰見楚辭路史作度辰

契

一作偰一作郟一作禼一作卨

伯益

一作柏益一作伯翳一作化益字隤敳一字虞余

湯

漢書百官公卿表叙益作[illegible]

名天乙一名履易稱帝乙詩稱武王

萊朱

一作郲朱趙註云即仲虺謂書無萊朱姓名也仲虺一作中䨓一作仲䨓一作中壘一作仲傀

伊尹

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其子伊陟一作伊敕見封禪書徐廣註

微子

名啓家語微作魏史記啓作開

微仲

微子之弟史記云開弟衍是為微仲家語云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

箕子　王子比干

箕子舜裔史記云箕子紂之親戚孟外親耳而鄭玄王肅馬融以為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均誤尸子云箕子胥餘莊子註云箕子名胥餘或云胥餘比干名或云比干字也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

[illegible]公亶父

史記云公叔祖類子也路史云叔祖紺是為祖類子諸盩是為太公太公子亶父是為古公太王世表云太公即組紺諸盩即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太公諸說不同

散宜生

朱註云散姓宜生名孟從趙註然姓譜諸書有散宜複姓堯娶散宜氏見帝王紀并人表

太公望

姓呂名尚一名涓字子牙譙周云姓姜名牙孟太公本太岳之後太岳之先炎帝姜姓也虞舜以太岳有功封之呂故又為呂姓

句踐

越王執奕也一作執炎

陳侯周

朱註陳侯名周然孔子在陳乃湣公之時左傳亦作湣公周史記陳湣公名越不名周

梁惠王

名谿一作谿字同戰國策又作嬰

龍子

朱註古賢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傳有龍子名稱一曰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相友善或云即孟子所引龍子也豈宋儒未考耶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作百里傒

華周

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字說左傳稱華還音旋

周名還字

杞梁

左傳作杞殖人表作杞植中華古今註云杞植字梁薛氏人物考云杞梁一名殖

孫叔敖

楚王子蔿章之孫蔿賈之子左傳類解云蔿爲孫叔敖爲姓敖名孫叔字也金履祥云敖楚官號也先儒以孫叔敖字艾獵世本則以艾獵爲敖之兄薛氏人物考云孫叔敖一名蔿艾獵非也蔿姓也名

乎爲一作遂字同余著名疑解之詳

北宮黝

淮南子主術訓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不使應敵許愼註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黝以善擊劍聞於時薛氏人物考未載

顏般　公輸子

顏般史記作顏班般班古字通用朱註公輸子名班禮記作公輸班一作公輸盤一作公舒班

孟施舍　宮之奇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施之皆助語辭也古人以之字助語者如論語孟之反(魯大夫孟之側字子反)禮記公罔之裘(晉人)左傳舟之僑(晉大夫)燭之武(鄭人)燭庸之越(吳大夫)石之紛如(齊小臣)文之無畏(楚大夫)文之鍇(晉大夫)文之儀(吳大夫)南之威(晉文公女)是也又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覽[illegible]菁丹之姬皆以之字發聲而施字少見

趙簡子

名鞅一名志父

易牙

即雍巫也饔人名巫字易牙一云姓易字牙古字
雍饔通用賈誼新書作子牙
癰疽
當作雍雎雍姓雎名一名渠衛靈公之嬖閹也事
見說苑新序由嘗考正之而朱註以癰疽為瘍醫
蓋從趙註
王良
一云郵良一云郵無邺字伯樂左傳杜預註郵無
邺即王良也韓非子云王子期為趙簡子御楊氏

巵言云王良字子期是良有兩名兩字
子都
鄭大夫公孫閼也有寵於鄭莊公詩鄭風及左傳
並作子都而荀子則作子奢
顏讎由
史記世家作顏濁鄒即孔子弟子也見家語及弟
子列傳
公孫衍
趙註云號為犀首按史記犀首傳云名衍姓公孫

司馬彪註云犀首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也薛
氏人物考云公孫衍一名犀首豈以史記張儀犀
首並稱故耶
滑釐子
趙註滑釐慎子名或云即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
禽屈釐莊子作禽滑釐呂覽作禽滑黎史記列傳
慎到趙人與孟子同時孫奭云滑釐即慎到也慎
一作眘到一名廣或云禽慎俱姓禽滑釐慎滑釐
蓋二人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楊倞註云孟子戴不勝即戴驩也戴
驩為宋太宰事見韓非子
宋牼
即左傳宋司馬牼也莊子荀子尹文子並作宋鈃
趙註宋牼宋人名朱註宋姓牼名
匡章
匡姓章名孟子莊子史記戰國策呂覽並稱章子
金履祥云匡章字章子

告子

趙註告姓也名不害孫奭正義云告子名不害君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為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也然趙註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但不知趙註告子名不害何據而薛氏人物考獨遺告子豈即以浩生不害為告子邪

陳仲子

荀子稱田仲人表作於陵中子韓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見之以堅瓠比焉謂其不仰人

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也

丹朱不肖　舜之子亦不肖　啟賢

丹朱堯子名朱封於丹說文朱作絑舜子名均一作義鈞封於商是為商均啟禹子一名會紀年作余年代曆作建楚詞作開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驩兜一作讙兜一作驩兇一作驩頭帝鴻之後縉雲氏不才子渾沌也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窮奇也鯀字熙封於崇是為崇伯鯀一作鮌一作骸一作骸顓頊五代孫不才子檮杌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史記註三苗即驩兜子饕餮也又按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有翼而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為人很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上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皆曰是鯀也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

苗民山海經又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一名三毛

逢蒙

荀子作蠭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略作蠭蒙論衡作龐門

桀　紂

桀一名履癸紂一作盤周書稱受史記稱辛經世書稱受辛

飛廉

一名處又飛一作蜚

孟子雜記卷之四　　歸雲別集五十七

字同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由古之樂也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為弓王由足用為善其橫逆由是也由己溺之也由己饑之也是由惡醉而強酒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兒且由不得亟由與猶同

文王猶方百里起猶與由同

辟土地朝秦楚地不改辟矣田野不辟辟草萊入其疆土地辟我能為君辟土地辟與闢同

放辟邪耻（梁惠服文重出）辟與僻同

踰垣而辟之辟兒離母伯夷辟紂太公辟紂（離婁盡心重出）故患有所不辟也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辟與避同

妻辟纑辟與擗同績麻曰辟練麻曰纑

辟若掘井辟與譬同

徐辟之辟與行辟人之辟讀音壁

沛然下雨沛與霈同

塗有餓莩野有餓莩用其二而民有殍莩與殍同

一人衡行衡與横同
一洒之洒與詵同
蒞中國蒞與涖同
是罔民也罔與網同
太王居邠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
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鈔録故字從邠而豳
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耆秦人之炙耆吾炙口之於味有同耆也口之於味
也有同耆焉耆與不嗜殺人嗜羊棗之嗜同

般樂怠敖盤樂飲酒般與盤同
井地不鈞鈞是人也鈞與均同
為阱於國中阱與穽同
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為臣質與贄同
共為子職而已矣共與供同
徵招角招是也招與韶同
君子所惡則亡矣亡親戚君臣上下問有餘曰亡矣
亡與無同
刺其菑菑與災同一作灾

鄉為身死而不受鄉與嚮同
若不鄉道鄉與相嚮而哭之嚮同一作向
距楊墨距詖行能言距楊墨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
来者不拒之拒同
為叢敺爵敺與驅同爵與雀同
不稅冕而行稅與脫同俗作税非
盜跖之所築盜跖之所樹蹠之徒也跖與蹠同
木若以美然不以泰乎以與已同
使治朕棲棲與栖同謂牀也

人不足與適也適與謫同或作謪非
孳孳與孜孜同
揺井九軔軔與仞同
自怨自艾有私淑艾者艾與刈同謂斬絕自新也
禽獸偪人逼堯之子偪與逼同
飦粥之飦與饘同
原泉混混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與源同
鄉原之原與愿同
狂獧之獧與狷同

師死而遂倍之子倍子之師倍與背同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閉門而不內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內與納同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與鴄同
猶棄敝蹝也蹝與屣同說苑又作躧
法家拂士拂與弼同荀子亦作輔拂
從者之廋也廋與人焉廋哉之廋同
屈而不信信與伸同
阨窮而不憫孔子當阨君子戹於陳蔡之間阨與戹

同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使數人要於路要其有酒
肉黍稻將要而殺之以割烹要湯食牛以要秦穆
公以要人爵要與邀同
幡然改幡與翻同
放勳放勛勳與勛同
有達財者財與材同
閔其苗之不長閔與憫同
直不百步耳直好世俗之樂耳非直爲觀美也奚翅

食重奚翅色重豈適爲尺寸之膚哉直翅適聲相
近並訓但也翅一作啻古文通用
則賈相若巨屨小屨同賈賈與價同
頒白之頒與班同
燕人畔管叔以殷畔親戚畔之畔與叛同
比有七義願比死者比爲去聲也比其反也比及也子
比而同之比次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
獸比阿黨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比並也與禮之輕
者而比之比較也且比化者比近也謂近死者也

此七義各有取而字則同
終身訢然樂訢與欣同
瞷良人之所之儀禮士昏禮篇鄭注引孟子曰將瞯
良人之所之陽貨瞯孔子之亡也漢書注作瞯孔
子之亡古文瞷瞯瞯同
不芸苗者也芸人之田芸者不變芸與耘同
數罟不入洿池洿與汙同
反其旄倪旄與耄同倪與兒同曲禮九十曰耄一作
旄漢書曰倪寬一作兒寬

出從而揜之揜與掩其親之掩同
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二而字當作如蓋如而
古字通用詩垂帶而厲注而如也又而今一作如
今
君子不亮烏乎執亮與諒同
氾濫於天下氾與泛同
徒餔啜餔與哺同啜與歠放流歠之歠同
餽兼金餽與饋生魚饋生鵝老弱饋食之饋同
浡然興之矣浡然而生浡與勃同艴然不悅艴亦與

勃同
有梏亡之矣有與又同
地有肥磽磽與墝同
見秋毫之末毫與豪同莊子作豪末漢志云利析秋
豪
蹙然不悅蹙音蹙頞已頻顣蹙蹙顣三字同
歸絜其身絜與潔同字從刀俗從刃非
君無尤焉無與毋同
驩虞如也驩與歡同虞與娛同王驩字子敖敖與遨
同遨遊驩義
安居而天下熄王者之迹熄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
熄與息同
掊克在位掊與裒同
彀率之率與律同
填然鼓之填與闐同詩云振旅闐闐
夫貉五穀不生貉與貊同

字脫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當從草作芥

曾益其所不能曾當從土作增荀子榮辱篇楊倞注引孟子作增益其所不能

士憎茲多口憎當從上令從心誤也王充論衡云士茲多口為人所陷無憎字

有私龍斷焉龍當從土作壟

且比化者朱註化者死者也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譌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

嘗以死為化也以死為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二女果果當從女作婐見說文

匪厥玄黃匪當從竹作篚周禮禮記篚多作匪蓋古文也

頻顣頻當從卑作顰

攸然而逝攸當從心作悠

鑽穴隙相窺穴當從工作空按古文穴即空也穴有三音讀去聲苦貢切缺也讀上聲康董切孔也讀平聲苦紅切虛也若讀入聲穴字胡血切窟也掘土為坎離乎相窺矣

孟子去齊宿于晝晝當作畫音獲路史國名紀云晝在臨淄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據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與此不同故朱註亦云疑此或有誤字金履祥云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義始豁然

太丁未立下當有而卒二字

臺無餽也臺當從人作儓然左傳亦云僕臣臺臺臣儓古字通用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間上當有與字

鎡基之基當從金作錤朱註鎡基田器說文錤大鉏也亦見月令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贊作鎡錤

隱几而臥隱讀去聲當作㥯集韻云㥯依也

係累其子弟累本作纍司馬相如傳作係縲

無或乎王之不智或當從心作惑

燔肉不至燔當作膰

或相什伯伯當作佰正韻云十人爲什百人爲佰古
文伯佰通用
惰其四支支當作肢
以羨補不足羨從次俗從次非○願受一廛而爲氓
廛從广從里從八從土俗從黑非○疏食菜羹一
豆羹舍簞食豆羹正韻羹作羹注云從羔從美也
俗作羹非○涼涼從水俗作凉非○霸從雨俗作
覇非
伊尹放太甲于桐按孫季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

其篆文相近故譌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按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
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
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
之
盡信書不如無書按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
不如無爲書爲若學也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
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也

斷句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趙註有人不得句言人有不得其志也吳程云有
字句言賢君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然句或讀然屬下文
至大至剛以直
程明道讀以直句云不言至直者此是文勢如治
世之音安以樂之類又云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

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
而勿正心勿忘
勿正句或讀心屬上文
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古註聖人句汙字另爲句朱註從之惟蔡虛齋讀
聖人汙爲句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
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使得其下焉耳程
明道亦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曲
放匠事蹟

王栢讀敦匠事句嚴字另為句趙讀敦匠句
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
十三字一句
可謂曰知
輔廣云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吳程云可字
句應上文不可字言百官族人之不可者今皆可
之也謂曰知謂為知禮孫奭云可謂曰知者百官
族人指文公而稱之之辭也
何不為陶冶舍
陶冶句舍屬下舍者止也或讀舍屬上文舍者作
陶冶之處也
往送之門
往字句言女子之嫁而往也送之門句禮婦人送
迎不出門故母送女但至門也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已甚句迫字另為句古註是皆已甚迫為一句言
文侯繆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
陽貨先豈得不見

先字句謂先來加禮豈得不見謂孔子亦往拜也
趙註作一句讀言陽貨豈先不得見孔子但以其
不合故瞷亡饋豚孔子亦瞷亡往拜耳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為一句君謂奄君也孫
奭讀三年為一句言周公相武王伐紂又伐奄始
終三年也
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
雨集句或讀雨字句
其妻妾不羞也
連下文讀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八字一句讀
子思不悅於卒也
不悅句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十一字一句讀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仲子微讀不義至弗受一句讀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十一字一句讀
卒為善士則之野
舊註善士句一說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
文謂馮婦改行卒然為善其為士者亦取法之及
其舊態復作其為士者又從而笑之矣前後兩士
字相應

註異
不日成之
詩舊註不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趙註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
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誓師曰是日桀當大喪亡
矣我與女俱往亡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羅大經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撿塗有餓殍而不

知發檢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
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
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陳止
齋云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孟年下則出恐穀
貴傷民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即後世常平之法
也
深耕易耨
張鎰云易耨芸苗令簡易也許謙云易猶淺也此
金履祥之說蓋深耕則土脈通而苗易發達淺耨

則但去草而不傷穀根

釁鍾

正韻云釁與衅同血祭也牲血塗器曰釁血者陰幽之物釁用血蓋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禦妖釁而謂之釁猶治亂曰亂也禮記雜記云凡宗廟之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註云宗廟名器成則以豭豚血塗也周禮春官天府釁寶鎮及寶器註云釁謂殺牲以血塗之又鑄隙曰釁或謂器成必有釁隙殺牲取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因謂之

釁呂覽本味篇湯得伊尹之門祓之於廟釁以犧豭祓者厭除不祥即正韻所謂禦妖也朱註取塗隙之義不取禦妖之義陸善經孟子音義釁許刃切禮記周禮註並音許靳切而楊慎卮言則云禮記周禮註釁音徽按周禮大祝隋釁註云隋釁為血也隋呼回切音灰楊慎誤以為釁音耳

為長者折枝

陸筠云折枝為磬折腰肢揖也孫奭云為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是恥見役使但不為耳非不能也古文肢枝通用漢書武帝紀民術支體一作枝體

疾首蹙頞、

正韻頞音遏鼻梁也孫奭云頞鼻莖蹙頞蹙其鼻頞而愁悶也呂覽孔子食昌蒲縮頞而食之註云頞鼻梁

一人橫行於天下

趙註一人指紂也言紂橫逆以行於天下而不順也

朝儛

朱註朝儛山名或云朝水名也金履祥云海旁之山潮至如舞顧野王云朝潕水名出南陽誤以儛為潕也一云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婬逰名其地淳于髡云齊右善歌即此地也

雖萬鎰

趙云二十兩為鎰璞王萬鎰言衆多也國語禮記註並云二十四兩為鎰今云二十兩誤萬鎰謂璞

玉價直萬鎰之金耳

如解倒懸

孫奭云解其倒懸之索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趙註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

自反而縮

趙註縮義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即到此也王陽明亦云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陸善經云志氣閉而為壹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

行潦

一說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鄭玄周禮註云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故曰市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為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虛貨不久滯於廛也故曰法而不廛

可運之掌上

趙註易如轉丸於掌上

且比化者

丁公著云且拒捍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云云又使其子弟為卿

趙註季孫子叔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孟子辭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云云此說與朱註異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請定兗州鄒學孟子廟弟子封爵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自程朱之說定而二子位號始除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一說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
嘗築薛以逼滕
龍斷
孫奭云立壠堁斷之高者
齊疏之服
趙註齊疏即齊衰也與朱註異
吾有所受之也
趙註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非先王之道
趙註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一說非
誣也
是率天下而路也
趙註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孫奭云驅率天
下之人如路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
江漢以濯之
一說上文獨曾子曰不可其叙事之辭已畢
江漢三句是孟子替其[illegible]道以解曾子所以不可
之意盖江漢楚望故孟子指以語楚人若云曾子
之言則不應捨他水而稱此
毀瓦畫墁
趙註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曾鞏云善覺之也法導之也政率之也相須以成
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
獸之走壙也
吳程云走音奏言疾趨而就之也壙穴也獸之所

居
望道而未之見
程明道云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
西子
趙註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然他書稱西施如浣紗鬻薪病心學服等事甚多
而輸錢之說則未之聞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元幼讀朱註于之無解盖以之字為語助辭有子

公行子之子也一說公行子喪又有人子之喪禮
也已而又疑孟子王驩及朝臣往弔雖云公行子
爲齊大夫弔爲生者而其死者君非爵位隆貴則
朝臣未必一時並往而國君未必命有司治喪也
使無有司治喪則孟子何以舉朝廷之禮言乎後
讀荀子始知子之爲人名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
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楊倞註云孟子曰公行子有
子之喪公行子齊大夫子之蓋其先也竊疑公行
子之即燕相子之按史記蘇代爲齊使燕以事激

燕王讓國於子之齊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亡然史
記但言子之亡不言亡之何國或者子之本齊人
自燕逃歸齊至此時死耳孟子之嘗爲燕君五年
其死於齊也齊王以國君之禮待之故孟子有朝
廷之說若然則年表謂君噲子之皆死汲冢紀年
謂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均妄也

完廩下捐階

一說瞽瞍使舜完廩舜即棄階而下瞽瞍不知其
已下故焚廩也捐階與下文出字相應

謨蓋都君

皇甫謐云舜字都君張守節亦云重華字都君趙
註都於也君舜也謂謀蓋於舜

九男

趙註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又云堯典有二女不
見九男按史傳皆言丹朱庶弟九人莊子尹子呂
覽並云堯有十子而淮南子亦云堯傳舜爾以九
子韓愈孟子註云九男卿大夫族人之子也

殺三苗

陸筠云殺一本作竄謂空也置也按書云竄三苗
于三危史記云遷三苗于三危莊子云投三苗于
三峗竄遷投義同

靡有孑遺

詩傳云孑半臂貌言無半身之遺也

論其世

趙註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
之世爲下

狠疾人

孫奭云狼疾藉亂而不知醫治者也

岑樓

陸善經云岑樓山之銳嶺者

人恒過云云而後喻

趙註人有諐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改其所為也困瘁於心衡横也横塞其慮於胷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也孫奭云有憔悴枯槁之容驗於色吟咏歎息之氣發於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

五伯

孟子言五伯屢矣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猾中國於霸何有按白虎通云五伯者夏昆吾商大彭韋豕周齊桓晉文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史記諸侯王表云五伯扶其弱師古注云謂齊

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又異姓諸侯王表云適戍強於五伯師古注云謂昆吾大彭韋豕齊威晉文也師古注五伯前後不同又不言齊桓而言齊威殆不可曉

不肖之教誨

一說肖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與朱註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趙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得其正也白虎通受作壽云壽命以保度遭命以遇暴隨命以應行習

子莫執中

陸善經云子莫等無執中也指楊墨言

為機變之巧者

丁公著云造機械阱陷之巧以攻戰非正道也

疢疾

孫奭云疢疾人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

不以三公易其介

趙註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汙君不以三公易其大量也此即不恭之意

仁言不如仁聲

張鎰云仁聲樂聲雅頌也

既入其苙

晁說之云或以苙爲欄非也苙從草香白芷之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入其苙得其所美又追而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按韻書苙又音及本草白芷一作白苙

館之上宮

趙註上宮樓也孟子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

趙註言善道皆在胷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孫奭云君子之言皆在胷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若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程伊川云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

評辭

漢揚子雲 雄 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又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尹和靖曰此最善論孟子者

班孟堅 固 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

趙邠卿 岐 曰孟子生有淑質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仁山金氏曰東漢以明經設科趙氏習見故有通五經尤長詩書之言 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籙運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 信與伸同 恥沒齒而無聞焉故垂憲言以詒後人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

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且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又曰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又曰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蘊奥難見

唐韓退之(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真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

程晏然(晏)曰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

皮襲美(日休)曰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旨也○又曰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

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施於人亦不輕矣

宋孫宗古(奭)曰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

歐陽永叔(脩)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

蘇東坡(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程明道(顥)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又曰論心術無如孟子○又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程伊川(頤)曰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又曰孟

子學已到至處○又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和靖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又曰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邵康節(雍)曰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謝上蔡(良佐)曰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楊龜山(時)曰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特強扶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宜其以爲迂闊而不足用故轍環於齊梁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也方世衰道微使爲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其功亦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李延平(侗)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

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

朱晦菴(熹)曰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又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又曰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纖悉然亦伸其說於方說之間大抵聖賢之言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陳知默(剛)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宋史列傳)

胡五峯 宏 曰孟軻氏開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張南軒 栻 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王其去也又遲遲而不去只爲齊宣王有好勇之資雖棄之耳○又曰齊王資雖不敏然異夫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

何西疇 坦 曰齊梁之君地醜德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卒乃謂齊王足用爲善梁惠則以不仁斥之

非有適莫也志荅其意乎自滿推虛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盡心於國而齊王謂吾惛不敏取齊棄梁於是乎決矣○又曰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謂望之不似人君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與喟然之歎爲大哉之稱此亦可見取齊棄梁之意也

高續古 似孫 曰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群異學必

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熊勿軒 禾 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行志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足恃乎孟子之

言不我誣也

汪浮溪 藻 曰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辨博若無異乎戰國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不侔矣

吳淵穎 萊 云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

宋景濂 濂 云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

薛敬軒瑄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宜矣以所如不合○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教養二端

宋王伯厚應麟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

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又曰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經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繇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孟始出王海五經通義說

章子留書六卷

（明）章世純撰

明末富西齋刻本

四書留書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留書。此其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啓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倣不標經文、止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刪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義名一時。而世純運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亦未嘗如講良知者至於洸洸以自恣。揚雄所謂好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自叙

秦漢而後聖賢遺書存于世者尚
多有詩有尚書有易象有曲禮有
春秋有魯論有孟子若夫大學中
庸舊在戴記中宋始別而出之與魯
論孟子並表爲四書見其方矣五
經之致書記帝王之事禮樂詳道
之度數包于大小易寄爻象爲言
詠陰陽之過春秋是非已然之故
以立典禮示來者然則皆散辭也
學者游其中如在大海蕩洋流遥
莫得其歸大學原本帝王之治身

心以爲端具其小入遐邇之勢言
之可行雖未見其人可以信其爲
達理也中庸推明聖賢之道同貫
其義俱之于中既得其中以總人
已情義之分斯俱得矣其半詳于
誠誠者中之所也好奇趣別行以
爲高者未嘗不僞妄浮薄者也誠
與中相識于其事聖賢之事畢矣
中正一也大學嘗言正心矣所主
爲言者不同義取于心不重于正
說之辭畧皆有歸耳言江海者或
及于魚龍言魚龍者或及于江海

所及之辭不足以爲所主之意曾
論若孔子之枝言節辭然記之者
亦門人之高等也故能知其敎之
所重而詳其本之所滙孔子之道
固有壹也行之多端然而非雜而
不類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

一者何也仁道使天下皆主仁以
從于道則下者有以事上上者有
以屬下同類有以接異類有以安
歡欣和悅天地同氣于道足矣夫
仁豈自孔子訪哉主以爲正者自
孔子訪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曾論凡言仁者有或舉之義
舉之禮非指之歸也不義仁不居
言其所以能者也顏淵問仁子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樊遲問仁子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又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雜然言之其歸可
知矣孟軻之學出于孔子自得之
說時出其所不及故其言有以大
開天下之心致其來趨而安行于
所自得其本王道歸說于仁與義

本仁義歸說于孩提赤子舉帝王
之大聖賢之高內之衆人之性甚
不見窮但欲因而致之以放于盡
夫物待于致則本數未全非有學
問之後功終不可以取成然得性
以爲端使人有順性之利雖及于

達大之中然常依性以爲安而功
可守所以使學者亹亹之術也釋
老之學皆有百年以後之利以慰
人心儒者無其說所以爲功及身
世已矣然則味短而功不長無以
作人無窮之意孟子介明養氣之

道其事始于爲義其終至於動天
地而感鬼神夫氣堅者神明強非
生所可盡然則生爲上聖沒爲明
神書雖不言可以知也夫大學所
稱今古所共無間然矣其他或處
中以爲極或推仁以立總或本性

以爲方亦皆使人有所守以爲招
德之主及其得之盡相兼也事不
得要未有能成者也要之所守數
不可多多則疑彌以自亂後之學
者或遵魯論之言或行中庸之訓
或尊孟子之指皆可以進于道苟

得于中。未嘗不仁。苟得于性。未嘗
不中。所由不同。歸趣一也。書若干
言。隨事出條。散在篇間。自非一類。
今揭其大指可得而論者。具于此。
丁卯初夏。古臨章世純大力父書。

章子留書大學

古臨章世純著

羅萬藻
社友陳際泰
艾南英

門人 劉斯陛 李鍾英 訂

紐谷李士奇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理通於眾。則尚明光大。謂之明德。其數則仁義禮智
者第也信之類是也。夫事所共爲。其迹昭明。宜而不
爲。其端聯絡。君子之務明其德也。力行以求著其實。

以身質德而示于天下。衛之。一旦。人已有知之者矣。
脩之際。聽天下或有得之者矣。故明也

在止於至善知止　一節

凡木至於事之分。而妄意度者。必合然不然以爲情
故常以爲不止於是。以爲不可于是。是心無止也。夫
在道而則之是本在。識而測之多端。然則其遇所
以從之。有懸智莫行所用。知有所止矣。然後輕爲
之。並獨轉爲之心。固有以自必安。然向往。而知生於
無妄也。事必先見其大體之所極。而後可以深求其

精微之所至知父子之道不過於仁也則可以深求于仁之物矣知君臣之道不過於敬也則可以深求于敬之物矣知故止之名非父而於子有所得用於止之所生也

欲正其心者　一句

凡言正外者脩名者也凡言正內者脩實者也以正心爲稱其事內矣所取將在實實者誠也不誠不實所事乃非其心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事不深明其得失之所處與其利害之所極徒以人言從事者其何之也一時其去之也一時旋以相敗或然之意多也其事足以不滅知不害之必莫容也則去之必實足其心矣知害之必務已也則何之必實足其心矣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者意之自然也明者後有自然之心知與誠道不相同而相由也

皆自明也

凡言明者物之者者也天下知之天下皆見而名之爲以衆其几而有其光大光者德也而我載之天下不獨獨德而稱我德者附於光者分於炎其明歸自也

苟日新

聖人之新天下也無已常以其道與天下相爲而無自售之心足故作之而不已而進其人心于日生夫休者而不思安泰而泰務不待而不來則其氣已柄而盡有所生所以作之盡理者唯無害盡也是以治將進而恭有光大地之氣應於聚昌也

新者物之進氣其動有樂其往有求常蕩其心以自引不以所處爲安也故新者一時之行常不可以爲久聖人有道以啓之然後能與天下爲無窮何也有以示之而知榮有以觀之而知勸上不慊而下相督也

爲人君止於仁　節

凡與名之德所以正物之處也故爲德者各以所爲就其處當其處而爲之雖有他端非足所用斯不以爲雜也以能深于其端而精之而足乎其數物有域

者行不過心有以獨者所往而盡也

瞻彼淇澳　二節

赫兮喧兮者效而近也民不可諠兮效而遠也尊賢而親親治之大者也分樂可樂土利可享安之大者也事以有效爲久效多而久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爲害而福爲不害而殃此利害而遠也作舍苦而安作不舍而不安此利害而近也有其害者以實取之有其利者以名居之其不謂之自害自許者哉慎獨者

何也自欺之爲言也人見而作不見而與者反也故自欺之所寡者不見於獨慎其獨以見其顯者所自能耳責所無而已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

有物於心形未嘗不應故心之所有身不能無也心之所無身不能有也心所不存而欲身有之是能身心異用也身心異用非理之所許心者取物之影以爲體所以取物由身以接耳故心之有知皆身與之及其有作也未有獨用者亦身載而行之已矣故身

心者一物之虛實也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修事不可以多也必守其一莊子之所謂一者仁也仁以與物必誠相求然則可以爲恩於父子兄弟而或夫衆人之爲父兄子弟者矣可以爲恩于君臣士庶而或夫衆人之爲君臣士庶者矣君子豈能一一而學一術哉守其約者而揚形而破之因而立其教于天下天下各以其分之所責者償於我而皆得也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其機如此

物之以小動大者必有數以及其來也有以居物之總以待也有以迎物之會故發而節相激勢相使也謂之機爲人可者物待生也待死也待利也待害也足故耳聽之目擊之則精神留之居其所聚與其所留而動者故以必爲多

所謂平天下　全

人性未有不同者也君子常以同者行之人未嘗不念其父母也同吾志也未嘗不念其兄弟妻子也同

吾亡心也然則孝弟慈不必言也言所以夫其名弟慈
者而已財者名一而變無數也貪與亂仁與義孝弟
與慈俱所以名之是故與仁人君子治之則利下注
小人得之以行其心也仁義孝弟慈之行生于世矣
與小人治之則利上注民不得而生其貪也暴亂劫
殺之俗盛於時矣

古端李世純若

羅鶴然

門人　劉斯陛　訂

社友陳際泰秦

李毓英

艾南英

繡谷李士奇梓

天命之謂性　全

天命之謂性何也謂道於自然也生而有之以爲天
與之而已自然者物之所不得言也然後知其爲在
已而審其爲同然於是信之而不疑雖然大器之辭
也孫乎性可以言道而性益遂可以言道故聖人加

脩爲以就於物之所可通而措之所可常守斯則眞
可爲道也矣性之所有偽者偽皆也則不足者正義
也有爲不脩則情皆必掩於正義有爲不慎則情皆
亦必掩其正義一掩掩則措身不得所通而天下之
援常至於相害如之何可失成也哉且事在乎所積
積之慣於積之害也是以危於隱微之據隱微且偏
況其天乎然後無發之過而爲得其之全是故意見
之私一成乎胸中斷它心在乎而見非之數可以

處其所矣天地萬物我無犯焉順豫之物[illegible]
則與物以安違逆之途可以通矣天地萬物皆無咎
焉此兩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而匹夫之所以行
于難聖所以措身于所適而天下不及于禍害適始
以有功于天下然非有修之者有慎之者無以至于
此也

天命之謂性

天之與人未必有相生之能也亦如父母之生子天
地之於萬者乎然已同其事而合其情小者固主

大知者固主長多者固主寡形迹已若有以相及矣
生者若其所生性者若其所與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事所以不得其本所若皆以見亂其何事尚未有也
先意以待事則所見皆流於所意是以其事不可得
而處也故心有乎分而後可以入偏倚之途無意於
一鄉之是非者可以制一鄉之當也無意於一國之
是非者可以制一國之當也無意於天下之是非者
可以制天下之當也未然也已可以然謂之本可以

博而致遠謂之大通乎四海而可謂之天下

君子中庸　全

中庸者君子以善世小人以殺身之術也君子不逆
乎世不强乎已是故未嘗推古于今也因時所可而
已天下舉而安之故曰君子而時中中庸之說彰天
下利之以可以託卑俗也託以濟志嗜欲情好皆得
進其稱仁義道德書以卑其實然則中庸之說溢而
情流不救也故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大闒茸猥瑣皆逐禄亂天下哉然而破先王之道乎

見爲甚其心無復惜於世也

中庸其至矣乎　節

凡言能者我與彼足相盡也有所不盡于能未全人
但求於道中各及于力之分而止力之限滿而道限
倚闗如非能說也

道之不行也　全

天下智愚之人其見皆足以自是皆足以其所見拒
物是以無求于行而無賴于道故曰道之不行天下
賢不肖之人其行皆足以自必其所習而安者皆足

以自慰是以無棄了所不然無容求知其所不用故
曰道之不明夫四者天下之大凡也而皆不得與于
道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一舜其大智也與　章

道者我之所施人之所受也我可以施人未可以受
則不必問中矣今問受者曰我如是行其可受者無
相逆莫也然則往必適物來必快我矣道之至中孰
過於此故舜不用已而求之人先知受後故應

好問好察

天下之患以偏起也偏之小者過物之當大者不可
言也雖其衆踊亦偏而已偏之所起必以一也見一
不得兩名之爲偏一之所專必以已也有已不得人
名之爲　聖人之制天下皆得其兩其制兩也與予
人已是以無過物之動有今此之實也愚與智者有
術之與無術也聖同謂有術者矣得中所從生而求
之得兩所從生而求之求之俱於物之原也
中生於兩當過生於偏不知今稱人爲道質將加道
爲兩不得其情是以被之而無怍也問察所以立對

情有對則生中其間矣

人皆曰予智　章

中者與物以安者也出乎中者權衡傾雖小動節行
亦必有害於物有害於物物必報之矣愚智之其利
害以爲功今行而得害愚已效矣智之名未可借也

因之爲人也　章

一將之進退物之眾耦皆有適合之數不可求之
人謀之古也必其有擇之如飲食之入腹饑飽之中
心才所任故曰擇乎中庸物不先偶無以俟來者擇

而得之以待中也中將求之隨用而志之一行而不
復好發而屢遷是棄德者矣故曰拳拳服膺而弗失

中庸不可能也

事者精神之所止也所逐高名則起人之氣而一時
務之若有不足爲名甲不見爲欲若事有中途之間
心志之紛亦不能獨安亦不能免是以無相久之守

遠之爲教　節

天下推人者寄之以權者也勿將以求勝者必物之不
足者也待之以不爭則身享有餘之地夫物之抱盛

氣而來如水之激至有物焉當其前而與之爲敵必
勃怒奮躍以行其必然苟與之以無有則施其盛氣
而不得所爲地將逡巡而無所用喪其所以懷來

君子和而不流　四句

和者去己之偏也去己之偏與物爲一而不失焉
可以行於無心矣中立者犯物之難也犯物之難獨
行其道而終無資焉可以經於患難矣

國有道　四句

塞所以固也世治爲俟者寡兼濟不倦以爲固世亂

無非相加者獨以己固者也經治亂而若爲一則其
守成矣

素隱行怪　章

情之所常欲者名也異也者物之所以明也同也者
物之所以隱也有求於名必示以異異以得名名以
懸私則其爲可成及其所　常則迹竣於同名隱於
衆矣終不足以自勸是故中道而悔之非聖人莫能
終也

君子之道費　全

天下之不可盡者三至大不可盡也至多不可盡也
至深不可盡也此三不盡者道皆有之是故不厭于
近不阻于遠不失于微不格于幽天下之物舉能有
之衆不能盡之不能盡任其質而不能剩議其所不
足毀訾其所不全何也物各以能否懸形形不具者
能不存性不存也是以有獨行而無兼長而道獨全
於其大如鳥飛天如魚入淵上下寄之而皆不定所
處也夫天下非有剩道也夫所不能人或能之一人
所不能萬物或能之道以偏寄人以偏取是以不足

相周然而格者自人而道之自體常遍則人有不及
之分而道有其無窮之數得全于己分之所任而已費
所不包者上下道無達之造端乎夫婦而終也察乎
天地夫天地君子聖人之所能加力故不能加力而能
得其應有統而有者以合之矣然則偏者有所以而全
也但不失其故處而全己存焉夫挈竿者手之所握
一處耳而竿之全可舉執者五寸之間而動其尋丈
手之形自續以至動之勢因竿也是以握少而舉多
夫伐鼓撞鐘擊者一處而以其全鳴有止者在此無

餘者不得也是以君子行道以用遯避故不[illegible]
不幽陰陽
君子之道費而隱
道本存乎太極之上其末存乎萬物之中存乎萬物之中聖人之所效也存乎太極之表天地之所資也道者以衆爲形其大形天地其小形衆物其幽爲鬼神是故與陰俱現與陽俱出與生俱起與死俱沒附屬靡化與俱爲體天下之人莫能見道一期之氣一期之物道則無不存也

夫婦之愚 節
道者以衆全者也天地任其一日月星辰山川風雨任其一鬼神任其一陰陽任其一鳥獸草木任其一道亦終無所逃之故以衆任道之無餘資道足網事是一收萬則體性不相得器具不相中天之不可代地地之不可代天也夫男雖有長人婦巧而其能相師況其過於人分者乎足以愁心勞身而受其昧亂者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節

人有能以至乎道人之力少道有能以至乎天[illegible]力多造端夫婦於道爲分之一耳察乎天地道在[illegible]取之也
道不遠人 全
天下之議道者惡於求道之過高是以道之名爲人所畏亦遂爲人所無用然道竟安在哉昔者聖人之教人也不以己內于其人推己于人人猶有疑也督人而爲之口而後無疑也是故有不願者人情也教以忠恕而足矣知親其君父兄人性也教以孝弟忠信

而足矣言行之常者人事也教以謹勉而足矣本分之餘增之爲贅少之爲不給聖人之教亦云適也故道之名可不有也知道之寄焉爲名者知道者也
道不遠人人之爲 節
我之有我人耳性者其形事者其性無所移之今將合人事而求爲鬼神則先不能除其癖以合人事而求爲天地則先不能稻其體合人事而爲獸禽草木則先不能易其貌上不得慕天地下不得從萬物則求稍以異天稍以異豈異者哉失故喪其徒自棄其所

任之一也。

忠恕違道不遠

何謂人道人者上大天地而從其事下小萬物而利其命中與類交而和其羣雖奉天地然交於天地者事竟少矣其賊命萬物則非古人道者所許也故惟與其類交者事多而術詐道盡在乎其間夫人者未能以獨安也必將藉于人以安己故當講藉人之術以正相生之情以己而順人以己而順人將復使人順己以往得復也上以立君父下以固親友利生於

交爲安得於羣處而人道正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天下之數爭之則不足從之則有餘從之爲道也可與爭適可與畢窮今夫有求而不得非遂失也然而其心氣憫然以爲失其所期也所期其非有也而與喪其所有者同害是非趨害以自傷乎是以行乎四海之內而不窮所也逆者除于受憂之于巧爲脊頼之術因貴在功因約窮性所當異途曲取己益然則雨露霜雪同爲物滋者也而又何焦乎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人之好所無有豈有足哉已得之地不足以自樂則求以廣之過數以舉事而犯天人之所不從是以往而得者或命所不然故已無行而命失正也君子以安常待天期之至常之所安則已無作已無作者德行全已無作而來者特於天也則命之事亦全也此于吉福則參執天謂凶禍之權常使大彼爲之

有君子之易有君子之難君子易可以自患或難可使求生易可得窮或難可使求通易自心慊非使勢

也難從情性非地限也難易在其心爲度豈盡可論諸人哉

反求諸其身

天下有常失之分已身有常得之理處乎常失之分雖富貴已非居乎常得之勢雖貧賤亦是失得者適適之云者已與世二物也以二物相適豈有適者哉獨適有適耳

辟如行遠必自邇 自卑

夫事由勢用故力不至勞用國以家則國有接身之

分用天下以國則天下有改家之端了其可及四六
以相使相使於勢并盡我力也
鬼神之爲德　全
人不知鬼神之德則不嚴祭祀不嚴祭祀則孝敬之
道不興人不知鬼神之德則不畏幽隱不畏幽隱則
存德之心不實祭祀者孝敬之終始也敬畏者爲德
之本也此君子所以嚴鬼神也
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雖有精明不立體質故寄物之內而物莫之能

亦有情嗜好惡方可以寄居于幽而治于明者借物
之神以用物而得效事於人非人則天地無見功之
處。鬼神無效靈之地山川日月雲雷風雨皆效德於
莫知故鬼神所事皆以可人依人心起與之俱止有
役人心應之能體物者質于物而知之也物之知物
必用巳以巳求物是役此也鬼神以物之自明者明
之故能用明之勞而能相盡故曰體物而不可遺
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鬼神多於陰不足於陽祭者以有生氣者發起之故

居其夫承與其牛全以生氣發之也神之所附可以
有潔其衣服者存稜祭者十門故以精潔致之
其類神從神聚人之誠者致巳即也人能致巳所者
頭有猶應之況鬼神乎
萬物與人相異其神皆與人相類故聖人以人道與
附附形自於陽影背於陰者欲其人不違能言這
故天之生物　節
夫心有作而作有事事有積而積有氣氣有生発惡
積有氣去身而遠引動於高深有目有手者不能視

指之吉咎之氣從類而附上天下地中有鬼神四至
以應吉以陽類從順咎以陰類應逆雖有宿受之分
或過其數或損其量或更其事由此觀之人事而已
豈有天哉。
武周達孝　全
武王周公之爲祭祀也以切法理睦敦父之義以篤
其祖其周至而盡法也爲父行也爲父之所爲行者
行也。巳十父親祖以稱所以能發其心也孝也者
仁之本也仁也者治之本也與得其要者所以及博

矣故曰治國如視諸掌乎夫知之者與有之者遠矣
然而爲功者心以所知淺深恩以所見厚薄也興足
以及之其心必有以異于人矣。

葬以士祭以大夫

聖人之制禮也因其勢爲可行也大夫之子孫祭必
以大夫則其後或有降在阜隸者矣何以常其祀乎
從生可繼之勢也從死不可繼之勢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掌乎

聖人治天下依尊教敬敬而後易使篤也依親教愛

愛而後易使厚也敬篤可分也愛厚可散也始於天
地受得施於路人及其康寧所以情足爲而人道也厚

哀公問政　全

仁者家國天下所共用也仁以立上而餘因以生以
佐焉而爲用故因於高勢之使而將旁及之人物有
本則足以立末有序則可以及渊以仁與人先其重
者尊之中又先其重者所以務本以流末也如是盡
矣其曰知人則因言知人及之也欲使本人道以論
物也其曰智仁勇則因仁及之也先後乎仁之事也

天下之道五所以行者同也天下有九經所以行者
同也未有仁而不能其家者也未有仁而不能其國
者也故道在豫仁豫仁在誠何以爲誠不以名從事。
不以輕心從事知之也實其知之也行之也實其行
之也如是而已矣

仁足以治也先之尊賢夫先後之於事事之一端也。
然而失其序則務不可成者其相導之機不順窮於
無源也。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道尚居所事則下以動有示不匿所爲動則先德
後其威刑有施其愛不及其功故脩盡聖賢之行同
之者謂之君子異之者謂之小人有同有其中央之
十矣。

天下之達道五　四郎

爲君者務多其仁學仁者必習其事安人身外情欲
之所厚取人情世之地也故父常能與子以孝子常
能與父以慈動之以其窮致之以其物所以仁生而
宜實也仁者天下國家之王則夫聖至智無以益之

故曰知斯三者　云云

誠者天之道也

意輕者無遂功，姑為者無成事，行以必然，所以能達其存也。嘗以日月所以自久其心也，行千里之途者，精神先其足，武豈於至之日至哉。

誠者不思而得　聖人也

物之至誠者，莫如以其性往者也。性之赴事，用之以無得而及之，以無已自然于其所為，而無意而合，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天下之至誠也。

誠之者擇善　明辨之

人誠于所求，性恐不得，則未有敢恃一道以幸者也。必將盡可以求之術而相襲迭作，相襲迭作，猶懼不給，則皆極之。已學且思，已問且辨者，此其何之誠也。已學且傳，已問且審，已思且慎，已辨且明者，此亦其何之誠也。

自誠明　章

性而得之與教而得之者，人所以期賢與聖也。然其事同于誠明耳。誠明因相須也矣，則性教亦何所以別也哉。故上高天事，下薄人功者，皆惑于名而不詣于實者也。

合誠明者，誠明合也；明誠者，誠明離也。手持足行，耳聽目視，皆誠明一乎其處。今日爾目如視，或日爾目能視，視者於知能則固未有處也。此其疾合之欲也。

惟天下至誠　章

性之　性能於勢而後可止，故物用性動者有極於誠。辟之若火，全性為熱，故天下之至誠熱矣；辟之若水，全性以寒，故天下之至誠寒矣。天誠其動，地誠其靜，物誠其生，非措意也，性所遂矣。

惟天下至誠　二句

物非以性動者，必有不足于誠之意。物之用性不極於誠者，於性亦有未能之節。兩者一實相覆以証者也。

能盡其性　物性

凡性之動以相適為用者也。天地行己之性，然而當物之生，故性于人也，如風雨之在天也，我行于不可

已存物得之以為利哉一物之物而成物物之
以為已足矣
其次致曲　二句
心不可使而所行也其心有病也而所行則將行其所病故曲以得之而以御之者以物應之以文行之也夫心所不欲為而以使之然其所行遂安哉蓋久而後安也安之則為本心矣故曰曲能有誠
至誠之道　全
可以前知者至誠之道必有禎祥必有妖孽可以使

人知者為物之道也以可以使人知者為可以知者之様非其類也然而論彼以明此者物之氣有浮焉者矣心之靈有浮焉者矣皆不至乎物之實而有其表彼之必有此之必有者也
古今者有時而留入神而經留則千年人則何所何謂時日在物百物而著之有日月昇沈相易乃名乾木令從生非老死歷其所漸日此故也此新也此古也此今也時果安有哉故物去者時以將以者前後無所故神者離物觀通離物觀通故卑十歲而不以踐也
我之一息大物之憑我之一神大物之神故其存百年之後兆者之自年之前事存乎百年之後兆者之百年之前我之覚彼之兆其事同其貸以一也
至誠其我我其者同彼同游一息見氣見靜夫今之物者其先有氣其後有兆今之事者其先兆兆其後兆迹迹後千年耳目接之兆先千年神者測之
誠者自成　全
身者人之所甘事也道者人所責於身之職業也無

道不足以為人不誠不足以舉道其要歸切于身者如是矣然則人安可不為身而誠哉雖然身之動有實而存已者有慮以至物者此人道之自然誠以舉道從兼于前用後物我者道事也又兼從而退之由此觀之誠之可貴又甚矣
誠者物之終始
誠凡者物之精神後而不逆乎理入而不阻堅貞故役物如身呼物如響
至誠無息　全

究之無不勝者無如其常者也常之於物無怠求之
心然而終必得之至誠之事來而無已是以名迹不
得不見成事不得不多夫速以時求功者未有可以
安坐者也此可以用其法者將翁用之將極用之及
其至誠待事者不然需之以歲月將自得耳又安庸
措事於其間哉雖其天地亦如是而已矣天地有四
時之變然而反覆其道而常之雖有偶乖之候終又
復其故而守之始終有以相一氣物有以相壽此萬
物所以生也故天地之道大約有三而悠久為之主

悠久以行其博厚高明故氣盡氣盡故生廣蓋百年
之物必有百年之氣以育之一日之物亦用積時之
氣動之如以斯須之為責化者雖天地知其窮也況
于人乎

其為物不二　二句

天地不疑陰陽故陰陽之至信陰陽不疑所生故萬
物之生全故誠者氣之力

今夫天　節

高大幽深物之四德乎高生明至大生形至幽生靈
至深生精故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道在隱
與顯

純亦不已

天地之氣其來者漠漠耳然終奪物而移之以不能
勝其常也物大而常力生其間

大哉聖人　三節

昔者聖人之發措理於天地建法於陰陽儀天以高
象地以卑陰兩陽和兩隨其紀是故舉事於小著理
於大立文於近成象於遠人之授大本非其量以能

同之大與相有神與相有府之川　流入海水均其
資則川水不得少海水不得多彼之多者亦我有也

洋洋乎發　節

發育萬物此豈聖人之事哉天地為之也天地之事
而聖人效之則其事全歸于所效斯以為聖人之道
而已矣

故君子尊德性　節

世之所為性者豈獨有德性已哉蓋又有嗜欲之性
矣擇其為德性者而獨踐之以之為重而順適其事

然而聖人之德性偏多。在常人者或寡少而不合也
各於一隅者推而進之以放於盡之大而之小之
高而之中之實而之華其為功也又日新而不已夫
如是然後可以足其費而與聖人同歸也

非天子不議　節

上者之非猶勝下者之是下人為制即無制何以與
制也發為制者無從制無從制是不謂制也
法之所以為功者以其一也一而後有其利人皆作
法則法且為亂安治亂哉故作制有上非者猶是作

制自下是者猶非非者猶是大是所存也是者猶非
大非所存也而小非小是不足以爭之

王天下有三重　全

為務不重則發不盡理發不盡理則往不應情王者
有三重未嘗敢恃己也參于上下前後慎其所發而
精其所存重之至矣然後物起應之已乎利矣然後
歛與之也蓋權勢所操其氣輕天下輕天下即輕所
以用之及其復也未有不反招其侮者也夫位不足
人猶不信不從況輕德哉

仲尼祖述堯舜　節

祖堯舜則後堯舜矣憲文武則務文武矣律天時襲
水土則入地之細矣然而仲尼大者既貴其合尤
取能合能合必有居今者在前矣然則天不足於施
地不足於生堯舜不足其法文武不足其道而仲尼
為之正也

道並行而不相悖

一時技待其變而施之則會有所合皆能效功於
一旦相反之歸奇於之變應之於反之時亦必為一

時之中庸故孔子所以兼行古今者以錯綜而代事
也是以不害不悖得位而皆安
陰陽寒暑相後為紊天地所以養已若盡氣不反輝
極而楊則天地有病人睹其然以為多費道亦反之
之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已並盛者雖並不存介並盛者務並不存萬物之氣
相害者徵戰於空間曰不害者害不至盡同於不害
且將取復也今此氣爐來此氣質異俱耻也

小德川流　二句

天下觀聖人之行以爲泛然衆之也而聖人非泛泛而區之也其大路先了乎心矣因于時物之宜以方紛紜雜及而後施于殊形適于異趣原所從來則同一也觀聖人者不求之一時之說致而安之終竟之所從則其事皆未嘗無說而其說皆未嘗不相應而所爲成功亦將何於其所止夫川流者有總之者也

小德川流

天出其氣地出其精四時流之規運則轉衛絶則分以分異以續常異故多常故久

三百六十五日各爲一德一德生一物五土乘之百物之交精與其藥尸又乘之故產物不得不多

大德敦化

天合氣而無垠限地萬精而無可畢萬古用之不見其盡或謂之古有或謂之日生

聰明睿智

仁者肝之神也義者肺之神也禮者心之神也智者腎之神也聖人五臟之神皆極于精而會於明堂之中守事而發腎神者爲之都宰腎神才巧則肝肺心受之皆適於度

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　節

至誠之於小行未足以明其用也及其大節之所存則功效矣夫五倫之際事繁而禮重將使夫無實心者處之皆以爲文觀已也以至誠者爲之則發于仁心而動于惻隱故其數俱足以相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五倫取諸至誠而足天下之庶事紀綱亦取諸至誠而足吾以智數行之天下有不可爲者矣吾以至誠行之天下有不可爲者哉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絪縕者天地之至誠也天地之氣實故大化無窮同其事者須相明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二者之用甚大而至誠之名若不足異今雖謂其事知是而人或不能信也惟身有者斯曉其必然耳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而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立本

誠者所以本事也所事有誠則得其克致情書勢無

所不與共者

化育

日誠出誠入月信死信生天忠於爲陽地忠於爲陰天地寒暑爲恭其處。神明生焉變化行焉。

夫焉有所倚

故入之笑不歡聞者不爲樂中誠不足也故倚者不能。能者不倚。

衣錦尙絅　章

聖人之道天下之所謂至高也然其實之所至與其

功之所用則常焉而已是書先後之所列其所謂道不過中其所謂功不過誠皆常近之名也中與誠爲類爲中之事者引而之誠爲便爲誠之心者順而之中爲便故兩者之理相依則有蓋斯尙好遠本并敦朴者之事也此尙質之士所以無厭于淡而有味于簡居心于和而宅氣于平夫誠之說全矣而於其言于不見之中益謂見聞明著之地爲可以已不以爲誠與僞者之所共不足以別誠之事偏其說以著所獨至也誠者始終無張大務備之事故其究也吾有所效于天下天下無將于己焉。

惡其文之著也

草木載氣精于核藏核於土致獨幽也本必在幽必不在陽幽深隱匿所以爲本也其敵而之顯所以離氣也故聖人以深爲宅以微爲實使鬼日見必喪其靈使龍日見必亡其神失其深傷其微失其微傷其精

淡而不厭

衆人好靜聖人好餘。衆不前盡故有以反終不已盡

故有以及世

章子留書上論

古臨章世純著

羅萬藻　　　　劉斯陛
社友陳際泰叅　門人李鍾英　訂
艾南英　　　　繡谷李太奇梓

學而時習之　節

精神者物之欲有所者也不得所寄而任之則泛濫流泊而無所歸寓以非處是自擾也雖麗之於學則常樂其有以自行而後有以自安其往也皆有所欲于前而動故常悅也

有朋自遠　節

水流濕火就燥皆有樂也其爲樂也不以情愛可知于其形故凡同類者皆未嘗不樂也形氣猶性盡有以適矣

人不知而不慍　節

有求而不得必復之以慍不慍者求心先亡中有足待而外無可待則大巳小物而能蘊之以藏矣

其爲人也孝弟　章

愛所于親可以及疎敬取于尊可以及卑親者愛所自多尊者敬所自取于所多可以分少取于所甚可以分薄

愛其親未嘗敢曰吾仁其親也敬其兄未嘗敢曰吾仁其兄也故仁者方於從則爲尊方於尊則卑末矣衆尊則卑者以聽得高者則下者從流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誠者常厚厚者常愛僞者常薄薄者常恐理之相與每以類來聖人論之于其類也

媚人者不愛媚人者取人也仁者與人也取與之爲道也背而去也情之爭者也

道千乘之國　節

守事之吉凶者敬也守物之心者信也發國力者使也使遠者能來止者能安仁也國功舉而衆不知勞者令節也五者治之所必由也

慎終追遠　節

凌而不悔民得之以敬存矣挺而不忘人得之以脩近矣力行于人情之所不足所以至仁之盡也

禮之用　章

先王之制禮也利其文章多其物用煩其拜跪周旋之節此無何也使父子有以親也兄弟朋友有以愛也君臣有以安也是故仁以爲之始樂以爲之終仁者道之相愛者也相愛相敬者禮之所以來樂者道之至歡也歡忻和悅者禮之所以終兩者本與本之所要也有此而禮爲利于天下無此而禮爲害于天下先王之道所以美于時者其爲小大多少之節皆務以明此意而止所以其故可論而其效至于治乎

也由此言之禮之所貴可知矣

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賊殺謂之人害禮者脩接接者脩和物之懷情資以愛己禮使資易爲施行發其數变爲除道是故父有孝子子有慈父兄有順弟弟有敬兄臣有賢君君有忠臣得類而歡失群而悲者此禮之所求也

上古之後姦起人害人群則爭懷私則許於許爲爭則莫可相依聖人爲之辨其父子君臣通其人道父子會遇厚其恩反綱其文章其於己也求損之也其於人也求益之也所好以同人所惡以私己使智不用使愚得安使強不用使弱得安使衆不用使寡得安是使愚其爭貝奪其爭寶物皆共不足也相讓有餘財勢皆共不足也相讓有餘勢引短爲脩制之爲羸故財有不足欲勢有不足貪欲然後作而合仁止而言欲安得其樂而哀而可歡大亂不生天地無災禮之化也

貧而無諂　一節

貧者寡有寡食者氣僻富者足物足物者氣陰此爲

物使也貧之謂必於其富也驕之加必於其貧也此爲人使也故失志怨猾人與物俱役之不得有其天

賜也始可與言　節

詩者意象以爲言是故常寄物而論之得其意不取其辭斯能以影響相取失故許之有此也如易之有象也易之辭有寄一端言之者矣然所寄之一端雖其指事爲則而易實以爲象也人盡以其事求之則其說將盡可通故其在詩也同於其在易也隱顯爲異耳

子貢之所通常情之解矣。孔子實之。故與人者所之之
前之使有及也。非人者却之却之使可受也

道之以政　章

德禮政刑。四者先王所以用天下也。道之于下治。而又坊之于亂。與之以有道。而絕之以不得行。本末以相全。然後民行有一。而治及于久。雖然有善以內之。而民得其利。則絕不善之具。固設而不忤也。今也無所以致之善。而民未有處矣。則道而之不善者必多。然後逆以刑之。此所以上勞而好不勝衡也。民之入不

善皆離于善。而後及。故可以本禁而難以末勝也。故上德仁也。上刑暴也。上德探始也。上刑探末也。一道于治。一救于亂。則其效也

令民之道。設于所好。禁民之道。設于所惡。德禮不見民未有好也。民未好而令之。是令以不好也。德禮不見民未有惡也。民未惡而禁之。是禁所不惡也。民好見可以加令矣。民惡見可以加禁矣。以令從好。以禁從惡。猶隨之也。

吾十有五　章

蓋學者因其時。十五志學。因其時進也。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因其時強也。六十耳順。七十從心。因其時移也。得時之學。人事一。天事二。

三十而立

凡有事而不成者。皆以不立。有道於此。知其當然矣。推而行之。又不可以必。將非獨吾意之進退也。以天下之情為不可逆。則不免舍己而與之相循。遷而合之者亦有矣。故其事常需于血氣之定。而待于頑而忍之之已久。及乎血氣之定矣。亦資吾事也。頑而忍

之之已久。則人情己意所與拒者多矣。然後有以自堅。是以為功之難久。而後得之也。自是而往。行于易致之途矣。

五十而知天命

人不知天命。則以天下事皆力所能為。知是其爭之于時勢也。必力其求之于得善也。必深則在義道德有不能安守者矣。信之甚。命謂無求無變無求無憂而後安然自得于此天之所以從道其循也。夫天下豈盡不知命哉。其心猶有疑也。心猶有疑。則亦不

知而已矣雖以聖人必心定而後達歷久而後信以有以漸造于利害矣然後能付之造化而所以于此求而不得者有矣不求而得者有矣而後知天命之必爾而不存或然之意

六十而耳順

耳順者何也不逆所入也天下之說多矣有一者以受之則多而相安正倒反覆而皆有以交通故無逆者

視其所以

物之動者未嘗無故聽其言也何謂其言也視其舉也何謂其舉也一不可得以二相徵二不可得以三相參

觀其所由

或慎有過從他得過或慎有合從他得合木高于山不審從以舉木兩致于地不審從以功大未知所由也

周比

小人不能以有餘包人情窮於大君子不能以微至

大人情窮於小二者所長雖彼對易

學而不思一節

此學者待有所至以收之無工以收是自視耳不足以相益也故同門之莫適從也思者以意逆物也事之如爲是非其未爲利害今以意明是非以意求之是非明利害而非得成事以相親也志之爲是者必或不是志之爲利者皆或不害哉其爲危甚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說之異者足以相濟不必足相傷也知其一端不知

寶田齋藏板

其他端徒以異已而攻之失其所濟喪已之利矣攻之而說不得成敗人之功矣爲學爲治皆不可也雞鳴狗盜智者猶或存之爲有濟於一旦也故善用道者不棄惡惡且不棄況或但黃者乎是欲有天而無地好由而惡濁也

知之爲知 二句

非有以知其必然則存之而爲之有其功矣未知其必然也則含之舍之冤其蹟亦有爲而成所欲而 則雖所知者少然而含于知之爭也知之爲言底以

爲功。
以必然取事舉錯雖少必得功於事矣以或然取事
舉錯雖多必不得功於事矣必得功於事雖無餘明
必以爲明者也不得功於事雖廣有明必以爲無明
者也

舉直錯諸枉　則民不服

將用是人也君之言曰此其賢者與天下人之言曰
此其利我者與去是人也君之言曰此其不賢者與
天下人之言曰此其害我者與賢不賢之見必究矣

百子全書　卷　上論九　宣西齋藏板

利與害之見必篤矣故爲人君者當得民之情而用
之

人而無信　章

物有任一節而動全體者信是也譬之輗軏車之一
端耳而車非此不行其任物不若取也其巧不若輈
也其多力不若輪輻也而以其小而拙且樸者有功
故君子有尚乎拙與樸也
輗軏者先車者也車體在後輗軏先之牛馬得之以
輗車信亦人之先事也未至乎物之質而信已先之

物然後得信以任我。

殷因於夏禮　節

上者受命更制將以新耳目厲民心變革者則有矣
然而不及大端其大者千古無更爲非智不足勢不
可也然則謂後百世猶相仍乎何不可知哉
聖人之不變於天下者二大定者不變也務已堅皆
不變也從其必不可變因爲明之天下皆謂我道有
然也其變以新民氣也民新所事則速趣所因多於
下所變多於上本常靜而末數徙

百子全書　卷　上論十　宣西齋藏板

人而不仁　節

禮所以效愛也樂效愛之盡也不仁而愛亡其所有
者殘忍賊害而已物必若於所反使肆者爲敬則敬
之害身也甚于桎梏使戾者爲和則和之苦人也甚
于柴柵以不仁與禮樂同器而居互相害也禮樂如
不仁何不仁如禮樂何

禮與其奢也寧儉

草木之生樸實渾厚者以爲本華茂以爲末故從本
必寡從末必多從本必朴從末必縟自然之道也禮

與其奢也寧儉行禮而儉者是獨以其本行者也
于所行以著所存

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禮者人之所立也神亦受其節故人道是非于神一
也不義于人不辭于神矣

禮後乎

先後者本末之所生言本末人之所不喻也言先後
則易喻矣代本末之說以先後先後之說著而本末
顯

或問禘之　章

先王之制禮也高大多遠少卑近小皆使相從小使
及近大使及遠尊使用多卑使用少王者推人為道
故禘始祖自出之帝自此以上以不可得知也稱必
生于天故以配天盡為如是者將使如立長竿循之
得廣登之得高高廣之量不相多少也禘自出帝不
及始祖以下何也以為不可得詳也以自出帝及于
祖禰相包以舉耳物之不可全揭者以兩揭本末為
全故祀自出帝者中心愛所不及敬所不至以著為
達明禮體矣故配天地以包鬼神舉上世近世以該
本統皆王者所以為全也如曰愛敬之極用則道不
限情之所有何以說上請仍哉其為治天下則何也
曰通氣于自出帝以至于人則萬姓或且同源別為
一人所産別小分類介于衹尺皆未可知即不可知
其統生上大必可知矣然後四海之內倫為倫類以
自出帝之愛愛之而仁義為有本故禘上世以至天
者上者行天下之大端也
或皆深者之所已通也粗者精者之所當歷也聖人

之道精而深者乃至幽冥祭祀之事知已繹于諸明
而後至之是故探其氣與魂之說而盡其遠與邇之
情知足以知此仁足以行此則天下之事皆較而可
識也

禘者爲荒絕之親非能接之以觀衆也人雖敬而易
愛也天下喚敬之能達卽愛且不遺賤也故動衆有
道舉一端而天下之心先至者動道得也

祭如在　節

陰鄰無鬼鄰空鬼之欲亡也久矣祭祀所以留亡也

陰不得附處不久存闇其遂亡矣精意之往即于虛
空動激其靈使尚有也不祭不敬使遂亡也其墳墓
也何辨非殺親也此過其棄尸矣故不知其何鬼之
壇也操帛牲牲而衆者神必靈矣人之錫精者多也
不知其何世之家先也牲帛不至必不靈矣強魄則
廢為厲矣

君使臣以禮　二句

上之行于下也易于與人情難于與人禮下之行于
上也易于與人禮難于與人情使臣以禮君行其所
不足也事君以忠臣行其所不足也

管仲之器　全

蔽於小者錙銖之處足以存其心小者之智也守禮
之儒斷斷而行不能游其外小者之法也然言儉大
道不廢言禮適識不廢則不可以塞乎小之說也小
者雖奢亦小耳雖放于禮亦小耳反而言之大者雖
儉亦大耳雖守禮已嚴亦大耳然而夫子所刺于仲
者必有所指于一事矣已傷之而不竟其說猶為賢
者諱也

管仲治齊存先王之道制時勢之節稱仁本義以修
其功不數年而桓公之意遍乎四海二王以下未之
有也孔子譏之亦以督故夫反常濟伯蔡陵寧疾之變
之亂施德有服惟遠朝其君也德有餘也矣故孔子
之譏管仲也猶其外楚也

不仁者不可　二句

不仁處約則不堪于物不仁將因約而用不仁而處
樂則不勝于物不仁將因樂而用如蓄病于身風雨
晦明皆足以見其病也惟病者異耳故先王之制富
貴也使貧不至于憚富不足以驕所以坊不仁也君
子之爲其身也貧使無諂富使無驕所以自坊也

富與貴　節

人之本來惟貧賤耳備于物者之謂富衆奉之之謂
貴富貴者自彼而來湊集其身者也是故得失之名
可以稱之貧賤役我所非得失之事也然則富貴雖
義亦已外矣貧賤雖不宜亦已內矣貧賤而不以道
者此豈我哉人之處我非也君子亦安能代人辭非
也

貧賤者人之質也富貴爲我陽貧賤爲我陰物故界
壘日月照之㬋然有耀耀者彼也耀去復我所可言
得夯失夯不可言得陰失陰役我質者得失之名不
載焉

我未見好仁者　章

好惡者所以任仁之力好以進之惡以厲之不得好
而能自前者未之有也不得惡而能自强者未之有
也

人之過也　節

事有餘于其平分而後過生于其過也知其平分之
也足恐有餘於而過之有志已猛而過之其爲有餘
一而已矣

能以禮讓　節

凡道之能立皆由其君獨主之而以多事與之周之
道尚禮故君臣盡心于爲禮法禁號令刑賞進退異
作而兩極故忠義遂行而國治安秦之法尚力故上
下盡心于作力法禁號令于奪官爵亦異作而兩極
故其力教遂行而國燥然由此觀之國無定道民無

固係在所盡用而已矣夫爲性不得賢者上之意未
專從事者未爲也

不患莫已知

不知賢之所來者從人求賢也知賢之之所以來從已
求賢也故有脩義於國人鄉而集之脩義於鄉人家
而集之脩近恒不若其脩遠

夫子之道　二句

天下之來者無已不可無執而應也有統而應而所
執非要則卒然而加而常不得其所宜用寡物之多

者足以亂我之寡者有不用也故古之聖人皆擇其
道者而操之是夯之執中孔子之忠恕皆其術也中
之謂擇于我與人所並得于其間以取宜恕也者知
彼以其己者也人我者治之所加也而或出其中際
或于己取道則亦一而已矣

天下之物皆行其一以得志於物以一御雜曲得其
宜終身不盡若不宜者則又不殺也

喻義喻利

聖人之治天下也使利于義ト上其利使小人爲之

小人爲力力爲利利成足以養於上矣上其長使吾
子爲之君子作智智作義義成足以敎於下矣利下
使可上也利不可從上下也義上使可下也義不可
從下上也利下義上天下治義下利上天下亂

見賢思齊　節

不知人以己爲度所俯所仰其高與下也不知己以
人爲度俯我仰我其高與下也

古者言之不出　節

凡言者非論古之事也則今之事也夫事豈獨在古

與在人哉躬亦同之古彼而有我其中躬所未是不
敢輕言是矣躬所有非不敢輕言非矣此不得不訥
之銜也

子謂子賤　章

取智從上取力從下脩智榮則親賢士脩力榮則親
庶人取之所出易爲得也

吾未見剛者　節

人有欲則利害之心明利害之心明則不自蹴于非
見之途有欲則有私有私于一旦則懷愧于心而無

[illegible]于來而比二者皆欲之所以害剛也若行於長
于一時皆有愧恥之心以求之已不正者以加義于
人實難及其能行義于己者亦其無愧于後也

我不欲人之加　節

人有好惡所欲以知人之情夫好惡之物不能兩也
來而利者或往而害矣則其事之所之常至於相傷
好惡之心重是以不能適人之心也

夫子之言性　二句

性與天道道之所本其先居物之先然物所得用常

不及也故其敎又居物之餘人作力于可行之事則
性與天道知可也不知可也故夫子少言之

令尹子文　全

忠者一節之心清者一節之行處道之偏不足以當
全者之德也況有偏之中是非之數猶未定乎故
曰未知焉得仁

邦無道則愚

晉以私憾誅于衛將不可以爲名且古之再以之于
己亦已足矣成公之罪尙未至失國也然則晉之事

必可前知其所至矣事之前知其所至者可無為以
待其所定任之是也爭之非也武子所以得聽之而
不爭也。

怨是用希

見刀戟不懼也有操刀戟者而懼矣戟鄰手手鄰心
戟固不可使有心戟於此有心物故畏也物所畏其
如心物所怨莫如心有心則害有意則殘子曰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心亡其中也惡不以心故無滯惡

十室之邑節

聰明者所以見理之質也忠信者所以任理之質也
有行之之質而不足于明則不視而履其不陷者
幾希故行學而不學是以其樸終也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簡居簡之簡得敬則其令也不得敬則其乎也簡
居事之一偏可以行之其民也未可行之其己也

居敬行簡

物者偶而弱偶不均名不正名不正者失分也偶者
頃偶也敬者忽偶也求簡者除煩求簡除敬是夫偶
也僞忽之實害僞之義也。
理之似者相為來相為逆求僞忽亦或應之體類敬
亦或遇之義者使敬簡兩存存之以異位者無傷也
故僞之分在外在人敬之分在中在己

三月不違仁

顏子王德治其義理終身樂之季路冉求子貢之徒
王才治其事數終身用之仁義之術取為濟飾僅有
可矣不事所不用以敗其所用貪名而亡功

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

三子學于聖所學同所成異人固以內性為度聞見
雖同取資各異性達者所得畢以資達性果者所得
畢以資果性藝者所得畢以資藝大而降水澤上植
柚取之為蔬食柱取之為華華取為色核取為堅各
成其事及其所長既就終身用之故才必行行一
則豈利欲者遠為者飛俱極於由所至一也

不改其樂

性樂不憂性憂不樂苦樂者物俱樂之苦憂者物俱
憂之辟物若火弱人先見焉夜入先見光貴賤之為

爲也一實二情能樂樂者。能憂憂者。

今女畫

畫所爲于事矣然而不舉則事雖有餘巳之力不相中也未從事而意之則力之有餘不足安所取數哉不能得之心託而誣責者也

女爲君子儒　二句

儒者以衣冠相貌耳然而不得其所爲行及其行之則有爲堯禹者矣有爲桀跖者矣其從事爲文則禮樂詩書耳然而不得其爲心及其爲心則有以詩書

禮樂爲儀者矣有以詩書禮樂爲奸者矣

行不由徑

止而成者常難邪而成者常易邪而成者以詐資其事也今雖得之人得以訕其由來後亦不後也故君子不以從事

誰能出不由戶　節

天下之必然者不可不然者也故出入必以戶非是塞不達也作事不以道亦塞不達也犯所塞而行則事物之勢將害之矣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正行所志謂之質即飾爲觀謂之文稱以美辭輔以物采緩以伯止其變詐以丁寧其情皆文之物也有文而質可以久無文而行質質近鄙鄙近粗粗近戾戾近亂而禍生于亂矣文近僞僞近詐詐近賊而禍生于賊矣二者之來不適之過故文質之道所以爲救也

人之生也直　二句

人交相託者也得其人之直者而安焉安之則從而

利之所以爲生也罔以詐物物不可安不安而驚其情乃相與尚矣巳疑物衆衆之所尚不免之勢也然而以免幸之道也

中人以上

吾人所能知則吾入其中矣吾人所不知則吾吾處其表矣事不適而強相加是非爲彼吾也以吾吾吾也信吾知吾也之故信巳則害吾之說進退不能矣

務民之義

聞而爲者無選聲娛火獨者無道明以此聽者聲貸

之所以也以此明者色貧之明也借可施彼成能於此然下以然而我能然也非我能然也。智并有質也附物而見所附者得則智矣所附者失則不智矣舉義者得智爲之在彼無之在此二道相須。

敬鬼神而遠之

不信鬼神則人道無甚可嚴之事信之已甚則禍福會于是非夫鬼神者亦得人之心而用之也鬼援人私則鬼爲邪是使徙失人道恐失鬼貞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

先無所難易者乃非仁也後無所得則所作者必非所作也先有難後有得以是其爲仁矣。凡爲仁者愛者所樂施者未便也所以未便環己之慮多必以理奪之奪而私與爭則果行黽勉意不易必也心不易可也故其事爲難先者所以勝難也後者所以存得也存得以慰其心故其難可忍

智者樂水 節

凡人之所體生恐所長則以責物物有與同則欣然同之至與無不之勞酬酢進順亦行其中喜力者或忘于固此豈可以理論哉故所樂者性情之見類者也。

智者樂

智者舉事必成謀慮必得事成慮得則心歡之事不成慮不得則亦輕置之輕置之矣不有其心不宿其意則亦無與矣

仁者壽

動所以徹物之生也然動不已則速盡生之節安逸

中閒少所用而多所留相延之術也

仁者愛物不殺不害不殺不害則氣不傷氣不傷則神不流神不流則氣和氣和則形安氣和形安則生者不去凡生者動也動以著其生動非有得必且有費氣有費形有費神有費液有費動之大小費之疾徐必稱也靜者費寡留多後有所窮故壽也木之化也爲死也何以至於是也究之費甚焉熟之費以焉私與之費其為究若者與非有所而竭之者也何以不至是也

非有仁焉

仁者愛人愛人者推己爲人而均之愛人而棄己是不同己于人也愛己者愛愛人之人也愛人而不愛愛人之人是小害大也以小害人者不知物類者也。

博文約禮

詩書之載皆適見于事而論其故是以雜而無方不可守也而可覽之爲無宗禮之所設必設于一一事而與以一體其事方矣于是守之守者亦皆可守者而成之也。

博學則見物衆未嘗不泛泛大也未嘗不失變化也未嘗不溥繩弦也故博學多智而輕剏者衆行之先者也其待禮也篤其分以節塞狹之民智欲大以有餘全行行欲迅以不足守智智與行天地之數也。

中庸其至乎

道之居中者凡議之皆無責焉故其道可以爲常然而甞不能一物之執不適而行意也則都而行情也是以出一而當者一二者固多一者固鮮也。

常人所期名實以爲壞動意於名必以奇行隨之名不足欲則樂處實實者自其際必以利隨之如是則必以苟汙隨之故中央之地常曠留不居居者希不之婧也。

述而不作

物之利未盡聖人作而充之作於不足之舞焉而前其功也作於有餘之上而而斯竊矣竊者引竊情所不至施之于其末人必所以無餘也。

述而不作所以降古人降古人而後可以嚴來者之心使從教謹而守之驅。

默而識之

道德全說德之棄也夫暫然得之寖于爲古者非以明人也不已之知之而已不亡而自存留之胸中者之心本異日有作也乘以應之而已。

聞義不能徙

人動則行欲故欲之于人常爲故舊裁欲者以今義自彼而來于己新矣必于故所而往逐之

據於德依於仁

德者義也仁者愛也義以存己所以固其志仁以愛人所以安其群義無可以不義之時事之竟可守者也故曰據於德仁有難可盡仁之事從其意而行之而已故曰依於仁德陰也君子守德以御己節己以奉仁仁陽也出而包物者也故義者仁之本也義薄而奉仁者寡

不憤不啟

發者必得學者之心以為其也有施無受則人之不

精者之不開言止而習散矣

子於是日哭

哀之至於樂也中有途焉入有其平者而哀樂為之兩未哀不即樂者欲令其中猶有平者也夫爲愛者以其哀紓者以于樂故樂可驟哀哀不可驟樂

必也臨事而懼　二句

利害之懼甚則計之也熟計之也熟則多利而少害所以能成也

富而可求　一節

然其陰志必非人之所好也有欲于前姑抑心以事也事不可濟柰何不自尚其志不自徑其行哉有生之情亦皆好自高耳

加我數年

易以陰陽寓人道人之生世萬方之事不可先而慮矣當之爻以著之為之吉凶之辭所以貞六位之非是非也是故于彼論之可以知我矣于其終而懼之可以危始矣夫道凶者去非之道也求吉者存是之術也占凶之謂占是非之謂占以攻己于道而無過矣

好古敏求

容成胡曹后稷岐伯皆聖人之才然濟一而止不得其兼及至後世物積理僃聖智相累記籍為會而以世相藏故世有兼世之用而人有兼人之才記籍者之論數貫之隨而得理必有致衆故務學者智上也務思者愚上也

二三子以我為隱　一節

教人以其行不可行者非人所得用也所可用者盡以與之不可用者已無為焉人亦無為焉聖人不道

也
道之在天下者多人之所得用者少所得用者措動
之理耳不離所動若然易盡矣聖人無餘道道無餘
質以爲有奇者妄意測度耳

子以四教

有經有緯有節有數謂之文事有文則動而充矣行
而成之其道可舉其效可樂謂之行士有行則名與
立矣著心無遷言不失一謂之忠信忠信立則行有
質矣四者道之本末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　章

天之所與非人所與也人之所爲者人之所可與也
氣之至精得之于人謂之聖人至厚之氣謂之善人
二者生而有之人雖有力不能得之其生而故君子
不以天性責人然自力其事可以致之君子矣自恆
其性可以致之有恆矣二者可求于人君子之所貴
也

聖善天生而有之也責天則不及君子不責人以天
予人以人不爲君子是不脩也不存恆是毀樸也二

者不保于人何用恆之

多見擇其善者　章

道在於此[illegible]不知也有役則知之故見聞者
知則[illegible]者不足以見本[illegible]成[illegible]本
今夫多聞[illegible]擇多見而識[illegible]也

我欲仁斯仁至矣

有物於此其必當之[illegible]心致之也
必誠其[illegible]心[illegible]
恩之則思之心[illegible]其速至之心也

若聖與仁　節

物之無形爲質者則能不能無明所能不能無明所
而恐于不能也則不能之之形成矣欲得之物而見不
能之形所以求之界而爲之盡雖終身之力以相隨
猶不給其心也

丘之禱久矣

有求於物必順所求者之事而役得之鬼神得善而
神其行福之權是有樂于善之氣也夫君子行善不
獲當于神之權矣故其與之也順此所以禱也

君子坦蕩蕩　二句

君子得理以止其心理所不與心不求也由理而爭
者難失可安是以無憂小人不得理以自止所求無
窮煩苦甚矣來于前者亦多逢其所不然及鬪乎險
中而更以力爭是無極也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
戚戚

三以天下讓

曰天下者從後爲言凡爲之辭也溢故舉後以日前
者于大也三讓而後可大王不與也太伯賢文王聖

太王有疑焉故不遂其讓迨而後讓成也
三讓不得雖之以遁則太王固不聽其志也太伯才
用越逆志度有餘度可不賴尺寸之資足自建于人
王不遂知也與桀之所期者可測乎承志其父慈其
季子又不失已之能事才德兩致俱爲世絕矣

恭而無禮　節

節物之動莫若禮人所不足禮引而致之其餘分無
汧禮損而止之物節而可適適而可久過行不率爲
不適也

正顏色斯近信矣

信非色之物近信者信之類也色而安閑重固者其
信之類
信其色而與物接不增加也增加則過正物不可近
是我以色傷人之情也
一曰信其顏色使色驗信於人也色安能信使不能
信者信亦寄之則信足其體之甚矣

士不可以弘毅

人心小狹則不容物不容物則不行愛愛者有餘者

之事也凡爲大之事必常張之張而止有前而無
後則大者有盡一爲愛而已息也故曰士不可不弘
毅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仁也臣天
下管仲之仁也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武王之仁也私妾鞠子小人之仁也仁之長
短大小豈不以是哉大者取大仁焉小者取小仁焉
譬之若物載者必大於所載乃能載也

興于詩

詠者謌之有音繹之有義音之在口和成于心和而
意生寄于其義而動則往而不可止矣
立於禮
人無所立之力則托於衆所服者以扶其身待物不
侵而爲兩以強加人人必逆之以禮加人人無拒者
人不拒則我得行也我得行則我不奪也不奪之謂
立又禮節其私私不在心氣志日廷形不惰者氣不
稚表裏俱強之道也
成於樂
樂者所以安禮也禮強人心樂則順之故聖人使以
樂爲禮以樂爲禮是使以順行強也順者既勝則安
其所強而無難至於信心有然不入於邪
禮人之所畏也畏而不安久則去之不去亦非已所
也聖人制樂以和禮樂之音辭禮之文辭也樂之節
節禮之節趨也習于樂者適樂于禮而禮可安矣安
則化化則天
民可使由之
人務其知則行之者常薄聖王治天下使民心于實
而絕之於虛以安俗而靜治
民可使由　二句
民之役務既已爲士其餘皆朴魯者也可以責力不
可以責智由我智傳由止諸其所而已矣求慮索達
相與于辨說失事忘功朝野不養責知之害也
篤信好學　章
狷者之爲一行其誠爲風斷斷爾也爲守斷斷爾也
出處進退斷斷爾也舉事則以恥防其後不求大得
而常求無喪以其堅小行於天地之間
信理守道之士方以與世浮沉以存身求得其心不易
于世行于富貴貧賤之間必以其確然者也
關雎之亂
先王之道必厚其終厚前而薄後是退物之情也薄
前而厚後是進物之情也先王作樂始必因而留之
致脩于末以脩所歸使聽是聲者其心前而不郤于
而不降滋滋乎進之高也
狂而不直
物以其短者長直信愨愿人德之美也天以與狂愚

無能之人用其短以擅偏德之盡、

巍巍乎舜禹　章

所畏有天下者以享其奉也不得其奉則物于我何有雖其在身猶無與耳、

大哉堯之為君也　章

可數者少也可度者小也與物既多則計數不及六拓體既博則為辭雖似知八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有其文章此緊畧彷彿之言也緊畧彷彿之言未定之言無竟之言也故曰無能名焉、

文者禮樂之物禮樂者事之充也功生于事事定而功成故功者事之報也此二者皆物所公見也物公見者皆可目之以其質然聖人之興事也多則文其而繁功盛而廣名不足以其之矣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子罕言利　節

始者聖帝明王之教率民敬務而從天嚴天而尊之依天而覩之為天之所為辟天之所貴當此之時道從外建自彼正我是以各取一則以為分散而不統。及至孔子子思孟軻並為建旨率民反已而從人共本教曰仁其言曰仁者人也仁人心也以仁正人之名而持一以為統以要衆道之會雖其義理之嚴人所勉強奉教於不及者亦以為已心有之端排而及全以為仁之他條而聚徒而說之援天下之人而語之故仁者孔子孟子之所以立教也孔子以立教而其徒猶有日侍而不知故曰子罕言仁是苟不能知。雖近亦終不知也又何怪乎天下與來世哉。

吾何執　節

名之所生生于其少多者名之皆也物隱于衆章于獨執一者示天下以易見天下可以號而目之

子絕四　節

意者心之期物也未有形也而先期之已意章而物形去矣失事之本也凡言斷者所以用不然本不然而以力橫加之斷所以為功然行物之勢而不用其自然雖成而所傷者多矣固之為道也為堅于事也堅者在于一方而徐方以斂之則無端之爭作矣凡已于世謂之我夫指事因其來而逆之因其去而推

之則事成而我不存一于其物故與偶者滅也與物
有二別于物而我見故有我者用物之不循也此凡
者賢人之所以拒于世以有之聖人則無之無之而
盡甘絶

毋意

必在于我用之在彼使物如日使己如形使行如影
日照生影斜直正反饒然進退有自然之妙形無違
影之煩影無枝制之苦故意者道之賊生之蠧也物
觸之利害在吉凶之兆咸於必由之大四方無上也

表東而西亦在南而北亦生意之為禍福亦建矣
正之為是非亦成矣使禍福相由而生是非相隨而
至者皆意之過也

文不在茲乎

天者聖人君子之所恃小人之所畏君子恃之恃以
己之素小人畏之畏以己之素

君子多乎哉

物之衆多者必小者也其寡少者必巨大者也多不
可惡懸以其小寡非可貴貴以其大

既竭吾才 二句

才也者智也智以緣物智短則所能緣者短能緣者
短則所緣長矣過而相于故高下生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才處短而道得長也
智之有為謂之才知不至而才窮才事者相為是者
也才過其事則有餘之形見于才矣才不及事高之
之形成于事矣

雖如為山

人無遜志則怨尤萬物人必一我無不為也勢不利

通二 齋書 八 十論卅八 賓酉齋叢校

乎故勢者退事者之藉說也有勢則無人功人功並
則勢不若人勢者不兩明者也賢者之生功也能作
無有大作無有則物不知而功之物不得向功之物
固不得辯之也故勢無為焉
待勢而作者已之力未全也有人工者無天事能進
物之勢而用之雖莫為之基必獨進也斯正乎其為
進也矣斯全于其為吾者矣

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之所藏必故于死亡貧困必之於生或能殺之必

之于富或能貧之必之于死未有能使之生者也必之于窮未有能使之富者也故能使天地之權窮帝王之勢廢者必之死亡窮困者也奪之名行才有不行于無期之爲無奪無所行

不忮不求　二句

有餘而彼處不足而求者爲物爭于乎之趣也雖段者不能無但有以易之仁言之所欲平者不在此也則不于中而生心

歲寒　節

賢者之待遇也順與所當而私之富貴至曰是厚生也貧賤至曰是使生也患禍至曰是明行也死亡至曰是歸休也故遇無若不遇無若者故皆爲利而天地鬼神君上之權力皆窮故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朝與下大夫　節

敬大臣所以寄君也下小臣所以隆己也隆己所以嚴君也故事有在此其及在彼

食不厭精　二句

公所詳發者所發也食而其禮不正不食者文食也

不親指

期物何處之指指手事也不親指役口以代之

童子習書上論終

章子留書下論

古臨章世純著

羅孫深　　劉斯陛

社友陳際泰參　　門人　李鍾英　訂

其尙矣　　綸芬李士奇梓

先進於禮樂　章

古質則予以畢名而取之言文則予以美稱而遠之質而畢爲名文而美爲稱所以張天下之心名美有不足慕名畢有不足惡所以亡取予之說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

聖人所爲道乎衆者惟其心之無已能與道而俱之乎無窮故常有求于衆人之見將以有益而廣之夫一事之端參伍論之則未嘗不多故也一理之正從順求之者嘗不背反也吾論之人反論之將有企出之理吾順言之人逆言之又將有可易之議唯其獨言自得則其說常專成

南容三復白圭

聖人取人以忠厚之心取之見一節吾斷知爲累而亦足登于列矣知其人所取于人亦以其近于忠厚也道取之約言節行無失於時而已可尙于道德矣三代而上所以多賢人君子也

回也視予　節

喪不能以爲無禮也猶不能身爲無後也有代我而爲之厚者不亦可乎以爲非其生之所安不當死諸之意也以生時之心爲已死之慮也

季路問事鬼神　節

鬼者死之所生然既死矣而生鬼未知其死也生也

鬼爲人之餘然鬼靈人不靈多有此質質反爲靈喪其半者存其半而神明愈盛則是未知孰爲全孰爲餘也不可知故聖人之以爲知止其心聖人之情也凡事者必得所事之情而合之事人事鬼神事者以交所事者安可同乎鬼與人之分死與生之分也故問死者所以究鬼神之說然而亦一也死者生之餘餘必依其亚陽之所爲陰往往而皆焉故人之所尙鬼亦尙之所下鬼亦下之

仍舊貫　節

凡有興作未嘗不書如城邢築郿雉門兩觀之類皆悉記之豈盡非時其以時者亦有矣豈盡不宜其可以作者亦有矣所以為譏為無國之全慮也春小而奔命于齊晉征伐會盟無歲不有民力為過耗矣勢之不容逸之常有以合而併其力之所不足苟可得已者皆所不敢事也以是為得國之全計而權之今偷暇而役不憫其前不慮其後知其志之不有民矣此賢者所以嘆也

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路有正大之德不足于和順之節則未免于性情之過性情者物之與者也故比于室使依于與者以求之

回也其庶乎

嗜欲之淺深以營求驗之而信營求之多寡以居積驗之而信此賜之富所以不如回之貧也

不踐迹　二句

詩書禮樂先王之所命皆迹也而得有求于精者之事則非是無以稽其途去而不用于己者矣於道亦未全合此善人所以徘徊中道而不得所至也

論篤是與　節

論天下之人期以篤切深至之行為主則君子見矣色莊不得而與焉此論人之法也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勇者好進徒使以義裁義豈定說哉志乎進者父將見義于進故使就父兄作止兄專者也以事從義奉義以從長老此父義之大者也

子在回何敢死

患難之來死生之權可自與志毋得不死為相存之言耳

克己復禮　節

仁心者人之所自有非為之所致也惟不得禮以自節度則雖有愛心溢于養己之欲而無餘以及人故禮所以節身也禮以節身而已不進則常欲去之必力己自養以進其志自勉于禮仁生其中矣克己復禮乃仁名之以其所難有進仁者禮之所能有也

非禮勿視

耳目口體欲之所行欲者愛之小也愛者仁之小也
制欲以體大小以行大也
出門如見大賓　節
動而見行雖無意害物所害于物必多矣敬慎自將
雖無意利物所利于物必多矣故或以禮爲仁或以
義爲仁或以敬爲仁皆有可以仁之理也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力行近乎仁行之而知難則言不敢出矣訒言者行
之見微也行也者仁之見微也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天下之禍害苟非有以致之則加于我者雖深而亦
淺而吾亦得寬然以行其所以之之意則所以受之者
亦薄夫輕利害外死生人能言之而不能行其意于
物者其故亦有自來也
民信之矣
法令具而物不服者下不得恃上之心也雖交用而
至心不存者上不得恃下之志也故古之善治民者
必使民有敦厖淳固之意以存其質而有親義恩愛

之心具以其發然後靜之而能安作之而有戚上下
之動相應于一而國有所恃以爲固物之不信相觀
而疑得隙則將去之矣有變則相詐以爲利已矣夫
以不相安之人而共處其志其一旦豈可爲言哉
文猶質也　節
文也者聖人所取于物之利用于人之力致曲而爲
觀于天下者也因以爲天下之意使之登登而有以自
安以其辨等分而處上下之位使君臣之間有所藉
而忘其勢此文之利也無文而存質固已瘠薄枯竭

而無以自樂矣又無可據以別于君臣上下之間則
所以爲貴賤者名而已矣貴賤之於物非天之所生
也人之所生將多其事以爲其之去其善之者而貴賤
焉乎存然則人亂之本將起于是而質朴無知者從
是以信其亂志也此無文之害也
徙義
禮義者人情之所常背也故禮曰後過而後有復耳
義曰徙已遷其處而後有徙耳
子路無宿諾

片言折獄得其情而果所斷也何以信之于子路乎子
路之果有積素矣証之以無宿諾也

君子成人之美　節

天下有餘者常欲以及人不足者每至於忌物君子
成人之美已所有也小人不成人之美已所無也

問仁曰愛人　二句

道之所加皆在于人不出乎人則道得矣雖有他端
其綱者也

樊遲未達

所以未達疑智不止此耳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所以大知人之說以滿遲之心也躍言使枉者直事
情疏遠非切理矣故又繼言之

君子以文會友

道者必有所質以明之質于文以發其說則其多者
可放之以博也其正者可依之以止也然後友之聽
明可得而用而其爲說可得而資

先之勞之

君者先後人者也人未能至前其行以觀物使有所
儀而動人能至則前其善而慰其心使之樂于從吾
意常包于民事之前後故民鼓舞其中而不知倦也

先有司　二節

人非性之所長未有能用之者也順天性而往則安
行而盡其節先之勞之而無倦此子路所能也特寬
大尚體要仲弓所能也因所有而用之也
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因天下之人亦付之天下之
人知不至者不強相索然後我與天下俱遊于蕩佚
簡易之中而無所苦

名不正　節

名者以言期物者也言者以多文明義者也名之所
期不正其處則議論其所以爲義亦左矣已議而行之
之謂事事之有功之謂成事之所功非獨力所逮也
事由理發者天資其勢事由情發者人軌其意理與
情不足而以強力求功未有能功者也無功而強作
之犯天下之義而強成之所立者徒足敗物紀耳一
端受其敗亂條行皆不可立自上受其敗亂百官族
民之義俱不可立故曰禮樂不興矣夫禮樂刑罰者

序與來也敎化不先刑罰獨行者非先王之法也不得禮樂而質之其法亦非先王之法也故曰刑罰不中四者皆政也而相胥而亡國無所以爲之矣

上好禮　節

君子之所治者甚精而所至者甚大使民敬則以禮作之使民服則以義作之使民用情則以信作之此用精微之道也夫民敬矣服矣用情矣豈獨可以厲衆而作力也哉然而亦兼于其中此非其事而得其事也則所謂所至之大也

誦詩三百　節

詩之于政有矣而未其也蓋用之可以爲政則得端而推耳于言無與也而可以言則故其意而用之也使言者盡如詩之以微相及也天下豈有不相悅以解者哉

子謂公子荊　節

天下之物盡以所有止之則于已甚寬而于鬼神無忌貧富者心爲之量也或簞食瓢飲而已足或藏鏹千萬而不免于憂此其貧富豈人所能見哉自足者富者之事也惟憂不足者貧者之事也而情有所則其實固可得而質矣

君子和而不同

物之意非可傷也懼傷其意則同之以爲行求無適耳物何可盡同一日千化猶不足也翁其參立叉何適從如可同也物在而我亾矣和者不撼于暌異奈其氣使可入耳存已依于立立行依于大定于一而四方通矣此同和通塞之辨也

邦有道穀　節

不擇時而一其進食祿不休者也必有苟且之術行于其中故君子審其用心

克伐怨欲不行焉

仁者之所不爲其所爲成之也如彼行者已驅而南則絶而北之迹已發而上則絶而下之蹤故不行得于仁然徒禁之于所不可而心實無所用之則所禁者皆乘流爲捭耳所以勞也夫不塱弃能蟄之說無失其有得之云克伐怨欲則去矣仁尚未來也得其平常而已矣

危言危行

物所謂危于利雖幾險而犯之害者也于禍雖幾險而犯之禍者也正者群邪之所嫉常情以詭則謂之危矣。

有德者 節

德之說一言之說二仁之說一勇之說二其有二端則有其一與德與仁合與勇有其一與德與仁不合者也德之說全言之說偏仁之說全勇之說偏別于偏全則以全包偏而無餘者或以偏任全而不足者也。

南宮适 節

禍福之不應者多矣君子有所好惡無以著其心則寓于古以論之羿于天殺寓己罰也羿于天辭寓己賞也得志之言辭不足以盡之。

爲命 節

春秋之時行人之官重過而失辭則生釁挑禍故小國猶重辭命所以弭患却兵鎮也

孟公綽 節

用人之道有德者居上有才者居下有德者居內有才者居外故使賢者用才者不使才者用賢者或蔽其才或倚其識故不同也。

文之以禮樂

春秋以周之餘教皆以禮樂相先士之賢具于一方者則被之禮樂以爲光華脩而成之以用于世禮樂不足而行其一藝者則以爲材士也公綽莊子冉求就近者爲古古人取人之易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節

五伯之名天乎與諸侯之盟不非以著優劣也桓公之伯也所謂施于國中傳大齊覇曲折辞至背有大道之態其交于鄰國依于仁義之方從容光大而有文故桓公不死得如管仲者繼之諸侯之德稱下則遂可正于天下矣故桓非文之列也次乎王者也

管仲不死 章節

君與國之間君子之所權也國與天下之間君子之所權也管仲所謂于斜矣無敘于齊足爲齊之列士矣無敘于天下仁義之所分大小多寡于是而爲量。

非可以名狗所問也。

公叔文子之臣　章

樂王鮒曰子宣子欲反州綽邢蒯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董安于忠于簡子則欒氏文誅上之春秋之時卿大夫各私其才以審其身大抵皆然文子能出其屬而效之國不為忠國者乎素出其上者雖為之下事我者也而登之於朝由之揖讓相先而意無所芥不為忌嫉媢者乎為之文諡于亦適矣

君子上達

章子習言　下篇十二　宮西齋藏板

君子者非一日而至也小人亦非一日而至也君子為善初亦為難而試勉之也久之而所勉者為已常分則又以過乎此者為可勉矣小人為惡初亦忌而嘗試之也久之而所嘗者為已常分則又以甚于此者為可嘗矣故高者日積于高卑者日積于卑漸使然也。

古之學者為己　節

古之學者為己事歸乎實實歸乎恒心今之學者為人事歸乎名名歸乎欲利、

君子思不出其位

處貧賤而思富貴者非為必能得之也心不可已然行乎其間以自於淨已富貴又不可止又有為之外者矣故心者物之無窮也常不可以安所滿之好新于日生千變以自極者也天下必無之物必不得至之事心亦皆得設焉將欲止之有所以用之而已有所用之則寄而定。

以德報怨

報也者天下之利也有報即施者益勸人勸于施利

章子習言　下篇十四　宮西齋藏板

莫大焉故君子重德施也而施者報之于常等並稱別之于怨已哉不別不厚不甚別不甚厚苟為不甚厚則自以滿道率身於人或人之說不可訓也

不怨天　二句

不怨天不尤人無所惡于不知也無所惡于不知無所求于知也夫安于不知者造逝不彰人亦惡得宗而明之、

賢者辟世　全

此傷世之偏辭也曰入山林而長逝者此眞得耳我

所謂辟地辟言辟色者也亦彌不及矣

上好禮　節

好禮之君必以禮使民所使者民所能供也好禮之風及于下民亦化之民知禮則以供令為己分梁矣以順民從道君是以應之謹也

脩己以敬

肆未全而之數也緣之而惡極類敬未全者之故也緣之而善極類故敬于德為分之一也而全德所出也

脩己以安百姓

去己無物去己事無加物之事堯舜治天下已以治之也桀紂亂天下已以亂之也己存之此事來者之彼行之則有受者矣勢之則有所至者矣故曰脩己以安百姓

難易之義存乎說之所持今曰安百姓者脩己而止則易辭也易之以說之反而來也今曰脩己者安百姓而止則難辭也難之以說之推而去也

君子固窮

貞道于人則曰此君子也柰何使窮乎不以其道得之也道與德則世之通術也推理于身則曰此君子也爲之何不窮乎君子固窮矣承與貞皆世之窮術也

予一以貫之

天地所生以其類故萬物之事皆從其本以通立于其道以觀者舉一而可盡也

知德者鮮矣

有勢者物之所附有利者德之所趨德何事焉雖行

歷天下猶無得耳此傷己之窮者

無爲而治者

舜爲天下若制物而使之之則已不勞舜之事有爲之者矣于是觀事神明所以若空也

立則見其參　節

一不信足以敗其百信皆行者常擬一以推類故忠信篤敬皆必以全爲之然後受其效

事其大夫　二行

所事者所與其實退也功亦與分焉罪亦與分焉事

其賢者友其仁者識之所其也

人無遠慮　二句

遠者待遠而慮今者也人將至遠必盡歷近之地後能至之不至于遠則近之地未歷也

君子義以爲上

勇欲而不得發欲傷之也勇往而不可遏物拒之也義不行欲物必避義故可以爲勇并使勇可以行者皆義所兼也

三戒

心者血氣之精華爲血氣之精則能用之已猶是血氣也則亦隨之而已矣戒者所以相節也

血氣居中道以藏精粗與者成形質之所以合受也精以生心性之所以嗜欲也三者虛實同所栖從精者而御之

三畏

自制不足則借外定之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因于可畏以取其畏君子所以畜精也

君子有九思　節

思者心之所以用物一身之動聽其所之無所不至期之以然則雖不然者亦可以然矣君子九思心之與身爲期約也事約而後得之

見善如不及　章

嫉惡太甚不可以入群故視天下若不可居而以度外處之足以行義達道非大度之士不能也

不學禮　二句

禮者君子所守以拒非常物所公明者持之而往物自無說雖欲相難詘于心如其是耳故禮所以服物

物服而已強矣已強之謂立

邦君之妻　節

尊名者往稱也卑名者亦稱也質名者行他分也並名者兼行自他之分也名正而分義之道存

性相近也

物性既爲善惡從形虎豹形于惡鳳凰形于善性之所有不能得之形之所不具如牛之不欲搏虎之不欲觸也如人之形自與善近同人之類自當不異所爲爭者多少之數故曰性相近也相近者大略之辭

究之身之所有皆從習化如工人爲器手不得其異
也而各便所習至其成也沒世不能通其技于形亦
然于氣亦然于心亦然夫習之所爲不待生後自胎
孕而已習父母矣其知食知煖者皆臨習也性亦習
得之

好仁不好學　節

學者所以論古以制今也古爲始以叢事之終成敗利
害莫必所在古有爲之者矣則始終之全也學古者
揭後于前使目明見而手可入之道也故學則無蔽

以物况我而明之

女爲周南　節

不觀周南召南不復知其風化之美所知者近世
之俗耳

禮云禮云　節

玉帛鐘鼓徵者也有大焉者矣玉帛鐘鼓文者也有
質焉者矣

天何言哉　節

事行之而成非言之能成也物致之而得非言之能
得也天何言哉行而已矣而萬物之美則四時不行
萬物息矣萬物之數以實相起而虛者之用不能至
于實之分君子所以賤言說也

不有博奕者乎

貴無學口坐高僧了前萬累盡矣山林妹於側萬累
亦盡矣役者理極此欲極也故博奕者亦夫人之所
以盡萬累也

君子亦有惡乎　章

惡者心之惡氣也物以惡來惡所以融之惡不加惡

則善爲無轍比于黑白相待而明

直道而事人　節

天下之事前知其必然則其心寬廓而無憂下惠于
得失之分有以前知之矣知其自然者又何求此所
以能致用其和也

不仕無義　節

君者四民之所其事也農效其粟工效其藝士效其
道與才知返不能挽民之列而供其貢稅進不能竭
能奉職以致其功業是率民而出于無義者也名實

之主之所不蓄也

言中倫　四句

中者不期而適遇之不爲倫設也與相遇焉耳不爲慮設行也與相遇焉耳不以清擬身以事八哉推也與相遇焉耳無苦于世無必于道特能與離合而中之名生中也者寛以與道也

無可無不可

道用其全全則途多途多者有所游移蕩漾以自極伯夷叔齊以一而自苦者也

博學而篤志

求物者迫于其際以求之則其勢不能自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事兼慮弁無所復之之勢也故仁不外焉

執德不弘　節

匹夫行義於一縣天下無稱者餘行不相輔也故德欲有餘執德不弘則未之餘也

信而後諫　節

以餘行輔一行以餘意輔一意進言于一朝人聽我以生平故不信不可爲說

辟之草木區以別矣

物類不同從其器而居之其精焉者有終不至者矣然見守其粗亦可利用

學而優則仕　節

學與仕不相劑也使相依而用是以事業之中有道德也

人未有自致　二句

親喪乃自致也有不自致者矣必以術致之故有以故興物者

不知命　章

事有不甚而常爲實用之窮命天事耳知之而求寡言小節耳知之而識明禮儀文耳服之而行立在達而或有功於近在本而或有功于本在微而或有功於大此不可不知也

章子留書下論終

孟子智書上孟

古臨章世純著

羅萬藻　　門人　劉斯陞

社友陳際泰參　　李鍾興　訂

艾南英　　繡谷李士奇梓

王曰何以利吾國　節

物利不足而能關于有無者有分以止之而餘見于分之外爭者并本不足者也意志無已而分不足與爲域物我心量不相及而不足也貪是以生而爭是

以求不于數以俱盡不可止也

不違農時　三章　一節

先王之制務令歸於全仁義不興孝弟之教不盛則父不能得養于其子兄不能得愛于其弟老者棄捐而民有不率矣故以物養人歸之五穀六畜用宅衣蠶以人養人歸之孝子悌弟精知本末終而後養道不遺

省刑罰薄稅斂　節

愛民者民亦愛之忠義之生知其本矣然後以教忠孤之爲易也而能從民知忠義題可用也

省刑罰薄稅斂不嗜殺人非富利之也無加害而已矣而民已知恩故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言其淺者知深者之不止是也

是心足以王矣

使人以其心從先王之法莫若使以先王之法從其心得其仁心以實之而先王之政策可依而起矣求之不忍之心此導源以行者也

是乃仁術也　節

以不見養仁者存仁之術也未見之與不使見必有分矣適則有合焉不使見者心不傷未見者心亦不傷歸乎不與係氣相通也觀于殺者生氣受其陰所以陰之通後性與命之間久而見損焉故君子遠之非以爲物也以爲己也

物類之而安數見于殺久之殺將不能動其心矣頑故也故不與見者養愛之道

物之生命本有知其可分者也而心意所計則若可以輕重殺物可以免人物若可殺耳殺小可以免大

小者若可殺耳殺所不見可以免所見所不見若可殺耳境惡其迫者而惜若可離于吾人之爲迫切近類也所見爲迫者以處前也待思而至者于勢已後于意可以辭矣此二者非理之所可論從心所貴也夫全仁以我而已矣豈能以物全哉

獨樂樂不若與人

情之在人相借者也物之所有已與分爲俱得其樂則以餘相藏受者得於有所增也往破者得於有所行也

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論以同異豈獨今異古哉古亦異古矣一切置之所求之所自生與其所爲以則參千世而咸爲未有可異者也天下之事皆如是已故情者聖人之所據以統古今者也無緣于物而可以期古今者得情而懲之也

以大事小者 四句

生于堯大之下同爲之萬物則樂與萬物 俱安同受天之德享天之厚不生事以相苦也可之樂天哉

天之傳何敢一行其意乎抑降損乃吾德也謂之畏天以大事小樂物之同安也而寄其說于樂天所以大其事小之事也以小事大畏強大之勢也而寄其說于畏天所以大其事大之事也一舉而歸之天而後聖賢之體皆由理發非由勢出也

因名近實 節

卿大夫之位人之所貴非天之所設若以自爲哉斯待其由其位而尊殊貴可輕者耳不足以屬下御物唯位依德定屬以功稽自□之權歸彼自然之分然

後天道有其乎苟爲天道□已存何可用乎今也起之進爲之中加之宿所尊視之上所任已重擬分責當固不得不遲慮反復也

不動心有道乎 章

心者氣之帥好而務起者也心之有志足以任物與其勇進而不懼者皆氣之本然因心而用者耳刀有利而利有炎火有烈而烈有權俱于其器者也人有五臟以當五氣食以入味味入于腹氣盛于胸此爲物養氣全生之道其因心而用靜爲志而動爲

勇者則其精者也其養之之術則或背而強之或持而頑之夫吾之所畏在此而常與之相當以其所守之一與之相御久之亦足以自堅此亦北宮黝孟施舍之術也而不可謂之得道者爲其犯難而下失君子之養氣也不求于氣而但與心以所可恃其致氣也不但于氣而于氣之所本心所可恃者義也氣之所本天地直方大之理所存則亦義也知其義與氣爲類而直以相招知其氣之所服也而我託焉託于所眾故眾爲除道以類相從則致之也不難常以有

心之道兼于致氣之理所守亦約易簡矣告子不求于氣但求于心道亦如是孟子並養氣之說以相反而所言集義歸之慊心者無以易于告子之說若其異言則實矣告子但求于心則所求于氣者已偏孟子雖言養氣卒亦皆求心之事也不得於心勿求于氣此告子不動心之術也不得於言而勿求于心非告子不動心之術也特全舉其言耳天下之來于我而多者莫如言是非得失吾盡求析之則于已甚勞而常足以疑其所守有術於此合於我則受之不合則辭之以是與天下相謝所以無擾于心也于言然于諸事盡然推于其類則亦不動心之助術矣

得于內者無所求于外告子所以待言也得于本者無所求于末告子所以薄氣也故告子之說歸于心而氣無事者也氣所以不可求者一倚于氣則其用之常恭暴而心遷其所與怯而心遷其所一也故暴氣之爲動心此其最之微者也然又豈能常壯哉一發而不當則心且悔之當其方張若舉世無以容其氣及其後也亦皆無以安其心務亦歸之怯而已矣

以直養而無害　一句

氣之所充充其身且然于身所出于世而加之內氣既盛則上天下地無不可反而天下之物與天下之勢舉無足以相勝相阻者心之自觀意象固已滿宇宙矣夫天下之事其智足以知之才足以爲之者不少矣而常不可以要成功是其成之者固不盡存其才與智也氣足以加焉則舉而必達行而必至物亦莫之違之氣不足以相任則小事而亦有不可爲者矣故氣之大小事業之大小也氣塞天地之間天地間

之事又何不可爲乎

是集義所生者

義者物情所辟服物所自服而我托焉明其服也又已在前矣夫一日之行持之誠公也執之誠正也所然行之而無疑此吾所恃義于一旦也至于事

道在宿昔不愧爲常分無疑爲固然率然之接乎時之心已足以定之矣此吾所恃義于積累也恃一日之義猶以生乎自疑苟恃在素昔我無不可以蕩然矣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君子之所謂智者在上則用衆人之長在下則用吾今之理君子之所謂仁者在上則濟世以利在下則與人以善智不以巳仁不私巳此爲聖人之仁智已矣

見其禮而知其政　節

禮政樂德其事相須其道通也其俱存也吾得盡稽之其偏存也可通一于二矣禮可知政政可知禮樂可知德德可以知樂雖通政于德通樂于禮亦皆可也

豈惟民哉　節

天下之同生而異才者非獨人也物之中亦有之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皆類也而異者此聖人之于人類亦猶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　節

物之有蘊藏者多矣引而出之使相推而來故物有同情而見不能以相一者意不至也引此至彼心非增也而所達遠矣故可以保四海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君托乎仁則民衆附民衆附則國權重國權重則尊名達積想而成生積人而勢生大命爲諸侯而以仁居上是得天爵也故因人之尊爵仁以得民民以藉主藉其土地可傾也藉于民不可傾也故能得民全力而捍之得隣國之歡心而輔之殺身之凶莫過于此故因人之安宅是以君子無惡于人役也求諸巳之仁而巳得仁者求諸巳者也力爭者求諸人者也求巳者必得之道求人者必不得之道

善與人同

翁者以衆成非人所有如手持足行各任其一而
以取今故撥彼益此不盡也同我于彼而盡矣故
而衆翁來適不得其異也
欲有謀焉則就之
賢人之用于國也非有已勢也必挾得君之情以爲
權威則令不行矣疎則意不盡也故尊賢而隆其接
所以盡才用之術也
子爲長者慮　節
七既高潔自置則所學于人者亦必以此求之孟子

于恩之待也歸以繆公之時責疇若挫下而使自我
亦察與泄柳申詳爲他也則其乎故曰子爲長者慮
而不及于思忠其以泄柳申詳慮已也
孟子許行章　節
性之所有者欲而已欲者愛也愛欲之所行自近者
始由其身以及身之屬逆而至于天下然惟其能自
父母兄弟近而至于人人者則得而指之爲害其害
同於之害于其用于身者則不得不指之爲惡惡非
彼如是之爲害惡也有愛則生智以營之智之所營

營所不至一私其愛于已而以智從其後則恃營所
害之端皆相引而生矣率其本心則因志乎爲善
故雖有務利之惡不妨于本始之善本始之爲善者謂
之道雖其善之亦且如是而已
方里而井　節
封建之與井田相合而異者也封建廢則井田必不
可行君子惜其廢則畏其不能其終蓋井田要終
之政也有諸侯治乎自甲則地狹而可以及詳而遲
利者不能也諸侯以爲已之事而爲之非爲天子而

爲之也則勢不得不盡家也于相經而習其事則地
力高下多少之數皆可以相參其廢置增損可以自
制而無請命之擾也則其法外一自而不可變一廢
而不易且此者皆封建之所能而郡縣所無有也
且以四行則吏易煩而小吏畏以爲參之吏治多變
之事而大于不宜達也而何所不至哉雖其間有
人吏以擬之則亦猶之非能以爲已事也且
月時加詔助者庶亦有之其若大田之則
亦各從其政也不然出縣[illegible]故井而予引公田爲據

之民。

並耕

君臣有分而後父子有等仁義之所以生也君與民並耕則喪其勢矣有相因而替者尊親之道行以不可得而明也大體不尊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法不可得而與也刑不可得而致也君體降則臣體絕臣[illegible]絕則爵不足欲然則賢不可得官才不可得使也[illegible]數者皆敗亂之道所以致之始于並耕故循道之發推而後知。

有大人之事 二句

天下所爲一体者人分業以作合功相濟分而得遂合以得全此君民之業四民之事而貌不謀功業相加相爲耳目手足也故曰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炎所說勢誠禍矣。

市價不二

一價之道期使民用材耳同精于粗誰不爲粗者此率民而由于太古之術也

若保赤子

如保赤子之謂無別也愛無差等者無擇親疎愛人猶是耳然忘有赤子而無別試兄之子鄰之子出本情以指之固其別矣別也者天地之道也物生有處必從身爲近從近爲推勢生其情非作之也

且天之生物也 故也

愛者天之生也易形而爲用于彼曰生于此曰愛愛者循生爲意者也故以發所生之氣者即發而循致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 節

枉尺直尋宜若可爲計利而爲發也既以利爲說則

枉尋直尺而利利之說固在也亦將可爲歟如不可爲是利不可言也君子當道大于小也

子不通功易事

四民之業交相需也男女之功交相輔也皆以實爲效士治道德有爲于己無賜于人然士之所治民之則君也以政令于上者君也以身師于下者士也此代君化民者也士不得職則四民之業不得安矣

子欲子之王之 節

言之人也以多取信一人言之衆人和之雖有勵志

亦將日移況未始有舊之事乎故之害速得禍之緊

速得惡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夫立言為教而託于空虛之文則寬遠而不切聖人以為表理以待事不若即事以著理推往古以今不若即今事而訓之于是本魯史作春秋因得以明是因失而標非衰理附事行遂彰是非依成敗愈顯審于微文以垂遠義其作史例類古有廿舊聖人將有變損則當時之人自能明于其故不至如後世不

闇舊例更事推求也而當時之事非其在身亦其尚曾經見也事近則言切語迫則情危因于往事快于來者此所以懼也此皆天子者綏黻脩道舉典明禮之事聖人以言語用之不至侵賞罰之分故賞亦不至亦遂收勸懲之效則功足相代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人之為我非教而後能然未敢公行也楊子又與之以道之名天下何惜而不甘乎我太勝則割物力不

侯則險而快賊許毒將盡用之此之為害明而易見推之無君以精者斷也

章子留書下孟

古臨章世純著

羅萬藻

門人　劉斯陡　李鍾爽　訂

社友陳際泰

艾南英　　繡谷李士向梓

與變之明　節

物之成者在此所以爲之在彼矩不方可以爲方規不員可以爲員法不尊仁可以爲仁故度量不生于上則準不及于下禮教不修之其精則安養不足于

其粗先王之道以仁天下也而事多于禮義節度此規矩以生方員律呂以生五音之說也故其事常爲君之所難而爲始之所不及非君臣力自斷于志不能行也

堯舜之道　段

仁者愛人愛人則計利害計利害則起制度制度所生生于仁心必由先王者先王仁深而智周所事得其全也又積世所累經變盡而慮患曲故後世無以踰之

徒善不足以爲政　二句

徒善者行意私于小惠乖于大體故有作廷之恩道不足以及博有旦夕之施術不可以經久以治天下于數逆矣徒法者守度數而已且文無寡情守迹而無將求其之法法亦爲弊故不行也

上無道揆　節

上無道揆則其任也下無法守則其所專也法之分屬而以責功者謂之守臣不信道守道者疑不貞其處也工不信度猶之事不正作淫巧以蕩上心也君子

犯義庶人之義所刺也小人犯刑有司之法所索也

一國若狂是謂播惡于衆

仁者愛人義者正己故制人之上義所多故問堯之內仁所有餘義不正仁不行道揆法守篤于上德施恩厚流于下矣此仁天下之法也

一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言堯所以祭禹湯言舜所以祭伊呂語人以至不及其次嫌于漸降矣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反身者代人責己也人之含咎者人常寬之雖有不
及人恕其情矣

人有恒言　章

人有恒言曰天下國家散辭也均辭也相繫屬爲則
非散者也兼歸而重則非均者也天下之本在國天
下有不若國之急也國之本在家國有不若家之急
也家之本在身家有不若身之急也

爲政不難　章

道各因時而有正者也當時之世卿權已重矣以力

加之則禍生于不可知因以德鎭之則世之所謂難
服者正爲借以服天下之資也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　章

天下有道有大德之人在也有大德之主天下不得不
歸于德天下無道無大德之人在也無大德之主天下
不得不歸于力不得不然者有然者也君子所謂天
也其有德無德則其人也由此觀之人常處先而爲
之地天常處後而爲之勢明聖之君亦審其所以生
天者而已何以生天以德何以爲德以仁仁行而民

附民附而方多所謂不得不然者天下莫當之矣

居下位　章

誠不足於得信必不足乎友不足于友者必不足乎
君與民合而後便于得故失之說者無不失也失
之于誠而無不失也誠者氣之本其積之極于隆天
地所以成萬物人亦猶是耳人得其誠所以能至乎
物之微而欲之物誠而通于其間者也
誠之凡始由近而始近者誠之地草木之物厚者在
本而枝得分之故父母朋友君民誠所先後矣于先

不足後不得待其流也

存乎人者　章

心目之而在也迷故能然其心之誠正而自得不正
則蔽之其心之爲蔽于眸子同之者也與莫大于德有
心而必有思之先見過于眸子以其見君子而
能自各則端乎之有正者耳

恭者不侮人　章

儉者足乎己故無用于奪去其奪之本也故不侮恭
之本事也不奪儉之兼事也

事孰爲大　章

父母期于子欲無不全也無不安也有身而後凡有身相屬者皆欲使爲有以本其身此父母者之心也身守則無不能守父母無窮之意安矣故曰守身守之本也言于承志之道已全也

仁之實　章

取物必于其源分物必從所多情生于身更反所生以求情源莫違焉是情本也情所全用是所多也予是取分可不竭矣從實而往者皆得實也不反累僞

也

樂之實　段

樂則有動于心有動于心則不自持蔣斯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有不知其然者有咏有舞樂之端矣先王之樂其節飾之者也

子産聽鄭國之政　章

言固有借古人以立端者乘輿濟人偶一爲之予眞非宮所用爲譏者將以著王政之大借以起說耳夫子産何可譏也

惠而不知爲政

惠而不知爲政不可也知爲政而惠無不可也湯救飢綱文下葬枯骨此上蔭賜者此又何可譏哉

君之視臣如手足　章

爲人君安必知臣子必爭之情不知其情而特分相與我之所以報以與人非人所以來于我也夫使人藏其心而示不知所其之言豈可言哉故腹心寇讎在國之臣有之非獨臣者也以我所以往者卜之則知之矣

非禮之禮　節

非禮之禮以小恭御人者也非義之義以小惠立惟者也小而不大故是而非非

大人者不失　章

物之近本者其氣性全赤子之心本氣存焉失之本統而假外爲增益者皆累僞也爲務而無始物所以常病

君子深造之道　章

學而知者得之古也問而知者得之人也雖復溫繹

猶不處耳唯悟而至之得于自取然後能願其用焉造其新故自得雖少足以周于事也自人得者雖多不足舉其功矣。

獨用之智不足以取全故必古今而求之非倚古今也游外所以發內濬耳目所以召心明求之人者皆求之我也。

博學而詳說之　節

事之不可同者形相異也及造其裏皆相爲通夫亡氣變見而成四時一理發見而成生殺相異之數至

于相反然求其說發不異仁惡不異愛天地同物陰陽同化聖賢同能萬物同才雖千萬化其事一耳天地萬物猶將同趣而況人乎推移之間乎故物多理少事多道少。

以善服人　章

善者世之所尊然猶敗于所用恃而加物則衆害其長能以善下人者斯敬之也能以善養人者斯愛之也以善下人善不及人特以天性相忝焉耳以善養人人賴其利矣各以已有得而恩其情也是以天下

又而歸之

原泉混混　章

古之君子先成于心心足矣後售于事事足矣後及于功功足矣猶不必至于名之分也後之又後之今之君子無從來之事未其前數者而名頓至矣來于無端亦去于無故何可長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同乎禽獸之生而能明其故別爲人類而處而能察其情因能以仁義被之所作者此耳自此而外形體嗜欲有均之者矣同者類異者隱也同者多異者少也非道之少徒以道異之少也或去其異或存其異存有非常其事也天之與我無失焉耳天固別物之生奈何取混也。

王者之迹熄　章

周衰王政盡廢凡所以教化天下者久而遂迹皆絕詩教亦絕焉詩者咏歎興而爲言者也豈無遂矣耳目之所新始能感人之意陳久循襲則意不起也孔子適其意以春秋續之其凡余得何之所頌也所取詩

之所刺也變其文而寓其意以是為可以續詩也及
辱衆者言不得不約言少約者旨不得不辨義也若
言中之禮義可論者也先後詳畧稱名稱爵之間有
通詞為定指與世相期以指實惡者為出于約以總
多不得不如是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天下之言性也　章

天下之言性未有不援于故者也雖然必以利考為
本性之行物于其所安則發而自極其所不快則斑
鬪而不前所安而行所阻而止吾所以奉性以用焉

物之道盡矣不然者于□迂不然者于物逆何也逆
己之性而用者未有不逆物之性而用者也夫物亦
有故故亦有利矣利者其常然者也常然者可以相
復非常然者未有可復者也今月然明日有不然者
鬼神尚不能以期之況于人乎故據于利以用者我
可據以知物人亦可據以知天如是則于天下無難
也天下亦可據以知我矣天下於我無若也此利動
之福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章

事雖無以處心則常為物所使君子有以處心是以
能泰然于天下今夫仁禮相復之物也往而不復必
非其所以往君子責出以端本雖三復而無已焉及
終不可感則又可以理足而自安也然則于天下又
何患焉夫與人並處而獨免于患此所以異于人也

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

凡異而同者皆道之全者也道有全則處一方而以
其餘理寓焉及其境移理亦相追夫境已去矣而行
不改則所行者乃非其所行者也故變者物之一者

也
異為真同同為主異見異于同乃可辨道見同于異
乃為見道

怨慕也

凡非意之來皆可以其自得無憂者相待惟親欲憂
我則不可不以憂處之所以受親之怨也怨非正情
之發然有時為吾舜與小弁皆宜用怨之地不然不
可以為孝

民無二王

民無二王勢不可也舜堯舜亦不能俱立然而
君道終則舜之爲相明矣
孝子之至　節
舜之有天下一也或言之而爲大不孝或言之而爲
大孝說所成也
天與賢則與賢　章
天者物所大歸也求之而無故者則以歸之天或
或不肖也或爲相久或不久也此誠非自爲也
天之王之也暴亂而必失也中材而可以安也則求

之有故爲之有力也亦天因而隆之也此不全于天
之事歸權焉耳故將爲無人功者與名以天之道然
也受者可以安矣將爲有人功者與名以天之必然
也得者可以懼矣天者先人而後人者也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古物之世天地之功未成萬物之用不備發人的事
歸于時爲君非求辭避不可且物尉奉薄而務行
加衆以與人宜釋負其身爾以後勢已大定可以逃
可循中庸之主可以託舊券取成功使天下之人樂

先民以本後王亦與以所安也而財足物聽上有大
本非定于世傳亦何以塞遜爭之心乎
天之生此民也　節
古之所謂聖賢者賢愚貴賤通已于天下而公計之
我貴也日然我可治理也我賢也日天以我任教化
也在彼者皆吾事在我者皆物所待也身無獨身事
爲道常合天下以爲心此爲聖賢而已矣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
且與大爲類邪與小爲類與理相從不乖其數就功

既大無以邪道取通者也
百里奚　章
事之不可擬者以類喻之因其一二可以推知其人
之所予得其人之所立可以知餘行之所通此論世
之道也
智譬則巧也　節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日月星辰同氣行府此知
事也水淡上有致勞作力此能事也知以虛而身大
能以實而每小地力之所以者用天圖不盡也三十

力用者矣埤道也孔子倚于智用乾道也

祿足以代其耕也

王者制爵從天制祿從地度量翅于庶人而自史之至下者莫不曰我祿之也其勞力如是而食其報淆鄉庶人之自耕而自養耳下士代耕之食朔然後鄉大夫之食皆明繼天子諸侯亦皆代耕而已苟爲無功于民則是不耕而食于義無處也故天子庶人無以相過而享大奉者有大責也

用上敬下　節

身爲天子則勢不可以有所下天子而有所下則其勢不尊不可以正于四海故盡天下無可以勢屈之者而唯屈于賢屈不由勢凡自全于尊其于申德亦又獨至矣至賢猶不敵賢天下復有加于賢者哉

充類至義之盡也

物立所對而可分充類至義之盡者去不義之類而至所對者之盡也于兩端而求其界義與不義之分也于一端而求其界大不義與小不義之分也言分務其盡今得義不義之分而大與小之分不得則分之說未盡也不可以自附于人下

不見諸侯　章

士不敢見諸侯所以全君也亦全巳也爲庶人而皆得全君之前則之行謁則君無以爲尊矣故曰所以全君也有賢人之名而君得而役令之則賢無以爲重矣故曰所以全巳也故不見諸侯者自卑之甚也自尊之甚也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士之一身兼賢與民之分以民之分自處則事宜役君以賢之分自處則道宜處已屈于不知己吾爲庶人而已伸于知己豈得庶人使之哉傳曰貴有德爲其近于道也先王之所以尊之于賢士雖微不當損道而身降道古人之所成君矣

一鄉之善士　節

道高則勢孤勢孤者求和彌切故行遍一鄉而徵于十鄉遍一國者徵士于國非獨情親勢亦使之夫物之求類本乎性命草木猶得類而茂而況于人乎

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極疎不忘則易施于尊于恩［illegible］于古義文然后若

分祖宗之身則有祖宗之貴因得以祠宗廟之則［illegible］

義亦適也

性猶杞柳也　章

本仁義于性孟子之言也說以宗大抵適用于人倫

爲善可明爲不易之理謂起于人偽荀子之言也說

以重人力人有己力而得勝所以並與三才之功其

說不同其歸一也古之王者當兩用之是故指孝弟

以承堯舜引同類而至盡其務其自然也慎微防危敬

戒不怠此厚防不然也有然之說勝與天下以易亦

怠天下之倚苟任性今羲尊至桀紂不難其說將不

信于人下乎有爲者得無［illegible］故聖者指［illegible］而

不［illegible］得者明人事也

說有輕重則其義遂［illegible］子［illegible］爲仁義因而備之也易

以戕賊言深而義不在［illegible］故孟子之［illegible］以戕［illegible］

戕賊者也非可成于爲之者也所辨不當所論

性猶湍水也　章

性由水也遺物搆合而成以人之心非有機于先也

因［illegible］有耳有目而有鼻有口有形而生嗜好

因于有身而念父母親兄弟私妻子因身家而私鄉

黨有是因得［illegible］相因以生無窮因于有欲而有惡因

已之欲惡而旁及其類凡與物接皆有欲惡以待之

推而至于各有相繇而及之故而皆引有貿于其心

所以爲善者亦聖人君子通大于己而斷其可通

與不可通而公私是非之名生若大禹則同　無

所有而性之所能則因而有不可也此告子之說是

也然因于欲惡有可通有不可通而欲其蒔惡其不

通之性又生焉則孟子之說亦是也故孟子之說極

于其末發也告子之說從于其本然也所意不同故

爲說異耳今舉本舉末相以爲爭而不知其合也是

天下之惑說也

性之所動皆因于身之遇物而化形無窮其所以動

而從來者則其相習之致行于甚遠而勞使之也使

身可去而心可獨行則紛紛者知其必無所生之根

矣使心可寄于他質不食不飲不欲而足者則紛紜

者亦必無所生之根矣［illegible］說爲所作從形豈不然

哉。

生之謂性也　章

天地萬物盡同耳無以相過言相出者各私己分之
言耳生夫何謂也以人不容已也如實途從本正求
同之同然後形異形歸一氣機息事寂而風俗靜道
德乎矣人亦生于中國物是事易遂乃多端耳如在
荒漠生物鮮則藩籬之用何寂力用若則儀節之教
有界性從勢止安在有異乎故自貴其異者人自其
類爲言不足與天地入公六五

食色性也　章

仁內義外說與是矣義自敬以敬亦愛之物義之且
形獨以敬斷爲物非物所緣矣樂者性之所所緣而
出之是其性也不樂而加之非其性也

鄉人長於伯兄　章

鄉人伯兄之際即可以稱敬斯須之所加之矣然其
敬疑也代伯兄以叔父無疑于敬者也代鄉人以弟
無疑于不敬者也而后當斷之情可明

富乃其情　三節

性情一也剛柔而言之性有固以從化矣一性所出
遺于變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性而能其才過也
四者皆分也各于其名以曰仁義禮智也四善者我
固有之矣善者爲性性者自然矣復之一者也

富歲子弟多賴　二章

物故之于自然之地則本然之質見今舉人而任之
自然則必善人少不善人多矣盡性誠無所不缘則
近與遠精與粗而皆有然也與粗遠于地之便而常
深精與遠麼于地之跡而常繁則亦足以相掩而已

矣故禮義之好誠然也仁義之心誠有也而不能當
情從之所發其可奪者則亦當歸之性也故君子不
待生情夫有損益之道以一爲之所見于古今者亦白
此理皆所有非人所爲也而猶以深其從來稱因性
以爲端爲功亦少易也提料太深則孟子之說亦將
有所窮故禮義之心即可隨潤指外矣且言皆意好
未知自變而不失也哉則自然之說人將奪從而與
之比矣且損與益之云將安用之

平旦之氣　幾希

平旦所爲浮沉嗜欲之中雖有仁義而莫覩也夜至
寐于是俱置及于始覺亦然俱舉則仁義之於情嗜
參而生焉夫參而生者其微者也故曰近于人者凡
希
夫心非異物清氣浮靈人謂之心實卽氣也形動氣
擾形止氣息形氣相俱明可徵知故指氣言心從所
易見耳今草生木長皆于夜何辰之時蓋息機在是
人氣亦同之也
人與天近唯始生時自無以有去之未遠同當與孩

也平旦者一日之始寐其未生也寐而覺其始生也
彷彿孩提唯此時有之故亦通於維天之命
生亦我所欲　章
所以臨節能死惡心用之非欲所與也惡由生發及
于其甚則以生足惡悲憤感慨無物足以泄之極之
死以盈其量也以欲用之則不能矣
惡而能死必發於卒然之間及于勢緩多展轉之計
矣雖然使行道之人而有宮室妻子之奉則一何不
忍有生之樂以待其後也惟其生而無可歡而又有

以慰之是以甘死而不撕然則人之貪于生者亦藏
于生之樂而所輕于生者亦不能忍于生之苦與則
好義惡不義之說亦不得專於其間也
輕重之辨其明之其不明之其明者物之輕重其不
明者所係身之輕重故爲鍾知勝于簞豆而宮室妻
子反加于死生也悲夫
生有可樂則護之彌至生無可樂則自視亦輕故不
能舍生者徒不能舍欲覓非重生之情不惜遂死者
徒不忍所惡終非輕生之念人之重生但重欲耳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德全心故專心之名心有知而知有欲欲爲愛而
愛爲仁故曰人心也義辨物別類各有其理于此乎
于彼乎分指所之乘而往者待心之安當物之分故
曰人路也
仁從欲動義依不欲止不欲全欲之心而當者仁之餘
則亦人心也故曰求其放心而已矣
弗思甚也
人皆措身于高已指身于卑其爲身之道于是非之

論悖也人皆措身于福已措之于禍此非利生之道
于利害之論悖也蓋見不及全未能擇而後而立衷
是以意奪于近而論悖于遠故曰弗思甚也

體有貴賤　節

身心相托也常相傷行心之是不能足耳目之欲行
耳目之欲亦不能慮心之安耳疲相歸也亦相痛尸
之所其亦不求廢之所可也故一身之中相爲制遮

心之官則思　大者

思者所以論物而制當者也從曰從心心之物多矣

與體相知則亦與體俱往已矣方其思者而用之所
以能與之出入而相錯也然後行于雜然之途而皆
得其所當其于耳目也有以予之亦有以奪之有遠
有從而濟于利也夫講于遠以全近論于大以奪小
者思之所專長也
耳目遇其所樂則心不能守其所安此見奪也當机
應會一使心先事觀理制宜審則求中則權重攸歸
心強而耳目弱不可奪矣

仁之勝不仁也　章

土地均而一強一弱者以人民相勝也人民均而一
與一以者以德行相奪也德不積不可爲德傳曰今
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今夫
山卷石之多及其廣厚寶藏興焉貨財殖焉一勺亦
水不能成水之功卷石亦山不能成山之用同物之
[illegible]用其不可爲道也故大地用氣在
[illegible]入月德在而明深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行之而久爲之而不難剝久法術足以爲利行之不

全爲之不久雖其爲文武之道不可以爲功然仁者
全與久之謂也

禮與食孰重　六

禮者本末大小而行之以小輔大以末佐本義則使
相爲[illegible]則以大與本若獨行故禮食親迎乎時之
法也不禮食不親迎終而權也其與[illegible]歸于禮而
典以行與食色則其親安得而不然哉
生[illegible]之綱爲體也以全生也人有五官之[illegible]物不必
然也以聽取之不使傷不使亂而皆得于食色之安

此先王之善養欲也故推而歸之食色皆為食色何
禮之有焉苟反其說推而歸之禮又皆禮也何食色
之有焉如全生以有為娶妻以承宗人節也而小論
縟文皆所可略此訶禮中輕重相權之數謂十食色
無與可也。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形不足以為舜在能其事已矣如能舉百鈞則為有
力不能舉匹雛則為無力以所能斷也然百鈞則有
不勝者矣堯舜之道豈有不勝者哉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其餘亦其數耳不必言動之間皆是也豈待
不可知者以有不可能者哉言道而從其難者見其
易者所以使斯人其中亦能能其易矣難者可以難
也孟子之論未有不從此始者不恐人而以為在不
窮察而以盡義性命而以為是窮說而以學人下
凡若此者皆所以誘人于向與其進也

儀不及物

儀有幣帛謂之物并此幣帛之儀已得其物則責
其儀已致其儀則責其志志者禮之所重也儀之于
志為近而物遠之有儀矣君子猶有求也有物無儀
如之何其可哉

君子之所以為若也　節

道者義也制義以已所以止貪仁者愛也推仁于物
所以濟義使施以厚貪道不許也愛之以厚生仁不
許也

今居中國　節

中國所以治者有臣卿士大夫爵祿以相及是以引
遠于近連衆于寡去其君臣者有不屬也而亂即生
子不屬亂生即復得貧稍可貧不足盡之

盡其心者　全

物莫大於天權莫大於命天命人之所謂高遠而不
相及也命者人之所以不可如何也君子以之大不
以命失身在天中不足其心已然心之在于天事
無以相加也仁義之數得于陰陽五行之德一體五
行非但相如此一物耳說為同物但其不悉即悉天
之微矣自知耳非相知之　以然其所與同未有與
同而不得其歡心者此心之性不失其陰陽之机皆

順比天于父吾爲孝子比天于君吾爲忠臣故曰所
以事天也大以二氣生萬物氣動數成物以爲命其
生命也其死命也物皆範于不得已之中雖然天定
也造化之來以陽成生以陰成殺累善以增陽損不
善以减陰然則自爲可吉之道自由可壽之途我命
在我亦不在天也故曰所以立命也

順受其正

人之所樂富貴壽考安逸顯榮使盡無望而至則天
道不貞人之所惡貧賤夭亡憂危險難使由我而得

也則天方不純不純于天人理雖也不貞于道大施
妄也皆不可謂之正天之有正人成之也人盡其道
而天之來也無妄而來也甚復也氣究而反也然後
始有以信天道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夫盡道
而猶有貧可謂大有理乎數之極而有變天之所無
可奈何也是其正也

求在我者也

富貴榮顯人之所以材有德而天之所以福善人自
本致之是謂求我自求乎之是謂求外

萬物皆備于我 章

人之一身心爲天身爲地目爲日月耳爲風雲
齒寘氣爲陰陽骨爲金石髮爲草木膚肉爲土血爲
爲水皆欲情性具體爲亞人類之中有利可得然可
易者身設則居行臣則僕爲王對父爲子則可爲父
對兄爲弟亦爲兄一身之中千變千名焉物皆可
以稱之皆因物物皆備于我矣設我亦萬物也有物
亦我也我亦萬物我則大矣萬物亦我我則能天子
身盡物則于物流通一不干一異衆攸同如水入水

如火合火莫之至也故曰樂莫大焉夫我亦天地何
不能合天地我亦萬物何不能與萬物亦君亦臣亦
父亦子亦兄亦弟何不能是父子君臣兄弟無以知
彼以我知彼情智通而假理行故曰強恕而行求仁
莫近焉若所以大以萬物也仁所以近以其我也且
夫我備萬物萬物備我通事也然則人我古今我無
不在是以生不爲存死不爲亡不爲有無不冒罪窮
萬身萬化通以備引行字字

夫君子所過者化 節

聖人在上天下耳目屬之耳目屬之則精神會之於
有感之一旦全易生乎者故所過化也雖不盡然猶
存一二即是以名之矣人天在上與物相違地處下
質而寔愚然萬物自生其中聖人神化亦復如斯也
遷善不知覩而化也物覩而化者無事以行至于此
喻彼而已矣夫是之謂至神神然後不煩不煩然後
大及其遠也欲不勞不可及其勞也欲及廣不可

人之所不學而　章

天下之物自然者常矣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事不
章一將請　下孟卅七　富陽齋太校
乎天矣夫道在天者雖至殺物猶物所安也道之有
作者雖其愛物猶物所不忍也故自然者爲良夫道
之愛稱曰仁與義言仁合義則世以爲不可幾然其合
即在於孩提之愛親敬長見之一者生而有之非學慮
所至也生故自然自然故無不然達之天下達之天
下者自然之徵也

舜之居深山　章

相有在而忽故與木石鹿豕俱靜靜而及于無欲初
有在而生故與念善言善行俱起起而全理皆應故聖

人者得與無欲用與有屬者也

無爲其所不爲　章

欲爲則將不爲爲之不爲所欲爲者雖不爲所不爲
者易耳舉天下之道推入至易之中天下所以樂從
而不疲也
道取吾心而足所不爲所不欲此盡道矣學取諸心
而足無爲不爲無欲不欲此盡學矣

廣土衆民　章

有其蓋者未嘗不欲得其所效也安利人之爲心者
盡子容請　下孟廿八　富陽齋藏授
切于其思致之也故大行之大樂小行小樂者得泄
惻隱之心得用也然未可爲得性之盡物之得性以
已爲故是故身受其福而於人春百節相論以極其
歡其若樂欲外而不內也此樂之所以淺深也
君子性德于身道豐于世及物之謂實盡物之謂大
其與私所得于周身四體受意而和暢百節得情而
溢洽者樂之大小可同日哉孔子在中之樂必有不
知老將者矣然時適不逢事適不展所樂于世者不
可冀矣君子有以自寬也曰我不盡待外矣一身之

其性得情足吾何慊乎哉蹶及物為大而存身者亦
真也。
易其田疇　章
財用者所從出之經財用足制度定則物常于有餘之
地險詐不行私意鮮薄父胡妻子所不暇顧之為仁
公之為義推之為恭敬奉之為禮節姻任恤皆以生焉
矣
觀水有術　二節
水與化為體每變多而文冥日月所用用于其発故

循錫物以色而大顯之觀聖人之道亦于其燦然者
矣章不足是理不條理不條則變化不成未可以論
于高而語于妙也。
雞鳴而起　章
始既定則終亦相隨畢世之學肇于始學。一日之事
肇于平旦夫舜跖者隨事之名耳豈以多事後名哉
一行之中有舜矣一事之中有跖矣
所惡執一者　節
道全舉則取全于人全廢亦全于道舉一廢百有
廷廢矣人以道有是不知亦推
人心亦皆有害
傷于貧者安富傷于賤者安貴安生于所傷也安富
而貧已安貴而賤已惡惡生于所安也以此二者
相展轉于無窮故貧富貴賤皆害心也
堯舜性之也　章
堯舜之仁義由心所發我以所見者之身人但見其心有
以效其為仁義湯武未成于心也充身之身矣既身
之所為有實可據有功可明性與非性又何以別也夫

性不身著天下猶無以受其功身已有矣此性亦將
同其事夫主之于道尤貴耳
久假而不歸
假而不以實居名非但名之美也而未嘗不為利于
天下故言美不待實況其實乎。
君子居是國也　忠信
君子貧富上下皆有以為功上而事行未可期者也
下而教違必可期者也不得于上必得于下無無功
之時。

不素餐兮　章

君子不用于時則無功于人然猶得食諸侯是素餐也雖然道隆于一國則猶足與先王分功也是亦國家之所以治而何爲不可受養乎

仲子不義而與之　章

讓于衆行中特此一行則小者耳所讓之大不足以大讓人以全行相責此論者豈爲多端也哉

食而弗愛　章

愛薄而用敬敬所以後然之也愛甚而加敬敬所以

事尊上也過愛之譽乃至于敬是以親地而尊天

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性隨身發有是體矣隨其才動爲嗜欲荷身所不有性所無端也吾豈知心別居以治五官乎亦隨五官處也則人無天性形色天性矣隨形是性者亦隨形以往任而履之莫不得動靜之安此惟聖人能之非聖人者將必制形而使之豈得信形而踐之哉

君子之於物也　章

所厚不厚則及薄爲無本所薄不薄則所厚爲非篤仁民而弗親所以親親也愛物而弗仁所以仁民也不使末侵本之數則本有餘末有餘然後得以及于末矣故分數明是得之道也分數不明是失之道也

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

厚之所始始于其本厚也有餘而後及疎薄之所始始于其本薄也有餘而遂及厚自本至末厚之所推也自末至本薄之所推也

春秋無義戰　章

無義戰者大義之不存大義不存則以小義相加而

已春秋會盟征代皆失義之本末失而取末不要之中結有幸焉耳

盡信書　章

君子欲成吾說則可與古人之說以全之蓋將以吾說致于天下而彼古人之義以相駁則義不得成故舉古人所實有者亦以爲誣而黜之是將有所全不得不爾也

窮之飯糗　章

貧賤富貴我于一時我皆以生乎其心者之貧若可終

身是常其貧也富者固有足富其富也故曰天人無二
旦之心

好名之人能讓　章

凡矯而過當其反也亦必甚情理相徙之勢也

民為貴　章

居尊者託業于卑在上者聽勢于下宇宙之所無君
有君必自廢民矣習久勢成君始專斷于上下然其
聽于民者固在也特迹隱而形居耳

口之於味也　章

性之所有者全道之所在者偏性所皮道所載也其
所薄道所陰也故有以為性有不以為性此善用性
也

孟子之言性多矣獨此為無弊性者心之所欲然而
必然者也遇物而皆以此者之故其于果方在口欲
味在目欲色在體欲逸性生于身故所享與所先皆
歸焉自身而往有父子家人以身之故而及之矣自
身而達有君臣亦以身之故而及之矣愛因孔而生
敬自嚴而立故仁義禮智者性行達而有之也聲色
臭味其行近而有之也在達而善之名多爲在近而
不善之名多焉故兩端者性之所之而皆有者也取
舍以爲道存乎人事之所用耳性何貴乎

性于人也處也則深在達而淺關于在身者爲于及
人者淺所深而深所淺君子所以用性命于人也賢
愚之數處于不定而貧富貴賤非力所移信于其定
者不定于其不定者存乎所以用命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禹湯文武之聖人所能知也伏羲神農黃帝之聖非

人所能知也蓋將離于人之類及于鬼神之分矣

人皆有所不忍　章

義于身者仁于人仁者人之所能有也害人者于人
不仁于己固不義矣穿窬者于己不義于人故不仁
矣今夫媚人以言者非慈于人取人之術也則穿窬
之類也是其賊人之甚者也故義不立者仁不成人
易仁難義義者君子之所求亦矣是以少事于仁多
事于義也

士未可以言　節

非所言而言以言餂人者也嘗所可言而不言以不言餂人者也小人竊人言默之間以載其情

養心莫善於寡欲　節

欲為心所生心為欲所害殘欲無已正義之心去之猶且不已寧靜之福亦去之心無正心之傷也不靜其所爲心之傷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諱名不諱姓　名所獨也

事之所同情實其際者以衆散也其所獨情生其間者以專明也同異之論探之甚深之情

兼諱姓則父毋與族人等矣兼不忍所同則父毋與他人盡等矣獨而後境坊此可以信事理獨而後感生此乃可以信人情

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楊墨鄉原撼于其說必謂是或一道矣循勢而極之而害乃見君子惡其所終也

由堯舜至於湯　章

夫顔淵子貢諸人足為孔子之與矣孟子以為不類未能希禹皐陶之於堯舜伊尹之于成湯太公之于文王猶之未有與也自以去之不遠宜成其數雖然亦識然也孟子與孔子能離合而與之相究及時諸人不能則一于孔子者耳夫一于孔子非孔子也能為孔子者其與離合者也使後無孟子孔子之教亦或未全矣故天生孟子孔子之副也

遺子箸書下孟終

自跋

道者有物之支理也其始也有所出其行之也有所成聖人因所能以制道因有功以名道人所不能不得而用之也捨而徉徉而不得其所成則無謂用道也故道之所

始因性所可能因物材所可任上從天地明法之懸意象相准下倚萬物長短之質比次調合選用其宜其傳于今者非一聖人之慮也所損益而議之者有數世矣故道也者可以行也可以大也一人行之不爲賒衆人行之不爲迫趨于足下至于千里不易其途不更其所始而不苦久而不獘于已甚得于物甚宜及其至之美而多功其爲之地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其統而通者仁禮義知信其散

焉而爲名者孝弟忠信節介廉讓之類其應節代舉射君時臣者質文奢儉文武寬猛其用物與器具道蔽之使歸道者車馬宮室弁冕衣服度數等列其以佐道取一者名號書册典制刻藏夫物多則有

不[illegible]之慮理大有難周之恐遂有不達之悲故用道者又有道其要得本而推之已矣夫舉本以用末猶源至也提小以包大則豁而安順而通故有理性脩身齊家治國詳畧以至之道此五帝三王聖

贊三

賢之所同也若夫立其所尊與其所貴則各有矣堯舜禹湯尊天而貴中文武尊天而貴禮孔子尊古而貴仁孟子尊性而貴仁義其有所尊何也以從來者重之有鎮信其心不得從來者則不尊不尊不信則不復審守之其有所貴何也以期約衆理也治衆者必有主而定得主則衆者之進退饒臧曲得其故矣且夫據一而安焉人之所以不齊也其不同然者此論火之說也論火者或曰火熱或曰火明

跋四

或曰火赤言赤得色言熱得氣言明得德然舉色于一氣與德二俱隨舉德于一氣與色二俱隨舉氣于一德與色二俱隨非舉之所兼也所舉之所兼也同于在火無以遺之故道之制事也有道從其本

也道之用適也有道從其一也務
復疊積皆有其道是曰道矣故匹
夫慮以存身曰何道以存之也士
庶人慮以寧家曰何道以寧之也
王者慮以理正多生曰何道以理
之也無何道也此道也故曰道一

段五

而已矣夫道者以通爲利者也道
之所始物理自然自然則皆知皆
知則同同則通是故道所以下亦
所以上道所以往亦所以來以所
以上者令則下從之而安矣以所
以下者進則上受之而樂矣以所

以來者往則人受之順矣以所以
往者來則已得之宜矣數者之來
皆生于通通生于同同生于皆知
皆知生于自然此道之爲利老子
之道匹夫之道也管仲韓非商鞅
之道一國之治之道也墨子之道

段六

一節之道也古人云聖人之支與
餘裔矣或獻薇其末或遺離于本
或弃遺于身是以局而不通一方
有所至而不大成荀子之道與孔
子孟子之道同乎曰孔子尊古而
貴仁荀子尊人而貴禮孟子尊性

而貴仁義荀子之道孔子之道也
與孟子之說則異也說之所及情
之所同天下有不信孟子之說者
則荀子之又遂其後而爲功孟
子之言曰人性善也如是則盡性
而已矣故孟子以其權與性荀子
跋七
曰性甚惡矣能勝之者人之功然
則人道重矣故荀子以其權與人
以權與性順而致之使天下得其
欲而逆于道因性于一端化用于
千百天下之所以亂也然而有度也
苟有狠如桀紂者矣始皇居天元

齊文宣以是說言之彼將曰吾性之言
所自有自固知之樂驕淫者豈其性
賊虐者也性誠生而有也惡眞皆
爲耳豈獨桀紂不信吾亦不能爲
之解何也人必逆性而爲惡將不
能終日也于是荀子起而告之曰
跋八
凡爲性用者禽獸也草木也人之
方大矣能勝性而進之此所以
貴于天地之間爲性使者弱也乎
然則息也強哉之人方自推其智
力以爲無所不勝今乃知爲弱也
愚不能勝性而爲之使或動于自

貴之意則翻然[illegible]矣故性惡性善
皆二子助道之說所以作天下也
而不足以傷其道之所存故性之[illegible]
善惡為是說者其猶可也辨之無[illegible]
己者并也必辨君[illegible]善將可曰性善
即足順之而功畢人無事乎必言
[illegible]
性惡將可曰性[illegible]
乎既兩不可則性[illegible]與惡者[illegible]
于道之事也言性善者欲以實[illegible]
之自然然別有自然之說
之此也言性惡者欲以實[illegible]為道
當然然別有當然之說不必[illegible]

此[illegible]理必
自然矣必如是而行而[illegible]不敢異
道固當然矣故二者之說可[illegible]
說易也

四書近指二十卷

（清）孫奇逢撰

清康熙元年刻本

四書近指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旨、已著錄。是編於四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之國章、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即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採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不為無益也。

禮部呈進

魏石生先生鑒定

孫鍾元先生四書近指

書經易經近指嗣出

中州學者梓行

四書近指序

不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者瞀焉而趨已矣旣讀四子之書猶以爲未盡聖人之道而舍是以求之者亦瞀焉而趨已矣嗟

乎今天下道之不明非不讀書者之過讀書而舍四子以求者之過也大約泛濫於百家則爲詞章之習

況墮於空寂則爲邪詖之說上下千古二者盡之其於聖賢之指相隔奚啻天淵昔紫陽衍周程之緒纂諸家之說而爲四書集註

其於聖賢之指蓋有水乳之合矣而後世學者紛紛欲自立門宗言勿忘勿助者既未得其進修之序而言無善無惡者且並失夫

性命之源詭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雖然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可誣也鍾元孫先生生容城篤義之邦

其人品卓然與靜修椒山並峙而三余已序之歲寒居答問中茲遴陸寄其所作四書近指曠覽百家獨存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

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
標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爲
高遠之說也夫道近之而
愈明遠之而愈失易曰近
取諸身夫子曰性相近也

大學曰藏身乎恕中庸曰
造端乎夫婦孟子曰仁人
心也義人路也良知良能
皆言近也先生近指之意
非訓詁之學實見聞之統

也學者旣讀四子之書顧
可舍是而他求耶
康熙元年壬寅夏五月部
南魏裔介題於兼濟堂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為也哉曰學為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如不可學孟子之所願學者豈欺人語耶曰

夫仲尼之道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雖然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心理自同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為體其操功却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

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天之外復何事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

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
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
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不
可會通然其教之所垂而
本之所滙則時習一語足

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
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
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
義養气以塞天地皆所謂
一以貫萬者耳不能得其

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
已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
矻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
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
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分量

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
即如淸任和至不一也而
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
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
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

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
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
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
非本天之學也夫子嘗曰
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

曰我知言魯論二十篇無
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
笑而出二千年來學聖人
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
乎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

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
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精
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
一編爲後學開生面與前
聖結同心予四十年領其

教旨亦嘗竊以教我子弟
我子弟恐予說之或湮也
請述之管窺之識慙無靈
緒仍是陳言第不敢以毫
年自甘偷惰云爾事竣標

日近指見非有高遠之言
也

旹

順治己亥大暑前三日孫
奇逢書於兼山草堂時
年七十六歲

凡例

讀白文只憑管窺不泥成說總求不謬於孔曾思孟斯已矣先儒爭意見辨異同者概置弗論

是編統括四書大旨原非爲逐章逐句作解故脫畧者甚多

聖賢立訓無非修己治人親師取友理財折獄用賢遠姦郊天事神明理適用總之皆學也故兩論逐章皆點學字學庸兩孟以學字統括之此

近指一編之義

先儒周程張朱稱子餘爲人所共知聞者稱號稱地稱氏至名未孚於遠邇月旦未確或末路難保者槩以或曰二字冠之間有失考者乙冒甲名流傳不實徒滋眩惑故致慎焉

先鄙說而後以諸家之說印之其間有闕無或曰字者仍係鄙說文非相聯意有偶起故不避贅

編中亦有先儒之言及或曰與鄙説小異者正欲借異以印同非終分道也虛心平氣不執獨見以合衆人之見其指無二義也

小儒曲士動思著書垂世夫書豈易著哉邪説害道者不必言言即是而人非君子更惡其言之似也予此編述吾友四十年提命之言以教告我子弟云爾若以著書例求之豈知昔賢聖道自我纔明朗滅死無悔者耶非予之敢承也

奇逢再識

四書近指卷之一 大學

容城孫奇逢纂

大學之道章

此個學字即夫子學而時習之學字合千古帝王賢聖做此一件生活不盡所以爲大道在合德與民而歸於至善之地蓋德即身也格致誠正乃所以明之也民即天下也齊治均平乃所以新之也德無一念之不明民無一人之不新身方底於粹精之域所謂止至善也通篇總括於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一句功夫全在知止不知止則毫芒疑似之界最難理會凡事必先見其大體之所極而後可以深求其精微之所爭定靜安慮皆知止中歷閲定功也有本末有終始先非遺末而末即在本中知明德也須在民上明不能振民育德而謂之明德乎修身也須在家國天下上修不能親九族安百姓而謂之修身乎天下

無離本之末豈有遺末之本哉總之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物相感應物者失其理但起身不修而正心誠意之功俱屬悄然第後物無不妥方顯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源在內〇格物無傳此大學最精微處蓋物不可指名自誠意後康誥盤銘邦畿以及身修正心至平天下章無造非物無造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蓋通大學數章而言也〇陳幾亭曰雖曰修身為本要當隨處各有工夫但由本

及末不大費力〇或曰春秋時霸圖與諸子出學統亂于方術此處特提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仰企古人穆然唐虞三代之想上三節說大學已盡此獨眾知先大人立個榜樣使人知工夫下手處〇顏涇陽曰河圖洛書是為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為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首篇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首篇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兩部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倣不相假借各開一局合看來定互相助發恰好完却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事件也

康誥曰克章

三個聖人皆明明德於天下者而曰皆自明非論心而不論事論己而不論民蓋卽世經綸無一事一民不在洗滌之中非為天下總是為己人人有自而自不求明是自絕也〇三書克明顧諟等俱就日用感應實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

湯之盤銘章

新者天地育物之生機人心進進不息之生氣也第

患無所以作之則其氣已朽而蟲有所生聖人之新天下也常以道與天下相厲而不令其有蓄蠱焉三個聖人工夫都在己上着落都在民上書以疾敬稽為誠仰小民之本以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原是一套事無所不用其極模寫歷來君子不治苦心曲盡〇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隨舉其一而是不必拘拘從己說至民從民說至命亦不必說全法二王必全法三王但三王各自有缺陷在

邦畿千里章

緝熙敬止是文王之德之純與於穆同一不已仁敬孝慈信各就所當止深於其端而精之不以相雜所謂至善也故以文王作榜樣而緝熙敬止是亦以精益精密益密作工夫者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正爲切磋琢磨都在治民上做這把家國天下皆涵濡於此明德中沒世不忘正由民不能忘之寔賢賢而親親治之大者也樂樂而利利安之大者也事以有效爲美效多而美全○饒雙峯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按盛

德則象言民不能忘前王則推本親賢樂利明德新民渾爲一事

聽訟猶人章

天地間任舉一物而本與末具備從其本而圖之不勞而事理得所先也從其末而圖之徒勞而罔功迷於後也聽訟一事自矜其才能但得情亦末耳何如無情者不得盡民各畏其志而自使之無訟乎大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明威由於明德所謂知本也○王奉州曰此謂知本猶言此知本之說也貼在爲民上者身上說

所謂誠意章

誠意是作聖第一關頭經文所謂先致其知者卽毋自欺也自欺自慊人不及知故君子必愼其獨愼獨是誠意工夫非是兩事小人自欺而卒不容揜益以見獨之當愼愼是獨中兢業之念所以致知而誠意也獨不獨閒居燕處卽紛紜應接中此心有獨覺處小人之見君子而厭然如見其肺肝然此亦紛紜中獨知也但不能返照愼思從此一段關耳十目十手

有味乎曾子之戒心于獨也惟愼始見其嚴非知嚴而始愼也兩個必愼其獨一個必誠其意發明推究首尾廻環煞有力量○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見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功夫便易○胡雲峯曰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修之首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所謂修身章

心體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忿懥恐懼等情雖不能無

然井有所一有所則已私橫處於中而心靈遂失其位一不正即不在矣心一不在則身無所主視誰視聽誰聽而飲食又誰爲飲食也軀殼雖是神明全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正修工夫總在誠意中此特舉身心相關處痛切言之蓋心之所有身不能無也心之所無身不能有也身心與用非理之所許○張氏曰正修之功卒無一語及之者蓋已具於誠意章故也

所謂齊家章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道之所以正也辟則有所好惡安得中節故美中有惡都以其好之辟而掩之惡中有美都以其惡之辟而掩之這樣好惡則家之心志自紛耳目自亂如何得齊修身言好惡者蓋家國天下之通關處也總之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誠而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任舉一節通體融徹纔是章旨書○問如何修身專指待人言朱子曰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開一節去

所謂治國章

雖釋齊家治國然必歸重人主之身乃窮源之論不出家而成教言只修身以教家而自然成教於國孝者三句正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的樁子心誠求之直推本誠意乃聯屬家以及國之真血脈也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暴皆一人爲帥而天下從之所謂一人者正歸本於君身也有諸己無諸己到底只以身教絕無求人非人之念

藏身之恕即堯舜之帥天下以仁隱然含下絜矩意歷數三詩只於夫婦兄弟父子求宜其宜歸結有國者身上宜之者身也足法者身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傳者以忠恕明一貫所以稱守約者乎○齊治合傳言身則家在其中言家則皆根身說來總見修身爲本意

所謂平天下章

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總是修身以立教於天下第天下大於國須以心度心人之心本無間于己是以

有絜矩之道巳之心能不問于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好惡能絜矩則爲民父母辟則好惡任意民心必失
衆之得失而國係焉敢容不慎慎德君子是從獨知
處謹好惡之原而矩之所從出者矩之絜于財用最
爲喫緊蓋民之所欲在財所惡在奪其財民散而財
焉可留民聚而財將焉往慎德君子於本末內外悖
入悖出之際即欲不慎不可得也矩之絜於用人以
理財者更爲喫緊與賢者共理則財下注仁義孝弟
慈之行生於世矣與小人共理則財上注暴亂刼奪

之俗盛行矣慎德君子於所謂舉而先退而遠好
人好而惡人惡者即欲不慎不可得也人主不能論
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以自禍其子孫宰相不能好
賢則一念愛惡之偏足以空人之家國是以平天下
之君子必以其矩而絜之於用人不能絜矩媢嫉之
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聚斂之臣也是道也必忠信
方得蓋忠信是真實心矩之體也即所謂誠意也仁
者便是忠信不仁者便是驕泰仁者以財發身以義
爲利也不仁者以身發財以利爲利也此章只總註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括盡○朱子曰絜矩
不是外面別有個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底推
而措之○陳嘉謨曰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
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
即從心所欲不踰之矩聖人不必言絜言絜則是忠
恕其於學者最可把捉湯武反之亦是絜矩○胡雲
峯曰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
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一經十傳只修身爲本一句盡之合格致誠正而

始爲身之修總齊治均平而始滿修之量此學之
所以爲大也然其指趣既巳無窮而工夫自不容
有間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

四書近指卷之一 大學終

四書近指卷之二 中庸

容城孫奇逢纂

天命謂性章

中庸闡道之微言子思子從頭指點出性命來所謂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天之所予與生俱生故曰性也性無增減只任他本來流出便是道是生知安行者

事本於天者一落於人便不能無增減聖人立教是盡人以合天一部中庸皆修道而教之事也教雖以孔子為開山從古神聖立極作君作師皆所以鼓鑄斯世以裁成天地輔相生民戒慎恐懼慎獨正所以修道也修之使無須臾之可離蓋道原不能離人而人不能不離道戒慎恐懼是全體功夫慎獨指出關鍵乃下手處也喜怒哀樂是吾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爲貫串者一不中和則于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若子戒懼慎獨無須臾離道之時則未發而中發而和千變萬化無不握樞於此大道四闢無不順適於此天下大本正是性的註脚天下達道正是道的註脚致中和而位育便是教的註脚嘗試驗之此心一息清明便有一寧謐之境活潑之趣況致中和者耶總之性命不得分爲兩物中和不得分爲兩念戒懼慎獨不得分爲兩功位育不得分爲兩事至未發與發亦不得分爲兩境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鄭淡泉曰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睹不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爲物各得其常耳不是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漁樵織雞豚狗彘竹樹果蔬各遂其生亦是位育○湛甘泉云中和者人所初受於天與聖人

同者也然必加戒懼愼獨之功方能復此本體李延平與文公說如此按洪氏據延平之說中和大本達道就養成後言最是

君子中庸章

君子之中庸與小人之中庸外面都是一樣只君子道體戒懼無須臾之不中純是未發氣象故發皆中節所謂時也小人不知天命之可畏全無忌憚作用彌似本體愈非所以曰反中庸反字正從似上看出然非聖人不能辦姦亂先王之法而破先王之道者

非闒茸猥瑣之流正處此無忌憚者之混跡於時中也○許桑齋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他時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愼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旣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顔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中庸其至章

至字是天生成一個極至之理再不容人增損於其間不用人爲却要人能無奈民之鮮能久矣緣有感慨舜之用中回之擇中強者之中都正是能的作家

道之不行章

中庸之道一日用飲食之常而已道無乎不在而在口則能知味着一毫過不得着一毫不及不得過與不及而味皆不存焉賢知非自以爲過而自道視之則過不肯爲庸者也愚不肖非自以爲不及而自道視之則不及不能爲庸者也此民之所以鮮能也人人在道中而人人不能行不能明故曰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或曰過不及非盡生稟之異賢知愚不肖失中正是他不能變化氣質處只看雖愚必明二句便見氣稟不足限人當自求明行意

道其不行章

此句關通上下深有感慨由不明故不行旣不行則愚其所以明之者此正知行合一之旨

舜其大知章

中庸之道民雖鮮能然中之所以散見者民未嘗不各具舜之好問好察是於至淺至近之中皆可會其

命精微之旨道原不分遠邇高卑也非善與惡對為兩端就問察中惡的隱了其所得於善者縱千百萬億止可謂之兩端執則會在一處提衡斟酌討出中來而用之正見其行之至處於民二字見大舜不執我善與人同之意○金中溪曰此是首引舜以證君子中庸為賢知愚不肖立榜樣將大知二字為主下面總是大知流通貫徹見出個中的道理來恰合着中庸處仲尼所謂君子中庸者類如此

皆曰予知章

予知二字是賢知一生受病處不能擇而自納諸陷阱尚可曰知乎能擇矣而不能期月守畢竟謂之知乎天下事雖曰能知纔能行尤須能行纔算知知行合一是聖人最喚醒人處陽明每發此甚透○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個大不惺惺去按此論形容予知最切又云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皆獲陷阱能擒取禽獸者餌昏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昏之也隱情能惧人者意見昏之也按此論甚正

回之為人章

參李服膺是極力刻盡其能守能守始完的一個擇乎中庸故以為道明大舜之知問察隱揚而執兩端止分的一個用中故以為道行行在明處行明在行處明諸章大旨俱如此○郝京山曰顏子何處擇何處得日用視聽言動隨事體驗感動觸發天機自然躍出豈閉目靜坐空談揣摩能擇而得乎蓋由之而後知之也

天下國家章

奇跡高蹤天下所駭焉而以為不可能者却無不可能獨此中庸極平常極易蓋天命流行着不得一毫氣魄至誠無息容不得一刻作輟此民之所以鮮能也人甚勿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方可與入道○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個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

子路問強章

君子之中和是從戒懼慎獨無須臾可離之時見出此性道之本體和為天下之達道行不流中為天下

之大本自不倚以此不流不倚者而國乎有道無道
之世當自有敎然不變者在此强之所以超於南北
爲而之所當强者也四個强哉矯見君子以自强不
息能中庸者正是此等人○胡雲峯曰流字倚字變
字皆與强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
之謂自强南北以勝人爲强其强也囿於風氣之中
君子以自勝爲强純乎義理而出於風氣之外此變
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

索隱行怪章

隱怪有述未免是過吾弗爲不當爲也遵道而廢未
免是不及弗能已不當已也不當爲者不爲不當已
者不已旣無過不及則合乎中庸矣依字有渾合爲
一之意遯世不悔正見依中庸之親切處到世人與
我相違毫不動介介之念此之成色方是夫子開口
說人不知不慍又說不見知不悔此是聖學到底人
終難知故曰知我者其天惟聖者能之中庸固非絕
德在人爲之耳自仲尼曰至此中庸第一支也○或
曰身旣遯人又不知却無纖毫怨悔惟日孳孳此所
謂潛龍也所謂無所爲而爲者也方是聖學本旨故
未篇後由闇然爲己推至無聲無臭以終之○遯世
與避世別避世必隱遯世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
不大聲色人自與之相遠如入山之而相望而不相
親故曰遯聖人只不悔而已老氏知希我貴便多一
層意思去中庸道理遠甚

君子之道章

至矣哉道之費而隱乎道原於天者也天之時物行
生亘古如斯矣而其所以行之生之者亘古莫窺也

一爲於君子之身便與人同體與天同用費字正從
不可須臾離發根運用充塞察天察地總只在不覩
不聞之中夫婦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天
地之有憾總是形容道之費處故大莫能載小莫能
破道非有大小因語而有大小也鳶魚一詩正指點
道體滿前上下昭著在其所以察上察下者仍非見
聞所及也造端夫婦就與知與能而推至之則察乎
天地收拾到實體上方是君子之道以下諸章皆君
子修道處○胡雲峯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

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這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之私意〇張阜菴曰中和中庸費隱名義雖殊理實合一費隱概言道體中庸則道之見於行事者中和則又君子之所以中庸也〇道在天地有上下在聖人夫婦有知能在萬物有飛躍總是一個樞括機括顯處是費機括藏處是隱

道不遠人章

不可須臾離者道也道豈有遠人者哉即子臣弟友之人而道在是矣爲之而子不子臣不臣弟不弟友不友是遠人以爲道也豈可以爲道以人治人者於子也如其子之道而止於臣也如其臣之道而止於弟也如其弟之道而止於友也如其友之道而止勿施於人者不願於子之道即勿施於子不願於臣之道即勿施於臣不願於弟之道即勿施於弟不願於友之道即勿施於友忠恕二字從以人治人落出而勿施於人則其能事也夫子之一貫夫子之忠恕忠恕正禮道者定用功夫處四個所求四個未能眞見得實有難盡聰明才知到此庸德庸言上一毫用不着兩個不敢全是一段戒懼精神斂藏不露既不流於隱怪又不廢于半塗彼爲道而遠人者正未覩於慥慥之君子也〇朱子曰緊要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卻做從不是道理處去〇葛屺瞻曰忠恕二字須句句切道不遠人子臣弟友方是若只將一貫仁恕終身可行絜矩等填入非也〇黃貞甫曰君子之道無有

餘不足故曰中庸有餘不足皆病也合言行皆有只是放肆便於言行上照顧不來故曰不敢不勉曰不敢盡不敢即兩顧守精神

素位而行章

人生適意之境止有一富貴其餘意外之遭皆拂逆也拂逆者不能堪故多興望於非分之獲以寄愉快不知非分之獲亦與喪其所有者同害況未必獲乎君子於此有道焉一日有一日之位一位有一位之行境雖逆有道以居之雖逆順也境雖順無道以居

之纖順逆也此素位之君子所以無入不自得也自
得則無求人之事不求人則無怨尤之心得力只在
正已正已只在反求以此閱世齊得喪渾成敗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或曰子思引夫子之言非徒結
上正借此警惕一番見不可不反求意上文言得此
言失上文言不求此言反求惟反求正已一切求人
念頭消融淨盡終日乾乾只此一事不如此反求便
不能不願外

行遠自邇章

道何嘗有遠邇高卑哉未行而見爲遠者及行至此
則遠者又爲邇矣未登而見爲高者及登至此則高
者又爲卑矣聖人不離庸行而上達天德從卑邇起
而高遠即在其中好合既翕其順非卑邇非高遠亦
卑邇亦高遠正可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或
曰君子之道就人倫日用便可稽綸參贊故取譬於
高卑遠邇非謂道有高卑遠邇也妻子和兄弟翕父
母順此便有中和中節氣象便有天地位萬物育氣
象可猶邇之未始非遠卑之未始不高行千里登絕
頂皆始於足下也道寓諸庸而不遠人凡外夫婦知
能而索隱行怪者皆非也

鬼神爲德章

鬼神之德即率性之道不覩不聞而莫見莫顯道之
所以不可離弗聞弗見而體物不遺神之所以無不
在物之體也即鬼神之德也天下無二鬼神驗之祭
而鬼神體祭祀驗之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承祭之
人發見昭著不可測度總之體物不遺形容鬼神之
德之盛而其所以盛者誠也誠者天之道誠之者盡

人以合天之道此之不可掩蓋以鬼神之情狀發明
中庸微顯之義後章諸誠字皆從此立根○夫子與
季路論鬼神曰未能事人是只以盡人爲主而鬼神
聽令焉子思子言鬼神而要之誠正盡人以合天之
事未可作岐觀也○金仲洲曰此以鬼神明中庸旁
頭說個徹結尾說個誠中間提出費明二字分明見
鬼神不外人心人心即是鬼神何處更着隱怪前面
言夫婦爲與君子臣弟友言富貴貧賤等境遇并言
妻子兄弟父母皆從顯處見顯至此忽插鬼神一段

却又從微處指出個顯來見鬼神至變幻至微茫都
是至平常道理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

舜其大孝章

人謂吉凶休咎有數存焉非人之所能必也予謂吉咎之氣從類而附吉以陽類從順咎以陰類應逆此固有之天理有固然由是觀之人事而已豈有天哉舜孝之大以德爲聖人尊富保饗自應享此廸吉之慶然祿位名壽大舜雖無必得之心而大德却有必得之理觀嘉樂之詩有宜民人之令德則保佑申命

而大德之必受命則不獨一舜也結語自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他說得自有意思

文王無憂章

羑里演易正其憂患之心何以云無憂也惟能盡中庸之道上承賢父下開聖子時宜無憂故若見爲無憂文王亦不自覺其無憂也武王憂在纘緒時當征伐而征伐天下之顯名不失而尊富保饗俱得武所以爲善述也周公憂在成德時當制禮而制禮以尊親而成其孝事先人之德以錫類而成其孝治天下之德無隱不宣無遠不屆總禮武王受命之末耒及爲著而幽致之周所以爲達孝也是即武王之孝之達也下章達字本此父子兄弟之間雖若各做一事而時至事起精神流此可想見時中之君子

武王周公章

孝而曰達變而通之與時宜之全無一定格式而恰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至故曰善繼善述不必前人室有其志事時至事起但不恧於已志即不疚於先靈

修祖廟節念念在祖考敬其所尊也序昭穆節事事在子孫臣庶愛其所親也踐其位節如起先王於今日而時義當然即與上世相貫接所以曰善繼善述爲孝之至也惟其至是以達達以通於人而無一處之或隔至以盡於已而無一念之有憾郊社禘嘗止發明達字以歸來一篇之旨斯禮也斯義也幽以通覆載本源之精明以成太和永清之治然總不離家庭日用之常初無驚世駭俗之事此所以爲中庸也乎○武曰與王宗廟中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老老幼

夠皆處置得委曲周至以此行之家則家齊行之國
則國治原是現前實事更不煩推致得

哀公問政章

此章是夫子經綸萬世的大手段哀公果能用其言
則爲當日之文武千載下有能用其言者則爲後世
之文武文武之道未墜則文武之政常新此夫子憲
章之功當與天地不朽其人存一句是一篇骨子未
有無其人而能舉其政者夫子卻與哀公論政實與
哀公論人故取人之本在於修身身必至於仁而

修始實仁者節詳修身之事義禮是仁中條貫總完
得所謂修道以仁耳仁者人也此語極其喚醒人莫
非人而仁者誰乎君子不可不修身正不可不以仁
也達道根身來離五者便不成個身故曰仁者人也
仁必合知勇始備故在之所以行者三三之所以行
五者一而已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謂天命之
性本一也故所知所成無可異焉三近字正應一字
要其成就處曰一討其用功處曰近知身是知仁勇
之身則以身取人以人舉政矣卻推致哉九經所謂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
有條而不可紊能舉其事自奏其效然總不離乎修
身方能各當其理而無不行耳非行之者一乎兩言
所以行之者一見天下千變萬化總根於一一者豫
道也前定也非以豫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
定者謂先定乎誠也誠身工夫全在明善誠身是兼
格致誠正而言至於誠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一以
貫之而達道達德九經皆前定而豫矣誠之理出於
大而誠之功切於人擇善是惟精功夫所謂知之一

成功一也博學二節正備言所以知之一成功一之
事果能此道矣道即誠之者之人道明就是知之一
強就是成功一兩必字是決其氣質可變而此身之
能歸於誠也身誠方謂人存人存自能敏政哉哀
公處消消痛快千載下讀之有生氣自費喑至此曰
庸德曰素位可謂卑邇矣曰鬼神之德之盛可謂高
遠矣然實無卑邇無高遠也合論舜文周孔經綸制
作莫非真性所不能自已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又安
有卑邇高遠之跡此是中庸第二支○顧涇陽曰不

思而得精神恰在得字上不勉而中精神恰在中字上要學聖人須從這裡參取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試看這話頭還論個得不得中不中還是論個思不思勉不勉○馮少墟曰博學之五個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於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辯得之字明白縱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

到底總只是外面功夫○或曰此章便是祖述憲章之事達道九經帝王爲政本末盡於此工夫只在學問思辯行其要則明善以誠身重困勉可進於生安意○文武之政四字提出文武作上下文達道九經非必盡出于方策要之理同則道自不與此所以上通堯舜下該思孟也學者宜活看

四書近指卷之二終

四書近指卷之三 中庸

誠明謂性章

性而得之與教而得之雖以之分天道人道然其事同於誠明耳誠明固相須而不容相離者也則性教亦何以別哉但得人天合一正不必問功力先後一部中庸皆是若人從教下手彼高天事而薄人功者皆不明之甚者也○饒雙峰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句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爲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

至誠盡性章

只能盡其性一句便已了當性通天地萬物爲一體舍人物之性盡從何處下手參贊於何歸着故天地位萬物育只是一個致中和○或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

牛耕馬馳各適其用之類

其次致曲章

性有全體有端倪能盡其性者一聚而分量以非曲能有誠者漸次而功行亦完故天能者能人能者亦能盡性者盡復性者亦盡也知此義者真是普天下無人不可作聖孟子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正是其的傳○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其成也與生知者無異故君子莫大乎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湯武所以聖

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是致曲處

至誠之道章

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故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禎或作凶妖或兆

吉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亦曰知之於善不善而已矣○顧涇陽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必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以亡者矣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禎祥妖孽來至誠於所以處知之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斡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故曰如神○或曰禎祥妖孽按必有二字緊根興亡說是從興亡分妖祥非以妖祥卜興亡也將興之國雖妖不爲災將亡之國雖祥不爲福雉升鼎耳殷道以興雀集朝

堂隋煬以亡豈不以人哉蓋見祥而爲不善則祥反爲妖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張敬釋鴞雀之論歸本于得人京房言災異之變推咎于用不肖皆明於祥妖之理者他如桑穀王商法星壽宋白雉亡漢貴犀死芬忠在祥必興國孝能亡家也

誠者自成章

誠者自成一句已盡自原備萬物一物有道卽已一處有缺欲自之成也非自道而誰道哉物之自有而歸于無曰終自無而迹爲有曰始是物之始終一誠

之所爲不誠則誰爲終之始之者乎自萬物言誠通
誠復體物不遺也自一身言體受歸全君子以誠終
始吾身即以誠終始萬物孟子所謂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誠之爲貴宜何如實力乎成己成物無二理亦
非二事把柄在己著落在物當成己時非爲成物乃
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似有內外之分然成己是仁
成物是知仁與知均爲吾性之德豈可分內外仁固
涵在性中知即合在仁上所以爲外而合乎內之道
也將措之宜若取諸寄若逢其源此即君子之時中

也然適以滿其自成之量了其自道之功而已矣○
或問朱子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
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豈
不是成物

至誠無息章

聖人與天地合德總此一誠天地得之而不貳聖人
得之而無息不貳者不已無息者不已聖又自是即
合天下事與的不誠假的易息至誠之不息而久久
而徵也此正合外於內處悠遠博厚高明六字意蘊
俱因一時並集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
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盡兩
間所有共在至誠心體中此至誠之所以配地配天
配無疆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有天地自不容無至
誠盡民物之性以贊化育之不及皆是至誠性中自
然流出如此者故不待見不待動不待爲耳兩揭天
地之道正見以前皆言聖人之道爲物不貳正缺一
字一眞然蓮沒有別個更端是爲生成之根天之所
以爲人文之所以爲文乃見天地聖人之合體純亦

不已在至誠身上說信乎至誠無息也○或曰只無
息二字形容至誠已盡博厚高明配天配地皆是無
息處至誠之無息不可見就其發用之彰灼者觀之
愈可以見至誠之無息耳故說外即是說內原無兩
層○前段爲物不貳即是不已意已說明天之所以
爲天至誠無息即是純德已說明聖之所以爲聖引
詩只作證佐不是另進一層推出天地聖人所以然
處

大哉聖人章

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中庸每揭
君子之道此云大哉聖人之道蓋以其道屬之人矣
洋洋優優總以昭其大也三千三百正發育峻極之
寔際處卽禮之充然於天高地下之間莫能破者方
見其莫能載耳聖人不常有所望君子以道問學成
尊德性之功所以凝道上下治亂放宜正是修凝妙
用能保此身無選不宜大哉聖人之道無餘藴矣○
王陽明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
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

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
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
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
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
者更學何事○顧涇陽曰溫字下得極好勿忘勿助
一團生氣醞釀處無限機趣所謂新也敦之以致廣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十
分周匝却于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或
云元吳澄曰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

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
之學愚按尊德性之說發自子思陸氏特因而從之
耳於子思則稱之於子靜則斥之豈非貴耳而賤目
與且朱子晚年未嘗不歸本於尊德性觀其論學者
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寔只兩事兩事又
只一事只是一個尊德性却將個尊德性來道問學
所以說個尊性德而道問學也由此推之朱陸不同
學者必致疑於陸氏何哉

愚而自用章

天子制法天下守之千古莫能易也故作制自上非
者猶是作制自下是者猶非衆爲制者無從制則造
且爲亂安治亂哉大凡爲下而倍多是自用自專反
古今與明哲保身者異故裁及之以三事言曰作禮
制度考文以二事言曰作禮作樂以一事言只一禮
而已矣孔子豈不能制禮立法只爲無位遂至棄乎
其門吾從周正不敢自用自專以反古之道也○蔡
虛齋曰末俗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見先王一代
制作其良法美意不得盡傳於今一以見已不得取

先王之遺典集其大成以垂大法於後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云云益其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重只在從周一意

王有三重章

為務不重則發不盡理發不盡理則往不應情此王天下者之必有三重也有三重既非上焉者之無徵又非下焉者之不尊民焉有不信而從之者乎故君子欲得民之信從不遽求之民也本有一己之德性立為庶民之章程考之建之質之俟之俱以此耳蓋惟有道在自可以此而參合乎彼也知天知人正是本諸身處為道為法為則有望不厭正形容本身之紗民之寡過便是君子有譽引詩共言譽之必有其本徵諸庶民從本諸身來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從徵諸庶民來此方是居上不驕○鹿伯順曰三王後聖天地鬼神都是一個理天下只不了一個理理外不了一個心你看一點良心之以為自然而然不得不

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三王之所以為三王後聖之所以為後聖然文法吞吐不為三王後聖天地鬼神只為民從說有道章要認主不然一句一個理不成中庸○或曰推為天下法則正緣君子動言行無一不本於天理人情之至非君子強天下後世從我天下後世自不能外君子而自為動言行耳百世不惑自聖人而言此又就聖人一心可見無聖凡一也

仲尼祖述章

道原於天地而四時日月則其照注者也道聚於堯舜而文武則其煥發者也仲尼以一身會帝王天地之全此中庸之道所以常明如日月常行如四時此中已涵小德大德在內不害不悖即於並處見之有害有悖何以為並育並行也天地之化散之為物運之為道而統之則為德德豈有小大哉就其分處語之天下莫能破焉優優是也就其合處語之天下莫能載焉洋洋是也川流見生物之不測敦化見為物之不貳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仲尼之德一天地而

已矣○林次崖曰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

聰明睿知章

前章言爲明配天未詳其所以配故一一指出聰明睿知合寬裕溫柔十六字俱宜在至聖心內看要體其爲能字見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惟至聖方足以有之即體而用見矣狀至聖之有臨而到四德之目目各有脈絡井然與所謂小德之川流相類其

發脈處廣大靜深非徒以緒出爲奇時出指聖心之靈活應用之妙敬信悅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全重在至聖身上見聖體與天體無二例得配天只是至聖本分事所以爲天道也○鹿伯順曰天以下凡有血氣無一個不肖至聖作上有一件本領費用發便辦不得民心有一處不服民心便臨他不起聰明睿知的資格纔做得這臨字的生活容執敬別纔是臨的物料幾個足以有臨耐咀嚼

經綸大經章

大凡天下事以智數行之即一節一日有不可爲者矣以至誠出之即極天極人有不可行者哉五倫之際雖事繁而體重然發於仁心其數俱是以相克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天下之大經取諸至誠而足則天下之政事紀綱亦取諸至誠而足靜深莫窺其變化之端是能立天下之大本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生絪縕者天地之至誠也天地之氣實故大化無窮同其事者功有補乎造化心無間乎天地是能知天地之化育也三者之用甚大今雖知其事如是

而人或不能信也惟身有者斯觀其必然耳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德即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爲故曰天德入德者從闇然着乎便與天同體故曰達天德此之謂大德敦化○至聖至誠兩章雖分承川流敦化然實無可分也容執敬別川流也而溥博淵泉是其敦化寬裕溫柔川流也而足以容便是敦化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川流也而足以執足以敬足以別便是敦化天下之大經天下之大本敦化也而分之合之變之化之是

其川流天地之化育敦化也而民之安物之阜爲之飛魚之躍是其川流流者流其敦化敦化者敦其川流原分之而無可分者也學者識得此義方可讀中庸

衣錦尚絅章

承上章問聰明聖知來闇然二字是一篇骨子淡簡溫正盡出闇然形狀知遠三句是實落下手處自潛伏至篤恭不過充此所知而已微亦與闇相照潛伏孔昭正說知微之顯處而其得力全在內省惡從疚

生疚自省除此中之微原不見君子不見是闇所以不及敬信在不言不動正是省于內而免於疚惡也爾室屋漏正透開字意民勸民威是神行於莫見莫顯之際不賞不怒是真涵于不覩不聞之中君子篤恭只闘到極處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各安其性命之常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纔通極于天命之初方是歸根學問此中庸第三支○首篇自天命說起而後及於功夫末篇自下學說起而直合於天命首云修道末云入德內省即是慎獨敬信即是戒懼不賞

怒不顯即中和之致勸威天下平即位育之事自源得流以流合源此之謂一部中庸○王鞠勿曰重一闇字數不字皆形容闇字歸結兩無字而闇止矣中庸原道於天故說到極至地位只是復歸于天亦只完得個闇中庸首章是發端故句句着實說此章是收拾故句句要虛活說節節引詩咏歎潛伏與大學釋至善同體若實說再敘入德成德之事又是從頭做起中庸○陳紫峰曰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爲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人一也不

天不是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黃勉齋曰中庸始言戒懼慎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旨○大學經世之寔用中庸闡道之微言其間舉舜之受命武之纘緒周之制禮皆千古非常之事而名之曰孝曰達見奇事皆歸于庸德也對哀公道德九經而一道之於誠見王道必本於天德也至論鬼神之德性教之自天人之一以及篤恭不顯無聲無臭總于本體上無加反之天

命之始而不外喜怒哀樂之常乃所以為中庸也前人謂中庸多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且教人着力去看大學看論孟以為讀書之序此乃後學故淺難以語上之意至謂多上達而少下學恐謂雖下無上上達即在下學中也夫子一生只是下學而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於此方極一部中庸皆修道而教之事總不出學而時習之一語

四書近指卷之三 中庸終

四書近指卷之四 上論

容城孫奇逢著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章

點醒學字所學何事便是要盡人以合天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時刻間斷便與天不似夫子憤忘食

樂忘憂自十五至七十完此一件事不得人知個樂人不知亦不慍此是聖人遯世無悶地位下面節節皆時習中事○楊龜山云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按龜山此語深知孔子時習之旨至習字內說出察字尤有着落○朱子曰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取友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正有道在無求安

飭之後朋友不如己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令人都不去自修只專靠師友說話○張芭山曰須識出學字要領不在章句上尋討自時習二字直貫至不慍正如既濟之後續以未濟始終一自強不息而已

為人孝弟章

仁者人也非仁便不成人然為仁的根本全在孝弟不能盡事親從兄之定便多犯上作亂之事愛敬之良非不幾希呈露而力學不純本何能立故無不孝不弟之時即無逆仁之時○程子曰孝弟是仁之一

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為仁之本

巧言令色章

正顏色而遠鄙倍君子之所貴也巧令胡為乎也哉非以誣人當於欺世總因不習於學遂自絕於仁的然日仁千古增慨○鹿伯順曰此不是說誣人乃是裝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

吾日三省章

所省三事皆於學最相關切日省即時習也一貫之傳其在斯乎○不忠不信不習有甚麼一定分數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躲不過的功夫

道千乘國章

有民社者便在民社上學敬信節愛時使皆時習事稍有間斷五者便不能兼舉大德王道原是一椿事

弟子入孝章

凡六者皆在實地上從孝弟謹信汎衆親仁時習於斯以其餘力學文以印吾所行之得失纔是無一息之間餘力字諳看隨時有餘力便是

賢賢易色章

學不向人倫上討着落則學為無用這四椿事無時不在則時習便無時可已○游定夫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

君子不重章

為學之必於威重也固豈一朝一夕之故乎見之於外者為威重存之於內者為忠信主而不遷必習焉不已友勝人擇取過又所以開吾習者而勿字乃固

學實際功夫○諸葛武侯云非靜無以成學又云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觀此則不重不固之理自見

愼終追遠章

冠婚者人子之始喪祭者人子之終終不愼遠不追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所學何事故送死明祀又習禮者之急務也○或曰設易懈遠易忘力行於人情之所不足所以至仁之盡也歸厚有景

夫子聞政章

夫子溫良恭儉讓全是從好學中養成一段太和元氣純乎天而人不與故一傾蓋聞即時若世士有不覺其心折者夫子行道之緣正於此處見得

父在觀志章

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盡之矣○朱子曰父在觀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

禮之用和章

禮之用於天下也原自有和不和何以成禮而和之貴於先王者原自能節不節何以成和禮也和也節也渾成一片此中有大學術焉文禮樂而致中和內之爲聖人之德外之成先王之治美哉道之所以常行也總令天下後世常在由而不知之中一知則放曠自恣禮教蕩然矣晉人清談可爲鑒戒

信近於義章

言與恭皆德而因亦朋友之義第不知學則信不近義可離踐之言恭不近禮有招辱之事因失其親有比匪之傷此六言之所以六蔽也○張子曰君子寧

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

食無求飽章

學不時習安得謂好兩個無求其神清一意敏愼其力專又復就正其心虛夫子日稱君子而意在顏回簞瓢陋巷安飽忘矣一日克復何其敏也終日不違何其愼也寡與不能且問況有道者乎夫子以好學自信又稱顏子好學於此可尋孔顏樂處

貧而無諂章

孔子不談幻說妙全在富貴貧賤實地上作工夫貧者氣餒不期諂而諂至富者氣隆不期驕而驕至得一無諂無驕之士庶可以抵礪流俗然未免有貧富之見不得自若其天故不若樂與好禮之超然無入而不自得也詩人咏精矣而猶覺其粗密矣而猶覺其疎信乎學問無終窮原駐足不得子貢見及此矣孔子美之使其及也○王泰州曰子貢咏詩是借詩來咏嘆學問無窮更有不能自已的意思

不患不知章

甚矣人之誤用患也人不已知於己何關我不知人行將累已古人有長於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猶至僨事況君子日在側而不知則我之非君子夫何說總之不知學孔孟各有知人之法在或曰學問事功直至知人方於天下有濟此中便有作君作師參荷在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政也而以德為之任是措施總歸淵穆北辰之譬恐然有遐思焉○朱子曰不是無作為只不生事擾民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詩三百一章

夫子以思無邪盡三百篇之旨愚謂此三字足盡六經之蘊學者必務知要要莫要於存誠無邪者乃所以思誠也

道之以政章

雜伯之治以德禮出之民祗見為政刑也純王之治

以刑政出之民猶見為德禮也一憑文告一主躬修非學莫辯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錄即生知亦不廢學生熟安勉之介各有其候謂無漸次者非謂為謙已誨人者更非孫文忠云知天命在五倫上知古人五十服官政須閱盡五倫天命方不遺漏耳順者言下立破無處非天命也從心不踰則更熟矣統體皆天命之流行○王陽明曰工夫全在立與不惑上知天命時大段着

力不得

懿子問孝章

不學之人只以得盡情爲孝矣假問禮不知禮之所在心雖無窮分則不可僭胡氏註甚有理

武伯問孝章

惟疾之憂透盡千古慈父心腸子能體之全生全歸豈容一息少懈

子游問孝章

學先主敬而奉親尤是敬之結聚處不敬何謂能養

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由此推之前人看犬馬多屬人子身上

子夏問孝章

色字全從敬中來不能敬安得有愉色乎諸賢問孝而答各異是夫子化工肖物以告彼者而告此便隔千里

吾與回言章

聰明外炫則中無所得可知此如愚之回所以爲好學之首○胡雲峯曰發字最有力周元公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視其所以章

也不知人夫子以之垂訓然知人之法視以觀由察安其條敘也視以最顯者衆其一而未盡其人則參以二參以三由淺漸隱矣安則愈微矣今在人發不及覺覺不及持之際自呈其波瀾非容於觀而精於察者未易窺也胡公跨世子以定其位抗君也而合義鄭伯尊王也而逆義春秋微辭多如此類故能致審於危微精一之學者方能定千古之是非

溫故知新章

溫故便是用時習功夫新即在故中有本之學纔能鑄世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即飲河取燧肆應不窮之道正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之旨也

君子不器章

以器許人亦成材矣不器學更大虛中無物故能應萬物而不疲超方無局故能出常局而不礙

先行其言章

人品在行上取齊學爲君子者亦知學其先行而已

矣歐陽永叔云修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得後字之
意

周而不比章

以公私定周比實雖相懸跡則相似此等小人皆是
要與君子爭壇非精於學者莫辨或曰周不足度量
究博易曰天火同人剛徙文明君子以通天下之志
此處須深思乃得之

學而不思章

學者古人已成之跡思者吾心自得之趣此二者合

則雙美離則兩傷究而言之不思何爲學

攻乎異端章

甚矣異端之害世也其中於賢知更甚無本以勝之
反退然自處其下故爲聖賢立防當先嚴儒釋之辨
○程勿齋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
行矣乎王道是曰異端

誨女知之章

知之而不敢輙信爲知者慮也不知而敢謬認以爲
知者欺也學者之病莫大於自欺夫子於此喝破不

獨爲子路下從張氏曰二爲字是胸中體勘到極透
徹處正知與不知毋自欺處

多聞闕疑章

以子張之學也而猶干祿哉甚矣不志穀之難也蓋
多尤多悔之身原無所挾持以爲受享之地即自謂
薄爵祿而不屑祇欺人語耳果眞實爲己之學奚暇
問祿之在與不在○朱子曰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
人既有尤吾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己既
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

何謂民服章

凡拂於君者多利於民而不利於民者多暱於君此
舉錯之所以難也故欲服民心先淸枉直從古帝王
之學未有不知人而欲安民者

敬忠以勸章

欲提醒人心只求其在我者而已一味求人人反不
應莊與孝慈各項俱見學習爲在我之事而民性難
滅却從無意相感是謂使以不使教不能三字不可
忽朱子自云當只見大槩看了而今思之方知集註

說得未盡

或謂孔子章

學術政事原是一個道理故云是亦為政究其起時雍風動亦不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堯舜之道豈能加於孝弟外哉○吳氏曰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價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虎作亂三也

人而無信章

仁義禮智必信始能有諸已則信為告成之地君子所以終萬物也巧詐之人自謂才能足籠罩一世不

知物情先聯人無所憑以任我知跬步不能行輗軏車之一端耳而車之全功係焉亦猶之乎信以一德而成眾德者乎故學莫先於有誠白虎通云信者誠也崗一不移本文無信就人心不誠實處說兼言行在內

十世可知章

王者受命立法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夏殷周不相襲而治至三綱五常則秩序自天千古莫易焉非知不能易天不可違也殷因夏周因殷總之法天而已損之益之與時宜之正所以善其因耳子張問十世可知意謂深遠難測夫子直曰可知也只看作尋常眼前事至誠道可前知豈推測為學

非鬼而祭章

謟事非鬼自不肯勇於為義總之是無學術之人狄梁公毀淫祠便是他見義明決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章

忍字誅其心也心惟忍則氣橫膽决何復顧忌

三家雍徹章

凡詠歌必有取義以三家之堂而歌辟公天子義將安在〇郝立律定案只奚取二字斧鉞甚嚴〇季平子恃功故用八佾蓋有功則賜佾三家所以不得同而雍徹則三家所同用

人而不仁章

以舞佾歌雍之禮樂尚謂有人心哉人心亡矣如禮何如樂何感慨之極無聊之甚〇樂書云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宗伯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

林放問禮章

林放眼見當時用禮樂者彼起而問本此其心猶之乎尼父之心也寧儉則無越度之非寧戚則有愛親之寔皆救之以反本〇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儀之質本本言之並勉齋曰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以其流於文縟則寧如此耳

有君章

不曰無而曰亡乃人臣之心忘之也寄慨良深〇蔡虛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朝於周王者彼時尚謂有君哉

旅於泰山章

天下豈有不知禮之神往媚諸者一片復禮之心耳

不義於人不祥於神矣〇以上六節事關禮樂所係世道人心甚大夫子以片言隻字為褒為貶昭示千秋何莫非學習中事

君子無爭章

君子未有與人爭者其爭也猶曰君子總見君子之無爭耳其醇粹之學可想

巧笑倩兮章

後之一字是子夏創論夫子創問故曰起予夫後之為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未生

于木然不可離木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
方可與言詩大抵子貢子夏兩人皆是疑居上出徵
知來起予四字可見

夏禮能言章

周監於二代者也故夫子徘徊於二代學夏禮學殷
禮總是為從周○周公制禮雖監二代其制義起者
甚多孔子夢寐周公正在此處

禘自既灌章

魯祭非禮夫子已不欲觀況既灌而往又復懈怠不

欲觀三字無限感慨蓋學禮之人自不容不在禮上
留意或曰須見周公制禘仁孝懇切周室治平悉該
於此後王僅循故事衰微之象兆於廟中聖人履霜
知冰語氣慨然當是嘆周不徒責魯

或問禘說章

祭祀雖由實深隱之事然却是明顯者祭之非孝子
仁人有不能包舉天下之民物而能稱享帝享親者
予曰說不知又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非天子學說
天人其誰知之

祭神如在章

天神人鬼非誠以享之焉能來格操鼎執牲而往者
猶恐不歆自不親神鬼豈能饗乎

與其媚奧章

買以媚結主復以媚導人見士大夫熟習此路恬不
為怪夫子將一天字作主使者許多閑氣不然二字
亦說得决絕此是知命之學○明太祖嘗與侍臣曰
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
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

天

周監二代章

文從忠質來所以郁郁認得來路清方好定己之從
違此是稽古之學○張卓菴曰郁郁乃形容周公損
益之妙不離二代亦不泥二代全是自己精神瀰漫
布濩於制作之間使古人皆有生意

子入太廟章

廟中之理事各有義夫子素切徵文考獻親炙其法
物安得不問故問即是禮此見稽禮之學

射不主皮章

中不在力故道不主皮此是觀射之學○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要人文之以禮樂

子貢欲去章

天下好事不常與而常亡大抵皆空名所留故存羊所以存禮也嘗其虛有實之用此等學術最大○厚齋曰是時諸侯國有紀元而天子所存者惟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事君盡禮章

臣不知有君正緣不知有禮故多傲抗僭越之事所以以盡禮者爲諂也世不知學焉能辨禮

問君使臣章

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良其古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隨觸而動不可謂非一日之泰交○夫子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則對君言禮故尹氏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樂而不淫章

古今男女之情多不關德樂與哀遂不得宜賢婦令夫貴惡婦令夫賤此是何等關係學者故宜深玩予關雎○或曰此是贊樂非贊詩也孔子正樂値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爲樂之卒章不淫不傷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章

社義自有說宰我之言任臆立論是亦不學無術○按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於社稷而後出書所謂

不用命戮于社其禮可謂重矣

管仲之器章

夫子嘗大其功又復小其器此王霸之分誠僞之辨也學術純即無功器亦大學術假即有功器亦小管大夫三歸反坫皆而犯禮正是器之小處

語魯大師章

和者樂之所由生四個如字樂經不載却是樂的一段眞消息非樂而學何以底於成

封人請見章

夫子以七十年之學習學成一個千古之木鐸位置雖曰自天却是封人之眼力奇絕○饒雙峯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知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

謂韶盡美章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舜武兩聖人本色自完全寫在樂上盡美未盡善既明白說出亦不必過爲周旋○武曰古今道同而德異者有二在上則舜武在下則孔孟是也

居上不寬章

居上爲禮臨喪是處有是處之理隨時有隨時之學○鹿伯順曰註中本字極好夫子觀天下事都從此處着眼本之有闕卽儀文有好處也沒用了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夫子一生學習只是熟仁故教人卜仁里以爲其學之地○張氏曰處仁二字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雖不卜居全是親師取友之意

不可處約章

不仁之人處約不可處樂不可將何之而可乎安仁利仁者不離約樂之中能超於約樂之外安是聖者事利則賢矣由勉而安全在學習○問安利之別朱子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只見一仁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惟仁者能章

非大公順應之學未可輕言好惡蓋好惡以己而不以人也以己則私以人則公能者恰如其好惡之量

而止增減毫髮不得古人有爲士不識而殺人不動聲色者總是心中無私見得善惡分明

苟志於仁章

人之作惡只因無志志仁是於衆欲交攻時獨提真性作主惡念自退立志貞志最是學者喫緊工夫○通書解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此志仁所以無惡也

不處不去章

人生初落地時只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也至

富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
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
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的分
明故不爲欲惡所乘終食不違只是不處不去而已
此是時習實際處○或曰富貴貧賤終食造次顛沛
無往非仁無往非君子用力之地說到造次顛沛必
於是富貴貧賤之不處不去又不足言矣此淺深次
第之別

未見好仁章

不待好不待惡而自能仁者生而知之者也待好仁
惡不仁而爲仁者學而知之者也有好仁之力而不
用力於好有惡不仁之力而不用力於惡是自暴自
棄困而不學者也○胡雲峯曰此不必謂世無其人
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

人之過也章

學問之道以仁爲主顧然仁不易識過中之仁更難
認千古隻眼須推孔子愚謂知中之愚仁中之過淋
漓篤摯悽之知與仁更迫入我更令人悲雙峯謂其

過猶足以見其仁語意自明獨指君子而言

朝聞夕死章

人抱道而來須抱道而往生方順死方寧不聞道則
虛生虛死矣耳朝聞夕可者不問遲早須聞乃可此
是了達生死之學○胡雲峯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
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士志於道章

恥惡衣惡食者由學俗士也自不足與議然此事口
談易躬行難縕袍不恥獨以許由而無求安飽者所

以取稱爲君子也○或曰范文正黃虀賦武侯淡泊
明志王曾志弗溫飽纔是家數

無適無莫章

適莫亦是擔當天下的豪傑然未免以成心乘時措
之宜聖學絕四乃能無可無不可○林次崖曰義與
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君子懷德章

而今始識懷刑之君子非過慎也存天理畏王法是
一路學問伯順亦云孔子家法與高皇功令共仰德

與刑之謂歟

放利而行章

人之好利孰不如我放則必欲滿之於已豈不有礙於人人既有礙便不甘心多怨二字凜乎可畏故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能以禮讓章

禮須讓始成禮紀綱法度皆是實意灌注小大所以共由也不能讓則一切虛板與禮何干學者莫從據順而治天下事

不患無位章

位與知從人求者也立位可知從已求者也從人求者已不得操其柄從已求者天下不得制其命此是聖學

吾道一貫章

在夫子與曾子言曰一貫在曾子與門人言曰忠恕非忠恕自不能貫原非二也彼高視一貫而平視忠恕者不知此是聖學只在尋常日用真實著脚愈平愈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夫子之從心不踰顏子之三月不違豈能一毫加於忠恕外乎○湛甘泉曰忠恕即是一貫被曾子一口道著細看皆是內外心事體用合一

君子喻義章

喻之一字傳君子小人之神定君子小人之品非聖學莫辨以無所爲出之疑於利亦義也以有所爲出之疑於義亦利也從志趣上分欺慊不在事迹上作門面

見賢思齊章

賢不賢之見在人儆與已無干而思齊內省無一不關係於我獨處警惕正是時習

事父母幾諫章

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所謂幾也窺其幾而善用其挽轉在有意無言迹至不違不怨則孝子之情愈真愈苦○張邑山曰全要看事父母二字靜思我所諫者何人的過失便不忍徑情指摘

父母在不章

人子體父母倚門倚閭之情自不忍遠矣○或曰只

是不敢慢遊不以身行殆合着那人子的道理耳

父母之年章

孝子愛日全從一喜一懼來喜在有言而懼在無言此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三節論孝言適情深學習中最喫緊○葛屺瞻云惟喜懼在一念中交動心下真難為情

言之不出章

躬之不逮惟只是恥可恥孰甚焉古人言之不出知所恥也今人言之輕出無所用恥也

以約失之章

貪的大則失的多約乃守身之善物也故學先守約

君子欲訥章

言說着少只是覺多行說着先只是落後君子之欲訥古人之恥躬同一學術

德不孤必章

人患不德不患無鄰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原是一家人學者須先識此○有鄰正見不孤下句只是上句兩句一意

事君數斯章

獲上信友皆以義合義不合豈容強聒自取其辱此須知學○或曰二數字病其口舌有餘精誠不足耳見事君處友當有委曲相成之道不可徒且徒去也

卷之五終

四書近指卷之六 上論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章

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故論財者君子深鄙之不入其鄉長之縲絏非罪容之不廢於有道免戮於無道其德可知一妻其子一妻其兄之子此孔門擇壻法也○或曰非其罪免於刑戮但求其可終無咎而已此是處其子之的確處

子謂子賤章

嘗以衆君子而成一君子子賤以一君子而取衆君子總見得其學之益

子貢問曰章

無一善以成名皆不足言器未至於器而修言不器并失其所據矣果達藝清任和均足為宗廟之重器

仁而不佞章

仁者其言也訒佞字正宜痛黜雍之重厚簡默恰是此路人不知其仁語最活只是要掛倒佞

子使漆雕章

求信二字是聖學戒欺求慊的真脈路開能向此處着力便與才識氣魄用事者霄淵故曰見大意夫子悅開與與點同一機趣○葛邑聘曰斯字即指仕言信是信得從仕過

乘桴浮海章

夫子志在東周偶欲浮海牢騷之意感憤之言耳子路之喜是子路本色未知夫子本心

問子路仁章

治賦為宰與賓客言皆吾儒經世之學仁中不可少

之事然不可以此論仁仁者中心安焉全不在作為上

子謂子貢章

子貢聰穎過人極難自下忽借回來點他不覺奪其所恃而曰何敢望回此其自知之明便是入道之路故亟與之曰弗如也使其自信曰吾與女弗如也使其自勉此是聖門冶鑄故終得聞性道之傳

宰予晝寢章

宰我居言語之科只是多說了幾句過頭話夫子遂

深絕之甚矣言之不可不慎也

吾未見剛章

陽剛之德全是能自勝其私使此心超然于萬物之上慾則私意牽纏縱貌剛之似而中之靡也久矣子路之強似之而非須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乃真面目也顏子克復歸仁學從乾道入庶是慰聖人之思求人爲能知之翻是之後則孟氏之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乎

我不欲人章

不欲無加亦是平常事却是絕頂事中庸所以鮮能也

夫子之文章

文章性道非二物凡可見者皆文章而其不可見者則性道也除了人事何處是性命之流行得聞不得聞即可見不可見

子路有聞章

事無停留所以恐有聞也只一恐字有多少神情有過則喜有聞則恐皆其大過人處

何以謂文章

人多於長中求短不肯于短中取長文子於謚義既合只論其合於謚而已奚必苛求

子謂子產章

恭敬惠義君子之大端子產未必是徹性命之學能於此處無愧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善與人交章

甚矣交之難也翻雲覆雨隙末凶終固屬小人之常而猶有始有終無間者古今幾人哉晏大夫久而能敬只問己之待人何如心之自盡安在絕不較量於人此大夫所以善之也

文仲居蔡章

世人之所謂知全以探索鬼神爲事夫子論知乃在務民義而遠鬼神

令尹子文章

仁未有不忠仁未有不清而清未必爲仁忠未必爲仁蓋忠清乃仁中一節耳亦有以一節而見全體者伯夷之清清即仁比干之忠忠即仁也其淋漓篤摯

粹然無滓當將知之後世知之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其闇然無言之地足色不足色當自知之耳

三思後行章

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何止再何止三文子必思其所不當思者耳春秋罪其黨逆其理欲交戰不能自斷遂至於惑

有道則知章

從來任事之人須帶幾分愚方克有濟用[illegible]甯知若巧於廻避并思執肯身入其中者尚[illegible]而意不

得色不沮者此原不可及千載下狄梁公是個後身

子在陳曰章

夫子得行其道爲一時之名世不得行其道爲萬世之木鐸裁之一字是陶鑄群賢大木鐸誨在此爲亦在此功夫無止息之時○或曰行道傳道聖人始終不能自已周流四方本欲行道於天下却往往[illegible]道講學不肯少懈便見得此亦有成就後學之心

伯夷叔齊章

惡惡之嚴莫如夷齊然其心却不念舊惡此方是能惡人怨之希也人自知其非私惡耳一塵不著所以爲聖之清○李見羅曰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爲善的意思後來不念又是成就人的善處始終只是以善待人故怨是用希

孰謂微生章

事無大小只多一廻護之心便非天然之直夫子於乞醯而譏其市恩於証父而爲其傷恩各有義在當乎義之爲直

巧言令色章

兩般情狀所稱最善涉世之人然詐偽曖昧喪其眞心故下一耻字以戒學者○楊慈湖曰此二事皆是欣羨一樣外面又是一樣左丘明耻丘亦耻正是甚言斯人不直之可耻非竊比意非耻其欺人而失處乃耻其昧己而喪德也

顏淵季路章

聖賢之志總是爲仁離仁則旁門曲逕耳爰是爲聖賢之學車裘與共公物之仁也善勞不伐克己之仁

也老安少懷友信天覆地載之仁也千載後名賢輩
出大儒接踵皆是望此一條路數以為歸宿

已矣乎吾章

又過者小人諱言過者亦多賢知之士見過內省過
自不得時刻停留纔是日月之更風雷之勇

十室之邑章

聖人之門皆是學人而好則不敢輕許蓋好則思必
明弱必强不好雖有周公之美仲尼之忠信亦不濟
事○此二十七章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無非窮
理之學聽習之事也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章

居上有要領最忌煩瑣是所貴於簡也然簡只能施
為事可以行之於民未可居之於己故必居敬行簡
中有主而事不擾纔可此內聖外王之學先有可赦
小過舉賢才夫子之言即雍之言也故許其言然

孰為好學章

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可想見其不遷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想見其不貳顏子之學其
許與乎人之學所以稱好也

子華使齊章

辭受取與各有攸當著不得一毫意見意見一參則
求之嫌惡之介節皆非天然之義○朱子云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然便是
一以貫之處

子謂仲弓章

仲弓不得意於其父閔子不得意於其母司馬牛不
得意於其兄弟皆於天倫之樂未得暢遂從來孝子
悌弟之苦情每多如此○尤西川曰犂牛之喻教仲
弓立賢無方也非論仲弓也

回也其心章

仁人心也心不違仁心纔得正是從格致誠意來顏
子以德用事中心樂之故不違其餘諸子只才用事
氣魄功能降伏不下故日月至焉至是心之至於仁
以才見者自不得純耳

可使從政章

果達藝各就其才之所長皆是爲政之實用惜未究
其用也果則無留滯　則無用罔之事藝則無
窘手之事此雖泰　而史册中如三賢榜樣
者皆聖門中人也矜　豈論世代

使閔子騫章

夫子憧三都費其一也閔子肯爲之宰乎意甚決而
辭則婉既不取禍又不招辱實鴻高蹈人中之能此
是聖門應聘之學

伯牛有疾章

伯牛事跡最少只執手一語可想見其爲人周旋嘆
息之間俱是性命之學

賢哉回也章

不改其樂樂在貧先不因貧改故云非樂貧也非樂
道也自有其樂耳顏子克己功深心體潔淨與造物
同遊故能於人所不堪之憂獨恬然自得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學顏子之學方能樂顏子之樂○袁坤儀
云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予謂實取顏子之精進

非不悅子章

天下有悅道而力不足者哉力有不足悅心不誠盡
之一字極其鞭策學者黙自檢點不犯此病者必也
自強之上○蔡虛齋曰子之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
其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內正有可嗜
之味在

子謂子夏章

儒而在上者爲治統儒而在下者爲學統何其遠大
哉不務其遠且大者而規規於近小之間此儒而小
人者耳學直爲子夏立規

爲武城宰章

得人是爲政最急之務然非道眼之人不能識道氣
之人滅明之孤貞子游之學道正相與以有成也

非敢後也章

按三家起釁矜師直抵近郊而孟孺子帥師先奔之反
視爲國家之恥有不忍言者敢居殿後之功哉夫子
表而出之令當時後世矜功爭能者冷然汗下○高
中炫曰之反分明是以敗君憂主爲辱不敢以後殿
爲功若云自掩其功是說情要譽也不情甚矣

不有祝鮀章

好諛悅色世道江河不知救世之資總皆喪心之事此與上章爲法爲戒學者鑒茲

出不由戶章

道者吾人之戶牖也誰能外之而誰能由之亦猶之乎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異矣哉此須知學○邵子云戶道也猶言戶猶道也人必由戶便不可不由道正指點人當由道意

文質彬彬章

直行所志質也節飾爲觀文也其用宜相濟不可偏勝偏勝則文質判然兩物相濟則文質融成一片然後二字見學力○陳幾亭曰文輔質曰彬彬不取其均也均則文勝而人心日以薄

人之生也章

生也直是直乃人生真面目生與直不相離罔之生也面目全非幸生可用明習之功則生者常生罔者亦復生

不如好之章

之者何物知之好之樂之又何事也此夫子自寫其學習之趣一步深一步直到樂處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中人以上章

道固無上下在領畧者不能不有上下並不遞而強相加則非徒不相入矣不可以語上總是引人之心在學者自勵耳○蕭宮瑞曰夫子原以不學爲下未聞以資鈍爲下若肯加學問何分上智下愚

樊遲問知章

知非有資也附物而見故務義者得知然慢鬼神非義也近鬼神非義也一敬一遠之間各有攸宜可謂知矣○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先難後獲之旨也此正時習之學

知者樂水章

山水無情之物也而仁知登臨則欣然向之蓋活潑寧謐之體觸目會心故其受享無盡此深造自得之學

齊一變章

强者於道遠弱者於道近此全在習俗之外思量轉
變之術是夫子經世之學爲東周的手段

觚哉觚哉章

言近指遠感歎無窮全是春秋復古議變法之意學
者宜味其旨趣

宰我問曰章

仁者自愛人愛人因求有棄已者也天下溺援之以
道須先站在不溺之地然後可以拔人從井之說不
能成已豈能成物是謂不學

博學於文章

凡散見於天地間者皆文而文中總其一天然之規
則曰禮約即在博時約文禮非二理博約是一乎合
外合內何時之有

子見南子章

大夫見小君之禮久矣不行南子特舉之孔子雖不
忍絕却非子路所喜孔子嘗自謂知我其天亦惟以
天自信而已學到人不知時其境界原別〇王荆公
云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
故孔子可見南子

中庸爲德章

古來驚人衆世之事民多見之看起來却不中庸中
庸者極平常極奇絕不可以私識企及非盡性至命
之學孰知其德之至矣乎

如有博施章

博施濟衆堯舜所難以仁人而在天子之位且不能
滿其願况其下焉者乎故論仁者只論心不論事說
欲說近正所以治子貢之博也仁原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以己欲而同乎人也强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以人欲而準之已也此孟子願學
孔子處

近指卷之六終

四書近指卷之七 上論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學古有獲全憑信好好生於信是夫子一生最得力處六經之道如日中天雖曰竊比老彭寔則賢於堯舜

黙而識之章

黙識二字是聖賢宗傳不厭不倦全從此處得力這境界須是涵養黙息故云何有於我

德之不修章

講學徙義改不善總所以修德也四件事是一套生活皆於吾身最切故曰是吾憂憂字着急的緊原非別人能替

子之燕居章

申申如天天如全是從時習中涵養來○鹿伯順云總是個仁字的氣象

甚矣吾衰章

仕止久速自不必有心而辦衆周公却不能歇心只爲中有徘徊不盡之意張南軒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志道據德章

志據依游正學者用功字面夫子自志學至從心一生作此功課此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

自行束脩章

未嘗無誨不倦之心也天下萬世有一人不在夫子教誨之中者乎賢堯舜在此鄙夫章亦云此是發明

己急欲誨人之意也

不憤不啓章

教者必得學者之心以爲其地教方中用有施無受退聽耳是豈不倦之誨○金中洲曰不啓不發不往見君子引而不發之妙直說啓發徒無益終不啓發不復者非

食於喪側章

哀樂皆情也聖人即爲情而已然樂可以驟哀哀不可以驟樂故不能歇此中有天則爲學者莫輕看過

子謂顏淵章
行者行其所藏藏者藏其所行此內聖外王之學也故獨以是許顏子子路勇者原不是此種學問故裁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正是用舍行藏之人〇顏子終日藏從何處討一個行來夫子正就克己如愚中看出他研幾觀變之妙簞瓢內却藏禹稷事業在

富而可求章
人皆求富于獨從好好是甚麼必有超于富之外者況富在人好在已乎此是學者義利之介〇王參州

曰所好只是要反形取辱的光景見得不如隨我自在

子之所慎章
祭如在致而戰藥不敢嘗皆所以致慎也却是人之所忽總是學習中事

在齊聞韶章
樂則韶舞夫子固嘗學之而神遊虞舜之天矣忘內味不圖至於斯纔稱知樂方可正樂〇金中州曰大子身在齊神遊虞韶在耳舜在心言外有深嘆望治不可復見不得與斯世共遊舜天之意

夫子為衛章
知兄弟讓國之為是則知父子爭國之為非況夷齊安父之心猶在歿後而衛輒拒父之入乃在生前折衷衛事者固不待其辭之畢矣子貢長此學術

疏食飲水章
樂非樂疏水也非樂曲肱也第以疏水曲肱而樂亦在耳孔子亦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其樂只在心不在外尋孔顏之樂者亦只求慊其心而已反身而誠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孟氏是學孔顏之樂者

加我數年章
意必固我之盡絕仕止久速之無心夫子一生通身是易故序象繫象說卦文仍欲假年學易者不知夫子贊易之神易傳夫子之神〇伯順曰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鏡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為理正治此病

子所雅言章
詩書禮皆人心最關切之事易知易學故雅言之以

提醒人心爲亦在此誨亦在此

葉公問子章

樂從憤生忘憂忘老自強不息是所稱爲好學其人
者耶

我非生知章

生知之人亦不廢學好古敏求正是祖述憲章之實

子不語怪章

夫子作春秋多記災異戰伐篡亂之事於易論鬼神
意在其不語也蓋猶言詩書禮而不及春秋易故子

此四者不輕語耳不語亦教也學者當得之言外一

必有我師章

善不善皆我師其取益也寧有窮乎所謂夫子焉不
學

生德於予章

每見古人處患難時亦皆閒暇無非以天自信則心
有主而神不亂此立命之學○張芑山曰天生德於
予一句則天之所以責予者不輕予之所以承天者
必不敢苟豈遂棄天而自罹禍患乎

以我爲隱章

無行不與孔子之神情骨髓今盤托出矣二三子學
有淺深各有領畧

子以四教章

四教雖有本末却是一套生活學者試默自體認

不得而見章

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托基於有恒者難乎有恒則
聖人之望絕矣爲有爲盈爲泰是其存心欲爲君子
善人之上不知恒心一湧無一可爲君子不責人以

天責人以人故急望學者存誠焉

釣而不綱章

鳥獸魚鱉咸若是聖人愛物之仁於釣弋中露見一
班

蓋有不知章

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是擇而從作春秋是見而識乃
述而不作之疏所以自居於學知也

互鄉難言章

童子之見是童子接俗門人之惑却未免落俗不追

其旣往不逆其將來與天地發育之心令于識下知
有一童子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仁遠乎哉章

仁人心也昏昧則放提醒則復終食不違者聖人三
月不違者大賢日月至焉亦賢者即庸愚不學之人
亦有夜氣之所息乍見之偶動故欲之即至此語極
喚醒人學者須自體驗○饒雙峯曰欲仁仁至其至
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旣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
方能不違仁

昭公知禮章

娶同姓原非禮第人未顯言而已先言之豈禮也乎
及明摘其非禮而惟自認爲有過辭氣何等和厚蓋
隱諱同臣子之分是非乃天下之公此時中之學○
胡雲峯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
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爲
萬世法哉

子與人歌章

與人歌一事想見聖人之太和元氣道無大小學無
精粗記者直恁着眼○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
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
也夫子一生終食造次顛沛無非絃歌也及門諸子
進退出處無非絃歌也

文莫猶人章

文士以文爲性命到得行上多不濟事此古人雖躬
不逮也躬行君子無甚美恭末之有得總是學焉不
足之意

若聖於仁章

不厭不倦時習之學仁聖之定也公西華言弟子不
能學却是他知學○不是把自家修持看得十分關
係便不能不厭不是把人家迷悟看得毫無分別便
不能不倦夫子原只是如此

子路請禱章

夫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無一事不可與天知也故
曰丘之禱久矣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高中玄
曰丘平生兢兢業業恐獲罪於天地神明蓋無日不
然也在今日又以何爲禱乎故曰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節

人情喜奢而惡儉豈知人心放蕩敗裂綱常全隳於不孫寧儉寧固持世之學○或曰欲禁小民之僭竊自公卿大夫始欲閑官邪自朝廷躬行始不然禁令雖嚴風俗日侈所令反所好民豈有從之者哉

君子坦蕩章

君子得理以正其心故不愧不怍小人不得理以自正故患得患失一苦一樂皆其自取○或曰坦蕩蕩就心上說與內省不疚節參看若外來事變則君子之憂患較甚於小人

子溫而厲章

下三字從上三字看出所謂陰陽合德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此者亦善學聖人

泰伯第八

泰伯至德章

伊川程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顧子涇陽曰在太王作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是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以天下讓又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此段至心民無得稱夫子特表而出之

恭而無禮章

四者皆德而無禮皆非亦猶之乎六言六蔽也無禮只是不學

曾子有疾章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全生全歸不知費多少心力纔得了此一件勾當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子疾革門人請教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曾子謂門弟子云云者即本體即工夫和盤托出了千聖萬賢總是了當此件皆有得於朝聞夕可之學者也

曾子有疾章

容色辭氣俱是就成就上說然非用學修惕慄之功烏能於斯遠斯近之間恰與道合所謂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

以能問於章

孔子無我顏子克己故得聖人之道者顏子也顏子沒而曾子得其傳故爲之想像其夙昔克己之學而彷徨於口角之間寔所以取法於良友此是聖門師友真脉路〇王龍谿曰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可托六尺章

二可一不可是一連事着落在托孤上安危利害一

意扇承畧不退轉是謂豪傑而聖賢者也故稱贊之爲君子

任重道遠章

宇宙內事皆分內事只不以爲己任遂覺擔兒輕道見遠一爲士把此擔已擔了何時是息肩之時故曰士不可不弘毅弘毅二字是曾子自爲寫真

興詩立禮章

詩禮樂經也而興立成則學者之心也故曰六經皆吾心之載籍吾心有感發於詩焉興之吾心有把握於禮焉立之吾心有趣味於樂焉成之高者爲聖賢下者不失爲吉士是在窮經者自得之耳〇朱子曰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入規矩使心細不麤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

民可使由章

由而不知則爲安爲靜爲帝之則一知則求虛宗遠相與於語說紛內由爲生矣非帝王治世之學〇知與由只[illegible]件但知使他自會不可使他知使由正隱隱使他知不可使藏在可使中

好勇疾貧章

作亂致亂一由人一由己皆從疾字生來其經世學術必有以安頓此輩

如有周公章

驕吝是一個根源自謂人莫我及又恐人或爭及總是爲才所使不知學之過

不至於穀章

至穀之念從未入學看已然矣不是爲穀誰肯向學不易得也誠貴其不易得也〇馮少墟曰只爲志穀

一念不知怙攘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
爲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於志人第不思耳

篤信好學章

信理守節之士好學以袪其偏見善道以化其執心則治亂出處之際自得其宜謂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必非能好學者也能善道者也所耻字甚嚴切然謂富貴於無道之時耻貧賤於有道之時耻亦有分不可不辨○熊勿軒曰學者須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

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

不在其位章

在位者不謀是爲曠職不在位者而謀是爲侵官胥失之道也

師摯之始章

樂之與廢在人夫子正樂之時適師摯與樂之始美盛如此亦豈偶然洋洋乎盈耳哉有無限情思○韶是舜之全體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一端亦可以見全體○張卓菴曰追思始時之盛正以嘆今日之衰也

狂而不直章

中人之資最怕不自安其本分而多一作爲却是自喪其本心不直不愿不信正坐此病

學如不及章

如不及是何事猶恐失之又何物也汲汲皇皇求進與憂退交集何時是滿願之日何時是歇手之期可想見其學習之心

巍巍乎舜章

舜禹日日與天下之事日日是不與天下之心此心總之超然於天地萬物之上天下雖在身於我無加損故不與耳○陳幾亭曰夫子獨以傳賢傳子者並稱不與是發禹之幽不是光舜之顯

大哉堯之章

千古爲君之大獨稱堯而堯於則天見其大天亦有成功天亦有文章總蕩蕩乎無能名故堯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亦約畧彷彿之言耳其實無能其辭無可仍歸於蕩蕩而已此堯天之所以

大也〇王泰洲曰成功文章指堯德之顯者可以見堯不可以名堯不可以名堯是不可指其作以名之非隱於無迹也

一舜有五人章

舜之五臣乃在唐虞之際而武之十亂亦在文王之交才難少遜於唐虞德實備於堯舜此章因嘆周才之難而及周德之盛非有至德不能育興才也泰伯之至德在讓周文王之至德在事殷特夫子特出〇通章皆贊周才比唐虞因思至德見周才得自命

見才難所以贊周之盛也

禹吾無章

所貴有天下者以享其奉也不享其奉而盡心於宗廟祭祀之禮有如衣食之源所謂有天下不與便欲間之隱得而間之〇以上四節歷論帝王之德推及帝臣王佐之才此論世之學也悠然有唐虞三代之思

四書近指卷之七終

四書近指卷之八上論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夫子痛黜世之言利曰喻於利放於利深望人之安命曰不知命不受命利與命因嘗言之矣至於仁孔子之所以立教也志仁好仁安仁利仁依仁不違仁不一而足豈孔子以立教其徒日侍而不知蓄其記言之頃各有相對之情以為立論之地或終日言之而猶疑於無言豈真無言哉罕言不語雅言皆至

也要看的活

達巷黨人章

大哉無所成名但博學二字黨人或以技能疑夫子故夫子姑以射御較言之亦無容深辯也

麻冕禮也章

儉而無害於禮何妨於從若泰則破禮害義大節攸關何妨違眾以獨行一從一違原非單教學問而違眾二字俱見持世風骨〇饒雙峯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

毋意毋必章

意必固我乃有心人之所以托於世以自見而賢者則必欲克治之滅於東而生於西四者有一焉皆所以累心也惟聖人心與太虛同體故於四者絕之盡物來順應不費一毫安排人見爲人也純乎天而人不與一天之道也

子畏於匡章

夫子以斯文自任正以文爲天之所授天之所授人惡得而奪之非矜天以爲重循理而已矣此與桓魋

章同一學術○胡雲峯曰文不在茲之文卽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夫子聖者章

吾道一以貫之一則不多多則不貫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是聖學宗傳太宰以多能爲聖人之事子貢以多能爲聖人之餘事夫子直以多能爲少賤鄙事則道之不貴乎多也明矣

吾有知乎章

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只是騁聰明意見矜奇炫能自爲多事夫子旣不多能原自無知夢就其問者而叩之使他天機自動在我不必添設在彼可以意解矣此之謂行所無事○張氏曰叩其兩端其字指鄙夫說正見其因物付物之妙知從鄙夫出而我無與也道理原自如此

鳳鳥不至章

吾已矣夫熱心欲吟無限淒涼○孔子所謂不至不

出者非欲恃此爲符瑞也蓋乎慨想羲爻之盛而不可得故發此嘆耳

子見齊衰章

必作必趨是何等心腸看聖人微處全在人所忽處○張芑山曰此亦見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處凡應事接物皆然記者特偶記此數事耳

仰之彌高章

高堅前後見聖道變化無窮莫可端倪及得善誘乃知用無方而體有定功力自不肯泛用卓爾之立自

非復高堅前後之見矣欲從末由顏子平生可用之力盡於此而無可用力中功夫更細正要從循循善誘涵養於此謂善學孔子○郝京山曰約禮只是主敬蓋以敬臨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

門人爲臣章

生順沒寧非大聖人不能夫子嘗爲大夫爲臣豈逆爲行詐第既以大位義不容苟吾共道師道各有攸宜不可行之於君者何不可行之子師死於臣之手不願則不寧死於二三子之手順矣而何不寧也此纔是到頭學問

有美玉於斯章

待字較求字有多少身分在伊之莘野太公之海濱武侯之南陽皆藏而待賈者也○一待字正是行藏的節竹未嘗不沽未嘗不藏廟堂亦藏山林亦沽此便可想聖人無可無不可

子欲居章

欲居何陋皆一時寄寓感慨之言

自衛反魯章

雅奏於朝頌歌於廟迹息詩亡之後而夫子正之太和之音復見此學之所以集大成也○功成作樂者周公之事在鐘鼓世衰正樂者孔子之事在簡冊敍雅頌之得所就正樂者言之也○張卓菴曰使用樂者能遵夫子釐正之意則大夫不敢僭諸侯諸侯不敢僭擬天子君臣各盡其道而天下治矣

出事公卿章

此所謂庸德也何有於我行之而不敢不勉之意下學上達正在斯○李衷一曰事公卿如婦其舅姑事父兄如厭截克恭勉喪事如曾子問喪大小記爲酒困如酒誥賓筵此豈易事

子在川上章

文文山云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促欲學者體認省察無一息間斷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深切著明

未見好德章

好德不敢好色正見道心微而人心危學者慊自謙
認莫作自欺欺人之語○許東陽曰此與大學比喻
一般意只是勉人須是好德

譬如爲山章

一志於學便終身無歇手之時彼畏難而止者皆退
畢者之借說也未成一簣欲止即止謂其退之緩覆
一簣欲進即進謂其進之銳有人功者無大事全在
吾當下自決○新安陳氏曰語有一二兩章如詩六義
之比此亦言爲山而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意見於
言外於衍學力苗秀章是也

語之不惰章

顏子得夫子之提撕其機神鼓動自有欲罷不能之
意如何惰得○朱子曰不惰惟於行上見

子謂顏淵章

有進無止即所謂不惰也可想見其好學追思何不
能已

苗而不秀章

學未竟其成總是不秀不實之類○張橫渠曰學者
只是於理義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
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後生可畏章

可畏者與其有時也到無聞時則虛此可畏矣人知
此爲策勵後生想謂亦不足畏更所以策發老者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彼耄而好學者詎可忽諸

法語之言章

進言之道曰法與巽聽言之道曰改與繹不改不繹
則言之路窮矣末如之何非絕之也正要他改繹處
此夫子不倦之誨也

不可奪志章

志之所設必設於死亡貧困欲生者死可奪之欲富
者貧可奪之必之於死亡貧困則天地之權窮帝王
之勢靡矣○梅麻城曰劉禪之庸懦不能少變武侯
之衛弱弗卒武器之汗裁不能灰梁公取日虞淵之
必須將不可奪說得寬然後志字波恬根靜與氣觸
用功者不同

衣敝緼袍章

處有餘而忮處不足而求人情乎不忮不求則善矣
然自以為善又不足為善矣此樂與好禮之所以進
於無諂無驕也學問無窮愈進愈覺其妙夫子啓發
羣賢多如此

松栢後彫章

勵松栢之操者固不待歲寒後知然彫歲寒而亭亭
獨立凡斉敢與之競秀耶有歲寒自不能不有松栢
耳學者必局於德謝注宜味○或曰孔子此亦正為
人無先見徒有事後之悔甚感慨繫之言與然後補

楊震辭而反然後察張九齡皆後矣

知者不惑章

世人盡被惑憂懼三個魔軍縛倒永無脫離之日能
降伏此魔者須得知仁勇之人總是描畫一個心體
無累此乾行不息之學

可與共學章

此學道之階級也須至於權方是到家可與未可與
步步引之使進○周雲東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
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與程子之說則權

變權術之說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變不
復明於世矣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是其所未
盡補其所未圓是有功於程子

唐棣之華章

思無邪一言蔽全經之旨學者但能無邪思思人思
聖俱無不可語意盧活見只是未曾思那有遠○
此章言天自用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終
其餘何嘗非學習中事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章

此章見孔子每事各有至當之則不待安排恰與天
則相合鄉黨是做人第一步他日立朝廷交隣國事
上接下俱在此植基故記者以鄉黨先之○假不能
言便使言語不露須於杖屨之前而獨伸說於建白
之地語默合宜

與下大夫章

合下四章俱是鄉村得時官事君盡禮之事○四如字
見莫可形容之意○或謂侃侃於上大夫誾誾於下

大夫莫非一道乎曰賢者之有必畢竟不如聖人之
無意其大人與藐大夫氣象各別○鄒南皋曰與上
大夫言有時侃侃亦是誾誾與下大夫言有時誾誾
亦是侃侃須要識得此意

君召使擯章

一承君命即儼如君在惟恐己之失禮於君即居君
之體於隣國彼命之初至事之際禮畢之後一一尊
其成命成文

入公門章

此記在朝之容有五一入公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
階五復位他人處此亦不得不敬夫子却從容而敬
之至入如字兩似字無限形容

執圭鞠躬章

執君命圭以通隣好敬以將禮和以達情着着中節

不以紺緅章

此記衣服之制經緯人事燮理天時邪正有辨公私
有等表裏有章出內有度化裁之妙用也篇中不以
字必字宜玩味

必有明衣章

此謹齊之事他人於此多忽聖人必致其敬故明衣
變衣變食遷坐都用必字

食不厭精章

此記飲食之節食而討養者質食也食而其禮不正
不食者文食也數不必字皆是無心自然合節

不正不坐章

有以方爲正者如南鄉北鄉以四方爲上有以事爲
正者如有憂者如席而坐有喪者端席而坐一席之

微必嚴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章

此記居鄉之事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
以居鄉始即此二事想見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問人於他章

只是一個眞

廐焚子退章

仁民愛物原有差等記者善得出

正席先嘗章

此記事君之禮無一事無一處不是誠敬之心

朋友死無章

此記交友之義一飲一饋各有攸宜非聖人烏能中節

不尸不容章

此記容貌之變見聖人無一息不與天命相通無一息不與民命相關無一息不與天下之榮瘁吉凶相關徹故因不尸不容轉出許多必變來記者直愁有心

正立執綏章

此記升車之容顧者眼之事內顧則眼失容言者口之事疾言則口失容指者手之事親指則手失容一必字三不字莫看得等閒

色斯舉矣章

夫子學之時故記者以此終焉時止而止也山梁雌雉見非鳳儀之時子路又果於忘世者記者真是傳聖人之神○顧涇陽曰仰鑽瞻忽顏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髓矣江漢秋陽曾子之狀夫子也得其骨矣宗廟百官子貢之狀夫子也得其肉矣至鄉黨一篇皮肉骨髓咸在焉活活繪出一個孔子只看人作何理會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個聖人○朱子曰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胡雲峯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所在者歟○王弇州曰鄉黨

聖人之用也在無隱乎爾○王浚儀曰聖人步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

容城孫奇逢纂

先進第十一

先進禮樂章

野人君子時論既定非豪傑之士便不能抵挽流俗先進之從從周之初也蓋君子而就野人殆其改之

辯而不驚天下之心是夫子持世大學術〇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救弊在理則為適中

從我陳蔡章

同志相從患難亦是樂地皆不及門無限淒涼四科十人記一時與難者耳先正云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盛有父子陳蔡之厄有師弟皆千古奇會〇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回非助我章

回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夫子於回之人無所不說夫子與回真是一個人故每贊之〇蔡虛齋曰聖人本意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為非助者也此豈憾之之辭

孝哉閔子章

內有以孚於家外有以孚於人非誠身順親者不能

況閔子父母兄弟與他人不同更難能也〇恒人之父母昆弟或有私愛則以與論為公閔子之父母昆弟既有嫉妒則以感格為難故不曰其父母昆弟不間於人言而曰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其著微辭也夫子一言而子騫不失為孝其父母昆弟亦不失為慈友

三復白圭章

三復白圭有多少緘默處甚矣謹言之難也聖賢治心之學全在此處做功夫〇林次崖曰謹言則行在

其中是必度其可行者方言不可行者歟不言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有子曰信近於義皆謹言之事也

季康子問章

好學之人邈矣因問而追述之更覺悽惋

顏淵死四章

述記顏淵死者四千古傷心之慟獨孔子於回為至極顏路請車為椁固父子不容已之情抑徵窺夫子哀子之慟矣人之慟或在淵不吝也至門人厚葬當

非偶然即心交膠中一段高誼然既不予之車又不可其葬總之禮有所在義有攸歸此際自有一確然不可踰者非聖人誰能純乎天而不間以人乎○輔慶源曰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為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家語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夫子之慟顏淵至矣雖然顏淵祥而夫子將琴瑟矣惜哉○蔡虛齋曰厚葬一章書須以曾子易簀事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遺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問事鬼神章

事人即所以事鬼知生即所以知死此是學問第一關破此關別無難事程註確乎不易○鹿伯順曰人之非即鬼之責故子臣弟友慥慥自盡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直為生問為死故踐形盡性惺惺當言知生即所以知死也

閔子侍側章

行行亦是經陶鍊而成然畢竟有過於剛處故為他思量究竟○或曰尹氏謂子路有不得其死之理一理字最確聖賢觀人只是論理非別有前知之術也孟子於盆成括亦然

魯為長府章

魯弱小而介於齊晉民力亦過勞矣不惜其前不圖其後知其志之不存民也閔子學有本原其言自是中理○新安陳氏曰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闕

予而止則亡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倘當如此

由也升堂章

子路資質高明未免有性情之過子正欲引其入室也豈真貶之門外哉警醒之詞不嫌峻厲亦因人下砭妙用爐錘○要知堂與室相去無多道理精微處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只陶鎔得淨便是中和地位

師與商章

無過不及自有一天然恰當之則二子學力俱未貼合均失之矣子貢意在賢師不知天然之則着不得一毫聰明才知故曰過猶不及○或曰過猶不及只就過不及論道理不是就師與商論品地

富於周公章

夫子嘗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然有微權焉以扶公抑私爲行用冉求則以爲食其食而事其事傾心於季氏不知季愈富而魯愈貧矣拙聖門政事之科者僅如斯而已乎絕而令小子攻之不知求當日何以

存活

柴愚參魯章

愚魯辟喭是氣質之偏知其偏纔好下手做以魯得固是脫胎換骨之人如柴如師如由皆聖門錚錚者所藉師友陶鎔學力變化正自匪淺○張蒿軒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

回也庶乎章

回之屢空嗜欲淡而營求寡故庶乎賜之貨殖營求多而嗜欲淨即億中亦才識耳夫子每以回進賜恩深哉○張氏曰人多言學者以治生爲首務觀孔子稱回之屢空而不取賜之貨殖則知治生之說終是後人怕餓死非志士不忘溝壑之義無識見者不知爲治生兩字壞卻多少人宜急取孔子此說正之

善人之道章

前言往行凡詩書所留皆迹也而精意卽在其中故必踐其迹方可入其室善人以不學見長何以此成

短顏曾入室之人也全精學力○就善人一時規模
說非謂他究竟不能入室

論篤是與章

色莊者之起人敬或較君子而更親故非具眼人莫
辨○蔡虛齋曰大凡言說篤實貌亦在其中色莊只
是言僞爲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顰一笑皆色也

子路問聞章

聖門以力行爲主聞斯行之所以鼓其行也有父兄
在所以善其行也總歸於義而已矣問同荅異直是

化工肖物得亦此問足破曲學拘泥之病○芑山曰
總是成就他一個行須知退之亦偁進原只退他兼
人不是退他行也非稟命須活看只胷中明理義審
時勢將父兄作箇準則到行時點加衡度不率爾憑
臆妄行耳○京山曰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者亦有
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義以爲上此何
必問父兄由有與朋友之聚五乘有父兄在亦不可
直行非謂君子正必修身皆須稟命父兄也聖教兩
端言無與要記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合也按此

論甚正

子畏於匡章

害仁以偷生者聖賢必不爲子之於匡倘爾相遭萬
無可死之理回固知子之在也何敢死自不輕死耳
若曰患難之來死生之權可以自操則泥矣○或曰
子畏於匡兩見蹇一事一爲夫子記一爲顏淵記也
夫子在匡子路未嘗與匡人鬬並獨疑顏淵赴鬬而
死哉曰吾以女爲死者蓋患難倉卒或有喪亡不測
之虞也曰子在回何敢死亦自其不鬬之實而是子

亡與亡子存與存云爾子曰匡人其如予何知已必
不死於匡人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知夫子與已
必不死於匡人也信夫子亦信已也聖賢死生之際
其自信也審矣

季子然問章

大臣風裁可想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由求豈能
無愧色焉擇其果與藝原祇具其一端耳由求仕季
氏非夫子意中所許故有誚譏之言○張南軒曰
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皆不知順從之臣始

也惟判官之徇而已履霜堅氷之不戒馴習既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登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遜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

子羔爲宰章

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未嘗不是然未學而遽治民事神以爲學在是者則又失之矣殊非子路本意亦

非了無本色○陳氏曰上古無書可讀天縱首出之人學天地而已後世聖賢撰述旣多行事在書中心術亦在書中學不過欲知聖賢之行事心術耳故讀書居學之半

子路曾晳章

夫子志在用世故於四子侍坐以知爾問三子所言皆用世也點之所對抑非所問之旨夫子何以喟然與之蓋二子以有用爲用有用者須有待點以無用爲用無用者固無待也蓋見在景同見在人行見在事其趣味寧有窮時此便超脫於三子之外而三子又不能不範圍於其中喟然之與正有當於本體○朱子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爲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此篇多許弟子賢否總皆學論中事爲亦所以爲學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仁者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而體則燦然秩敘流動充滿於天高地下之間蓋仁不可見而可見者皆禮也只因己私横據禮失其位一膜之內遂成扞格故夫子語顏淵爲仁只復禮而已矣復禮只克己而已矣禮與仁非二物也克與復非兩功也欲盡理還而仁即在故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亦非兩候也夫子十有五志學至不踰矩皆是夫子克己復禮之日顏子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顏子之復禮也稱家克

已迨似而復禮全非祇成一自私自利耳視聽言動是著手爲仁處非禮即已也勿視聽言動即克已也害禮的是已克已的仍是已祇爭一克念罔念間耳請事斯語毅然身承聖門諸賢獨顔子從乾道入故所學自別○焦弱圍曰禮無體也有已即非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即爲復禮非已克而更有禮可復也病于聽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豈少哉○或曰視聽非禮非淫聲惡色

之謂顔子只念頭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

仲弓問仁章

見大賓承大祭不欲勿施總是一無敢慢之心間修有素故不失已不忘物此合內外之道也非兩樣功夫修已以敬一句便該盡此章不欲勿施正要人安頓處○程子明道曰在邦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我自家不怨正爲仁之功孔門不怨不尤之家法

家邦無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若求家邦無怨於我使之自考是以勿言也一有求家邦無怨之意成鄉愿矣

其言也訒章

其言也訒朱子說是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其難其愼之意非僅事不苟也事不苟根心常存說爲之難即是心常愼重處不作兩停○馮少墟曰學者能體會得聖人訒言之意雖終日言亦謂之訒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訒之竊也故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

予欲無言有言無言不在言上說

司馬牛問章

憂從中來懼自外至總之皆因有疚即強爲鎮定而神不怡氣先餒矣內省不疚者中庸之無惡也大學之自慊也此是聖學○或曰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不在內省不疚之後君子所爲無愧於心自然如此蓋理足勝私氣足配道義居常則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

也

司馬牛憂章

天地間只有理數二字君子以數聽之天以理盡之已然必盡其在已方聽其在天○或曰章惇欲殺劉安世徙之於梅州使判官殺之判官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死安世獲免可以知命矣鄒浩竄新州對友人泣甚出涕盡曰使丞完歸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此又以義制命不以死生貳其心者也此理學中要領語審乎此便可不爲死生所眩

子張問明章

浸潤膚受四字從古來葬送了多少人性命顛覆了多少人邦家明知此輩足以蔽明而能察者少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見明之極遠卻在極近○或曰讒愬不行只要在於窮理知人使讒說無由而進則不待其不行而後謂之明也枉直邪正庸復有不早辨者哉

子貢問政章

下不得恃上之心上不得恃下之志國將何所恃以爲國哉故不得已而去兵又不得已而去食而信必不可去者蓋無信則爭民施奪悍兵犯順兵食安得足乎此是聖門實經濟真學術○或曰勢窮獨信可使寧無食而死不許信而生如唐張巡許遠以睢陽城抗強敵援絕力盡是去兵也至羅雀掘鼠而食是去食也士卒竟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也以此推之信不容輕去的道理自見

棘子成曰章

文質原分不得子成去文存質雖可以醒末世繁文之弊然文去而等威上下之分不辨大亂之原將起於是子貢意可維風子貢言可經世各對症下藥似不必苛求○或曰文質原折不開生來便含著更無可分故云文猶質質猶文其取譬於虎豹亦止爲虎豹皮與毛原自相附此千古文質定衡也

年饑不足章

國君事事不足事事剝民到得民不聊生時將誰與君以足者念及此猶虐取其民是自戕其命脈者也

○或曰兩執與字即民為邦本意古人徽法尋從百姓起見故雖不足無不足不獨府庫充實兼常變意在內有若此論直從君民一體之理看出如堯湯水旱豈能皆足而無不足之理自在尹鐸令晉陽損其戶數後襄子奔之沈竈產蛙民無叛志亦其一端也

崇德辨惑章

忠信與義即德也主則貞固不遷徙則周轉不滯此德之所以崇也愛惡顛倒死生橫加于人也徒何傷蔽重己之迷謬耳非近裏着己之學德固難崇亦未可輕言解惑○或曰崇德即君子上達意事事合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心不愧不怍便自高明光大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可想此節之義○生死非人所能為而吾欲之如此者全從愛惡一念生出欲生欲死是惑知欲生欲死之念從愛惡出便是辨惑

景公問政章

君臣還其為君臣父子還其為父子而政之能事畢矣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此所以有粟難食也景公善其言而不能免於禍信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張蓟軒曰為政以彝倫為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致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以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

片言折獄章

片言能服人蓋由乎平昔無片言之欺人也子路之果由衷素孚故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蔡虛齋曰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

聽訟猶人章

使民無訟不是空談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其的證視由之折獄而本末源流又有分矣○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蓋絕訟端於事之始使訟無由而生

子路問政章
無倦以忠純是一個至誠無息堯舜之兢業存心致
華垂世道不外此○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
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于事達諸用也
君子成人章
君子常欲以有餘者及人小人每至以不足者忌物
故美者君子所有而小人所無也一成一不成各自
求其本心小人反是何是聖人微辭見小人胸中忌
刻誣毀臣容不盡但以反是二字包括言之耳鹿伯

順亦云小人作用它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
於私情而復得托於名理怎不去從若容易看破不
見他暖昧陰險處○馮少墟曰成人之美便是美故
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
之惡
康子問政章
正是政之根本要着民正須先自正
季康子患盜章
盜竊要民不竊須先不欲

如殺無道章
殺字太慘失長民之本矣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廸
之未有不趨於善者要着民善須先欲善欲字中有
作用發於政事之間卽德也抹他用殺之心三提子
字令他躲閃不得三問都是責諸民三答都要求諸
己○吳氏曰書云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
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于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
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
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

何如謂達章
聞與達之辯聞與的之分也質直好義與色取行違
觀察慮下與居之不疑相似也而寔相反一務寔一
近名務實者以誠造慊近名者以僞造欺鄉愿亂德
正恐認聞爲達端士趨者可不首嚴於此○或曰子
張問達猶是問行之意也以爲聞達之行同而不知
聞達之所以行不同夫子因辯別是非言如此躬行
無愧者是達如此求人有譽者是聞使知所適從就
近裏着己處求行耳

樊遲從遊章

未事而計得攻人以自克不徒小忿而釀大禍此等病古今通患聖門近裏着己實際作功夫莫先於此故善其問令他自體與告師意同○陳新安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爲之事乃其目也

樊遲問仁章

仁知原是合一知自不妨於愛使枉爲直知正所以全其愛夫子之言原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意却暗遲聖言但會解者言下即解不解者一疑再疑不知

終能解否○胡雲峯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

子貢問友章

忠告善道此聖門友誼也此之不能盡達只彼不從而止終於交道有悃○或曰忠告善道必不至數而見疏數者善道之反也不可則止俟其自悟別有轉移正所以成其忠告善道處

以文會友章

文與仁非有二也文以載仁仁不可見凡可見者皆文耳非文何以取友而取友正爲輔仁友誼重矣此○或曰二句一氣歸到輔仁蓋會友正爲輔仁地也知此說庶於文字不泛而所會之友亦斷無燕僻之患矣○此篇論仁論知論崇德論君子小人論士論政論明論友何莫非學習中事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率先勤勞意常周於民情事理之外賢者猶可自勉至無倦則真實不容已處非自强不息不能○或曰請益無倦非抑子路先勞外原無可益耳無倦便是無逸作所自强不息底道理此爲要領處非止敎勇躁之失而已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按此說

看無倦二字甚確

為季氏宰章

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之人至用天下之人亦仍付之天下之人總是持寬大尚體要我與天下俱遊於簡易之中○孫氏曰有司旣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柰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范純仁宋哲宗宰相凡爲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也按此數語見純仁公爾忘私他如婁師德爲狄仁傑入相而仁傑不知士會言執政令恩歸己怨將誰歸皆可爲後世大臣舉賢者法更可異者漢順帝時宦官[illegible]恩勞惟大長秋良賀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薦帝問故賀曰昔商鞅因景監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按賀此語非獨正[illegible]自持亦使負才抱異者審於出處之正不至有失身之耻賀眞賢矣哉

衛君待子章

衛事之不可爲也夫子固知之矣設一爲之除正名無着手處料理國家事不從大綱大紀處整頓而掇拾微末何關緩急由之意謂一犯其所忌則意迸情乖政將不可爲豈知大聖人旋轉之手自有機緘鬯明所言未爲無見即不然亦存此一段不可少之論於千古耳豈敢苟一時之言以至於無所不苟哉○或曰看通章須想出正名前一層工夫正[illegible]不可苟

苟則不是正全在心術隱微反求個天理人情恰當處衛輒拒父總是苟且得過總是心不正根源一壞縱鋪張治具到底事事錯亂孔子先正名即拔本塞源之法不知此必不可以為政末節無所苟何難連上文言字說卻要隱隱根心術說心無所苟則名正而政事舉矣大學所謂誠正孟子所謂格心皆包括在裏面

樊遲學稼章

歷山耕時兩者又何嘗有妨大人之事但未可為遲

言也故揭禮義信以示之此是何等規模何等作用其機全在上好蓋君子之所治者甚精而所至者甚大襁負其子而至何與無稼圃之人而煩己請學爲○朱子曰發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濟甚事

誦詩三百章

誦詩讀書所以經世致用嫌古人已陳之迹起今日方新之緒方是有用之學乃有誦詩三百而詘於言所謂儒生俗士不達時務者耳○試問學必有得於心而後有得於事達者心通事變不滯於章程不膠於形迹也專對者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而能專其對應也

不令而行章

從好不從令自古民情如此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至於訟無問令之行不行從不從此身已危乎其危矣令何足恃焉

魯衛之政章

初魯衛之國兄弟之國也今魯衛之政兄弟之政也

何意當日之兄弟而遂為今日之兄弟耶無限嘆息○厚齋王氏曰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矣衛不足言也魯有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穆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敬嬴事襄仲文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風化猶賴也只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俗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衛公子荊章

古今通病只是個不知足知足則簞食瓢飲而亦樂

不知足則萬鍾千駟而不免於斐子荆以衛之公族獨能廉靜寡營謙冲自處其過人也遠矣家語季札適衛見公子荆而悅之與蘧瑗史鰌並稱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齊豹之亂則爲靈公驂乘豹射中荆之肩公遂得免荆之善亦不止居室一節

富之教之章

由庶而富而教是帝王聖賢身任正德之功作君作師之事三代而後鮮有舉此成者夫子亦切於懷雖未見諸行事而偶觸于衛聊以露其端倪此便是期

月三年的實際通章精神須在庶矣哉上想像發慨光景○漢荀悅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可謂化按悅此語與孔子富教之旨相發則而悅推言其弊尤見不可不富不可不教之意

苟有用我章

夫子謂當強而專尚德化當時諸侯王莫不以爲取效太遲不知大聖人布局雖寬而挈綱甚捷可也有成自密著矣○張南軒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善人爲邦章

殺運之與善教之衰也人以爲殺是目前萬不容已之事夫子以爲去殺是古人最有體驗之言下有低徊慨慕之意○集注漢尚寬之言□□□□致刑

措慝謂文帝身恭儉務德行□□□人患帝儒弱景帝刻薄爲帝有英雄之器其□□人之質如□以爲百年相繼之證故曰庶乎其□□矣

如有王者章

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質徹淡變此何世界乎宋之詩書惟文武成康是當之春秋時幾見此光景○胡雲峯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苟正其身章

從政所以正人自正身始下二句是上意○或曰對康子政者正也一節為正卿執政者言故曰帥大臣表帥也其身正不令而行一節為君上主政者言故曰令君令臣共也此節為家宰而同升諸公之上的試為大夫者言故曰從政從輔政之大夫而後也[illegible]有重輕其不可不正身以正人一也

冉子退朝章

冉子仕季氏而亦曰朝僭甚矣公朝之事曰政私家

之事曰事冉求尚未聞此乎何惟乎[illegible]闇益也○魯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康子與冉[illegible]者因政也曰有政責對也而不知其失辭也夫子嘗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故一聞其言而且其失曰其事也

一言興邦章

知爲君難者自不肯樂莫予違樂莫予違者為不知君難故也總之一心亦是一事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以媚己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乎少戢而齊其或興也與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既不知為君之難桓子又助成之是正所謂言不善而莫之違也魯之衰也獨三子之過耶

葉公問政章

政治之得失觀民情之向背而可知未有近不悅遠不來而可稱治理者既悅且來雖說後一層而前一層工夫自在所謂以本諸身者徵諸民耳豈其驩虞招徠之術同日語哉

爲莒父宰章

爲政有許多條件許多節候數月之程必非一日可

到豈容欲速事關全局方有獨注遠大之圖必不苟且自安豈容見小彼欲速見小者祇驩虞[illegible]之術以遠得譽以小害大此其所必然者耳要[illegible]掃盡去今治體不止從子夏近小之病○饒雙峯曰見小與欲速相因我要速成便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有直躬者章

以證父爲直天理人情安在夫子易一隱字而曰父爲子子爲父隱則天性至情合當如是直心循理直躬

適今在知學〇或曰相體內省幾方之訓幾諫之道在須想見積誠感悟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的意思此便是原來直遂底本相故曰直在其中非崙詐客體爲直也

樊遲問仁章

只在平居應事接人之間操存此心所謂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也至于講到不可棄只是無須臾間斷程子謂是徹上徹下語若曰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

子貢問士章

說個無耻人實難甚說個有耻誰實無愧不辱已不辱君尚矣次之稱孝稱弟又次之必信必果皆可爲士獨不肯輕假於從政之斗筲其品士亦嚴矣哉子貢起初意在從政到底討得一噫總之不敢謂其有耻有耻在學者內省不疚非論說可盡〇張氏曰小人對大人說硜硜是拘泥見不到大處言行內都自有孝弟在其人亦必非無耻須說得有分寸

不得中行章

是取之人與不爲之人皆與俗不諧不爲世所喜然以孔子道眼視之絕盡世間假冒之習援中行之統者必是此人〇荊川唐氏曰謹厚與狷相似而非狷狷有爲乎已謹厚者役于物今人多以謹厚爲狷亦學問不明之過也

南人有言章

恒德一段無事不爲靜言思之其義實甚善夫一言依然照見有恒之意

和而不同章

和主循理自無黨同同主阿徇自乏和衷然非道眼莫辨〇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呢所以常同樂忌刻所以不和

鄉人皆好章

與正人品原無皆好皆惡之理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便見取重於君子又不苟同於小人此夫子視人之法〇麻城梅氏曰到底是要子貢自已着眼勿狥人見不然善不善先還他分別出來

易事難說章

君子從天下起見故所重在事小人從一己起見故所重在悅重在事而悅自難天下人相率而爲事此何如世道乎重在悅而事自難天下人相率而爲悅此又何如世道乎○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心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才隨材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無可用之人

泰而不驕章

泰者內省不疚自然心廣而體胖驕則志盈氣勝與泰正相反然亦有不驕而未之泰者能制其私而涵養未到未免有踽踽之意

剛毅木訥章

四者俱是天性用事不內牿不外馳故近仁正須實下求仁功夫方與仁合蓋欲學者不可負此近仁之質

切切偲偲章

切切就情意懇到言偲偲就教告詳勉言怡怡就顏色和氣可掬處言士之涵養在平日盤朋友兄弟而發其篤摯中和之意正是錯由之行行處○或曰三者固不妨混施亦不可拘泥朋友當無怡怡之時兄弟豈無切偲之事大凡義屬者切偲之意多恩屬者怡怡之意多斯可謂之士矣

善人教民章

周禮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此云七年者亦教民有成之時也即戎習發元氣者即可以壯神氣

以不教民章

戰固子之所慎而戰必先有勇[illegible]聖門師弟翕以自許獨恃有此教不敢輕棄其民耳棄之二字可爲痛哭○此篇論士論仁學之有事而中行狂狷善人有恆與我共事此學者也其事此學故譏君子小人之辨在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庶富加教好禮好義用世之快殷殷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憲問第十四

邦有道穀章

此夫子一字之誅也不論有道無道貪祿不休是必
有苟且之術故君子羞其用心恥之於人大矣哉

克伐怨欲章

世皆行克伐怨欲者也故不行爲難然將承流爲其
耳制之也而非化之也四者不行於外矣而仁豈遂
行于心乎○或問四者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
却告之克己何也纔見得己易見克伐怨欲之根克
伐怨欲是己之枝葉從枝葉上修無力且再滋衆起
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一切消除不相交兩下相去

正是天淵

士而懷居章

士須有一段超然無累之意而因懷居辱士定甚朱
子云自古無閒門獨坐的聖賢

危言危行章

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世自有當孫之時
言孫者正所以善用其危行者也宋新法之行程明
道謂吾黨激成之過正病在不能言孫耳狄仁傑諫
武氏立三思裴度諫救宗東都皆從容不迫卒其有
濟

德必有言章

天地間全者足以包其偏而偏者必不能兼其全故
德與言仁與勇所以必有不必有此專恐世人假德
冒仁者說○或問仁與德何別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
爲德而仁則德之全也

禹稷躬稼章

禍善禍淫則屬天道然其所不應者亦多矣适偶借
古人之淑慝以著己心之賞罰真可以發潛德之光

並失德之運行息之言不煩多辭

君子不仁章

中心安焉之謂仁故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
之理總見仁之難盡也

愛能勿勞章

愛則不能不勞勞處正是愛忠則不能不誨誨處正
是忠此是慈父藎臣之最篤摯處

裨諶草創章

四子各盡所長共濟國事然實子產能用三子叔向

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此之謂也歷定獻襄公凡五
十年得免兵禍

或問子產章

彼哉不足言人子產管仲亦無容置優劣三子在當
時氣焰赫然各有可稱夫子都以一字概其生平這
纔是大手眼

貧而無怨章

非孔顏難言不怨千古人都若一貧字考例難易云
者以德性學問之淺深論非謂人情事勢之苦樂也

爲趙魏老章

公綽之不欲夫子意中有此人故史記世家云孔子
之所嚴事魯則公綽周則老子斯言非誣公綽意在
用公綽者

子路問成章

聖人陶鑄人群其融液處全在文之以禮樂蓋春秋
猶有周之餘教皆以禮樂爲先故若冉求臧武四人
知廉勇藝各有偏倚駁雜處到得文以禮樂的時候
亦可以爲成人末字貫下數句亦字緊承若字非句

苟取其長而兼之合之也思義授命久要不忘亦因
今之士習全然少此一段風骨故曰亦可以爲成人
不暇論涵養而亟取人之根基蓋爲有其方可言變
采耳○馮少墟曰見利思義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
學見危授命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不然利至然
後講的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公叔文子章

不言不笑不取怪癖不情雖令人信時言樂笑義取
從容中道更令人疑信乎豈其然乎辭意婉曲就中

可想見文子之人○饒雙峯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
義是義理日學問中發出底質所稍非仁熟義精者
不能

以防求後章

以防二字是書法作春秋手段○尹和靖曰據邑以
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
賢故夫子正之

晉文公譎章

權以濟事曰譎晉文取威定霸多用此術桓公初定

前業緣人心尚思王者故多以仁義二字感動他桓非文之列也因文而有桓之思○存疑云講正俱就行事言若心術皆不得爲正

殺公子糾章

子路責仲不死夫子不論其死但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明不死之無害程子云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金仁山云但公白莒先入詩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耶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則

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讎桓乎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

管仲非仁章

子貢責仲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一匡之功以仁其賜見仲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不可徒死也看到關係處眞覺匹夫匹婦之諒爲小○張南軒曰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

公叔文子章

春秋之時卿大夫各私其才以落其身文子能出其事我者與之共事君絕無嫉忌心事何等光明眞無愧於文之謚耳

子言衛靈章

三子者皆是短中取長用當其才卽無道而不喪才之關於用也亦重矣哉

其言不怍章

不怍之心便是不爲之之心到爲時始知其難後矣

陳恒弒君章

夫子初告時眞爲君憤發以成討賊之言此天地之大義也誠爲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此力皆義耳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何言力但說非義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告夫三子只此一言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言一對三子言無限感憤○或曰只陳恒弒其君五字大義凜然春秋之不及書者書矣雖不及書之春秋二百四十年獲麟之後特筆下論語二十篇所謂以天

子之事懼天下萬世之臣子者自此耶矣甚矣沐浴
而朝之義大也

勿欺而犯章

事君之道雖日有犯無隱然不能取上之信不免以為謗己故須勿欺而後可犯勿欺者學問經濟兼至非區區樸忠謅之能勿欺也

君子上達章

上下無甚境在君子小人皆非一日而至君子日長進一日初亦爲難而勉勉之久之而所勉者安以爲常

小人日沉淪一日初亦疑而嘗試之久而所嘗者恬不爲怪兩人各有樂處故各不能自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頭路只在戒懼慎獨

古之學者章

爲己者求慊於己即有時爲人總是爲己爲人者求知於人即有時爲己總是爲人程註成物喪己宜味

伯玉使人章

欲寡其過而未能何其言之婉而盡也夫子嘗思學易寡過其言正合使乎章當傳上人之心也○按伯玉居衛治亂殊遭邪正雜進求寡過元不易使者實見得他心中負疚不敢即安之意非故爲卑約之辭也○鄱陽朱氏曰此章稱美下僚能知君子之心則此使亦非僕隷之謂觀于此爲夫子使亦可見

思不出位章

位外之思明知無益如行意其中以寄樂究遂不能自主而放蕩無所歸惟有位以止之庶不以侵成曠而天下之理行不出是用力處

恥言過行章

說者恥只是有餘說者過只是不足此可想見君子之心

君子道者章

君子是合仁知勇爲一身者也蓋三者非可矜飾假借以欺人必實試之憂惑懼的境界却能不憂不懼不惑方露出仁知勇本體方見三者之難自道云夫子道君子適以自道耳子貢智足以知聖人

子貢方人章

真實學者自治不暇奚暇及人多一分及人之意便

踈一分自治之功子于賜也自不肯輕假

不患不知章

我不能而人何知用患者亦不可解故屢言以醒之

不億不信章

逆詐億不信只是個不誠誠實而未有不明者不逆億而先覺斯爲誠明之君子○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

微生畝謂章

避世之人與用世之人自是氷炭不同故畝以予爲佞予以畝爲固亦各言其志也矣然佞則非敢而固則疾之仍欲轉無用耳

驥不稱力章

世人稱驥在力夫子獨曰在德意中言外隱躍可思○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以德報怨章

君子亦德施所以存厚也然非爲以德而施之怨已者如以施之于怨已當何以施之於德已乎著以意見違其天則將知或人之言不可訓也然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

莫我知也章

夫子一生只是下學上達在下學內藏其知之不怨不尤無所得於不知也不以不知爲可怪故不以人知爲可樂此處修涵與天命流行門下上各具一

體誰非知音然未見全體難言知我知我其天自已寫照○姚江王子曰夫耳可得聞目可得見口可得言心可得思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即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爲下學至於日夜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得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

公伯寮愬章

聖人不能免人之謗已也但其所以處謗之道自有

超然於利害得失之外者此是不怨天不尤人實地○孔子爲政於魯墮季氏私邑者子路也寮之愬卽假以沮孔子故子不爲子路計而直曰道之興廢命也

賢者避世章

舉世知趙諫解此辟者四辟者所遇不同皆有實為高蹈之意○黃勉齋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所遇之時而酌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衞蓋所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優

劣言也

作者七人章

作至七人世道可知辭與上下相聯○或曰作者一句本在逸民章身中清廢中權之下我則異於是之上既明是子曰總斷之文又合七人現在之數聖人書法嘗如此

宿於石門章

不可而爲不忍忘天下也道者聖人心事

擊磬於衛章

問磬聲而知其有心荷蕢亦非常人也但蕢之意在世莫我知便當已矣何亦非全然無意子之意在果於忘世亦何難乎到底仍是有心

書云高宗章

喪必三年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今通義不意有所謂以日易月者聖門論古人總是維名敎

則民易使章

民之難使爲其亂使也好禮之君必以禮使民故民應之惟謹

修己以敬章

只一修己以敬其事便了明德在民上明修己在人與百姓上修人與百姓有本安便是己之分外放逸處堯舜猶病病非病人安之未盡實病己敬之未至耳

原壤夷俟章

是爲賊者謂生不無善可稱盜此形骸有害於世○卽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對外之也遜惡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觀原壤是

也

闕黨童子章

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折其傲與惰之念也童子居位並行欲速成病正犯此病命之意其在斯乎○此篇論恥論仁論士論言行論貧富論思論思論謗訕論德怨論忠孝亂賊討有今人成敗得失以及隱士逸民先覺故人童子無一非學中事無一非學中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乃孔聖人歸宿處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文事武備相資為用此正不足難夫子而曰未學者聞見軍旅非所以為訓而禮讓乃所以為國也子路愠見仍是其言不讓之意豈知道與德歸世之通術君子不可必也廉與貞乃世之窮術君子所可同也○薛方山曰子路衣敝不恥浮游富從豈以絕糧而愠見哉蓋疑君子之道四達不悖而窮塞如此故亦有我者有未盡乎正與不能而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召相類○蘇頴濱曰孔知其必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多學而識章

萬事萬物流分派別其本源則合從其本以通其一而可盡也曾子之外子貢頴悟可與語此故問以發之又因疑而決之有多少爐錘在○何氏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亦知之

知德者鮮章

知德謂知道也所以鮮矣人不知德如何了知一生事○饒雙峯曰既知得道裏面滋味則外面利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縕袍便恥見

無爲而治章

善爲天下者已不尸其功舜之事有爲之者矣所謂無爲謂其與物自然不見有作爲之勞事事而親之神明所以妄也○西川尤氏曰無爲而治行所無事也恭己卽篤恭兢業不敢作聰明意恭之至也

子張問行章

人豈無偶然敬信之時而亦有不行者敬信不足故也參前倚衡只是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夫然後行見不如此便不可行耳○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卓立所見要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失

直哉史魚章

二子佐衛皆扶亂之臣直哉嘉其不奪之志君子哉見其憂世之心能見長于無道如此其不詘於有道可知伯玉依違因君非不能卷懷者故曰可○或曰伯玉出處近道固有君子而史魚直節不同自是社稷之臣當將二子所處分義各有當然大抵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而在伯玉進退可以自全以爲史魚未盡君子之道者非也

不與之言章

天地間有人己兩得之道不失人不失言是已與言之人人也與人之言我也人有可與言者豈容默而成全人之不可與言者亦不容強聒求人親由成道則失人強聒求人則失言人言兩失皆緣不智智則知人之可否自能妙用其言故不失人亦不失言人己兩得之矣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此其得力在知言今日不失人亦不失言此其得力在知人是夫子覺世間人大作用大學術日與及門暨當世諸侯大夫論政論仁論行論孝問同而答異眞化工肖物此千古不失人不失言榜樣也○勉齋黃氏曰

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
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志士仁人章

害仁者固不足言士言人成仁者亦非爲徇爲諒也
只遂其心之所安而已寧死不忍去仁總是造次顛
沛必於是○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新安陳
氏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
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
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

其爲仁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
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子貢問仁章

仁賢日有益於人然非其人不能領受仁賢之益此
之友之有多少覩做收斂在

行夏之時章

行夏四何各舉一件都是人所易忽處至其致治之
源夫子與回歸之綦矣鄭聲佞人又是令人極受用
而與頭訓誡保治之微吉正在於此非夫子與回聰

能與聞先王之禮音萬世常行之道乎○朱子曰顏
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
方可及爲邦之事○或曰問爲邦關太道之行天下
爲公之道統治統也夫子告之云云不數語而聖帝
明王禮樂刑政無不具備蓋夫子雖述堯舜而兼舉
禹湯憲章文武而兼舉周公此其事也非專爲顏淵
言也亦以見夫子含治統無道統也

人無遠慮章

遠慮謂人之精神無一處不到無一息可懈所謂慮

而後能得者也無遠慮有消處一定之理○覺山洪
氏曰遠慮即近功只在目前爲所當爲便是遠於道
德近莫近於利欲○或曰夫子此言蓋乎易理夫子
繫易謂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何思何慮則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非君子所貴也所言遠慮者蓋作事謀
始永終知敝乾乾因時而惕之意也

未見好德章

已矣乎三字無限慨想總是思見之意

文仲竊位章

魯君不用季氏不用而獨罪文仲者謂文仲為文也
文子與僎同升文仲不與惠共立二傚二莫皆是夫
子道眼前歲竊位二字斷辭

一薄責於人章

責人所以寬已自厚便不暇責人○朱子曰厚是自
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
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
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不曰如何章

兩箇如之何便是處事之要便是入德之門○芑山
張氏曰須知此是子知子聖一輩人不是輕率妄行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總是他不虛要沿淘剛愎自用
處

羣居終日章

此等朋友甚多不循此轍便是良友難矣哉危之也
○或問慧同明智之稱　朱子曰小慧則不本於義
理而發于計較利欲之私耳

義以為質章

義為孫信不過於君子之一身而更無其踰處便是
君子之事○龜山楊氏曰此君子誠養成的說學至
於君子資深逢原如高朋之泉隨地而出或溜或流
隨在得名不可心而義禮孫信自傍人觀之有是四
者之名耳君子亦有心也一心以應事而發皆中節
矣末句是贊辭

病無能焉章

知謂知所能也無能何病人不知正是為己之學

沒世不稱章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沒世不稱則其人可知古人無
不分名實為二事君子亦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實之
可稱耳非狗名也○月峯孫氏曰思及沒世而名不
稱則及今為之而不令潛滅無聞者自不容不汲汲
矣要發君子所以疾人之意

君子求己章

一求己便無暇求人人何與己事疾沒世而名不稱
亦是求己小人色取儀躬總是求人○葛屺瞻曰求
者有所不足而乞以益之也君子看得自己無所不

有道德固自性具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予奪恭名在人尚須不靠人便無託足處故只求人同一求而在己在人人品爲之迥別

矜而不爭章

矜以自持易至絕物而不爭乃所以善其矜羣以處衆易至狥人而不黨乃所以善其羣此見君子正直和平之德持身持世之則

不以言舉章

王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爲主亦該忠詞用人必參其實聽言不繫於私更穩

一言終身章

恕之一字人看的極平常聖人之道卻不外是人人可能而人人不能○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吾之於人章

非此是非出公行之爲賞罰爲好惡私行之爲毀譽彼毀譽人者以爲亦是亂人之是非不知三代之直道尚在民心孔子作春秋正是以直道扶人心而欲登斯世於三代○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當就上邊人說言斯民也三代所當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今公道猶存人心不泯豈容以毀譽而加之哉如此說方是

及史闕文章

史闕文馬借人亦細事耳有猶及見今已夫何慨嘆

之無窮也試想闕之之時不欲有一字假人於此下正是無毀譽處按史學自春秋而外非彼則誇爭莫有得其正者此孔子所以嘆也史闕文猶不挾己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有以自私總是一厚○芑山曰二者關係國史疑信風俗厚薄正人心世道之大者不可謂之細故

巧言亂德章

立德立謀是人生第一緊要而德之不立巧言亂之謀之不立小不忍亂之史冊中影樣不可枚舉

衆惡必察章

流俗雖詆正循其衆必察者非必與衆相反但不隨衆爲好惡人雖好之必察之之實耳此春秋特筆之意

人能弘道章

人能弘一分道便弘一分知愚賢不肖無人不可與弘道而合乎古聖賢却弘此道不盡此卽待其人而後行意

過而不改章

改過之門卽作聖之路無奈人之不肯改也不改勢

必至於文矣

吾嘗終日章

思無益無益謂思而不學則無益耳思以理言學以事言從事上學求合理知至而行亦至故不貴於徒思也

君子謀道章

君子憂道之人也憂道自謀道謀是作何事憂是存何心則念自入不來謀食憂貧者原無此事無此心耳○蔡虛齋曰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道在謀先

知及仁守章

吳因之云聖人於知及者責以仁守之全功一何嚴之矣莊涖動禮皆仁所散見不容疏略之守指此理合知仁莊禮而一之者也統貫於內外動靜之間卻就作用上見本體○則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則于目前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

不可小知章

小人不能以器識包人受窮於大君子不能以微細入人知窮於小知發乎外自小受藏於中自大君子小人皆有可不可方能盡君子之長不棄小人之用蘇紫溪謂張德遠長於知君子而不長於知小人終非經世大手

民之於仁章

人賴水火以生往往有蹈水火而死者是水火於民利害兩行而民之於仁有利無害故曰甚於水火此皆

最難○陳潛室曰學者患不識仁識仁則心無計較
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卽比干不害爲正命

當仁不讓章

一當此擔便無人可推諉無師可謝責顏子當之請
事斯語曾子當之任重道遠未嘗以是讓夫子也稍
子留不可將第一等事讓他人便是當仁之旨

貞而不諒章

諒似於貞而貞亦不諒貞者信理諒者泥意此中正
天則耳○馮厚齋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
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
夫匹婦之爲諒也

敬事後食章

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後食謂
始終只一敬事孳孳求無愧事君而後卽安仲山甫
之夙夜匪懈武侯之鞠躬盡瘁是已

有教無類章

分門別類皆衆人立教之心教人遷善改過一有類
便非不倦之誨○虛齋曰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
不當復論其類之異也正是無所揀擇意未說到人復
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耳

不同爲謀章

夫子之道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術也上可與堯舜
文武周公謀下可與顏曾由賜思孟謀若自與己者
如何謀的着底事○或曰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
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
須說得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辭達而已章

辭求達意不已何爲然非深於理者亦未易言達處
如其不達言辭雖工都爲用之夫子不是要人止只
是要人達

相師之道章

誰知師冕一見有許大道理在眞是化工肖物○或
曰隨在詔告乃夫子不知其然而然者固相師之道
道字只承上文與師言之道與道字說子張問得驚
疑夫子應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是如此此所謂從
心所欲不踰矩也○論仁論義論德與前篇同者自

總二意至論君子亦多見矣此篇凡十總之君子為學習中人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無一非學習之事下做此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章

季氏將伐顓臾是征伐自大夫出矣顓臾乃周天子所建之國季氏伐之只是欲心太侈患寡貧患之念為之也本不貧因患見為貧本不寡因患見為寡無曾無先王凡可以紓貧寡之患矣服顓臾也不知國家

之禍莫大於傾然不生於貧寡而生於不安其原起於不均均則嫌疑不生而和和則國家可保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最妙此聖人經濟也由求雖在政事之科尚未了達此等經濟蕭墻之內因其為子孫憂而及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然〇季氏強僭夫子每以責由求蓋既事其事則宜匡之於義不能宜奉身而退可也由求畏責輸閔子一籌〇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隳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〇馮厚齋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譏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譏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譏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門記歷舉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

天下有道章

秩序命討本之於天而天子不得以己私參焉此所謂有道也只一個不自天子出天下之無道可知遞及大夫遞及陪臣遞變愈甚失之愈速自不待言〇

當時[illegible]之政[illegible]則國人[illegible]亦不能免庶人之議乎〇或曰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亦足見夫子論意之深當時政在大夫者三桓六卿七穆之專可[illegible]世道之一變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事非議政也故反其在大夫者歸之於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祿去公室章

承前章分出而言三桓專公室之祿竊爵罔之政其意[illegible]為後世子孫計久遠然知其凌上者無以

令下從仰逃於強之甘矣○或曰定公九年陽貨已
囚桓子本文故夫二字當作已然看正說事成於今
非推未然也

益者三友章

益者三令人難近損者三令人易親不益便損今在
友之者從善改不善三人行必有師就損取益學問
更有得力處

益者三樂章

從來會受享人只是於損者之樂占盡勝場以爲今

福並知樂有損益益者之樂在彼不在此節禮樂今
在日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節心安理順此便是孔
顏樂處也人善樂道賢友樂多非孔門亦無此風味
○張南軒曰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

侍於君子章

言不可不慎也況侍長者之側乎三愆皆作小失由
乎時不能治心故隨幾不能觀色

君子三戒章

血氣用事只是不能持志能持志則自少而壯自壯
而老自不聽命於血氣而血氣皆爲志之用矣二
件不論老少夫子特隨時指其甚者耳○嘉善陳氏
曰色氣貪蓋人之疾矣君子有三戒常在事前凡民
有三悔常在事後

君子三畏章

天命之謂性是人生本來面目并戒懼君子如何能
識認大人聖言是能體此天命者也小人原不知有
箇天命在故肆焉無所忌憚○張氏曰君子小人分
途只在敬肆兩字道心人心俱於此見三畏便是持

一執中本領要莫草草看過

生而知之章

資質雖不一所屬於學則一困而知與生而知等
何下也困而不學無復知之望斯爲下矣全爲困而
不學者立論○饒雙峯曰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
民斯爲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
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來爲學則此
尚可勉進於中以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愚去
更無可出時矣此要人勉人務學處

君子九思章

思有千端理歸一路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我輩逐一
點省那一件可以不思○黄勉齋曰九思雖各專其
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憧[illegible]然而無統矣[illegible]
以敬義爲主戒懼並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
其所當思而思矣

見善不及章

如不及如探湯好惡甚嚴潔身之士求志達道是通
天下爲一身天德王道合而一之者也惟我與爾有

是夫此外原不敢多許○或曰春秋時不憚[illegible]
太公卻有之亦安得有湯武孔子一生轍環老於[illegible]
泗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話其
聖人一時懸空揣度語

有馬千駟章

不稱千駟而稱餓夫甚矣富不可求而貧不可失也
夫子論貧富不一而是節疏疏末結有同心所同[illegible]
卽是道耳我輩須思齊民何以到今稱餓夫也方不
枉受此貧○或曰此春秋所爲槃義不槃勢也[illegible]

謂天下之亂臣盜賊爲小而賢不肖混淆爲大便
入知千駟不足榮餓夫有足取則必競善惡惡而天
下治矣得此義不明臣弒君子弒父無所不至孔子
語所以翹求引首之心而作好修之氣也而[illegible]
槃義若徒趨富如飴者亦惑矣

子有異聞章

他人以爲道有異聖人原無所容其異也他人見爲
子可私聖人原無所容其私也詩禮之聞伯魚與當論
弟子孰不聞此外求異私心也遂以爲之[illegible]

心也陳亢到底未得分曉○或曰[illegible]
道也不可以傳之子[illegible]人而
不爲其克蹈詩禮授爾與孔子之傳顏曾一[illegible]
上不及顏曾下不至爲衆均過庭之訓初無所容其
厚薄者亢始疑其有私授旣皆爲道其[illegible]

邦君之妻章

兩個君夫人正以君原稱之曰夫人也君旣自名於
其上自然邦人之公論協於下全是正名而[illegible]意
○京山郝氏曰稱諸異邦亦謂邦人稱之也如人大

上出使他邦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自稱則
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雖用此文謂夫人自稱於
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註之失○
夫公室既有大夫而求不能以禮正季氏亦是其學
術不明三桓三家三歸等章皆學者中事邦君之妻
章正名重嫡風教始於閨門正作春秋意也所關甚
衛其大

四書近指卷之十六終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章

奸人欲見聖人亦只得尋箇題目故未見時與相遇
時亦須禮以爲辭夫子第因物付物就題還題而已
亦有容者意於其間哉有道之言婉而正此聖人待
小人之道○或曰與陽貨亦是不終絕他要他爲善
大槩小人多於君子若以爲小人而終絕之便失含
弘之意且將盡天下而彎君子又安得化不善而善

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頑爲[illegible]其[illegible]化敢爲良民
者皆由於不絕耳此又夫子與陽貨意也易之睽曰
見惡人無咎其此之謂乎

性相近也章

天命之謂性性出於天豈有不相近者哉但習能移
性日習則日遠堯舜桀跖皆習爲之也孟子所謂倍
蓰無算不能盡才者也若論其初則性只有一善耳
惡是相遠而近者猶在

上知下愚章

智習而上愚習而下是各就造極處而疑性之有移有不善見爲不移耳不移還是他自不肯移非不可移也若不可移便非人性皆善〇王陽明曰夫子説性相近卽孟子説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説若説氣質則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〇相近言性而不移不言性夫子初未嘗指氣質爲性也

子之武城章

唐虞三代之治偶露靈於武城故喜極而戯其所治之小然其心恨不卽敷唐虞三代之治於天下故揭

其言之是而曰前言戯之耳始終皆喜極之辭〇熊勿軒曰子游宰武城亦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弗擾章

用世無賜一觸卽動其心可以對天地鬼神而未可一一爲及門弟子道也子路之言誠是卽不言子亦不遂吾其爲東周乎情之所寄耳以文武之法度整攝各分有多少經理在

子張問仁章

天下原與我不屬已私屬之也能行五者於天下只是着力做功夫克去己私而已不侮得衆人得有功足使便是天下歸仁〇或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人各得其心盛德大業悉備於此故曰仁恭則不侮等句非效也言必至此而後無虧欠皆能行盡頭處古之聖賢所講求者皆帝王將相之具其見於六經與乎諸師弟子之問多此類

佛肸召子章

士君子處世磨涅之來必多磨之卽磷涅之卽緇者

必其堅與白有未足者也不善而入無益於人求益於己子路述所聞以相質夫子亦不能不謂然[illegible]無轍迹惟人領略狄梁公反周爲唐惟梁公能做夫子事亦惟夫子做之未可爲他人輕借口也

六言六蔽章

六言皆德也既好之一似無蔽不知一不務學則六者俱不免於蔽蓋未學以前六言未嘗實有諸己故不曰德而曰言也好學者只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的真境界一學既遇六蔽自除夫子自許好學

者以此每以之勉及門士亦如此○覺齋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何莫學詩章

無人不治經誰爲能治經者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詩的實用如此學者深加體會實受其益方算學詩

子謂伯魚章

爲字是於實境上體認實理以已之神想見文王之神於修齊之間○大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故猶正墻面而立是纔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禮云禮云章

禮樂無處無之玉帛何嘗非禮然不可執玉帛以爲禮鐘鼓何嘗非樂然不可執鐘鼓以爲樂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

色厲內荏章

此等小人不敢則肆其躁外飾矜莊之貌中懷疑懼之心畏怯特甚譬之穿窬是爲傳神○或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內爲柔之質者也

鄉原德賊章

竊德之似以欺世故曰賊邑屬者曰盜似德者曰賊皆小人而有深心者也非道眼不能照其奸史冊中受[illegible]賊竊名者不少

道聽塗說章

中無所得強以聒人彼豈不儼然自負爲德不知正德之所棄也德之棄較德之賊雖減等然耳目之學自誤悞人所關亦非細故

患得患失章

鄙夫只患失一念有無顧忌不至於喪邪不止史冊中此輩甚多禍不在賊德棄德而只至於喪邪又另是一般小人○或曰無所不至何見鄙夫尚多欺君誤國情態語言形容不盡處

古有三疾章

古之三疾皆孤行一意以偏鋒見長今也托名古疾

以文飾其不肖之心適足以見矯今古之不相及一
疾也且然可勝感慨

惡紫奪朱章

炫目者可惡適耳者可惡至遲口而傾人心志者更
可惡也蓋天下之理邪正原不容並立而恒人之情
邪正易至於倒持所賴以辨聲色之正而妨利口之
亂者一惡之力也此如詩之比體宜重末句

予欲無言章

想然而欲無言也蓋謂以言求者終不得其會歸之

地四時行百物生天何用言夫子無行不與燒然一
天而已知天者夫子知夫子者其天他人便説此話
不得

孺悲欲見章

絶之中待教修見得人不倦之心

宰我問喪章

三年之喪念父母罔極之愛而食旨不甘聞樂不樂
居處不安此仁人孝子之心正禮之所以不壞而樂
之所以不崩乎列言語之科乃以此爲解而日期可已
矣又於食稻衣錦而安之予何至誠昧如此思嘗想
予之意蓋日視居喪者之不中禮也與其食稻衣錦
於朞之内竊議禮之名而亡禮之實何如真實行之
期則可已矣或有激於中故發而相質未可知也夫
子爲千萬世名教之主故始終以大義責之使反求
而自得其本心○蔡氏淸曰孔子三條語一節深一
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
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得安於食稻衣錦初見喪之
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

與醒宰我使自得其本心絶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
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爲聖人也孟子與萬章亦教
之以孝弟而已者亦此意

飽食終日章

無所用其心者心則放矣難矣哉無限悚惕儆惕
吾心之當用猶身之須資則失之矣○或問伊川嘗教
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其答曰靜坐時
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
活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也聖人説難矣

哉所該甚廣

君子尚勇章

勇亦有不能即之時而內在於欲外屈於物也義以爲上則欲物不得而撓之矣故其勇也大○南軒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

君子有惡章

惡者聖賢所以明行其怒而陰用其愛者也人以愛求惡所以酬之惡不加惡則善爲無賸前四般人以悖德而得惡後三般人以亂德而得惡亂德者較悖

德者更多一作僞之心

女子小人章

女子小人不在養之有恩而在御之有道有道則近之遠之無不可○南軒曰女則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不惡而嚴乎

四十見惡章

見惡不止無善可稱而且有惡可指終將無有遷善

改過之時○或曰其終也已須看得活乃代爲憂懼之詞非斥其止於此也○意與諸篇同者勿論性相近也是夫子論性宗旨見陽貨往公山往佛肸見學術之大穿鑿之爲德之賊德之棄古今之孩聖賢之遠見學術之精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三人者其事一若其所爲判然不同夫子總斷之曰仁蓋各有其心之所安而已中心安焉之謂仁○李

恕平曰三仁各以力量竭力爲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耳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有犯無隱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

直道事人章

事君人者得失之數於直枉辨之柳下固前知其必然故其心寬緩而無變所以爲和而介

待孔子曰章

待之惟亞不必言旣曰吾老矣不能用自合去

齊人歸樂章

三日不朝明是不用之意而簡孔子行殊甚速

楚狂接輿章

鳳見於治而隱於亂夫子以撥亂致治為心又非鳳之所可疑者不欲與之言然有深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遂不欲聞用世之言

長沮桀溺章

沮溺耦耕同心避世曰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以易之正是其沮而不出溺而不返之意夫子曰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正見其不忍忘天下之心鳥獸不可與[illegible]斯人皆吾與滿腔惻怛於無可奈何處猶覺有情○或曰吾非斯人之徒一句要說出聖人老安少懷心事立達與俗事業方見聖人苦心逆說其此天地不能絕人逃世非也

丈人荷蓧章

宇宙大題目第一是君臣之義君者羣民之所共戴也君子道不行就民之列而但其責親道不能[illegible]事親以致其功棄君臣而出於亂義者也故明知道之不行而大倫終不敢廢隱者以潔身為節未可與言君子之義○黃勉齋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則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皆以聖人之中道議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頑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當謂若門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輕妄議也

逸民伯夷章

夷齊不降不辱天下仰之後世仰之至惠連似和而細處仍是逸似隱而癖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清中權無所謂發潛德之光矣列已於逸民之後雖云異於是而終未得行亦猶之乎逸民耳但衆人有心於避而夫子無意于避無可無不可[illegible]是一個時中[illegible]

師摯適齊章

自夫子正樂之後太師諸人皆不肯為權臣用樂率

而夫是三桓力能竊公家之樂而不能奪志士之心見夫子俄頃之化○江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皆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感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皆無所用奔逃散無一人留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深有感也夫

謂魯公曰章

篤賢公故任相惜才此是周公家法何等忠厚不謂其子孫不能世守之多替一追思之情事淒絕

周有八士章

孔子欲以魯爲東周竟成虛願故追思魯先公立國之盛又追思周先王人才之盛無限淒涼○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盛人才之係於人國也誠重矣

蕆按黃子鄉祭稿云傳曰周困子多賢困在而得入男皆君子役雍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學何事學此仁而已行何事亦行此仁而已孔子一不用於齊而行再不用於魯而行學不逆時心滋戚矣而楚狂沮溺丈人又非共學同道之人判然不相爲謀者心滋戚矣叙列逸民而附已於

役者得可以行可以藏令雖藏仍可行此正時中之學也附太師諸人於逸民者亦是已居夷浮海之意因魯衰而思魯公之初因周衰而思周八士之盛總見道之不行無處非仁之所淋漓無處非懷之所周徹

四書近指卷之十三 終

四書近指卷之十三　下論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四道題考創多少士子士字提起看其可已矣須云必知此始成其爲士學力俱在平時臨事方不錯亂

執德不弘章

不必看是到一隅而未究全體不篤者意在擬似而難語實修任是自負無關重輕○濂溪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

道德有於己而已可以解此章之意

問交子張章

論交若有子夏之別白不可無子張之涵容尊嘉矜容四字妙有斟酌○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可見交非止交際交接往來之常切磋琢磨道義生死惟交是視豈可不慎乎子夏所云正合乎人論交之交之旨乎子張所聞云云特厚德載物之意非所以訓門人小子也使子夏子張之言折衷於孔子吾知必不愈子張紬子夏也

小道可觀章

君子務其遠者大者皆浩浩以一技成名是見聖門識量無所不該無所不備能用百家衆技而非百家衆技之所能窺也○松陵周季侯曰致遠恐泥只爲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本體渾全入大入小各不相礙何有於泥雖小道該得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

日知其亡章

好學只是時時提醒此心日有知月無忘所以日新

不失

博學篤志章

四項事是一路工夫總之心存則仁便存心外更何處求仁○或曰博學二句是內外合一之學博學審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於心篤志近思是就心體用功而其實不離於事物內外合一純然天理即此是仁

百工居肆章

人原離道不得但不學則道自與人相離故君子深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自得所謂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蘇子瞻道可致而不可求如斯○或曰學如走路走以極其路須知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到窮原反本處仍是這箇學單說致便落功效說以致方是工夫若謂致道後學有歇脚處便謬

小人之過章

文字有無限道理在是要與君子爭勝○陸象山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

護已是被人說破便悍然不可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此日流於汚下

君子三變章

君子本無變自人觀之却似有三變耳儼溫厲以一身備天地四時之氣

信而後勞章

信於勞與諫之先故臨時方得力我之用勞用諫在假項而人之受勞受諫在平生決不可以未信嘗試古人使民諫上亦有未必盡得上之信民之信者然我所以自信與所以使上信使民信底道理略無歉欠如箕子比干之諫紂子產之勞民卻是自己心中信得過

大德不踰章

全是重大節之意非爲寬小節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各有對針不必過泥○胡氏曰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諉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詳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

洒掃應對章

曰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此合本末始終而一之下學在此上達在此更無精粗小大之可言然不能無先後之序應語其末而驟與以本末惜也應語其始而驟與以終末惜也是誣之耳誣之一字人與言而失倍可爲誣耶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只是不衡始成其不倦諸身之言此借以互發○朱子曰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差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謹獨須

貫動靜做工夫

仕優則學章

明道先生曰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爲始其既仕也以學爲終學與仕不相離也使相依而則是以事衆之事有道德也○南軒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豫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喪致乎哀章

孝之禮記子游乎日却是講究喪禮居世之過於末也故爲拔本之論

吾友張二章

仁者是人生一點與血誠稍涉炫耀便非本旨子游雖能也堂堂乎張也皆謂其闊修意少不足於仁且難資以輔吾仁此正見朋友切偲相成處子游重本曾子守約與張正相反

未有自致章

真情不能自已自是本性然或有錮蔽而不能致者

曾子所以進聖言而感動之

孟莊子之孝章

獻子有賢德其所用之臣與所行之政自不宜改然其政之規條與臣之方正多與己私不便能不變動亦衆賢不能○或曰夫子非皆以不改爲孝也善者以不改爲孝不善者又以改爲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謂宣王中興可謂不孝乎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以北亡矣可謂孝乎

上失其道章

民散根源既由失道則其罹於法網者誰實使之故哀矜勿喜古人敬刑成德全在此哀矜一念所以爲祥刑○陸象山云獄訟惟得情爲最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貴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山下有火爲賁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按象山以治獄爲學者用工處與于定國以學春秋爲決獄之要同意矣

陶作士當時但言弼教而象山推本於見道此尤窺
其微者矣

紂之不善章

衆惡皆歸使雖洗滌甚矣人當警省非爲紂分辨也
此及情與古今皆然爲湯也明眼指待出○或曰天
下之惡皆歸就其惡不後上看則惡名歸之也易曰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語曰勿以惡小而爲之亦此意

君子之過章

人皆諱過誰知改過便是君子日月之食四字形容

君子之過最切是偶然爲者有如此非其本心也於本
體無損分毫故曰皆見皆仰

仲尼焉學章

識大識小莫非文武之道所流露一入夫子之心則
各分其一節者而統見其全體矣謂非學不可謂有
常師則不可雖述往聖何嘗專言文武

賢於仲尼章

春秋時只未有知孔子者無惟武叔之謂子貢賢也
得門或寡矣富與窺觀宮墻百古如斯矣○要察
曰聖人之道得門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
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
方有所見

無以爲也章

武叔賢子貢於仲尼便有毀之意在不知毀也從可
加於仲尼仲尼日月也其何傷於日月乎語甚峻嚴
尚有爲昭矣○或曰仲尼尚毀何況後學語云止謗
莫如自修又云道高毀來然則自修不可以止謗道

高反是以召毀學者求內省不疚耳當以毀譽爲欣
戚哉

子爲恭也章

夫子神化不測不論邦家得與不得對子禽乃就得
邦家顯言之使其見雖非有此一番事而是孔子未
得一時之邦家即得了萬世之邦家所謂四句是現
成語榮哀二句見夫子關係一世之象○此篇學問
實際處而游夏之言爲多故著聖門文學之科子貢
之言六章曾子二章更是學問總領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舜章

天者中之所自出而人受為心心聽氣以出入故有人有道然人心危而道心微故精以察道心之幾一以盡道心之極而天地之中在焉是執中也中無體而四海皆其體既無方而四海皆其方四海用中之實也能允執則四海聯屬不能允執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不獨二帝凜凜於此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方之政行焉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總是一箇者恭寬信敏公四者俱見堯舜以下帝王之所同然心法節[illegible]法節數即是道統也○[illegible]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

五美四惡章

五美俱是從難而全上看出四惡纂盡當日從政之害一尊一屏而帝王之政究在夫子言下敘此於堯舜湯武之後見素王之政與帝王一揆也

無以為君子章

孔子一生只是個知命故仕止久速任運只無心而其把柄在知體作用在知言三知字是學問得力處有的輕易○朱子曰論語首章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論語一書聖人與其徒其明斯道者也終篇堯舜咨命湯武誓師與夫凡諸政事皆則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

四書近指卷之十三下論終

容城孫奇逢纂

[library seal]

梁惠王章句上

見梁惠王章

仁義二字是孟子七篇的綱領是願學孔子的嫡派學術在此治術御在此言利者得害言仁義者得利

此千古不易之理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望以仁義尊之其誰焉信之中間指陳利害反覆相形正醒仁義所以利○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造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特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造見其國若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史記稱其實矣○張氏曰仁義二字乃孟子生平學問之本非特此章大指也凡治心立身格君澤民只至守先待後皆不出此叙事而列七篇之首亦猶大學之言德中庸之言性同一明道立教之意

王立沼上章

偕樂故能樂獨樂雖有此不樂不獨王亦不撋了所謂善於引君○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貫摠○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本已與上其效也

梁惠王曰章

心果能盡使覺有不盡之時自謂能盡者所以多不盡之心也移民移粟一時權宜苟且之計豈知王道生養孝悌無一人不在其光天化日之下此是何等世界三代聖王不可作而孔孟神遊其際思救民於水火之中此段熱腸天地鑒之稱詘宜味○虛齋蔡氏曰所移者只是利率不內之地之民之粟而已非在官之粟也觀於有餓莩而不知發句可見

順安承敬录

狗馬之好梁王病根故以爲率獸食人視民命輕而狗馬重所謂虐政猛於虎○邵子論秦云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又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愚謂政之殺人即所謂無生路可趨者也

天下莫強章

彼用暴我用仁古來無敵之師皆此道也不明於此而欲洒恥其何能爲孟子每引君以王全是救之齊梁○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孟子獨惓惓於

齊梁若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兵力相敵之國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若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此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亡秦不過起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欺也

見梁襄王章

舉世皆殺而有一不嗜殺人者出使足詳麟瑞鳳天下孰不仰之望以爲君湯武弔伐尚已漢唐宋皆以不殺成帝業孟子可謂蚤見○或曰天不以存亡廢秋殺舜殛四凶周公誅管蔡非不殺不嗜殺耳晉雄大皆劉裴并父子數族後世皆譏之御孟子以生道殺民之說即知不嗜殺人能一之之義不然宋襄之不禽二毛梁武之以麪爲犧牲婦人之仁耳方爲亡相繼豈足以一天下哉

齊桓晉文章

齊宣意在求大欲故開口便問桓文欲土地等正桓

文事孟子急以王道奪其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說引之保民是王道大旨不忍是保民根源不忍之心人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反覆諄論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己反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爲則此心纔得及于人不必嚴辣一念與乍見孺子入井意同此際不但無一毫忍心亦無一毫偽心此仁之端之性之善也固不待學而知不待慮而能然非謂學此不學不慮遂能盡性以滿仁之量聖賢之學術由致而明

著動變帝王之經綸由一物而達之天地萬物皆是要時時刻刻着力用功方得充拓將去孟子於此大有機鋒惜齊宣終有阻隔竟不克濟蓋大之未欲平治天下也〇此雖孟子口中說話卻是當年把筆作得一篇得意文字仲尼當有管仲相桓之功何云其後無道其事者蓋欲引之以王自不容雜之以霸使即以發政施仁死板道理勉之以爲二帝三王之事復且駭然驚走如何敢認妙在當身微末之事而曰是心是以王業自囿於其中乃反覆開合啓之誘之

攻之擊之令他自識自認無處躲閃方轉到保民實際處孟子與世主語總是一個主意話有許多道理爛熟先儒謂孟子不言易善用易者此也老泉熟讀孟子而有得也得其文學之妙象山熟讀孟子而有得也得其象理之獨〇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術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〇昔人問陸象山孟子勸齊王王天下後世疑其教人篡奪答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山西稱象山議論過人由此推之當春秋而不爲孔子之尊周與當戰國而欲爲管仲之勸王皆非也

此篇言義利之辨言與民同樂言仁政言王霸之辨凡此皆孟子學術也

梁惠王章句下

暴見於王章

情者聖人之所據以統古今者也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王既知獨不若與人少不若與衆便有與民同之之意不知所謂同者鐘鼓管籥猶後而平時之好

民好惡民惡無一念一事不爲四境計安樂故一聞鐘鼓之聲一見羽旄之美舉欣欣喜色相告觀疾首蹙額者總之一鐘鼓羽旄耳民間之苦樂即大君之苦樂原分不得彼此以獨樂爲樂者未有能樂者也〇與民同三字爲許多作用此制産教民省刑薄斂俱在內集註推好樂之心下補出行仁政三字最有實際究說〇張氏鳳行曰樂有情有文有本甚字是極盡之義情文一件不盡便不是甚與人與少與衆一件不盡便不是甚王字不是成王業謂君民一體

宇宙太和王道蕩蕩王民皞皞獨樂便是世俗同樂便是先王照前先王之樂王字看

文王之囿章

囿豈論大小哉與民同之一團生意無限民覩之皆若已有安得不以爲小殺麋鹿如殺人罪覩民命等禽獸矣囿大則阱大阱大則民之陷者必多民安得不以爲大○仁山金氏曰孟子之言多因其語意以闡道之初不辯其事之虛實有無

交隣有道章

以大事小樂與衆同安而齊其說於樂天所以大其事小之事也以小事大畏爲强所逼而齊其說於畏天所以大其事大之事也一舉而歸之天則聖賢之情皆由理發非從勢計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匹夫之勇從一人起見仁知之蠹也若用以除暴安民則勇正不可少仁者必有勇不能安天下則仁之分量未滿非勇之大者也故急望于文王之一怒武王之一怒是怒也乃仁智之激揚性情之宣暢所謂雨露中之雷霆春溫中之秋肅耳而又何疚焉○張氏鳳行曰一怒一字不是數目字最要體認即一戎衣而有天下之一乃是仁智蘊蓄文之赫武之耻樂天畏天事大恤小激昂奮發而然不可草草看過故曰王請大之○總言人君能懲小忿則何宜作兩截看紹聞編云湯與太王文武平時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隣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是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寔一串該此說得之

見於雪宮章

君民一體憂樂相關爲民上者不以一己之憂樂爲

憂樂而以天下之憂樂爲憂樂則民之樂君憂君皆君自以之矣豈獨民哉孟子對君大頭腦皆是如此各就事設機自成結構當時諸侯王莫不各有雪宮之樂其君之樂强拂正民之憂彌甚今也不然一段想見雪宮之盤桓民有受虧不遑之狀故以景公晏子事相告勵王處在若臣相說四字上○南川黃氏曰易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畜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南軒

張氏曰孟子盍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盍蓋
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
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

人皆謂我章

文王治岐之政總是仁天下之心公劉好貨本無是
事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本無是事只爰及姜
女一句借詩書經傳為引王之資故公劉可說好貨
太王可說好色只要與民同之耳有積倉有裹糧是
平日不忍使民貧無怨女無曠夫是平日不忍民無

室家推好貨好色之心於此真天地父母之仁所謂
王道本乎人情者此也○龜山楊氏曰好貨好色孟
子亦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
患必至於決濫因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
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易之辭曰遇主於巷斯之
謂也

有托妻子章

三個如之何一步進一步首飾原情次飾議法三飾
情法兩無所容惟有抱愧而已顧左右言他形容如

畫○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
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

所謂故國章

進賢為仁民計也無親臣矣何以有世臣何以為民
父母何以為故國所以然者由於進時不識耳遂輕
用輕舍甚至輕殺如不得已四字一篇要領下文六
箇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蓋卿大夫之位雖人之所
置實天所設位依德定祿以功稽自我之權歸彼自
然之分天道有其中矣知其為天道也己意何可用

乎國不得不還國碩處也○張氏曰楊龜山云孟子
言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私亦不由
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有見焉而
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仍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
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按此於察見二字有
體現他人只說得國人二字耳蓋用之去之殺之雖
不於國人而所以能用國人之公者則在我也不然
矯偽如新莽天下且為誑競前後上書頌功德者至
四十八萬人主亦何從知其非哉後世用人者不但

當斥遠左右諸大夫之私尤愼用國人之公可也

湯放武伐章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章之案在此二字以誅字易弑字是春秋之筆湯武此舉犯古今大難厥孟子看得眞判得定○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一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由此觀之孟子皆本尚書

非自爲一家之說明太祖不喜孟子視君寇讎之言惜當日諸臣不能以焞語入告耳倘以焞語入告則引經斷義豈非格心之正哉

王爲巨室章

兩引喻總是欲舍所學而從我范註可味○或曰何以異三字是惟異非詰問乃極言齊王不愛國意以任玉人不任賢相較量者非

齊人伐燕章

宣王志在於取故欲問竊乎天意孟子意在不宜取故直裁決乎民心天意遠而難憑民心顯而可據亦運而已民情亦危矣哉文王當日何嘗有民不悅之事明是教王不該取○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民悅而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

將謀救燕章

子噲子之亂燕齊能誅其君而弔其民民何嘗不悅見不及此殺父兄係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動天下之兵恐懼而思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去之一着○

饒雙峯曰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或曰天下固畏齊兵端已伏于此動則謀伐者多矣動天下之兵見兵端自我啓不可不急自止意下文止字正照動字看

鄒與魯鬨章

穆公滿腔憤氣只是尤民孟子由有司推到君身上公說三十三人孟子說君之民散而死者幾千人公說疾視長上之死不救孟子說有司莫告上之慢有

可致之下之殘有可成之此正所謂出爾反爾者也
自古及今與民爲仇者有逆有速民必勝之凜乎可
畏○或曰親上死長就危難時言正應疾視句心相
親附故殺身捍衛雖死不避也一直說不必如新安
平時與當危兩平看

間於齊楚章

無已則有一焉謂滕只有這策可行鑿池築城與民
死守有許多綢繆捍禦在聖賢于事變之際只論理
之所可爲者而已○或曰則是可爲也五字語氣激

壯正是轉弱爲強變小爲大第一策不是束手待斃
與僥倖萬一底說話與民守之句非空言守險有生
聚存恤積誠感孚之意如此便見得孟子不迂闊處

齊人築薛章

遷非易事太王亦不得已爲之無論遷不遷總之宜
爲善君子統垂於後世正以此善世世可行使民効
死正是爲善處○雲峯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
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覬意外
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
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
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竭力事大章

或遷或守總以仁民爲主民心得遷亦不失國守亦
不失民二章皆一意先說則有一焉繼之遷非得已
又繼之請擇二者自是側重守遵聖賢謀國之道一
循乎天理之正而已楊氏註得之○問集註義字當
改作經字朱子曰恐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
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旣對權說須著

經字

平公將出章

聖賢一身或行或止關係世道升降不小總之皆天
意爲非人之所能爲也信得一天字省却許多尤怨
此是孔門家法黎鉏阻孔子曰匹夫也少不知父墓
合葬于防臧倉阻孟子輕身先匹夫後喪踰前喪譏
侯之於聖賢皆竊禮義之迹而中之前後同轍○或
曰有譖周濂溪於趙清獻者趙甚威以臨之濂溪處
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茂叔也伊

川涪洲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那怨為之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章惇嫉范純仁流之嶺南純仁戒其子勿怨及在道舟將覆純仁衣盡濕論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義命自安孔孟的傳都是如此

此篇皆告齊滕鄒魯諸君之言孟子之設施孟子之學問具見於此

四書近指卷之十四終

四書近指卷之十五　上孟

公孫丑章句上

當路於齊章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看的太高以齊王反手也言的太易無惟其疏滋甚文王一段引證亦極明切但未識時務耳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未有疏于此時未有甚於此時總見機會可乘而時不可失慈有鎡基之意引孔子云德之流行見非伯功所可同日語也○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　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與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益其援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

則不動心章

不動心三字是堯舜至孔子相傳的派孟子以見知自負者全在於此處延授受從人心道心精而一之允執厥中此不動心之源也至于湯而以禮制心文

王而翼翼小心孔子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歷四十年力始得令此心不動是豈可襲取於一朝而強鎮於臨事也哉其得力全在集義集義便能慊心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反之見己之功夫有知此告子怕言與氣動了心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言與氣上都求之於心而使無不得不知言無以知人是孔子家法養氣則是孟子剏獲程子云孟子學已到至處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浩然之氣正是乾元靜專動直坤元靜翕動闢之氣惟直養之不餒其剛大之體則俯仰天地無處可以我屈我何不可以配義與道配道義正是塞天地直養是時時求慊于心從自反上用功自反而心安即義也集義而生是從內生出義襲而取是從外取入必有事是集義之功正忘助是義襲之害勿忘勿助之學自不得厭乃所謂智也勿忘勿助之教自不得倦乃所謂仁也智在上則用眾人之長在下則用古今之理仁在上則濟世以利在下則與人以善知不以己仁不私己此爲聖人之

仁智已矣厭學者正願學其不厭不倦者也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衣鉢相承如此○魯齋許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自不疚矣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維立陳氏曰惴往都是勇不往處正是千萬人不敢撓的精神藏著處內省時微覺不縮便遜他惴的一念端是本來良心浮氣盡斂大勇而孔子直在此此便即懼心功夫自反二字不可忽只一段形容愧赧便非○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不縮處不得於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辜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於心不得於言之弱是欲擡高聖賢失却聖賢側身改過大旨○陸象山云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以蹶趨動心明之則無疑矣亦自有主客之分又曰居處飲食適宜節之宜處體言動嚴邪正之辯皆無暴其氣之功也按象山看無暴字甚有着落學者宜深思之○問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朱

子曰以其避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王陽明云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生生不息底本體反沮撓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的充滿並無餒慊自覺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按陽明此論甚確學者由陽明之說推之益信予說不謬諸家之說皆不可從也

以力假仁章

聖門羞稱五霸只爲一假字看破是假誰肯心服德與仁却是渾合服至於思乃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其王也自不待大○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于水火之誠心道德字說得甚濶是自巳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不仁則辱章

兩國家閒暇一則大國畏之一則自求禍其個仁則榮不仁則辱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引詩福之自求也引太甲禍之自求也然禍福常相倚伏強仁則可轉禍爲福惡仁則可轉福爲禍總于巳取之而巳矣○朱子曰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之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彖傳曰其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

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三節皆有榮辱意不可分應明政刑與般樂怠敖特其顯者耳迨天節正榮辱分界處能治國家誰敢侮之不能治國家則侮之必矣禍此節不可硬說無侮須得恍忽難定安危呼吸之意方與章首二則字合

尊賢使能章

王道以得民心爲本五個天下字便見隣國之民仰若父母無敵天下亶信能行此謂只就本國做起天下自不能出其範圍○楚孝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

句乃是此章大指葢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使行王政以恤其民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讐敵也况鄰國乎

皆有不忍章

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得之爲不忍人之心此性之所以善而人之所以皆有雖蔽於物欲之後而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仍依然在也此心統四端猶人之有四

體四體身所運用氣脈相貫終日用而不能窮四體四端心所運用精神相貫終日運而豈能窮四端知之爲良知能之爲良能其着力全在擴而充之由不忍觳觫一念善推之則足以王天下由不忍孺子一念能充之則足以保四海擴充二字即子思之致曲曾子之格物孔子之學習○治天下之作用只就不忍一念運旋出來運掌不重易治正形容不忍之心包天地民物旁皇周浹充足有餘不可不擴充意○念庵羅氏曰乍見孺子乃指點真心示人其後擴充

正欲時時此心方可與堯舜相對○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惟恐傷人章

尊其身以爲萬物之主則人皆我役也倘屈而處其下則我爲人役爲人役而耻莫大焉耻莫甚焉欲免此耻須愼於術術字即論語智字矢人利豈甘於不仁貪矢之利不暇自愼其心世上豈忍爭地爭城之

徒只因耽于富强之術不得不與爭莫講恕爲仁反己是當時諸侯王對症之藥○虛齋蔡氏曰本文惟恐字集註二利字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

人告以過章

與人爲善其機全在取人取人爲善其機全在舍己由舍得從由從得取此與忘己而渾人我于一原者也不能舍己須要克己孔子絕四舜之舍己也若孔之卓殆庶幾乎○中洲金氏曰舍己即是從人從人即是取人特剔出樂字以足上句耳舍非舍己之不

善舜心亦虛雖善亦舍樂取非著意去取舜忘己忘
人併忘其善所謂樂也須知取舍從樂等字皆孟子
形容不盡語氣

非其君不事章

不屑就是出一箇隘字不屑去是出一箇不恭字若
時中之聖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孟子願學孔子
所由在此隘與不恭是夷惠偏處偏而爲聖者行造
其極也○嘉善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
其惡也乃矜憫之仍大則直惡之而已矣若將浼焉

憫但微而潔已勝也不屑潔則示入群不亂之意亦
與焉能浼我相似但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
則一味玩忽之而已矣不必孳孳於成物蓋皆於萬
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

此篇言養氣言仁政言古聖賢其餘答問白言無
處不見孟子之學力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地利章

兵法亦以得士心爲主然鼓舞體卹一將之事非總
統天下之大道也得道者多助正言人心所以和也
合天下皆順方是真和區區天時地利豈可同日語
哉問是道也何以得之亦曰以仁心行仁政而已○
或曰員半千對唐高宗云太公兵法言天陣星宿孤
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愚謂不然夫師出
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
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
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
按此言得之

孟子將朝章

能陳堯舜之道于王便見慎世長民之德此正所謂
不召之臣也王曰寡人如就見雖非本心是尚知古
來有此賓臣師臣之禮故孟子反覆與景丑氏言齊
王不可召已而已不當應召非堯舜不敢陳是臣之
不敢也伊尹管仲不敢召是君之不敢也以兩不敢
而兩相成合來正是君臣主敬○或曰學焉後臣者
雖爲臣之時抑以學爲先重在學也學是師其道德
從尊德樂道中來後字與論語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後方參看蚳鼃臣他處便自有汲汲師他處非先從受
學次任為臣也

前日於齊章

貪夫無論有處無處緊主之於受亦有介士無論有辭無辭緊主之不受品有汙潔亦屬孤高君子云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孔子家法也○不為貨取孟子自處之道○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藏于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耳

謂其大夫章

為王誦之非為孔距心稱美是繪一幅流民圖欲王移念隨意談說先令距心說處繫悶繼令齊王說處繫悶只是道理爛熟親切是易

謂蚳鼃曰章

雖無官守言責却把世道人心俱以一身擔任有不去不安欲去不忍者齊人惡得知之所云進退綽然只是未嘗受祿機有可待心寔無愧故有餘裕耳知此道者即不得其職而去不得其言而去何嘗不綽裕

出弔於滕章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新安陳氏曰孟子不欲與王驩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

自齊葬魯章

當時墨子治喪以薄為道故門人疑其木之美也臧倉亦以後喪踰前喪阻魯侯孟子乘其心之不容已

者示之然後盡於人心於人心獨無恔乎兩箇人心要除○或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恔字恔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不得為而借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央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何忍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私問章

而不得見燕君臣罪案孟子固未嘗輕伐燕以燕伐

蓋其未嘗勸齊也明矣

齊人伐燕章

方幸齊王有此一慚而賈乃借公為解極力回護為君文過小人哉逢君之惡○或曰全要見得使管叔與蔡管叔皆無損於周公皆是變不失正程子曰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後世處周公時地者不可不知大義滅親之法以辨周公心術者不可不知觀過知仁之法

致臣而歸章

當時諸侯王雖無尊賢之實猶竊敬士之名就見之語自不能不徘徊于心但自處之道須嚴貨取篇中欲富貴賤丈夫殺甚着眼蓋士大夫一有欲富之心便是商賈之行孟子素析此義最精讀孟子者其不求解○或曰中國授室使不欲其立朝廷之上國人矜式便遺其君用之一邊意謝延潤嫌用世嫌雅俗以博養賢之空名耳故孟子直以為不可

為王留行章

孟子子思之從也容必是君側親信之人素能闢說於上者故貞以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恐其以泄柳申詳處己也絕字餘羽○周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則知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待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斯而計行而事若側便變之人者何以異乎

尹士語人章

以是用為善之王庶幾有一日之遇則可借安齊以安天下之民此孟子千里見王之意豈不忍遽去敢以濡滯為嫌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晝時望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出晝後望也用是用所陳之王道改是改功利之錮習孟子無限低徊全是為天下而留連徘徊不忍悻悻然而去尹士則告而以小人自處此便是君子路上人○朱子曰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愛世濟時之誠心非若有責之果於去也

充虞路問章

孟子學孔子者也其主心以不怨不尤爲主而作事以悲天憫人爲懷謂當此時而豫非也謂當此時而實不豫亦非也有王者必有名世名世在我樂行憂違豈二道哉嘗按皋夔稷契唐虞之名世也伯益夏之名世也伊尹商之名世也周召文武之名世也留侯漢高之名世也鄧禹漢光之名世也孔明昭烈之名世也房杜唐之名世也趙普宋之名世也劉基明之名世也孔孟得行其志不過伊召諸人公侯卿相

而已何如以師道覺天下萬世爲至聖亞聖其功德與天地同悠久乎

在不受祿章

於崇見王便有去志故不受祿以示不久於齊之意然猶惓惓無已總是望其有改之之圖耳未嘗執定不變也聖賢待人無死殺之理○或問一見愚去出晝何獨遲遲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救死子一息未絕尚冀復甦豈忍遽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家法

此稱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然出處行實何在非學者章得道多助更借學力

四書近指卷之十五終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性善章

孟子立言無非性善之旨世子未經習染故直與言性善稱堯舜見唐虞事業以其善善天下取諸本性而足成覸三人之言皆窺性原故引以証道一正教世子着實下手做功夫也爲善國正在性上爲性命事功一而已矣孟子有功聖門大段在道性善所謂擴前聖之未發也陸子靜南北海此心此理同陽明

以爲直接孟氏之傳○孔子論性曰相近蓋謂性無有不善也到得相遠時則習爲之耳孟子則直指曰善見堯舜與人無不同其不能爲堯舜者不能盡其性者也亦習爲之也殊無二言○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個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或按孟子言性善實本子思天命謂性之言樹要學者所謂從源頭說性之本善其說甚明蓋其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流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則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性上添不得一物惡乃氣稟物欲所爲與性無涉雖被錮之後本性依然發見但到底被氣稟物欲汩沒了所以喪失其善卒歸於惡耳孟子說箇性善直指本體凡爲惡者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裏帶來此聖賢可學而至也朱子晚年定論云孟子道性善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此論甚確

滕定公薨章

親喪固所自盡也但習俗有權獨力難挽非認得眞把得定斷有不從風而靡者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曰是誠在我信其所當自盡也可謂曰知弔者大悅則自盡者所感動也即此見人性之善矣於心終不忘者一一見諸行事信乎人皆可以爲堯舜○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兩項原是大原大本後世義禮者不明乎此故當以

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爲苟以就乎大不備
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

滕文公問章

民事不可緩一句是通章綱領下但就民事言以爲
國之道前段重制產須行助法而申庠序學校之教
後段重正經界分田制祿而辨君子小人之分發須
先養後教祿須先分田但歸重民事治民不知民之爲
道便做出罔民之事不仁而罔民只是爲富賢君恭儉
便是爲仁禹湯文武仁人也正取民有制者也貢助

徹異其名什一同其實引龍子言是說後世行貢之
弊有王者起極其鼓舞謂此法制而得定後王不能
易子力行之新子之國正以答爲國之問仁政本仁
人來分田以仁野人制祿以仁君子則不罔民而取
之有制井田全在明公私內外之界限汙暴之慢經
界欲爲多取之無制爲富不仁經界正則行助法有
私田自有公田有恆產自有世祿而國定矣潤澤謂
與民情土俗斯宜論法而勉勵其用法之人貴經綸
巨手○井田廢而古人之良法美政不可復追已董

想相友相助相扶持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是何
等人心何等風俗而王政之經綸實際俱見於此則
唐虞三代精神氣象俱可從千百世下想之真是上者
師張橫渠嘗議復井田是井井之然井田雖不可復
其意未嘗不可做而行之極議變通是在行之之人
○潤澤非必更張只是就先王分田制祿之意行前
行之使不拂人情而已非如後世之奪民田以與民
而後可引提也

有爲神農章

自有天地便有數個帝王便有幾個名世不獨治一
時之天下而爲千萬世立規垂範使天下爲一家爲
一體君子小人分業以作合功相濟分而後得適合
乃以得全此君民之業四民之事相爲耳目手足也
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敷人倫益烈山澤皋明刑謂
此所以開萬世耕鑿飲食之源而不至流爲逸居禽
獸使非有堯之憂舉舜而敷治非有舜之憂舉禹皋
而共治即有百千許行輩與民並耕而食濟得甚事
○許東陽曰此章分三段自許子必種粟至不用於

耕耳闢其假托神農之言吾聞用夏等句至不善變
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闢
其市價不貳之說○顧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
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貳價也所以齊
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
或問許行於告子何如曰告子較深許行較淺許行
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裡面的○鹿伯順曰許子之
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厲民
意思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賈之說亦是古

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真有用
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爲僞剖得粉碎

墨者章

善教人者須就他自己身上明處指引令他自認豈
以爲非是不貴則是以所賤事親正提醒他一點良
心其所行與所學相反此必有啓彼之悟機全在於
此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乃
人心不容已處彼之厚葬其親又曰施由親始此發
于一本而不自知者但習墨家愛無差等之說遂惧
之耳上世不葬其親一段正是動他不忍薄的本心
見孝子仁人之所以愛其親亦必有道如何反說愛
無差等也憮然爲間恍惚有悟逃墨而儒矣○許魯
齋之興學能令老僧令其徒皆歸俗此皆教化之及轉
移人心處○胡雲峯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
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
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
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救之也
此篇言滕事見孟子之經濟排異之辯許行見孟

子之學術

滕文公章句下

不見諸侯章

言若子無非欲爲直天下計而直天下在守道如何
看得一枉字利以枉小直大而爲之繼以枉大直小
而亦爲之究至彼枉而無所直矣甚枉已者原無直
人之理也君子惟論枉直不論利害前面破他利字
後面指出道字見利伸則道屈行道者豈容絲一毫
功利之念○七篇中不見諸侯凡三見宜參觀之見

戰國時孟子學術與人處○新安陳氏曰代以不見
諸侯爲小節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
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處者小也枉已
卽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而可視爲小節乎

公孫張儀章

居廣居一節究然繪出一箇大丈夫巍然立於宇宙
之間儀衍輩皆其奔走承順之人也志有得不得之
日道無行不行之時儀衍其人便是湯文周孔一流
孟子爲以之自負所以列於見知○張南軒曰與民

由之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
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屈此此者
何爲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
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

周霄問曰章

周霄意在孟子難仕故兩設問以探其情孟子指出
道字謂古人汲汲皇皇欲仕之心無非爲道知惡不
由其道而仕不由道而仕與鑽穴隙之類醜極矣與
妾婦以順爲正者均自負爲有本領有州道不知有

道之所呼棄而羞稱之也久矣○或曰田非必能不
失失田亦未必即廢祀其自心皇皇不自安耳失位
不祭須想他孝不能殊即忠不能伸處使吾親生我
之身無補於世所以不能安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
以前豈無所以致孝於祭必欲得位而後致祭則終
身不仕如顏閔諸人將遂不得爲孝子有是理哉禮
王制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必專患無田○若
子非不欲仕至於道所不可則甯不敢以祭不敢以
宴亦有所不恤蓋身苟仕雖不廢祭僇親實甚此

蓋君所當深諦也

彭更問曰章

彭更疑傳食爲泰疑受爲愧所見極正遂謂有孟子之
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一蘇張而已矣孟子曰無伊
尹之志則篡顏子曰無孟子之志則設○或曰既云
食志而又不食毀瓦畫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還
之守先待後之功二節只從流只要歸到予非食志也
食功也

宋小國也章

果行王政自不畏人爲匹夫匹婦復讐湯之行王政也東征西怨莫不望湯之爲君救民水火之中武之行王政也其君子小人莫不望武之爲君今日之宋正是不行王政云爾豈畏齊楚哉〇或曰將行王政未必能行也故孟子直斷之以爲不行云爾引湯武事于以謂齊楚此孟子立言針砭切對處

謂戴不勝章

習與善人居不能有不善習與不善人居不能有善與一善人居而眾不善人間之則不能成其善善人

且孤危而難自立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〇宋王履叟云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薰蒸不覺養成禍胎又云自古君子小人原無參用之理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漸也按履叟之說益知一居州必不能成君德况復有衍起而嘩之者哉

不見諸侯章

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義不迫不可見也不先不可見也古人尚有迫而不見者是雖已甚然千載下君貴士賤波流難砥守有此幾人已甚者孟子學深養到便不肯負意氣相矯激故引孔子一段向使陽貨不先隊不輕見不獨明不爲已甚亦可明不見諸侯之義也曾子子路皆守孔門家法故深鄙乎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之人後與守不同于木泄柳嚴而隘孔孟抑而大當守無不見諸侯之士無不欲仕之人孟子亦不由其道而仕者鑽穴隙之類也愚亦云以順爲正者脅肩諂笑之類也不能學孔孟不妨以干木泄

柳爲法〇鹿伯順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理會這君子便說自己意若再指而覺其味反淺

戴盈之曰章

益之大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既知非義便當速已豈容姑待待之一字從來悞事病根〇張南軒曰上之揭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于過失之中人臣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惰于因循苟且之域故仁知勇三德缺一不可

夫子好辯章

正人心是主意不得已是所情歷觀世道之亂孰非人心之不正爲之聖賢之救世者一時難於一時禹平水莫居以定人心周公驅害除殘以悅人心孔子明刑勅法以懼人心周公難于禹孔子更難於周公孟子既無君相之位又無春秋可書而楊墨惑亂人心甚於遞代孟子欲以辯息之而使人心歸正蓋又難矣曰不得已與不得已也恐一人不能挽回而聖於能言距楊墨者是何如神情耶孔子懼作春秋孔

子之不得已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孟子之不得已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孟子直把先後搭子一身挑起甚矣其不得已也○朱子曰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見聖賢是甚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陷處得聖賢出來補救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救直有開闢乾坤之功○薛敬軒曰亂極復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治極矣將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將當衰

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嗚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鄒東廓曰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楊墨而發引以亂爲治全賴人事而調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亦以人事而救氣失常以諸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此人事也此百聖賢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知此會集註之意

於陵仲子章

楚也皆貪而有一廉士出焉豈非賢耶 焉或何恐不過人行寬有行不盡者并其廉非耳如仲子原無見之皆分之任周於陵日日 當然乃有而過之欲成一不當不食之廉究竟果能不居不食乎人 孟後人爲而後可以成名節無論不能如此 何使如闢而避兄離母亦惡能廣天下有有中庸之道知廉易藝不能以禮樂文之紙一兩丁耳於陵之節皆首陽之節甘介有人俗上之案○或云惡能廉只說不能成就

徹底廉不是說不能為真廉也前後只此意反覆詰應到而後可猶言信如仲子之操必到而後可焉有人而可同於蚓者也廉而順亦云非要他若蚓方言人做不得到孟子最愛是廉字惟恐不道人跌倒反為貪夫借口故為此辯非好惡仲子○余少泉曰陳仲子事不必遠引只以魯叔肸事附之則其論定矣春秋魯宣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胡氏曰[illegible]得常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以親仲子何如哉兄弒逆作亂之大故而仲子去之惟恐不遠愚故曰其論定矣

此稱言出處之道言政言廉皆關世道人心無非學

四書近指卷之十六 上孟終

四書近指卷之十七 下孟

容城孫奇逢著

離婁章句上

離婁之明章

從來治天下者俱不能離仁政然必本於先王以先王仁深為精制所事得其全後世無以踰也因之則

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罔功且將惡於衆矣道揆是先王心思所遇而繼者以示天下後世臣只其為遵守者也上失其道矣下有能守其法者哉犯義犯刑無禮無學喪賊者民非民也賊也為之臣子者又不能陳善閉邪以上扶其方蹶且謂吾君不能是以賊而賊其民者也國之喪也可立而俟矣○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烝烝周之臣濟濟戰國之臣沓沓嗣是之後沓沓成習益直翦逖可之賊三字令人驚愧無地○朱子曰恭敬大學也一般只是恭意思

義淵大敬直思仰紹洛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
先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
難底工夫

規矩方員章

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充得一仁字堯所以治民舜所
以事堯正是仁處正其仁處也若不法堯以治民便
是賊其民臣不能法舜以事君便是與君共賊其民
民受賊不過身弑國亡身危國削何事不有與上
章賊民興喪無日矣同意治民法堯事君法舜是不

背以第一等人讓人仰面學孔子之意○或曰仁節
人倫中脆悪不容自已處孔子鉏兼說不仁却是提
人專向仁上去若不法堯舜舍道不趨那不仁便有
下文不仁之禍

三代之得章

廢與存亡總決於仁不仁由此入彼間不容髮彼惡
死亡而樂不仁負醉生嗜死者耶自不保四海以至
不保四體見所有之物無一可保不仁之禍亦烈矣
哉

愛人不親章

未嘗愛人未嘗治人未嘗禮人而有不得者其來已
猶易至不親不治不答而一味自反總不尤人便是
毗命之學此身自是管攝天下○或曰天下歸只是
身適得其正歸正而不敢自以爲正到天下歸却仍
是反求一念惟日不足與天下相流通若將天下歸
作身正完滿處便非

人有恆言章

言天下國家便有身在正使有天下國家者盟然思

修身之爲本

爲政不難章

借巨室以操動四海此中妙有機緣不得罪二字有
作用慕字從感動上來

天下有道章

人當順有道之天不可安無道之天故借涕泣一事
提起當將之恥心而激之以師文王文王總不離好
仁仁不可爲衆一句是通章主腦仁字是精髓○蘇
氏濬曰通章重責諸侯自強其謂景公能順天而令

之諸侯為逆天也況齊非弱小祇顏安與亦非順天
之事矣景公不能自強故雖以霸國之餘不能不受
吳命令諸侯不能自強欲免人役必不可得也

不仁與言章

今試語人曰汝安危利菑而樂亡必無人肯自認者
然跡其所為竟無人焉肯免之於仁皆自侮自毀自
伐之事所謂自作孽不可活○或曰可以二字甚不
之可非謂了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
就歌詞點道理出來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孟

子引此直將世間利害源頭分明說破見不仁之禍
不可歸咎於天自字生下文數自字全要人反身猛
省轉禍為福

桀紂之失章

欲與聚而惡勿施所謂仁也仁矣而民有不歸者哉
歸則不待毆況諸侯皆為之毆易於致王者莫過此
時為不可失此機會與言及此熱腸欲焚恐人不激
發又危言以惕之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極言者仁
之不容緩○鹿伯順曰眼見人家毆將民來無人為

湯武到底只落箇大家一齊滋耳七年病三年艾喻
妙極艾要覺病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
病時畜艾

自暴自棄章

安宅正路是指點人生最真切處弗居弗由所以可
哀靜言思之居仁由義從古來除了幾箇大聖大賢
大儒鮮不有愧色為自暴棄者固不獨專在下愚也
此孟子最策勵人語一念不仁一事不義便是自棄
自暴昏蔽○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謂其安可處義

言正路謂其正而可遵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
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

道邇求遠章

事即道中之事天下尊大總是為子為弟人人皆孝
子皆悌弟便見本處世界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虛齋蔡氏曰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
天下之人及思以道術易天下者此意最要看明白

下位獲上章

獲上信友悅親總一誠流貫其真實無妄曰誠其純

粹以精曰善明乎善卽誠也至誠自思誠而至於誠
者也思曰膚明善根源全敘於思思誠正誠身下手
處所謂盡人以合天也孟子所受於子思者其與傳
在此○或曰誠身處在悅親是步步遞下來的文法
其實各項俱本於此誠者所包者廣不止悅親一事
明善卽誠身工夫不是兩平說話思非泛只在君
民親友實地做工夫令致此各得一誠乎契人盡天
見如舜之底豫黎民從欲便是盡人盡物的道理便
是天道通章重思誠上

伯夷辟紂章

二老歸文王謂其能養天下之老非爲一身就其養
也天下第一流人非王政收不得故曰諸侯有行文
王之政者必爲政於天下

求爲季氏章

戰國殆莫不尚善戰者之功孟子獨治善戰者之罪
謂不導其君行仁政而一味恃殺卽服上刑矣一人
之命毀見僨盈城盈野衆多之命乎不能不令人思
湯武耳○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代不正救民
於塗炭也戰國之興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
爲之强戰是可與於功業而當罪也

存乎人者章

知言以知人假無遁情矣不知言猶有假借眸子最
真還是父母生時原物聽而卽觀形跡疑似之間斷
不糊塗令他瞞昧得去此更是孟子冷眼○或曰凡
人良心喪盡雖工掩著眸子却迫忙裏將胷中邪正
迸露出來如何不先從胷中省察克治使終身有瞭
無眊驟至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的地位須識得孟子

欲正人心意

恭者不侮章

無不侮不奪之實却要邀不侮不奪之名人一不順
便露出本情到底假不去○或曰惟恐不順是欲人
順已以掩侮奪之實成恭儉之名正見他當境護惜
一段隱曲處到底敗露出來如何僞爲的

男女授受章

道與權非有二也若合道行權尙可謂權乎權所以
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爲禮孟子以息邪說援人心

之弼以行仁政援人生之溺正時時以道援天下然逆其權而不以告人者也必欲枉道狥人則是以手援天下矣

君子不教章

古人多有義方之訓父何嘗不敎其子此云易子而敎蓋慮其相夷慮其責善是爲中人以下者立論非一定條敎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誰實養之故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又誰爲勞之哉

事親爲大章

守身以事親此千古定案也蓋父母期於子欲無不全無不安自身而往凡與身相屬者皆欲使固存以奉其身此父母之心也身守則無不能守父母無窮之意安矣故曰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守身事親正在以志養親上見得飲食雖云細事要看數必字眞以己心親心聯貫爲一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分則是親於無形聽於無聲凡繼志述事錫類不匱皆在其中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他人未免有愧色矣

人不足適章

格君心全本自己心上來感格在平日開導在臨時亦非全無人適政間並彼人適政間者信而後諫亦能奏格心之益道理要活看○嘉善陳氏曰惟良醫治人身之病人病各殊識其何患治以何方與人變化是爲良醫格心若義準諸此心一而已非一也乎哉不明所非將焉用格

不虞之譽章

毀譽非聖人不能無也欲譽則與故多不虞欲毀則

毀安問求全吏胥中心默相掌而情實未確者彼此懊不少○或曰譏有不虞之譽見令聞廣譽施於身不類聞處自然而至欺世盜名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譏指有求全之毀見士悄多口不必求白橫逆且三自反何況於毀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語云下可汙而不可辱毀初俱損於我也總要人自修無悶不宜妄撮毀譽意

人之易言章

凡易言天下事者動而招尤咎則身名俱喪措木早

經懲責遂至悔不可及書曰惟口興戎易曰幾括無咎可不慎諸

好爲人師章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好爲人師全是一箇自滿

正子之齊章

樂正子何人也而從子敖故曰子亦來見我克之罪不待其辭之畢矣

謂樂正子章

徒餔啜三字亦甚嚴厲正子何至此○鄭氏曉曰而

子不與子敖言正子乃從子敖來爲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正子好善未有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或孟子切責之後吹悟而進德也○或曰正子善人乎易之過忍以見師爲直遂不暇計從人之非孟子責備之意謂師可以不見而匪人必不可從耳

無後爲大章

湯武之君臣大舜之父子猶有一毫私意其間如何能行得去君子以爲猶告也却爲後世之真行者立

案○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必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以歸也

仁義之實章

泛而言仁言義言智禮樂未必覺其即在事親從兄之中然其實却在此實者根本之謂也本立道生事親從兄之念豈有盡境實處涉虛觸處俱色矣○少墟馮氏曰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從還那孩提稍長本來愛敬耳孩提稍長時其愛親敬兄眞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曾有絲毫情識安

排此方是眞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天下大悅章

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欲不盡事親之道能乎哉然事親之道到底是盡不完的即天下化父子定人自見其底豫見其化且定舜只盡其爲人爲子者而已矣○鹿伯順曰孝不止是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這椽難轉的父母轉到是處此處多少苦心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所以曉然感動天下大字全在天下上取

離婁章句下

舜生諸馮章

舜文合符合在志上然作用各别處見其心源之合探亦探其志也舜之前文之後凡有一聖人出焉莫不合符所謂南北海千載上下此心此理同也予靜學識此消息所以為直接孟氏之傳○少原余氏曰念頭發動處繇志行出來便有過不及將合為難舜文自相符合者即中節之節也合字不在事跡上見只就舜文所行上見其心源彼此無間不為時地所

拘蓋理之極至處不容有二也

子產聽政章

舉國聽政無不可為以乘輿濟人為美事所以云惠而不知為政政自有體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此謂王道乎不

君之視臣章

戰國時君禮臣忠遞乎不可親矣故只舉相報之情以激發齊宣使善遇其下益進諫之道或婉或直務在吉下斟酌安得有一定教條○或曰孟子此論乍聽甚駭人徐而思之蓋與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說略同大意尤與諫齊齊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二句相表裏非孟子創論也論卿則言易位論服則言寇讎無服危言抗節非孟子不能要之皆欲成就齊王且以為萬世戒耳

無罪殺士章

見幾而作自是保身之哲而抑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怵然不可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從之心則國之危亡無

日矣

君仁莫不仁章

孟子每對君概言仁義蓋為君身原緊要

非禮之禮章

執定如何是禮義便是非禮義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孔孟論人則有限界○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

中養不中章

賢父兄諭子弟於道其作用全在養字上養有工夫要耐煩桑子弟的只是耐不得樂只就父兄養子弟處見

人有不爲章

有不爲便見是人所共趨者而已獨恬焉不趨識力俱足纔可以擔持天下事○或曰按有爲非可卒辦若平時枯坐一室不講求有用之學臨事安能有爲以此知不爲處正是深於爲也

言人不善章

言人不善只是心地刻薄鬼神且忌之矣

仲尼不爲章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恰恰是性之流行命之不已此是不爲已甚臨與不恭未免甚矣○或曰此節是贊仲尼至德處不比說仲尼不易道理只是箇恰好少有意遺了纖毫便是已甚夷惠猶需孟子此句最虛極說得盡得之

言不必信章

必信必果便有非禮非義處豈所以爲大人陸象山云義是箇大世界必信必果是箇小蹊徑按陸氏說便想見學術偏全之別

不失赤子章

赤子純一無僞到底至誠至聖亦是一箇純一無僞故惟大人乃能不失其赤子之心○郝京山曰赤子所以能爲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任率自便未可徒恃忠信惟學爲要

養生不足章

到得送死時養生之事已畢舍此無以盡其力故以爲大事

君子深造章

深造自得之後受享無窮顏子歸仁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修道孟子之集義以惟心孔子之從心不踰矩皆是此光景

博學詳說章

詳說是審問明辨與博學鉤是約禮工夫博約雖對舉卻非兩件博時約約時博循環無端孔顏一生功

力在此二字○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楊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

以善服人章

服人一味取勝養字有多少薰陶漸育之意在此汪霸心術之異

言無不祥章

賢能輔世長民天地之瑞也小人以媢嫉之私肆其口舌或發之未用之先或蔽之既用之後甚有功乎

成而阻之抑之無端慘覈人那因史冊中筆不絕書令人增慨

仲尼亟稱章

夫子取本見聖心淵泉時出之妙與在川上意同聲聞過情正恥其無本也恥者獨知之叹務本君子自欺不得

君子存之章

幾希謂所爭不多人禽之分只在此處亦危矣哉庶民去之頗有存之之君子舜庶民亦不論於禽獸幾希者何仁也義也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此所以成重華之世界舜存幾希之力也○張氏曰聖人安行雖不待別加工夫然安行處無纖毫違錯即工夫也自後世觀舜以為由仁義行在舜當日自視未嘗不戰兢惕勵後謂聖人不勉強可也謂聖人不待存之恐未也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獨非存之之功乎況孟子本言舜明物察倫張子謂明察皆窮理皆有工夫在內

禹惡旨酒章

存幾希之脈列聖各舉一事者皆憂勤惕厲之事非泛舉也禹在好惡上見憂惕湯在執立上見憂惕文王在視望上見憂惕武在不泄忘上見憂惕周公在思施上見憂惕君相一時事業幾希爲有精神各從獨到處言之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王者迹熄章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孔子之所以存幾希也孔子之道無往不存尤莫備於春秋春秋顯於易而通於詩書禮樂可謂五經之綱領故稱孔子者必本

春秋此孟子所以爲知言也竊取其義便是孔子之
憂勤惕厲處○或曰義字貫古今人心不容泯滅綮
昧處見之竊取是孔子就人心提掇出來扶將衰公
也不得孔子自言者之於人誰毀誰譽即此是義即
此見春秋

君子之澤章

予以淑諸人便是以存幾希自任私淑就自心獨得
處省心見孔子凡見孔子所淑之人皆孔子也孔子
於文王爲聞知非得於耳目心有與文也故自信在

茲孟子自淑孔子非得於人心有與淑也故自任獨
學

可以無取章

兩可之事賢者不免有傷可以無而竊可以內揣義
之學於是非可否毫釐不容差忽處正須精擇

逢蒙學射章

端人也取友必端此千古定案羿之罪不在知人之
不明全在立身之不端○程子曰觀子事孟子只取
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
之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西子不潔章

倏忽之間一不潔而美者失其美一齋戒而惡者掩
其惡正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人烏得不惕然自
省

天下言性章

性亦難言矣從已然之跡則無所據以自見若徹闡
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辭讓爲禮之端是非爲智
之端此其已然見者即性之故也即無不順利若殘

忍之非仁無羞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知即
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故者以利
爲本乃指言故之可以言性者與上何非爾智禹之
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知之大以例人於
性皆當以利也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禹
之行水疏瀹排決指揮無限最古今來第一等難做
的事而乃云行所無事者其順水之性而非鑿也鑿
便害性乃知古來幾箇大聖人創非常之原者總是
因天因地因人何嘗自作意見因則爲大智鑿則爲

不智行所無事四字將孟子指得出

公行子有章

不以與言者爲榮獨以不與言者爲簡是小人亦知重君子故以一禮字折服他意雖倨詞却平

以其存心章

人惟無以處心故橫逆之加則當爲物所使君子曰此物奚宜至哉謂我必有以致之耳遂不尤人而切自反此心所以能泰然於天下又何患焉與人並處而獨免於患此所以異於人也○少墟馮氏曰曾子

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自反不暇安有工夫與較量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或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誤矣

禹稷顏回章

禹稷能爲顏子人或信得及顏子之能爲禹稷當於何見之愚嘗爲之說曰禹稷仁覆天下者也顏子天下歸仁者也總此一件生活樂則行而憂則違夫豈有二焉故曰禹稷顏回同道

皆稱不孝章

匡章免於不孝者其情已可憫其心猶可哀聖賢觀人超於世俗之外所謂衆惡之必察焉○或曰古人於君臣朋友之交列祖離時固是不得已然猶之可也惟父子則無絕道當防其端慎其微至如石碏李璀之事則又當別論耳

曾子子思章

曾子子思品格一般而爲師爲臣則行異爲者矣凡異而同者皆道之全者也異爲與同同爲平異見異

于同乃可辯道見同于異乃爲見道○或曰此章當與禹稷顏子章參看彼言出處同道此言死生同道皆在平時與處者出同處說曰易地皆然

王使人瞯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實見得堯舜與人同人自異於堯舜耳○新安陳氏曰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相表裏但其意包涵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富貴利達章

富貴利達之人全是爲享妻妾之奉安得有見而羞羞而相泣者乎果有此當必令求者之自爲羞泣而爽然自失矣○張氏曰求字上加所以二字千態萬狀皆在其中却形容不盡古今求富貴者多矣豈獨齊人哉

上篇專言仁政者八章下篇言聖賢道統傳授者九章餘皆修身接物事親事君之道總之皆所謂學也

四書近指卷之十八 下孟

萬章章句上

舜往於田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以怨慕二字括之怨慕二字不宜分析看慕即含當在怨內如窮人無所歸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是孟子設論以推極其心學焉耕田自問我竭力處一段爲摹情況正所謂怨慕也怨非正情之發然怨而慕則大舜之獨見精微處聖孝所以淋漓千古耳○存疑曰怨慕二字相因方未得乎親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皆只當用慕字故孟子告萬章始曰怨慕終只曰慕

娶妻如何章

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眞西山云使有是事處之不過如此眞善讀書按四岳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蓋之稱舜曰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况堯旣舉而用之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孟子當日不辯萬章

之失者蓋不能一一辯世俗傳訛之迹直有以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維天理人情之至則其事之前后有無皆不必辯矣故程子云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象以殺舜章

封之以示愛弟之意又着他不得有為使與民相安正所以全其親愛與是仁至義盡○姚江王子曰象祠獨延於世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

有為蓋舜愛象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者周也

盛德之士章

臣父臣君之論是即無父無君之流也戰國時人心不正其邪說如此雖云野人之語不得不據事據理而明辯之以為天下後世立防○或曰舜之慕親是至情欲盡至情而以尊養將之則生平思以報親者於此獨至所以為孝子之至引詩以承言孝思為證指其思也正言其慕也下引夔夔之敬是也

堯以天下章

何以見為天之所與第觀之民之所歸而已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從來得天下者未有以勍併百姓幾奪神器而可稱為天與者此章虛翻實證却是確然不易之理○顏潛陽曰此章問答甚奇善讀書者當會其意堯以天下與舜典謨記載經孔子刪定何須要問萬章亦見得做此事非驚其子有孚他人或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為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奪而與過也不可言故特尋這箇話柄做箇疑端孟子答

得却又大奇只說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著萬章心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一字反覆分剖一直痛快一節直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開闢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亦如青天白日揭讀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即好事者何得執禪繼征誅妄肆雌黃

至禹德衰章

古初之世天地之功未成萬物之用不備有為君之艱無為君之樂但得其人焉以付之直釋負耳夏商

以後勢已大定而故迹可循中庸之主可以兆其恭
取成功使天下之人推先想以奉後主亦與以所安
也孔子謂禪繼之義一孟子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總皆以爲天下耳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正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便是得天處是與子即與
賢也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天與命總一樣在天爲
大着落於人爲命與賢與子分明堯舜禹爲之實莫
之爲而爲舜禹啓之受天下分明舜禹啓致之實莫
之致而至自然之謂天一定之謂命孔孟說透此道

理故不生每以天自任者了多少怨尤彼逆天而徼
命者徒自行險恐終難徼幸耳○少原余氏曰義字
雖就天命言却要見古帝王窮理達天有天下而不
與的氣象又須知繼之與禪事殊道同註聖人豈有
私意一句暗照傳子非德衰意

割烹要湯章

伊尹聖之任者也在畎畝則道在畎畝在君民則道
在君民樂道行道不作殊觀然非樂道不能行道必
親見堯舜者方是真能樂堯舜者也從古理人道已
於天下而公計之我貴也曰天以我司治理也我賢
也曰天以我任教化也在彼者皆吾事在我者皆物
所行也身無獨身事爲通事當合天地以爲心此爲
伊尹而已矣○或曰捷甫之卽納溝之痛正是伊尹
覺處況伐夏救民前此未有衆聞彙憂獨尹見到無
毫髮疑慮故謂之先覺此却在人後涉處識得透所
以擔荷天下綽有餘裕若泛就解悟上說孔孟皆是
先知先覺皆可謂之以斯道覺斯民與伊尹骿地不
相切

孔子於衛章

戰國遊士往往失身匪人以干進故多以癰疽污及
聖賢孟子謂好事者故爲此說徒亂人聽聞以行己
私耳凡事有關於名行者不得不辯於衛不主彌子
於宋當危幸時必主貞子不主癰疽瘠環自明○南
軒曰聖人非擇禮義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
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合一者也

自鬻於秦章

爲百里奚惜只就其知幾之智而推其相秦之功以

見其賢必無干主自污之事此論世之道也

此篇書九章多口傳無據孟子却都按事考時究情按理一一有徵若辯堯舜禹處便消天下後世纂弒之禍辯伊孔奚處便遏天下後世污辱之風其於世道人心維係最大

萬章章句下

不視惡色章

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在智智是見得徹也是行得到

智聖非有先後孟子恐人以始終爲先後故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此証智之所以妙於聖處孔子獨爲聖之時其以智定宗乎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以虛而每大能以實而每小地利之所作者用天用不盡也三子力用者矣坤道也孔子修於智用乾道也○幾亭曰時中貫徹人倫仕止久速不避事君一途就事君不過進退一端耳孟子特指其最顯者明中之時非偏就仕止久速言○或曰孟子論孔子仕止久速各有可以二字孔子則曰無可無不可

周室爵祿章

惡其害己皆去其籍使見今之諸侯天子之罪人也王者制爵從天制祿從地度量起於庶人而自吏之上下者始下士代耕之義明然後卿大夫之義皆明雖天子諸侯亦皆代耕而已易曰君子以施祿及下享大奉者有大責苟爲無功於民則是不耕而食於義無處也○或曰周制封建井田相爲表裏封建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七十五十之制不遵

有諸侯而擬王畿者矣井田下奉上者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農之田不給有僅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强餘弱枝之法卒成小加大衆暴寡之勢周制雖畧有可言而列國分爭王室不振孟子蓋感慨繫之矣

友其德也章

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德自然不挾惟不挾乃稱友德孟獻子費惠公儘可矣至晉平公亦可止矣然終於此而已矣必如堯以天子而友匹夫方是友德之極

致處易因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堯舜是也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儀註自此始或又有說為賢不可以親貴枉己求合反失其為賢貴正可以親賢當務為急正成其所貴此兩各有攸宜也〇或曰天為民立君非賢誰與相助為理友德正是上承天意下撫百姓處天位天職天祿皆當與有德者共之不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孟子將尊賢願貴貴皆天也非創見儱論也如此方見友德關繫

敢問交際章

孔孟同一串道也但就中有苦心處章蓋多不辭之餽故以交際為問不知交際中亦有行道機緣留此一路與世相接若槩以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絕之勢必為於陵仲子而已矣豈聖賢不忍忘天下之意哉孟子之交際與孔子行可不已際可際可不已公養其義一也〇或曰行可之仕是為道際可公養之仕亦是為道蓋際可公養都是緣此而與其道之行耳若専為禮為祿何以為孔子

仕非為貧章

仕非為貧也王守乃古今仕宦律令非為貧便是要行道乃有居高享厚而道不行何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隨在盡職以免尸素曠官不能行道之耻嘗試論之官無崇卑各有道在會計當茁壯長是亦道之行也若立人本朝不能堯舜其君民是亦道之不行也欲免此耻誠非易事〇或曰朝廷之上無不得為之官亦無有一等官可以苟且而不必盡職若士大夫於孔子委吏乘田處最當三思祿位尊卑厚薄兼要安分

不託諸侯章

寄公之祿可食也常職之祿可食也士既不敢上同於君又不可混同於臣自當別分相機豈可虛拘如君而汎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賓禮我也亟餽則摽之故客卿可為而祿不可受餽遺可受而無處必卻此最孟子析義之精與交際章相發明

不見諸侯章

士不敢見諸侯所以全君也亦全己也為庶人皆得與君搆讓則君無以為君矣故曰所以全君也既名

曰賢而爲君所役則賢無以爲重矣故曰所以全巳也此章迥環發不可召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不獨爲士開地步正以見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亢身隆道古人之善成君矣○或曰不敢見於諸侯自卑之甚也自尊之甚也○閩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　朱子曰固是然義禮裏面各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麋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不受宋薛餽而

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看了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

一鄉善士章

以友天下爲未足則其取善之心眞有不可限量處尚論古人是信而好古生活其事如新其人如見明得此義方好讀廿一史○張氏曰古人從何處友他尚論處即是友尚論非平騰往蹟徒想口說有構求參考設身處地成就德業意雖論古人却事事歸到身心上總是友善精神無一處滲漏無一刻放過

宣王問卿章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意爲言耳於古無文然同姓分明宗之身因得以明宗廟之所以尊先王貴社稷皆宗臣之行權而不失其正者也反覆之三字積誠以感竭力以匡懇惻委曲直到無可如何處可想見其貫鬼神告先王之苦心

此卷都是闡發事理的案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

所稱精義入神也吾嘗愛於其論人論事處莫當做原有此書只似今日勘闢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着落有裨益

四書近指卷之十八終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章

仁義是性中生出桮棬是杞柳造成天人之別內外之分劃然告子認性本無仁義故著以爲字孟子幾賊字極力辯析只是破他爲字尚未說到性之善

性猶湍水章

東西雖有兩分之勢上下則屬一定之理此人性所以無有不善也即或物欲陷溺本性剝蝕亦猶是水

之過顙水之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不善而出於使且身性無不善處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是告子論性的大旨不知生之謂生生之理謂性生則人物所同也理則人所獨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性之言也故曰性善〇實峰稱文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氣異此則以爲氣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理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

食色性也章

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如云以我爲悅故在內以長爲悅獨非內乎長楚人之長故在外不愛秦人之弟獨非內乎告子本欲外義不覺併入於仁內兇不愛秦人之弟直義之差等處告子並指爲仁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使反而求之於心則義之非外不待辯而明矣

〇涇陽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辯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辯其孰爲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指蓋如此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〇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辯而稍有變也且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

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何謂義內章

行吾敬故謂之內便是長之者義乎之意然則飲食亦在外也與耆炙亦有外與同○或曰今冬日夏日一句一串說看出兩則字語意方見因時制宜之在內的道理說事境上看不獨冬日夏日湯水有外理飲亦在外然因冬飲湯因夏飲水自然義制合宜處皆由中出義曾不在內公都子本孟子常敬斯須二何意而特就飲食例推之聽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二句合故註云此亦耆炙之意

無善不善章

三說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因情驗性猜性之自然發動言才即情所作爲之力量也才根情看出公都子三說多取古人之不善者以証性之有不善故緊承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引孔子稱詩全是拆衆在理以定論降伏三說好是懿德好是情能好是才總之一性而已乃所謂善也○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本善則性之善必矣

富歲子弟章

聖人我與同類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二同字是非天降才爾殊其殊者由於陷溺其心韓有不同正可想見其同處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義也即所謂性善情也才也○或曰先得者陷溺既久之後在人心終得從聖人自悟才情即全此心此註指當聖凡同體處不可看高了聖人

牛山之木章

木是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人之良物而以其才言情皆就既經戕伐之後追論本於戕伐之先見山木之美人心之良雖經斧斤根芽猶起夜氣而生極力指點總有不任此幾希。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自人而得天

地之心言也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自剝復之交見
天地之心言也欲存幾希須藉夜氣此孟子有功於
前聖有功於後學○饒雙峯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
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
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
力以存此心○或曰工夫如何曰乾三爻終日乾乾
恐其日而入於暮也夕惕若則夕亦具矣此操存之
謂也

王之不智章

鴻鵠在心能令人耳聾能令人智昏而中於王心尤
甚欲請王心之鴻鵠須奮擇其暴之之人而嚴戒其
寒之者則庶幾矣然有誰上着力此見孟子格心之
學○陳新安倣曰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同學
那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

魚我所欲章

本心謂羞惡之心即所謂辭禮義而不苟於偷生不
苟於辟死者也此心於從容暇豫時驗之不得正於
行道那受乞人不屑辛然之感其天易露此孟子着
眼與人不同處○或曰不受呼蹴之心如電光忽過
其不及時猶落第二念則為慮紛起未必不顧受
之矣此不受的人亦指陷溺者說若賢者則明時是
禮義充呼蹴之類明欲惡之分當待呼蹴而後本心
不昧哉

仁人心也章

陸象山開口輒講求放心除了求放心原無可講求
放心即所以求仁也未放而守之此存養之學問處
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已放而收之此克己之學

問此外復何事只知求知守求克方是求其已放之
心蓋求之心之未放也○劉念臺曰仁至難言孔子
答問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
曰仁人心也蓋即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
失也又不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

今有無名章

雞犬放知求心放不知求指不若人知惡心不若人
不知惡同一可哀心不若人謂放也○南軒曰人與
聖人同類以心同耳不同者陷溺故也知惡之必求

所以免於惡焉有須臾不違寧處者矣

拱把桐梓章

身原不可與桐梓較愛只爲弗思耳上章以指之求信見心尤在所當養無奈耳目嗜欲口腹害於饑渴是以賊之之道養之矣故曰不知所以養之者靜言思之一人有一人之身一身有一身之養我輩於今日商所以養之之道應如何亦曾思否

人之於身章

豈有他哉於己取之取即思也一思而體之貴賤大

小自有分別故不令於以小害大以小害大皆不能先立乎其大故也○此乃章接成發明攝收之極真心修身之旨無餘蘊矣

鈞是人也章

先立乎其大超然當仰於萬物之上天君泰然百體自無不從令者如何能奪的小之能奪全適大之未立時竊權爭席遂得操其勝此大人所以先立大也象山每拈此語可謂知言○耳目遁其所樂則心不能守其所安此見奪也先立者於無物之先思其所以主宰萬物者散以由內與禁有攸歸心強而耳目自弱不可奪矣

有天爵者章

天爵是孟子創言即所謂性善也性本於天故曰天爵論知公卿大夫外又有此一等品級殊可愛慕彼以要人而棄之者是自絕於天者也○或曰樂善不倦便見無慕人爵意惟孔顏是以當之曾閔而下此意微矣蓋天爵雖貴苟有意爲之便與今之要人爵者無異此所以難也

欲貴也章

良貴即天爵也天爵原來不得良貴自賤不得不願人之膏粱不願人之文繡正思量有貴於己者在○胡雲峰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

仁勝不仁章

一句亦水不能成水之功卷石亦山不能成山之用爲仁而不盡其爲之之力而倒說仁難爲是易其水火之性失其勝負之權故日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孔

儒謂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僅得倏失則子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其論行以仁也必矣

五穀種美章

行之而久爲之而全觀刑名法術是以爲利行之不久爲之不全雖堯舜文武之道不可以爲功熟仁者全與久之謂也不熟便是以杯水救車薪何濟於事

羿之教人章

執彀以盡射之變執規矩以盡器之神成法當遵是

規矩仁之具所謂下學而上達孔子到從心時亦遵離不得一矩字

勿軒熊氏云首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問盡心知性總皆學習之功

告子章句下

禮食孰重章

任人欲破禮字故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來較如禮食親迎不時之法也不禮食而全生以有爲不親迎而娶妻以承宗此濟事之權也其要皆歸於禮小節綱文皆所可略此可以權中輕重相權之數變不失正鵠於食色無與可也若身存而禮壞又不若滅性廢倫身雖亡而禮猶存也論禮以全禮方見禮重從食色可並較設孟子方是識禮

可爲堯舜章

亦爲之而已矣是直截了當語與因之亦云通章只發得一爲字弗爲耳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相應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皆所以爲之也辜爲發之使是亦爲而後爲堯舜之事是亦爲堯舜也性善而以

盡堯舜親長而以平天下不忍人句以當仁不讓論而以盡義此周以爲天下而與其進也到底是人皆可以爲堯舜○象由日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或曰須知徐行後長是從孩提愛敬一點真心流出不假一毫安排只此一念便自與堯舜之道相近

小人之詩章

詩可以怨小弁於宗社傾覆之際自不禁其心若而

辭哀也謂凱風不怨雖云子無責母之義三復全詩而引罪自責之中却隱含怨意此自人子之至情不容已處讀者當以意逆志孟子亦不是說小弁有合於舜直辯其詩非小人之詩耳

宋牼之楚章

義利之界而國之興亡係焉甚矣其號不可不慎也號者號召之義先生以此爲號王以此號三軍三軍以此號舉國感應惟影響此豈可茍焉而已哉挽回世道非賢與策士各有機緣按宋牼之說可以救一

時存孟子之議可以藥萬世此與見梁惠齊宣同一源流懷仁義以相接必插入去利二字更是立言鎮密處

孟子居鄒章

交際之禮儀儀爲用謂之物恭敬謂之儀物備矣論儀儀備矣論志志者行吾敬之初念禮之所重也儀之於志爲近而物遠之有儀矣君子猶有求也有物無儀如之何其可哉爲相處守是伏案不成享是斷案不得之鄒二句是結案

先名實者章

孟子之去齊與孔子之去魯其趣一也道以跡言道以心言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這仁字原難說更有衆人所能識賜石質曰只君子到不用地位頭有成不屑以暴其心○孔子去魯非孟子發明後世罕求知也孟子去齊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用意忠厚是顏學家法

五霸三王章

五霸在當時不爲無功於三王不得爲無罪故曰三

王罪人今之諸侯不惟不容於三王之世亦且不容於五霸之法故曰五霸罪人今之大夫雖若有功然今之諸侯而實得罪於今之諸侯蓋諸侯犯禁都是大夫逢君其所稱大有功者正所謂人有罪者也故曰今之諸侯罪人今是爲今之大夫治罪故定此案○而和謂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

魯使慎子章

當將諸侯此知有戰勝之功豈知有殘民之罪恢予
勃然不悅正所謂今之大夫也道與仁非二道以事
論仁以心言侵地以成貪道不許也殺人以飛朱仁
不許也

今之事君章

爾爾我能爲君正見其逆君之惡處一是爲君富國
剝下奉上一是爲君強兵戰勝攻取蓋君不嚮道不
志仁而但爲富強之計則君日驕肆而民日憔悴是
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非孟子亦誰不有是

民殺

二十取一章

三代取民之制自有定式橫征非法不可以爲國情
而欲輕之勢必至於去人倫無君子亦不可以爲國
國所以治有君有臣卿士大夫詳略以相及故相維
而不至於亂亂即生於不相維勢必至於貪而貪不
足以盡之孟子之道以下何宜者堅本說稅法亦以堯
舜之道進之三

丹之治水章

學識須綸須要通天下達萬世豈得沾沾以目前私
意自快禹抑洪水之災全是以行所無事爲智圭貽
洪水之害全是逆水性以鑿爲智故日以鄰國爲壑
殺甚掃與○宋蘇祖云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
山濬川未聞分割諸流廣營高岸逆戰鬪專利堙塞
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廢歷代之患
難弭矣神宗又云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若以道
治水順其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觀此一
說則治水之道雖禹復生豈有踰於此哉圭何足以
知之

君子不亮章

亮以心執以事正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

使樂正子章

好善者全不見己之有善人所以輕千里而來告不
好善者便還自己有善已既知之何借於人善者距
而不善者進矣與讒諂若國欲不亡不可得也○孟
子道性善從古帝王相傳只還此好善一念各滿不
得此好善一念蓋性中生活無窮盡所以優天下

所就所去章

就一是君子之仕去三是君子不苟仕將行其言也爲道而就則亦爲道而去雖未行其言也爲禮而往則亦爲禮而去閒之可受受亦就也免死而已便是去意○或曰免死二字乃養其身以有待意即所以存吾道非徒求生也此際正要識得關係重大方見君子於道理上無一毫愧怍不能出門戶不能從而之他耳此是偶然就食所謂知我而無禮也使餓餒於我土地自與爲食於路者不同

舜發畎畝章

人每以困窮自阻不知玉汝於成正在困窮歷觀從古聖賢發跡的那一箇不自困窮拂逆中來全在人之善承大意自爲砥礪所以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輔處源日來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心性中作用充滿無虧欠便若見爲增益耳動心忍性是日進步困心衡慮是蹉跌而後轉步作輸處正是生意勃發拂敵患兩無字是人主心中玩忽不將這兩件來提醒正與動忍困衡相反這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聖賢不尤天不以憂患自摧折變志不肯生惟知憂患者能生之安樂不肯死惟能安樂者乃死耳信人意常以人事此聖賢立命之學○南軒曰繼體之君公侯之裔誰無憂患可歷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歷天命之無常戒懼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絶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不免寤寐者進也

教亦多術章

易曰君子教思無窮亦爲有不屑之教益愈見其不窮之教思術字有味○陳新安曰不屑教非忍而絶之實將激而進之孔子於孺悲蓋亦於此處皆是

一此篇嚴禮與食色之辨辭受出處君臣孝弟王霸一富強政教用賦以暨憂患死生無一非學無一非學須讀者自爲識認

四書近指卷之十九 終

盡心章句上

盡心知性章

心性天命總是一件孟子分別出來正要人從本來處討箇着落其結果總在身上正見心性不爲空虛天命不涉窅漠又見得此身不落軀殼通章歸結只歸束在修身其功夫在存養其貫徹在盡心盡心者盡性而已若不知性何以能盡天乃性所從出便不於人外尋天了人外既無天故存心養性便是所以

事天存養就是修身命說箇立凡進退之等[illegible]無二以動其心我命在我亦不在人也[illegible]命也學至立命方是盡性盡性方是盡心○方是鄒學漸曰命天理也修身俟之存天理以終其身也如孔之窮顏之天氣數之命制於天惟修身理氣純於萬世顏能壽於不朽乃天理之命孔顏之所自立也

莫非命也章

順受其正即修身以俟之物欲壓天理皆巖牆也私意縱情肆皆桎梏也正是不能修身以盡其道○陳潛室論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蹠雖永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既知得了須知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然時死纔無憾是謂正命

求則得之章

仁義禮智固天之所以與我者即富貴榮顯亦人之所以有諸而天之所以爾者人自未致之即爾求

我自不能之是謂求外○程氏遺書云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言只說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必言命也愚按君子以義安命不待其不可必得而後反也程氏蓋是

萬物皆備章

我生之初無己無人我之誠人即我人己得方萬物皆備於我也非說論道理就人人見成本體說反身而誠適得其我也見得本其是理今亦不曾少有虧欠強恕而行求在我者也亦是從皆備處看得明徹

只爭着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在恕上做工夫強恕
者蓋只要去己私而已私去則身無不誠而物無不
備矣所謂求則得之有益者也○陸子靜發孫仲淵
問晉翁之義云此事不在他求在仲淵身上横渠謂
反身而誠則無不慊於心胡叔心云聖賢教人恕上
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此皆指點數
親切處學者宜知所從事焉

行之不著章

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意愚思既為學道之人

便當各就行習隨事明理難道孔門若賓盡是不著
不察之人若必滿其分量須是舜之明物察倫

不可無恥章

以無恥為恥此最獨知之良豈復有恥辱之事先提
出一人字有關繫當合下章看

恥之於人章

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
險而無所不為無所用恥是忘其羞惡之心若不知
人間有廉恥事也病痛全在以巧為得計周濂溪拙
賦不可不讀或曰機變之巧全是為縱横捭闔者發
自孟子說破此輩心曲便與乞墦無異其喪昧良心
尤甚

古之賢王章

忘勢者非好善不能忘人之勢者非樂道不能兩相
所忘幾兩有所成耳見且猶不得亟非藏的緊真是
泰山巖巖

尊德樂義章

尊德樂義不論窮達然亡須於窮時料理定方可

有為不失義不離道獨善其身兼善天下是一般分
兩其身得志不得志耳堯舜湯武一流達而得志者
也孔顏思孟一流窮而不得志者也千載下看其得
已不失望總在志上取齊當作何分別○陳陽龍曰
學者須得為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
工夫不然一生窮居用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
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只
目前不甚著明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
尼學術大行正所居當時微有分別久之決無分別有

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遲長

待文王興章

有待而興者必非豪傑之士士可不當下自憤不自憤便是自暴自棄纔是鼓舞凡民爲豪傑意孟子每教人師文王蓋文王以困厄羑里而尤自振其憂患深心較他人更深企慕

附以韓魏章

物自外至者曰附自視欿然則中有超然者矣內重外輕須是無欲

以佚道使章

以佚道使民道殺全是一段爲民的實意所以勞不怨死不怨殺是嚴虐專尚姑息皆只昧於道者也而道字最重不是令民不怨此心自無可怨也見天下推道足以服人

霸者之民章

驩虞皞皞只在有意無意之間有意者全是要人知恩無意者全是不要人知恩知恩待他有愆方與報辨不知恩則耕田鑿井忘帝力於何有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成輔相之功王者一天地也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曾曰小補哉俱便小矣○蔡虛齋謂曰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的事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的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私則小萬古不能易此理

仁言仁聲章

政與教皆以善而著聲者也但政能令人畏教則令人愛彼令行禁止人不敢玩與元后父母之戴人樂於相親者與夏日與冬日之別耳就善此善見孟子

舜事表根的學問○南軒曰善政之所及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蓋至此而後爲得民之至也

不學而能章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天命之性也無不愛親無不敬兄率性之道也然非修道之教則不能達之天下如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是不待學不待慮者也亦有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始廢學慮參觀之則於孟子之意思過半矣

○羅近溪汝芳曰見得世人知處太散漫處處人紛擾所以指示源頭非禁人學且慮也良字訓易直易有感而遂通之轉妙處直者發而即至之捷徑處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身心一頭帶着家國天下

舜居深山章

舜之心體凝寂似山與木石居靜忘其靜也與鹿豕遊動忘其動也動靜兩忘人莫窺其際故無異於野人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無爲不爲章

所不爲所不欲此盡道矣無爲不爲無欲不欲此最學矣於此認得分明一生更無餘事○熊勿軒禾曰此大學誠意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人之德慧章

德慧術知者人所自有但不磨鍊則不出耳操心危慮患深正惟身處孤孽有多少委曲成就感格意在是生於憂患的樣子○橫渠云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按橫渠於困内提出學字正見疢疾眞實得力處

有事君人者章

天民可行而行有所不爲大人正己物正無所不可曰天民則世主不得輕用之矣大人從見二五利見中來與天地合其德天不得以民圓之矣正己物正宇宙都擔在身上彌綸參贊不論窮達孔子在下能使萬世文明是此樣子

君子三樂章

三樂中以二樂爲主須不愧不怍而後可以享父母兄弟英才之樂也這三樂亦庸常無可驚羨非孔顏誰識得此中趣味前後王天下不與存焉其警省人處精神全在此○張氏鳳行曰此章特從憂危中尋

出下的光景見卻不能得志行道而素位自得君子
卻亦有從已成物無復遺憾處寫處恬適

廣土衆民章

廣土衆民是有設施之地也故君子欲之而所樂不存焉中天下定四海是有功業之地也故君子樂之而所性不存焉不存者謂為後天功用非天命原來本體也原來本體分已素定何須大行何苦窮居根心生色通體皆仁義禮智之胃徹所存所發安得宜不慊適之時非性之所存者便無根有根則定矣此

個受享堯舜事業也是一點浮雲過太虛所以說子天下不與存焉與上章意同○仁義禮知根心此也卻有工夫在生色以下便是大行的規模易曰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卻微顯猶與其實發處即是暢處上有豉也

伯夷辟紂章

王政以因民為主田里是因天下之地樹畜是因天下之物妻子是因天下之人教導之使養其老事既易成已又無我所以為善養全是以仁心行仁政故仁人必歸之

易其田疇章

禮義生於富足故財用皆諸德之總也財用足制度定則物俗於有餘之地陰計不行猜疑何用父兄妻子之間油然親睦廣之為仁公之為義推之為讓奈之為禮皆本於此○戰國時民之憔悴於虐政日不聊生菽粟如水火之言滿腔悲惻

東山小魯章

聖道如江河行地日月中天泝水不舍水之洞也日

月有明斯照照無遺爲觀聖人之道分於其燦然著矣章不是是理不偏塌不偏則變化不窮是必須循以求速化而不向本上作實地工夫也此章自首至尾俱言山言水言日月言流水總是托物比事不即不離只君子志於道二句是實說是正說

雞鳴而起章

舜跖相去千里然初分途卻只在一間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學舜爲三字各有無限經營在與因之云人心只有善更

無損而一出舜即入蹠辨在毫芒口間者危之也不
是利與善而念兹發兩持未决方謂之間○或曰間
字不說間却說介正是喚省學者聯明自省不致入
利一邊看彼此各半總是一般南北兩岐總由一際
間字之義自明

楊子爲我章

道一而已矣執一之一非道一之一也吾儒之一以
一貫爲異端之一以一廢百楊子爲我害仁并其所
爲義者亦害墨子兼愛害義并其所爲仁者亦害子

莫執中害時中并仁義亦害一處有權處處皆是矣
是其所爲也

饑者甘食章

甚矣饑渴之害人心也貧賤而至於饑渴亦極無聊
之最者矣奚暇顧飲食之正哉飲食失其正則心之
不得其正也可知故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始
過人之人也

不以三公章

介不止分辨乃所守堅確即易所謂介於石也全從
和内者出處介所以由由不自失此謂微顯闡幽

辟若掘井章

有爲者先要爲到底方免半途之廢九軔不及泉與
未成一簣者同一自棄也此甚反說正見有爲者決
不可歇手

堯舜性之章

堯舜之仁義由心所發湯武力之身矣有實可據有
功可明假則不以實居名而未嘗不爲利於天下況
其實乎王霸關隔全在真假處

不狎不順章

湯爲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志是核
論其生平要旨如若民自任天下之重故可放可復
一切形跡皆不必較計非止論此時一點心耳

不素餐兮章

君子處上處下皆有以爲功上而事行未可期者下
而教速必可期者也不得於上必得於下無無功之
時

士事尚志章

尚志之事人原看不見故以爲無事仁義正士之志
也一居由而大人之事全備於此不失赤子之大人與
不歸道之大人原無增減兩章同意

仲子不義章

弟受齊國人雖信其爲廉而不知仲固鄙忘之亦以
其亡人倫也觀賢者人倫事全貫倫理爲重〇南軒
曰仲子飾小廉而廢大倫其不知義已甚矣

舜爲天子章

設爲問答於情法兩窮之地見有確然不移之理以

齊國此可見以天下比者腰都是設事推心借客以論
理爲天下萬世立此一段與章首人立言妙處

自范之齊章

孟子固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因見王子觸之即動嘆
王子便是嘆廣居非是因王子始悟廣居也況字乎
字有形容不盡之意若相似也亦是神會廣居意

食而弗愛章

孟子方借交際一端爲行可之仕如其不遇何承受
獸畜聖賢於辭受之際何等嚴以不可虛拘即不可
貨取之意

形色天性章

形色非性命不立性命非形色不顯惟聖人能盡性
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工夫全在聖人兩字內不能甚
從明聰睿便有負此貌言視聽思〇陳潛室曰聖人
盡性地位方做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
性分道理未免虧欠纔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其此
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

君子所教章

所以教三字是化工肯物的手段見君子教其當時
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成德達財答問則在
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
私淑似說人能受教畢竟是君子教澤所及若教澤
不及雖欲私淑不能矣此是孔子立教爲世的畫圖
孟子所以願學也

道則高矣章

引而不發非君子不欲發也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
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

容說只得本人自家着手頗非竭才何以見卓爾曾
并忠恕何以得一貫此正顏不能與點不能敵之妙
惟從之者自領會耳○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沿啓其
端而不竟其說彀率是大匠誨學者之方謂因躍發露
其端勿竟其說此皆欲自得而不欲人盡說破者也

天下有道章

爲以道殉人者立論殉身殉道皆以身爲主殉人是
以人爲主而附麗之其失身也則矣妾婦之道是爲
何道○范淳夫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

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
行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
陳代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周
是也以身殉道孔孟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
以處則處道可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惟用
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

滕更在門章

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入易之所以取於咸也有
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既無受教之地何以爲兩端
之竭滕更有二使之自悟則亦化誨之意非棄絕之
也

於不可已章

該做的事決已不得已則怠心勝也該厚的人決薄
不得薄則忍心勝也該深造自得之業決急性不得
進銳則躁心勝也見端知委理有固然寧只觀人

君子於物章

所厚不厚則及薄爲無本所薄不薄則注厚亦不專
愛物而弗仁所以仁民也仁民而弗親所以親親也

不使末侵本之數則本有餘本有餘然後得以爲末
矣故分數明盡得之道也分數不明盡失之道也○
真西山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
同氣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
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當務爲急章

無不知無不愛仁知之全體也急先務急親賢所以
善用其仁知也當務不可指定何事蓋一時有一時
之務一人有一人之務識時務之俊傑正謂此知者

言可為天下得人此千古不易之理也急莫急於此
矣舉堯舜見知仁之盡如二帝其作用只是如此不
知務是結當務親賢為務兩務字

此篇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
即大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餘皆講學修
身齊治之事

盡心章句下

不仁惠王章

仁者發源是愛愛之所始始於其本厚也有餘而後
及疏不仁者發源是不愛不愛之所始始於其本薄
也有餘而遂及戚自本至末厚之所推也仁人之恩
也自末至本薄之所推也不仁之禍也○或曰此章
立言須識得糜爛其民固是爭此土地即驅子弟殉
之亦只是戀此土地其為民役驅也當以民與子弟
總屬所愛而單以土地屬不愛蓋民為邦本為君以
愛民為仁何為以土地破民甚至死其子弟所謂以
不愛及其所愛也

春秋無義戰章

一部春秋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齊桓侵蔡伐楚晉
文城濮之戰在當時其志若尊王於不稟王命而擅
用其師均為不義而已矣征者上伐下也是斷案中
律令諸侯未有不犯此者是以孔子特加譏貶以著
其無王之罪

不如無書章

仁人無敵於天下是案而何其血之流杵是翻案語
也恐武王弔伐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故為此救時
之言以杜殺機○或曰此章須合論世知人以意逆
志參看方見不盡信非疑書乃所以信書尊先儒所
謂讀書當觀聖人作經之意非敢於疑經傳而發難
之也得此意而推之是非明而邪說總豈盡出仲
尼之門哉緊說不是信者非

我善為陳章

善戰者服上刑孟子只為其不尊君行仁而糜爛其
民殺戮其子弟故每危言以警其君警其臣而當時
之君若臣都漠然不動意故其說卒不得伸使得伸
其說自有無敵之榜樣在原用不着戰正已是國君

妙仁實地功夫

梓匠輪輿章

不能使人巧所謂其中非爾力也靈心妙會惟能者自從之〇先儒曰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巧即從習規矩熟後自得之妙

舜之飯糗章

若固有之若將終身正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所性分定故也論道理須以其人證之方實孟子最善於容大舜心事

殺人之重章

史册中慘殺人者未有不受人慘殺者也此天道亦人事一聞可令人驚汗〇南軒曰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慾寡怨息爭以仁宗廟親族是乃仁術也

古之爲關章

古人事事爲民法良意美今人事事厲民名是實非蓋不獨一關也總之以利天下之意轉而爲一己之私本原不正無怪不失先王之初而暴其民也日甚一日矣

身不行道章

愚嘗謂對大廷易對屋漏難對衆人易對妻子難蓋不能對屋漏者必不能對妻子者也不行於妻子不能行於妻子無望有遠矣古人謂道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與〇問不行於妻子有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卻與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朱子曰然

周於利者章

良農不患年之有凶而患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世之難處而患德之不周周於德者水不能溺火不能焚孔子在春秋孟子在戰國是其樣子

好名之人章

千乘能讓者名之所在簞豆必爭者名之所不在凡矜而過當其反也亦必其情理相循之勢也兩句須合看〇朱子曰非真能讓者這邊雖讓千乘之國那邊簞豆必見於色東坡謂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

失辭於彼答在此意也

不信仁賢章

體仁之責[illegible]故事自仁賢修一不信言不以其道

[illegible]空虛已也仁賢所代類之能信

[illegible]信用則無能信用日辯時不賢而爲賢不

信用[illegible]退避潛縮指矣信不信所關亦重矣

哉

不仁得國章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而竊之在民之心不可僞何選之

[illegible]不哀意得天下故[illegible]

不[illegible]天下如齊楚可以民及[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民所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著仁[illegible]民之貴矣

民貴君輕章

得乎丘民爲天子是實理亦實事千古不易之[illegible]

奈迹隱而形隱君人者恣睢暴[illegible]民[illegible]

遂處於至賤孟子特爲指出眞見居尊者[illegible]

在上者起勞於下其聽於民者固在也行仁政[illegible]

倒懸是得民之實際處

百世之師章

[illegible]以敦薄爲功入人最微故能師百世柳下之風和

得春之氣多伯夷之風清得秋之氣多仲尼元氣流

行四時俱備贊夷惠意在孔子況於親炙之者乎

猶自恨私淑万世之內也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生生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仁非人無所附

離人非仁無成形質合而言之則形色即天性乃所

謂道也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戹章

交際之道所以通人我之窮陳蔡之戹只爲無交孟

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稽大不理章

士既不能修行能免悠悠之口然非豪傑之士不能

抵擇引文王孔子非徒爲貉稽解嘲所以直自信之

責也若謂二聖不免謗訕何況後人則幾於長傲矣

以其昭昭章

兩使人不與而以其不同從未有滅身不怨而能[illegible]

諸人者昧命學是從下句想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想便越背了此語意盡

山徑之蹊章

人心莫不有一隙之明然纔懺發則通達無礙稍即放逸又復窒塞此山徑之蹊間所以係於用與不用也學者于心體上用功夫全在緊處○趙氏曰高子嘗學於孟子而未達其仕而去恐其塞不復通矣戒之也亦足之也

禹之聲尚章

高子只道是禹文之樂便見心有茅塞處孟子知不與言亦見其識見解之亦見其徹悟處事理之變

齊饑發棠章

發棠之當為仍舊也再饑再請心既無愧人又稱好不知其義不可也初發棠也必待於請非齊王本意可知至再饑不循故例舉行意不欲復發可知也故自處之義必不可復取衆人之悅致爲士者所笑此豈小失

口之於味章

天命之謂性性總是一箇性命總是一箇命同見於一章之內而說者必分析意見與同紛紛恐非孟子立言本旨○顧涇陽曰此當與盡心章參看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不靈之物今日性也有命爲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悠遠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爲塊然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仁義禮知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窮然不測之神今日命也有性爲是直反到愚夫婦可與知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不得

丟却見在認於穆爲窮然也故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樂正子何人章

善是性體但患不能有諸已耳實能有之美大皆善之積也聖神猶稍之盛也故可以使天下其從子敖來亦是其浮而失之乎流滑斷充高明柔克正其充之之實力處神不外於聖如堯舜湯武孔子與禹等皆有聖人也堯舜孔子則其聖而不可知者也○胡雲峯曰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信人心之天理

欲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
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
而力行以充之耳

逃墨歸楊章

在墨則墨在楊則楊逃墨則非墨逃楊則非楊人豈
有一定之面目一定之趨向哉性本相近因習成遠
既悔從前之習染忽憤一日之新圖何不可以共偕
大道人知孟子闢邪之嚴而不知其待之之恕正是
其仁至義盡○或曰狗惜不在歸處見正在逃處見

向之爲墨爲楊卽處逆料非已然之辭歸斯受之雖[illegible]
其陷溺亦見無去處意

布縷之征章

三征俱是少不得的但其征也而有不忍征之意行
仁愛於法中故用一緩二取之不苟與之易行若一
時并征有與離必不免矣況有額外之征乎

諸侯寶三章

人皆知珠玉是寶誰知諸侯之寶則自有在若寶珠
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安免於禍殃必及身
不此珠玉凡寶非其寶者皆殃之招也

盆成括仕章

道以御才才以行道才何足爲人累惟失其所以御
才之術則氣逞而意滿濟焉决而不能自制凡此皆
小有才者也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不自見其
才勢不自於自焚不已盆不獨一盆成括也

孟子之滕章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孔孟設科原是如此若必保其
一來學遂皆孝弟忠信之士恐後世設于乘從者數

百人未必盡成德達材之彥而賓者之[illegible]屢不必深詰
亦未可遽作先生長者別案

皆有不忍章

仁與義皆性分之而無可分者也害人[illegible]於人不仁
於己因不義矣穿窬者於己不義於人亦不仁矣義
於身者仁於人欲分之而無可分也充穿窬與達字不
同充滿其量正示人以當達處云義不盡者仁不成故
充無穿窬之心至受爾汝以言餂以不言餂愈入愈
深却是人所易忽易犯下一上字見錙[illegible]不紊也不

必高談仁注義盡只求無穿窬之心而已矣○南軒曰此章始言仁義而末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不須有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推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

言近指遠章

言之近與守之約亦非二意不下帶而道存正不離乎當身者也然必修身而所言之指始實自任輕且不知身爲天下之本○王相說曰遠與博正在近約內若是鶩遠務博併近約都遺了此章專爲不守約

發未附指出鶩博者之病使知反求耳

堯舜性者章

性者純乎天而人不與反之是盡人以合天堯與舜同歸於德之至節是就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舉寫性者行法俟命但天理當然亦日循之而已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舉寫反之不必實貼堯舜湯武○或曰性根命來見之行即爲法法即性之已然可見處行法俟命盡其在我徐俟其與命脗合此正是反之所以合性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此意

說大人藐章

古之制制字即行法法字天地間道原有截然不可踰越之則第患我不能守之則物大而我小故若見其巍巍也孟子浩氣自養王公遇之失其貴自與俠氣用事者天淵○尹和靖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爲事而措非謂便視它作無物也

養心寡欲章

欲爲心病去不不能絕故只曰寡心爲欲所

戒已收而其有心做得止是有心做不得止

除寡欲則無有心之法或云古之言寡欲者非有

之後而務去之防於未然不復萌動焉耳欲字所指甚廣凡有以引其心者皆是○周子自養心不止於寡而存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周子之言本于曰說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苟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馮少墟曰寡字是用

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分數多寡上說
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故周子云無欲無欲之說正所
孟子寡字之意

曾晳嗜羊棗章

皆之所同即姓也晳之所獨即名也獨而後境切此
可以信事理獨而後感切此可以信人情總之不過
食其是思其所嗜獨處不忘守身却是曾子生平最
喫緊處

孔子在陳章

惡鄉原亂德是一章骨子德即中行之德也行時之衡
之道也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
也惡鄉原惡其假也狂是聖人之神狷是聖人之骨
鄉原乃聖人之皮神骨令人難近皮却令人易親閹
然媚世衆皆悅之須是孔孟之眼方認得他是賊經
常道喪學術不明認賊作子者舉世莫辨孔子非惟
以賊字加人蓋爲天下萬世峻道之坊惡其所終也
○朱子曰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
爲說所爲上策莫如自治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

間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處嫂
矣

堯舜至湯章

自聞聞來歷叙見知聞知之統寔寥寥數人夫所謂見
而知者何聞而知者又何物也知其道也知其道者
知其性也性統於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
而已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此
孟子見大意處顔曾傳孔子之道者也然不能若禹
皋之於堯舜伊尹萊朱之於成湯太公望散宜生之

於文王識者孟子與孔子能離合而與之相爲究及門
諸人則一於孔子者可大一於孔子非孔子也能寔
孔子者其與離合者也故天才孟子孔子之嗣也〇
馬君常云孟子自任見知中一人蓋已先知萬世聖
身四配中矣〇或曰聖聖相傳只此一知特就當世
與世分見聞見知非謂面承聞知不必有所受之
聞見有絕續聞見之知無生滅孟子說向自然有
超然有得於見聞之外
此篇前四章極言當時異端之禍餘篇言聖賢之吾

湛虞及修治事皆與上篇同

四書近指卷之二十 下終

四書近指跋

□□□靜修先生抱道不仕著有四書指要又
而久假者閑孫徵君先生前後十餘次謝以疾
高尚蘇門百泉之上著有四書近指總憲公叙
而刻之以廣其傳容城同彈冠一區前後不三
百年產此兩大儒皆人之積靜修也日徵點之
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之勇而無光鄒叟
惡之概今之人但□□□在元公爲元公□□□

公亦曰此編非訓詁之學而見門之統也一發
謭陋不能窺師之所得萬昧又不能贊師之一
辭第見年垂八十學與齒而無厭倦七十覗六
十前學已不啻啻矣八十覗七十又覺前此之
陋莫所謂學無止時道無息候即此編亦只就
尋常語言隨在指點不勤同不標異無非活潑
潑地觸處皆天理流行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吾師廿年前即

昭小子肇拈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正明道所謂自己體貼也言近指遠其在斯乎昔許平仲應召過容城與靜修論出處靜修曰公不出則道不行今總憲公身風化之責羽翼門子之道統近指之刻是亦行道之大端矣因沐手而跋其後

康熙壬寅上谷門人魏一鰲謹跋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一卷三續一卷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清）閻若璩撰

清乾隆眷西堂刻本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以上二種，江蘇巡撫採進本）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以上二種，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已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曾國爲復封，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漢儒註疏羽翼經傳然非博極羣書而又具尚論卓
識者其孰能發千古之蒙而定千秋之是乎太原閻
百詩先生生平譔著積若等身其四書釋地四書釋
地續商邱宋公序而行之久爲海内博物君子所珍
重今年春予留眞州舊館閻子信敷時相過從得復
見四書釋地又續三續二編半屬草藁信敷泫然揮
涕而請曰先祖徵君一生心血具在於是林不肖不
克仰成先志夙夜抱咎倘藉先生力倡引同志用佽
剞劂感且不朽予因慫恿而贊襄之閱數月工竣嗟
夫人生未竟之事賴後人繼述而成者多矣況已經
手定之書子若孫苟目爲不急因循時日以致湮沒
而矯語人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人固不可知之
人也不亦危乎信敷眞不愧徵君之哲孫也已至其
書之更有功於註疏天下後世好古者自知之予小
子何容贊一詞爲爰誌其書成歲月而標之簡端時
乾隆癸亥嘉平月旦日歙州程釜謹識

四書釋地序

釋地之名見於爾雅然考爾雅所釋僅僅九州十藪
之大至於八陵惟北陵西隃郭景純註即鴈門山也
餘陵無注而所謂陵莫大於加陵者直註曰今所在
未聞蓋闕疑也地理之可考者禹貢職方見於經前
後漢地理志見於史其他太平寰宇記括地志元和
郡國志九域志三輔黄圖諸書猶稍近古然以今郡
縣按之不合者多酈道元注水經最稱專門而其間
自相抵梧往往而有何則自三代迄今陵谷變遷城
郭隤徙加之地名沿革變易不常刻舟而求未免敎
譏亦勢使之然也朱子大儒其註四書傳詩每云地
名邑名不詳其所在或云未知是否豈僅斤斤然春
重傳疑或亦以吾儒窮經應用之學有更大且亟於
是者耶吾友閻百詩氏績學者古於漢唐諸儒注疏
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所著四書釋地一書考
索詳博辨據明晳較然易朱子之所難可謂卓識其
間如釋北鼎而證孟子行三年之喪釋墦間而證墓
祭爲古禮實可補先儒傳註所未及然則是書豈可
廢哉百詩請予序至六七而益勤予簿領卒卒未暇
以爲也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壖篷窗小暇乃弁數語
卷端而還之知未必有當百詩意也康熙戊寅九月
既望商丘宋犖題於毘陵舟次

四書釋地

宋王尚書應麟作詩地理攷蓋補紫陽夫子之不備也然書序而不斷甚至兩説並存莫加一辭以折衷其與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者何以遠過余故矯之作四書地理攷得若干條以示里中諸子咸以為善遂開雕吳門憶爾雅篇目有釋地杜氏有春秋釋地爰易地理攷曰釋地云太原

閻若璩

目

葢　嬴
雪宮　石門
闕里　武城
泰山北海　淇河西
漯滄浪　南陽
華嶽　海濱
水滸　莘
匡　汶沂
莒　封疆之界
東山　任
宋滅滕　齊滅薛
轉附朝儛　地方
棠　温泉

眷西堂

莊嶽　墦間之祭
平陸　靈丘
駢邑三百　畢郢
明堂靈臺　虞虢
溱洧　陽城箕山之陰
文王囿七十里　幽州
崇山　屈產之乘
傅巖　孫叔敖海濱
莒父中牟　南山
淇竹　邦畿千里
周舊邦　垤澤之門
范　魯昌平鄉陬邑
至河而反　長府
鄒里鄉黨　羿有窮之君
微箕　河河內
首陽

眷西堂

四書釋地目錄

蓋

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孔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為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為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云因悟蓋一也以半為王驩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其為卿游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嬴

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為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二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幸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於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為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覯左袒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郎瑛七修類稿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辨釋之可為精矣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杜註云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尚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衰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為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嬴曰故繫止於嬴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曰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莫之行者一輩所為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

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詰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

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見顏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詰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旣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歠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己也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襚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己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耶郝氏之誤解可足據耶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丘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絰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絰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耶

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雪宮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詫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胡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

非所敢承傳尚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嬰館舍邪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蓋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石門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庫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愼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何門入掌啓門者詰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

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闕里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令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跽既至升堂爾時闕尚存尚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既湮撰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

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玄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
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
王肅手豈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削而
存之有以夫

武城

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
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
既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
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
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
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

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
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
書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
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
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泰山北海

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
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
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營丘地
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
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
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
采入註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
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漯滄浪

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
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
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

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
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
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
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
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
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
正其謬誤者

南陽

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
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
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華嶽

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海濱

孟子濱字未註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使為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即尚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水滸

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亦及水詩詠古公辟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莘

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今商丘縣穀熟鎮）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匡

禮記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為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汶沂

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周禮青州其浸沂此用周禮）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即今東鎮沂山）至安丘入維者別沂出魯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壹

畫當作晝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晝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悟樂毅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無入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故有關出者矣

封疆之界

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舃鹵寡人民廼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注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東山

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

任

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後漢為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

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寀我無宿問連不誠有子之風哉

宋滅滕

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無乃驟與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云

齊滅薛

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間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詰曰易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奈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為辭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為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

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胥亡哀哉

轉附朝儛

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尉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爲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一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眞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竝(請曰[illegible])勃海以東(在東[illegible])過黃(今黃縣[illegible])腄(今福山縣[illegible])窮成山(在文登縣[illegible])(書成山[illegible]入海)登之罘(在福山縣[illegible])南登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成山)射巨魚之罘遂竝海西至平原津(今[illegible])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曰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illegible]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爲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今聊城縣)攝(今博平縣)以東姑尤以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叢爾附庸素服役於彊大者晏子所謂爲諸侯憂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爲作祈招之詩故獲歿祇宮然僅保其身耳未聞有見之惠政播之聲詩如此其盛也雖季世之君臣烏可以不述而志哉

地方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里趙肅侯曰趙地方三千里楚威王曰地方五千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韓昭侯曰地方千里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當惠王時地方自二三千里加以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昭王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共一萬八千里尚有二周魯衛鄒滕等未數中國之地不應如許其大則所謂方者非眞方也若論語方六七十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文王猶方百里起太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太公

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所謂方者乃眞方雖然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耳

棠

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于棠(以半補爲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尚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註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即此是也今即墨縣甘棠鄉

温泉

曲阜亦有温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温泉也朱子祇緣足未親至傅會爲一然果其言信尤與上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之文相矛盾何則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翺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方註浴爲盥濯祓除義較長忽又接曰有温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尚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於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即莫春即豳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於此亦有徵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朱子之註殆莫可易云

莊嶽

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内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爲信然(此封以知僞孟詞)

墦間之祭

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註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旣興下到今紛紛援述皆以墓祭爲非古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亦惑于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戍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玆名曰靈臺上立

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未了由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指此）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平陸

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國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靈丘

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共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丘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註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駢邑三百

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即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衰

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
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
去卻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
不能無遺誤矣

畢郢

卒於畢郢卒即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
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
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
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明堂靈臺

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
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括地志辟雍靈沼
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然則巋然獨存者豈直
魯靈光殿而已哉

虞虢

虞虢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
陸縣也虢西虢國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
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莫妙於裴駰引賈逵
註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
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
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覩因
怪杜長於地志之學者于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註
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
陽絳邑縣竟爲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
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
縣南二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曾
告之黃儀子鴻子鴻曰于書亦有徵乎余曰明一統
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士
蔿所築獻公都焉者余益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溱洧

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水出鄭國
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
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
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異水渠水沙水皆
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
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
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
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
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
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即其事以深論之云集註既音
乘去聲又解乘與爲所乘之車音義都相反何與
陽城箕山之陰

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為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集註誤由趙氏只觀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

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註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游以質問而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謬正坐是爾善乎顧寧人言古人經史皆係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為諱如杜子美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伏生事何顒好不忘本用南齊周顒事曾驚陶侃胡奴異忘却胡奴為侃之子小字胡舞白題斜忘却白題為西北邊國名雖然此猶文人也若鄭康成千載儒宗朱子稱其多精力事事都理會得者其解經誤且勿論而漢有徐州刺史荀文若問鄭周禮父雠辟海外當問

時鄭已年老昏耄不復憶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之文非忘却乎雖然此猶儒者也若孟子命世亞聖之大才其所著七篇於諸侯禮則未學於禹貢文則不合而獻子之友五猶且忘其三焉非彊記之難乎嗚呼吾于趙氏輩復何譏

文王囿七十里

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為疑曰那得有如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二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在今長安縣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杜氏左傳註酆在鄠縣東有靈臺）有鄠杜竹

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豈去岐三百餘里善乎穀梁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註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曾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但武帝為己之禽荒較文王以利民者異一武帝為己之行幸更衣較文王以講武者異二武帝周袤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比較文王三倍而羸矣異三武帝時盡化為腴虛其賈畝

一全規以為囿殊可惜故來東方朔之諫若文王則初闢土亦猶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民芻獵而不禁豈不適相宜異四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囿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囿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載里數原具有兩說）此又一說云

幽州

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即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即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發置理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于鑿空哉穎達殆過矣

崇山

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為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圖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為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菴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為象郡兩漢為九真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日南郡唐兩因之理九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廨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是真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真郡治胥浦縣莽曰驩成又領有咸驩縣開皇十八年改州名實本此合之唐武德曾於咸歡縣置驩州則驩與歡同乃驩喜之驩于驩兜了不相涉佺期文人多不契勘然孔疏已微舉其端書經三寫烏焉成馬豈不信哉

屈產之乘

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

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至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但註云晉地

傅巖

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傭隱止息處非于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說操築於傅巖竹爲騃辭則可

孫叔敖海濱

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丘子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

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蔿艾獵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蔿賈乃蔿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蔿子馮杜註叔敖從子徙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謹質之世之君子

莒父中牟

黃儀子鴻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註史記約略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爲

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爾

南山

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隮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

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然同一南山也人係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淇竹

詩集傳淇奥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是武帝下淇園之竹㠯塞決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引邑禾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遡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illegible]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篏音夫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篏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即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即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即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即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鄗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既然殷何獨不爾

周舊邦

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宇貽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爲貞僞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北五國世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邰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邰東六百餘里而令邰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

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幽鉉不解其故余謂顏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宜亟標出之但云幽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

垤澤之門

二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烏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為一息杜甫詩呼兒問煑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嗃嗃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為平聲不應如集註音去聲為叫號之呼明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宇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為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為監門者所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為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睢陽故城在今商丘，城東南門曰盧門，垤澤門據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另下錄陳仔錫所撰之實與所謂中者恐是錯簡

范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曾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既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略矣

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陳相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齊王子自范字面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孟子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魯昌平鄉陬邑

太史公生平所最宗尚者老子最尊服者孔子而於本朝開天之聖亦不敢略皆于其書扯貫見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是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縣統鄉以

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縱備書而人非其屬意矣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鄹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眞闕里也眞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泗

至河而反

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益足見詩集傳河廣篇衛在河北之說蓋衛本都河北懿為狄滅戴廬于曹通典漕邑滑州白馬縣也文遷楚丘通典楚丘滑州衛南縣也並在河南去宋都睢陽雖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衛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近劉曰瑕曰詩作於宋襄公初立衛在河南已十一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為言者其有深情難抑大歸為婦人所諱也眞可謂解頤新語

長府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註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illegible]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illegible]

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語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鄰里鄉黨

鄭康成註論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為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紀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為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即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羿有窮之君

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註云鉏在今滑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騷經夕歸次於窮石兮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求了蓋見王逸引淮南言

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遂傅會此窮石爲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窮石即羿國共與祖已然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

微箕

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憾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子國于宋箕子封於朝鮮雖各待以不臣而回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微箕二子咸有麥秀之悲也

河河內

大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真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曰入乎且認然入濱若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況又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疏義至此雖[illegible][illegible]矣或又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解入於河曰還於河內入字不當作如是解邪余獨以爲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illegible]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若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閒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人身之所歷心志之所寄乎者吾不信也

孔子憂學之不講講非徒勝口說必學問思辨四者兼至引據確而析義明始可羽經翼傳釋疑而解惑吾友閻百詩氏曩著四書釋地一書予既序以版行今復續之得八十條其援證之確如山立其義情理明如日星昭回於天光遠而有耀也今使儒者受書必徧履九州之地若大章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垂南極盡于北垂考其億萬千百之數（詳山海經）亦誠有所不能若夫童習四子之書其疆域形勢邑里沿革雖衆問華顛老生鮮不茶然張口者甚矣釋地之難也百詩學問博且審而又思之必慎辨之必明續成是書靡有闕遺或猶疑其抵梧集註是殆不然東漢魯叔陵有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雖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斯言得之雖然四書地名百詩續釋益詳乃猶闕者二如周南召南不詳其國湛溴二水不著其名是也南之為國見於逸周書（云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為二南之國）及韓嬰序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之）湛溴之為二水也見博物記後漢郡國志注引之（云有湛水流入其中）又見水經注（云湛水謂之溴）又見正義引陸璣說（云湛以溴讀作二水）百詩博極羣書其說是非亦宜折衷乃絕不之及何也豈以羣言殽亂不足信抑或謂書缺有閒其軼見於他說姑舍是而不錄耶予既序其端并問百詩云刻是編者故人子丘迥適求年少好學從百詩游以講求經義

庶幾志於道者康熙庚辰秋八月綿津山人宋犖序

四書釋地續

余既成釋地五十七條中丞公爲作序開雕吳門歸而意不能盡忽忽時有所觸復成若干條回憶年九歲時讀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而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入覲歷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爲逼聚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歎窮經者宜通地理韓昌黎言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豈欺我哉太原閻若璩

目

河注海　淮注江
九河　汝
有庳　歷山河濱雷澤
汶水泰山　葉
川上　青兗豫屬紂
河圖　獫狁
柳下　儀
在陳　在齊
適楚　荊蠻吳
許昌靳裁之　居南宮
牛山　北海東海
去邠遷岐　咸丘
南河之南　葵丘
梁山　石丘
之楚過宋　齊滕之路
得之平陸　休
入國問禁　遊於囿
滿磯　郊關
鄒　有采地
三危羽山　天覆地載
康　微仲
虞仲　鄉人之子
去魯　王司城貞子
西子子都　舅犯
費惠公　曹交曹君之弟
白圭周人　公孫衍張儀
市井　市朝
曲防　專封國邑
於陵　婁丘
互鄉　子華使齊

魯為宗國　為魯司寇
適周　廬於墓上
登太山　觀海
濟　淮
邑姜　丘隅
置郵　吳越
黃泉　丹朱
三苗　岐周
海隅　東蒙
明堂趙註　大宰或吳或宋

四書釋地續目錄

四書釋地續

河注海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為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曰河徙故瀆並不言所在惟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城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迨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瓠子決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間府滄州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即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于淮為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為矣顧祖禹景范曰大抵河決而北則漳衛決而東則徐兗決而南則陳潁淮泗皆人知河不兩行其謂自漢以來可治未嘗獨行矣

淮注江

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為解說最是然鄭玄滌已曲為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為禹迹而忘邗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為之兆者亦屬異事憶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戲語景范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九河

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絜集註偶譌作潔書蔡傳遂認為簡潔河殊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謂九河包淪於海不知今齊南河間府界禹迹固可尋也嘗正其譌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欽齊乘二條補于九河既道下茲復載于此書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其書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寢清滄然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殷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入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陽河闊數里西逾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

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禹津河歟士傷河既
南北他河差狹是爲禹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
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横之言引碣石爲
證謂九河已淪於海其索禹貢文北過降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
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
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
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横
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靑兗皆平郡邑不聞有漂沒
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
之間雖爲樹蓺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
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
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
少時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
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
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
知出此河不兩行眞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爲九或
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竭
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頗得其解夏氏引
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
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
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
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
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
河之下卽爲逆河始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
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泄不惟藉
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
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
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
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
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
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
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來建瓴之勢
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
性之所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
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于此也自
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
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滅九河
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
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于度外
而任其升沈壅遏遄遠淫潦乘之河于是起而發大
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
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汝

或謂淮貫讓言大禹治水辟伊闕與鑿龍門析厎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或又謂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於禹貢亦不見余曰其一出貝丘即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即兖州之貢道也或又謂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徒爾爾余曰九澤既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鯀務多為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為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于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為濆又曰汝有濆此豈禹一無所事于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于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第難得會心人于千載之下耳

有庳

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為宗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為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歷山河濱雷澤

舜耕于歷山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為是陶于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丘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北三十里為是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東南是獨怪書蔡傳於烏鼠同穴什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然直至明萬曆間李之藻言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怪始息

汶水泰山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為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為宗長此註汶水本邢疏得之前註泰山不本詩孔疏失其半

葉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越王無彊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為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填撫焉

川上

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竝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瀅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曾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青兗冀屬紂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尚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為閒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

河圖

鳳鳥河圖皆為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竝言書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竝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咸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即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峰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晦以為與麟至同符誰謂天人相與之際不有冥通者耶

蠻貊

孔賈二疏每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最為讀書之訣解如集註蠻南蠻貊北狄此對文則別者也如武王之子封於韓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今順天府固安縣)追貊北方二國名賜之使為之伯詩詠之曰因是百蠻燕王對張儀曰寡人蠻夷僻處秦舞陽燕國人荆軻謂北蕃蠻夷之鄙人是北亦可曰蠻此散文則通者也

柳下

卞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卽其治民武城今費縣子游爲之宰曾晳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于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繇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子獨怪集註于論語柳下旣曰食邑矣于孟子柳下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令有食義而食邑不可徙言居意者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又如晉五柳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者耶

四書釋地又續　十　眷西堂

儀

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爲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二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

在陳

孔子在陳凡二次　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復出於二年戊申云

四書釋地三續　二　眷西堂

在齊

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二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適楚

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真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妹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按史記世家之文孔子在楚國都中事也詩話荊楚地名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今襄陽府 果感是歲又反乎衛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桀溺若以事實于上章者不知亦非然世家文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之方至楚國都聖人過化之跡歷歷可稽而恐付諸若滅若沒不一爲之用心耶

荊蠻吳

集註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違者述以吳與荊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爲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遂與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趙國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檇李城越王句踐既棲會稽後越階

紀其地曰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許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

許昌靳裁之

或問胡氏曰許昌靳裁之言士之品有三論甚偉然不識靳裁之何如人余曰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潁昌府治長社縣今許州是胡氏名寅安國子著論語詳說者義亦言說曰胡氏安論語但見不爲論語者

居南宮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二字俱證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其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成氏子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徵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牛山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亦是岐在複壁中所註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菑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

山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广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國北正以山實在其南若孟子疏託名孫奭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爲齊之山此則不滿一笑者矣

北海東海

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註索隱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辯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沿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樂縣西北亦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去邠遷岐

馬氏序封建考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上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㪅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湯凡八遷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竄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令人歸戴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久不能釋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内爲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此一段議論致精

咸丘

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丘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丘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複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于孟子無涉

南河之南

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

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
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
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
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葵丘

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
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
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許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
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十
年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夫幾
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

梁晉地又在葵丘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
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
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
里其山横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
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
患當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
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
子燮改國爲晉魏侯罃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
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之説後秦始皇幸梁山

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

石丘

異註止云石丘地名趙氏註宋牼宋人參以荀子非
十二子篇宋銒註銒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
蒙慎到同時正合孫奭疏遂云石丘宋國地也蓋宋
牼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於石丘之
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説齊宣王劉向以
與宋銒俱游稷下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荀
子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子名銒與孟子同
時即見漢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喜文學游説之
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

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孟子同客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
忽邂逅石丘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
比也獨怪所引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本按以此周行天下一句爲集註刪存上説下教
語不若刪上説下教按以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
爲尤合云

之楚過宋

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
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
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

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書肯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于其學故元史載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坐視弗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嶼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嗟乎古大儒之有用如此

齊滕之路

金仁山曰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于宣王遂與朱子說孟子去齊由王驩猜嫌故

得之平陸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主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閼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休

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想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路史國名紀休音頼川或云今休介在滕西蓋是

入國問禁

禮入國而問禁集註此一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

遊於囿

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亦同無遊於囿三字詑不知何所自來或曰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余曰朱子所讀

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惟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証

湍激

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卽許氏作淮南註亦云湍水行疾也賈以墜形訓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蓋覺波流縈洄之貌爲未安然實出於趙註蓋從來訓義有反覆用之者如以臭爲香亂爲治擾爲安苦爲快則湍爲縈水何妨兩義並存獨磯水激石也余按說文云大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蓋其字從石非從水卽正韻亦引孟子是不可磯也石激水曰磯解者不驗朱子剗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言水激於石也何如仍古訓之爲安嘗閱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說文好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卽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解余謂說文止作弞解云笑不壞顏曰弞故朱子渾用其意曰微笑也此最集註鈔處豈容議獨不競不絿絿急也出毛傳杜註左亦然而以爲緩余按說文云絿急也廣韻云急引卽他字書亦云通作逑逑急迫也此則義竟違反不能爲詩集傳曲護矣

郊關

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囿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郊已明趙氏註郊說得遼濶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

都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穀鄐傳白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証孟子少違講義皆能辨之余直取毛萇詩傳下邑曰都欲以易此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

有采地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發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其擅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駁易經文傳文

三危羽山

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司馬彪志亦然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闕亦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一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舜殛鯀於此以變東夷即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於此以變西戎即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蔽厥辜已乎

天覆地載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阯二地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缺有閒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慎即肅愼爲周北土詹桓伯與燕遠言蓋在今燕之東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營州交阯秦象郡地漢武分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侈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開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嚳本紀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康

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抑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嘅歎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經之言殆謂是與

微仲

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既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蚤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即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illegible]

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循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况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謚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啟子其謚二啟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裒千里蒞少閒上斷無兄弟並封於一國之理其謚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庶之上而命之氏字老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酉庚昨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啟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如得一顆珠船矣

虞仲

先正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吾吳人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大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洞徹無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夷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荊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游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考及此

鄹人之子

鄹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常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大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欻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

桓公廟有敧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
事有洛時縱來不知禮之謂亦不必毅然立辨曰是
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辨語余云爾因
并議之

去魯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絕語何故用此
肋祭反含未及脫所着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
悻乎與拔緇弱異乎且如集註云云仍是爲肉爲無
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爲
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
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疏在君相
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
上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
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縱在
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已不
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
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毅報燕王尚云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
以無罪註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
稱己也史記世家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云云觀此似孔子
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趙汸燔肉不至我儻然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師已則
從而解之孔子有不欲直荅者故但曰吾歌可夫子
歎而下猶可以情測云

主司城貞子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
安知此司城非即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譏故歸於宋
余曰此最先儒苦心釋經處蓋史記孔子世家於適
衛事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主蘧
伯玉家二書曰入主蘧伯玉家正以顏蘧皆衛之士
大夫故書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
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
於衛主顏讎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論姓
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
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繫重
於析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寶曰臣云
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
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
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
也且惟宮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
司寇以齊閒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宇內
凡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
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
家子孫之手故能年月紀由小而少由壯而老而

卒歷歷如此縱小有牴牾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芋尹陳亦有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為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不曰陳孫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謂諸侯以地名之義

西子子都

西子美婦人未詳何所惟劉昭注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為男或女杜氏註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為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

舅犯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文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為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舅祖汾隅者僅九十里按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為祠廟祭賽最盛非同他志乘之傅會者

費惠公

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為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郯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為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為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憶少讀黃蘊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盛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噫君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歎息以為莫可易焉集註費邑之君邑字誤

曹交

曹君之弟

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為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更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為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離

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復在中山載世家列傳者斑斑也安知曹咸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文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注王白田說久矣之

白圭周人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克一作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欲若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岐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鄴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辭之倨蹇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文侯答問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最爲好古漢孝文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竇公年當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類是余笑而不敢應云

公孫衍張儀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自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晉今之華陰縣也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己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公孫衍生長時尚爲魏故爲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者魏人又奚疑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市朝

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蘋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卜市于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于朝者苟撻人于

朝則隋文帝之於殿廷打人高熲柳彧諫以爲殿廷非決罰之地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爲寧殺毋辱曾謂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嘗君傳馮驩先言朝趨市者又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孟子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曲防

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鯀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專封國邑

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鄰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穿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喪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塟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告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命與觀又同其爲死亡其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及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來弟少耳無不書其名之辭抄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與箸王在內解自勝

於陵

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須于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即其冢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淩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丘縣淯河是計於陵仲

子家雖其好所居幾二百里矣

麥丘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盖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出劉向新序意或以爲寓言及讀酈注汶水條云萊蕪谷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故謂麥丘乃知眞有其地則亦眞有其人矣而鄭氏却辨麥丘邑公谷在齊不在魯益訛者之謬耳余謂劉向首言桓公田至於麥丘今萊蕪縣正齊魯二國之境彼桓氏好獵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況桓公霸王越境而田其孰禁之遇此者乃必于此辨泥矣

互鄉

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事關朝廷名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雖伯厚語恐未足憑

子華使齊

自守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言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意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衆多耳獨怪孟子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冉求公西赤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矣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因憶宋尹和靖一事尹和靖日有令先明往或問之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使是平日開始諭父母於道一段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赤亦將何辭

魯爲宗國

集法言官[illegible]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illegible]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上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大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illegible]晉滕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illegible]以魯爲宗國滕文公自[illegible]所謂吾宗國魯先君[illegible]集註以爲魯[illegible]周公爲長兄弟宗之余以猶不[illegible]周公[illegible]也之文所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文王[illegible]第五人耶觀此不待言也[illegible]

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其得其肯
矣

爲魯司寇

孔子爲魯司寇司寇衆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有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衆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足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左傳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

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蓋原非衆卿孔子生平官爵宜昭揭爲世余故贅言之如此

適周

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乃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

公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去惟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大千七百〇九日〇七刻五月宿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亡時合朔交之二十六日三十八刻入食限）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歷法而後爲是定論云

廬於墓上

惟子貢廬於墓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余謂總不若孟子築室於場佳築室處在今孔墓之右十數步戶東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石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或云家作塚此家字與貫曰以時習禮其家合）

登太山

亡友趙石寅誦其亡友蕭之章與元一絕句云天下不付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何如余爲神往若久之石寅與元俱萊州掖縣人

觀海

韓昌黎潮州詩云有海無天地酈注膠水條云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竊以詩文道海者至上數語恐無復人有措手處

濟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

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箭史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

淮

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嘗窮歷之因怪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

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渭自鳥鼠同穴引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真堪噴飯此非酈注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殆如今童子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為新曾何當於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急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於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

哉止統為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邑姜

邑姜為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即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過而忘歸識如非齊王后之所洗者晉方為晉人定刻南向此子為母廢者也宋封以聖母于此以汾東王祀典之譌翻自明洪武四年詔書天下山川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為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官不學如此余從弟閻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作謀謝

雨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詞下云惟聖母之發祥分帝宇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今其神實之可知吾得一典禮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為多事强知星宿

丘隅

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丘阿作曲下文丘側作旁者一例正合集註忽云丘隅岑蔚之處說文解丘為土之高岑為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

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丘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迴出前代數倍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置郵

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

闕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驛也尤非師古黃霸列傳郵亭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驛字下曰驛傳遞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耳

吳越

集註吳蠻夷之國也越蠻夷國名一指景公益與為昏言一指非類而妄殺人言訓詁非沒下者

黃泉

黃泉濁水也不如杜氏左傳註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用應劭推從下上出者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沈泉與地中之泉曰黃泉正一例亦作濁水解似與泉源大也義少隔

丹朱

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為諸侯丹淵雖有從汧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丹陽耳丹朱貍姓在周為傅氏見國語

三苗

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獨闕其所在惟張守節以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為左彭蠡在東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岐周

岐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本趙註孫氏無疏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以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所

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海隅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說者謂史稱蜚廉善走當武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足漏網竄伏海隅以為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于窮無復之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足證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所東莞縣今屬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大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

東蒙

東蒙山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覺論語與書詩迷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歲過其下土人承謬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舉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謂其爲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明堂趙註

明堂趙氏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註以漢時遺址尚在易去齊侵地而得有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抄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康叔封亦於泰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闕

大宰或吳或宋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开官氏之女時後去曾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大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邦檀弓吳夫差使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慎氏之楛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嘆聆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

寧以為問屬矣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字集
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四書釋地續終

男 詠

詡 懋

議 碁

孫男 學巽

學林

學丹

學機

學樹

學璿

學麟

學柟 仝較

四書釋地又續

余既成釋地續八十條問釋及人以地非人不傳也茲作釋地又續一百六十二條遂因人而及物矣或有請於余曰奈與集註異何余笑曰異集註則不利於場屋吾老矣著書冀以垂後豈必同於應考諸生攢眉終日夜拘傅註摹語氣以投頭腦冬烘者之心目哉事有大不可解者朱子註孟子一曰記者之誤再曰或有誤字此正孟子忠臣朱子可以正孟子而讀集註者不許其正朱子此何說也後人之見固萬不逮夫朱子而朱子之見抑豈真高出乎孟子耶謂兩說處若以紂為兄之子

且以為君啓比干並舉乃古人文章連類而及之之常舉周之妻亦然孟子曷嘗誤會續二編微窺及大其語于簡端以待後之君子太原閻若璩

目

閭里 闕黨
腐石 齊魯風俗
宋人 河東河內
東齊西秦南楚 杞
有宋存 宗廟會同
徑逃之門 盆
皐陶 外丙仲壬

甯武子　襄
孟施舍　淳于髡
奄飛廉　大夫僎
江漢　羽山
畢郢　四海
中國夸狄　放勳
緩蓋湯名　散宜生
師尹　君陳
石門　吳孟子
子程子　閔子騫
匡章　戮盈之

莊暴　瞽瞍象
瞽瞍底豫　爲王留行者
蒯聵輒　泰伯
列之野　不敎子
吾有所受之　懷寶迷邦二段
五十而頁三句　顏淵季路侍
命尹子文　子羽公孫揮
顏回　宰我
冉有　子游
顏讎由　申詳
史魚　告子

百姓　少艾
武丁至紂　武王末受命
弟子蓋三千焉　陳蔡臣服於楚
少正卯　曾點鼓瑟
曾晳荷門而歌　秦楚之路
淳于髡前章　孟懿子之兄
孟獻子樂賢大夫　蕪毛
王子母死　秦誓
凱風　蒲盈
搖地汪海　麋鹿
狐貉　熊掌

黃鳥白鳥　蹤
杠　鹽
柝　伯成子高
太公　老子
曾子易簀　伯夸柳下惠
墨翟　非周
號曰三晉　都大梁
少梁　與楚將昭陽戰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齊擊魏破其軍
固而近於費　遂人謂顓臾
句繹　邾與魯鬨

堯喪	居廬
獻陵之對	桐湯墓所在
文王之囿	都
曾子言曰	紾招
夔夔	蹙頞脅肩
歸如字	辭違
專對	往遷於豳
諸侯會者八百	公劉七月
禹貢	旱麓
周南召南	秦誓
慶以地	載書
遇禮	拜下
子思稽首再拜	執玉高卑
南蠻鴃舌	法度
御法	此語必有所受
魯地七百里	召陵
戎狄是膺	遣喪之禮
入蜡	公儀子
瘍醫	程子爲講官
明道得於遺經	三里之城
有馬十乘	兩馬
有馬千駟	臨雍拜老

西伯善養老	王宮有學
庠序校皆鄉學	連諸侯三句
不得於言四句	墨之治喪
百里奚	說大人章
子貢問政章	見音現
皐陶爲士	臧武仲以防
生之者衆二句	陳其宗器
如會同	寬則得衆四句

四書釋地又續目錄

闕里

余向從元王氏句解家語本顏繇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證此書出於王肅以其有闕里字而及近讀北史宋板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曰顏由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乃是闕字非闕守不覺自失悔冤却子雍抑足證書雖私定增加猶能知孔子時斷無闕里之名不敢冒稱但曰教學於闕里云爾遂不覺大快嗟乎學須博書須善本又須參前後之所見以歸於一定學者慎無易由言爾

闕黨

吾友胡渭生朏明北上過余家陶陶者三永夕問余闕里吾既得聞命矣但闕黨顧寧人謂即闕里之別稱載日知錄方盛行于不可不撰一解焉余曰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為黨猶達巷黨人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居者斷居正所謂所過者化

窮石

或難余子向從金仁山謂窮石不知所在以意度當必近於夏都安邑方及代夏政今鄒汪河水條云平原鬲縣有鬲津河道元曰故有窮后國也現載之而子弗及非一大漏失與余曰否鄒汪有可從有不可從此則不可從者蓋左氏襄四年傳靡奔有鬲氏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是今平原縣顧氏曰今德平司馬彪曰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也然則此地當后相入歲寒浞殺羿靡奔時正為皋陶之孫有鬲氏國豈得羿舊國于此使非鬲君忠於夏安敢納夏之遺臣乎抑非鬲君與靡協力同心靡安能自其國遠收斟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乎善乎張宣公曰若靡者可謂忠之盛矣余則謂若鬲君者益可謂忠之盛矣亟須表著之以為萬世人臣之標準靡也鬲君也有仍與虞思及夒眾也皆大有功於祀夏配天後禹之績者也至窮石為國名非山名不在張掖又無問已

齊魯風俗

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頗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齗齗如孔子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

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云悉取于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尤具眼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

宋人

孫學買九歲時讀宋人揠苗助長笑問曰宋人若是其愚亦可概見乎余曰見莊列二書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者宋人也善爲不龜手之藥得百金不知有時用之以封者宋人也即曹商爲宋王使秦得車至多莊子試其同於舐痔往問富於齊國氏得其爲盜之言遂真爲盗以贓獲罪仍大詬謂爲罔已者宋之向氏也自曝於日顧其妻將以獻吾君邀重賞者宋之田夫也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鄰吾富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雖狙公籠衆狙以芧自以爲智三年爲其君成一葉園以爲巧陽里華子中年病忘取喻與至理相似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取喻於禍福相倚皆含有愚意至一則宋有蘭子再則宋有蘭子蘭妄也所謂蘭子以技妄遊者也何莫非宋人即謂宋多愚人也亦宜或曰莊列大抵寓言竊以人必貪財而後疑其盜必好色而後疑其淫況七篇又居然事實也耶

河東河內

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于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邊地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何以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絶長補短算耳然已比韓猶大比趙實小是以文侯武侯用之則爲天下彊惠王襄王用之則弱於天下國勢固在於主德哉

東齊西秦南楚

梁惠王自言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皆及戰爭事張儀說其孫哀王言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則謂地在所必爭正可參觀宋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竊謂談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即如隋煬帝汎龍舟幸借

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此豈詞人所易幾及

杞

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夷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卽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逮桓六年淳于公卽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幷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卽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趾宛然緣陵杜止註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盍杞當春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徵豈直衞人曰夏肄晉人曰夏餘而卽於夷禮也哉此句妙義解者都畧過

有宋存

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焉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余則皆孔子過篤者耳一時聞者駭而安焉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鰥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末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仲尼次春秋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爲辱已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余因有感黃楚望之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其言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苟有悟輒自以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者此誠願與天下士交勉之哉

續考得陳留雍丘縣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春秋而徙故入

春秋邑輒爲莒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曷不
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
難

宗廟會同

李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
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
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
之從天子而合咊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
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
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
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
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
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
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
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
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
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
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
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
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註相詔王禮
也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
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

見覲禮又於諸侯曷與乎想季氏偶因論語相維辟
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
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
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
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
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
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
介之大夫士耳抄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
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
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
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赤謙而願爲焉證據
皆貿然奇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
英者從而和之耶

端章甫即束帶立於朝願爲小相焉即可使與賓客
言也赤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
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非人也題已誤錯
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
用平禮也杜註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
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
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
相禮襄公周大夫豈爲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
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行送之門

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意者孟子其本鄒之昏禮乎學者當識此變通處

益

余釋地閒釋及人以人爲地之所生猶不離毋如益爲皐陶之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竝同不獨曹大家高誘鄭康成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闕金仁山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皐陶不祀乎明非爲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彊盛日蠶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皐陶盡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于皐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皐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爲其胤子封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余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蓋子不可以竝父後代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及三命踰父兄非禮也之說皆緣於此此係經典中一大節目根證章章而宋儒傳註悉畧之矣

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詢是但謂未必使爲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居商卽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爲之舜卽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爲一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巳久無火官（三代下惟漢武帝置別火令丞中興省百官職官志無）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辰正高辛世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也其職與政必與聖人調燮微權並

寓於此觀一藏冰啓冰閒尚足和四時而免夭札況火為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如乎噫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缺欽知擇水烹不擇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人皆知堯有婿不知舜亦有婿舜謂栢翳曰咨爾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言玉女者美言之君子於玉比德焉豈他庶姓女所可稱是益為舜婿皐陶與舜為婚姻此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

皐陶

舜五臣之中禹為最稷契次之皐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品第也或問孟子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上文無皐陶茲特補出一似惟皐陶始足以配禹者何與余曰顏麟士有云獨皐陶竝列者亦大槪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竝稱而順口因之或又問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且以道統屬皐陶益明非皐陶不足以配禹矣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叙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卽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庳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妙哉論也豈惟禹皐竝稱五臣中有以禹稷竝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是也請竊如熙甫之論申之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禹皐陶竝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竝稱者專辭也恒辭專辭所謂言固各有當與

余昔往來洪洞縣見道有豐碑曰皐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為然蓋帝王世紀云皐

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皇覽云皐陶冢在廬江六縣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安豐今廢入壽州爲安豐鄉葬固於所封國唐宗室世系表皐陶上溯自顓頊下訖數十代皆於洪洞了不相涉不知何緣誤至此爲正於此

後漢書楊賜傳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北史高允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此等議論與於是有刑官無後之說蓋不知益爲其子者也苟知之益後有天下何莫非皐陶後有天下然亦至秦莊襄王而止嚴華谷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余亦曰秦政立而皐陶庭堅之祀眞斬矣此尤爲哀哉

外丙仲壬

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異說後益聚訟爭要程說亦本書序壽傳朱子曰二書皆後人所撰者豈可憑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見史記梁孝王世家又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此殷周之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箕子文王子有言來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旣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復起亦當從此說

甯武子

甯武子俞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攷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于向至三年俞始盟宛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則謂春秋父子竝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爭以指實之余請質以事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黶如魯乞師次子鍼爲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文上變爲公族大夫考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後二年悼公即位事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雖發卒猶得謚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竝時復何疑于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俞已歷仕大夫値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

三年俞繼父正卿備罹艱險故曰則愚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㦲先文後㦲其次第固不紊矣

襄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曰以擊磬爲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註本家語云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非爾

孟施舍

四書辨疑曰集註孟姓舍名施發語聲也此本因舍豈能爲必勝哉單稱舍字故以施爲發語聲然於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爲發語聲不成語矣意舍字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爾余謂集註亦同趙註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嘗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淳于髡

淳于髡齊之辯士集註云爾似不若太史公次淳于髡傳於孟子後荀卿前曰淳于髡齊人也又次于滑稽傳之首樂人優孟前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壻人之賤如疣贅者也其各敘址貫處便見史記之微旨余謂總不若刪見於孟荀者存冠諸滑稽者蓋髡者俳優之流也觀其與孟子曰賢者無益人國發坑之禍基於此矣豈待始皇三十四五年哉

奄飛廉

有童子從其師師令之誦王文恪周公兼夷狄文者余入其塾特前問曰猛獸指上虎豹犀象而夷狄將何指余曰卽文恪所指若奄若飛廉者是秦本紀中衍之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實生蜚廉又前言栢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飛廉非夷狄耶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後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竝叛則正爲一類安國傳晩出然言成王遷奄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亦夷也王文信爲有徵林次崖謂五十國中必有夷狄邪璦山謂非獨奄飛廉又有夷狄者皆臆說

大夫僎

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僎本家臣薦之方竝爲大夫之說或訝爲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子亢曰妻與宰宰卽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乎更徵之

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舉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見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雖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或曰然則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迥不作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

江漢

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肯草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所不到者悉載於此其江漢曰江出岷漢出嶓冢皆在梁州之域漢至大別入於江二水合爲一則總名江漢故禹貢荊州曰江漢朝宗於海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蓋源異而流同實一水也曾子稱江漢亦指合流者言之下故以秋陽

對於此益信我友釋中庸之華嶽以河海對者斷爲二山致確蓋各以奇偶相對爾書纂言曰漢水源遠流大可並于江兩相匹敵與他小水入大水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又曰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經不以漢附于江而混其入海之實故于實于江然言入海而同爲瀆也

羽山

羽山曰書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卽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齊乘蓬萊縣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卽羽山縣志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畢郢

畢郢曰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周文王墓在焉武王墓在焉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史稱畢在鎬東南杜中地近終南韓愈南山詩前尋徑

杜塋坌蔽畢原陌是在渭水北之畢原則名畢陌秦惠文王陵存焉悼武王陵亦在焉隔僅一里元和郡國圖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謂之畢陌漢氏諸陵在其上故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是至文王庶子高所封畢左氏註云在長安縣西北是畢郢通典云在咸陽縣是畢陌兩杜氏之言吾從預

四海

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益稷州十有二外皆卽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爲限說苑辨物篇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舊詁直以海爲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覺欣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過密八音是却少有宜從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解者最多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卽天下宇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義當如朱子所云此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礙彼者斯得之

中國夷狄

中國夷狄曰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上莅中國而撫四夷孟子下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左氏成七年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昭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以上經傳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卽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卽要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夷輒以爲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夷安肯爲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舟車人力等語流放竄殛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投諸四裔耶

放勳

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朱子祗緣僞古文重華協於帝

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勲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既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并解非堯之號矣是謂以僞亂眞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曰就重華而敶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遌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集註云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屈子因以爲舜號也乎

履蓋湯名

履殷湯名孔安國論語註也朱子易殷爲蓋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不應於此而復名履故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既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豈非一人而有二名乎蓋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處問錫嘉名又殷之文且告天自稱名播衆呼其名豈尚復有可疑乎哉

散宜生

散氏宜生名集註本易孫疏姓作氏最是亦與書孔傳合但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當以散宜爲氏不惟此也孔子弟子若卜商若陳亢若端木賜若言偃若顏回若仲由若顓孫師若宓不齊若冉雍若公西赤若中根若冉耕若澹臺滅明若巫馬期若琴牢若高柴非弟子者若鬭穀於菟若微生高若公明賈若微生畝上一字或二字皆氏也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今集註云云是以女子之所生冠諸男子之首矣

師尹

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爲何人而其姓實曰姞故都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爲姞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余謂上爲氏下爲姓猶之齊姜云爾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夾漈譏史記莫辨姓與氏竊恐詩集傳亦爾

君陳

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不知出何篇魏晉間晚出書竄入於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且勿論秖怪鄭康成禮記註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引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註明確至此奈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槩從抹煞此與不知益爲皐陶之子者何異

石門

蔡邕傳釋誨曰石門守晨章懷太子賢引論語鄭康成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惟漢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其所在若宋儒第云地名

而已竊以此等事跡斷宜遵古若義理人心同然後有勝前處錢牧齋盡掃而歸之漢過矣

吳孟子

少讀陳大士君取於吳爲同姓二句文云人主之命有所行亦有所不行曰必無敢爲顯言之攻此命之必行者也曰必無敢爲微言之刺此命之必不行者也於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之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冠吳於孟子之上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疏禮坊記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乃知陳大士文本此予尤愛疏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云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娶宋女夫人子氏至自宋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加以死但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日不出自昭公口決矣

子程子

或傳常熟鉦公與人論學口讀書甚不敢言只童而習之之四書四書而又大學大學又開卷之第一二行子程子曰四字旣程子矣而又子之且程子明道乎伊川乎何不明標出此四字已不能解矣人多莫能應余曾代應之曰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子沈子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註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朱子自以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著書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曰伊川後來直見其兄弟學術之同言辭之合盡去明道伊川字面總一程子曰迨今讀近思錄者可知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其他莫如論孟語出伊川先生而集註則渾然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耳於答是也何有

閔子騫

湛園未定稾曰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稱矣

匡章

觀麟上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却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按戰國策齊宣

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

戴盈之

孫學巽讀集註盈之亦宋大夫也來質盈之似是前戴不勝之字勝音升名與字正以相反知爲一人余檢孫奭疏宛同賞其能言又今茲杜註左氏云今茲此歲集註亦畧

莊暴

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集莊暴齊臣名禮也莊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註亦畧余最賞宋陳善曰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通人之言也蓋孟子曾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齊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卽齊音敖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耶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耶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大抵詩書無口寃直難明後人多爲先儒成說所壓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尋聖賢微文奧義於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爲後人見耳悲夫旋檢郝氏孟子解亦曰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卽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

瞽瞍象

孟子或問著於淳熙丁酉後以不復釐正遂不得與學庸竝傳其實有勝集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惡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巳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巳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辯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朔巳孟子則

辯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爲之
誣未有不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
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
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於戲矣人
國習而不察耳父母使舜完廪七十九字疑爲古舜典之文詳尚書古文疏證

瞽瞍底豫

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者實之非也余
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
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
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
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
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
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
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
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幷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
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
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之概未
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
於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
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余特標而出之以與上
條瞽瞍象參觀焉

爲王留行者

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人可畧
作七篇時遂從而畧之止曰客而章中熟有妙義未
經拈出蓋嘗讀朱子跪坐拜說曰儀禮禮記老子所
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
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
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
遑啓居傳當作箋云啓跪也爾雅妥爲安坐疏云安定
之坐也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
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
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恍悟趙氏註於坐而
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
言留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
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而孟子文字
亦於前後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
立自見此文章家草蛇灰線之法趙氏註則於勿敢
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
坐字張本漢註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復檢郝氏
解亦曰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蒯聵輒

黃松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衛之亂所謂
以淫始以兵終非乎聵不子而負故惡於前輒不子
而拒大惡於後聵與輒兩不仁厥罪惟均而君子尤

重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朝召而叉殺與歌瞶之欲刃其母動於恥也動於恥則猶有母存焉簡子送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昏於利也昏於利則是終無父也猶有母者瞶終無父者輒繇是觀之兩人之獄定矣君子而不忍為瞶也忍為輒乎癸卯交木公於宋師會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泰伯

集註莫不善於大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乎若臣丘說者近夫已氏尤加傅會殊可痛疾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尚論編删竄本出以正之曰辭取之際惟聖人者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顔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爲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大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耳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乎此大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卽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夷之終不復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崇其父子之情而濫謂其全君臣之義夫翦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子乃曰至德乎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所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則之野

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爲婦若如宋周密明楊慎劉士則之爲句以與末其爲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於豐

不教子

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

一輩子言矣西安葉秉敬全章文得之

吾有所受之

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纓申於三原王端毅公實勝集註讀昭元年傳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悅悟父兄百官兩引古後截然而止不復措一辭尤有餘味文法何其與左氏類也

懷寶迷邦二段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非孔子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蓋讀史記留侯世家而悟出世家云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七曰字皆子房自爲問答語於漢王無涉又云且天下游士至陛下事去矣一段亦是子房直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兗與論語文法同

五十而貢三句

古人書有蒙上文下文不復詳者法莫著於禹貢如兗州貢道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文青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下文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菏（此從說文不作河）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菏不復言者蒙上文也此古人省言之體也又有下文點明上文且渾然者法莫著於豳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然勿遽露直至牀下句方點出既見倒插之奇又省卻上三蟋蟀字而又一省言之體也今日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句各宜有畝字只末用一畝字以總承上明從毛詩得來孟子文法等閒拈出矣

顏淵季路侍

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褒鉞云

令尹子文

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于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此二十八年間有二已二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於楚莊王手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耳大全辯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不信論語眞顛倒見矣

子羽公孫揮

憶王源崑繩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也又有羽氏雖穆公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羽爲公孫揮他若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見襄九年傳者皆穆公之孫故稱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爲某公之孫不可考乎余曰杜元凱以公孫揮爲雜人見世族譜因笑公孫揮辨於四國大夫之族姓而不能俾已之族姓流傳於後亦一異

顏回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如王肅注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爲設事之辭豈不笑滚了人

宰我

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夸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辯正引闞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殁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出云

冉有

冉有以哀公三年己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荊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責輕故可暫捨師門誼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蓋後代文人學者所畧能髣髴而年纔如許異哉

子游

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亦多譏評又以吉會兹列其是言而非會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矣卽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譌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兹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豪傑之士矣

顔讎由

顔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

申詳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達爲婚姻曾西卽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爲孫者非公明儀見檀弓註子張弟子見祭義註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疑高與儀爲昆弟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之倫承上文子路子張澹臺子羽子夏子貢言而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則爲子夏之弟子可知

史魚

襄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黽史皆官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衛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註云官名余嘗愛仲尼論史鰌曰直能曲於人猶吳公子札論樂曰曲而有直體併鈔

告子

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於公孫丑篇此釐革之未盡者也

百姓

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腳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卽檀弓方喪三年耳豈如蔡傳之云云者哉

少艾

炳燭齋隨筆曰慕少艾以艾爲美好集註雖本趙氏殊若不甚確蓋古人呼男色爲艾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以予工

乃與幼艾此數艾字正可解孟子少艾之義艾訓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建信君男色各不同

武丁至紂

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六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幷兄弟於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集註實誤

武王末受命

武王末受命末猶老也說者遂眞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辯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爲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弟子蓋三千焉

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嘗舉此段以示友人曰此古今學問大關鍵處朱子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八字自弟子蓋三千起載論語序說中不知太史公重提敎教法正爲下通六藝者張本刪之殊失其意友人請故余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大卜職於大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易翟修春秋始合所刪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若以六藝與周官同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集註弟子章於文云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屬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精矣備矣

陳蔡臣服於楚

論語序說如蔡及葉朱子注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金仁山謂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兼蔡又兩屬於吳考圍孔子乃哀公六年壬子事先是元年楚子圍蔡蔡叛楚卽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是三年蔡放其大夫于吳四年蔡昭侯將如吳爲公孫翩所弑公孫辰出奔吳幷不見屬於楚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卒軍中止陳屬楚前編之辯核矣而猶未精也

少正卯

少正卯之誅朱子素極辯其無而論語序說猶載此又蓮華之未盡者也陳幾亭曰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其宿昔奸雄素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曾點鼓瑟

陳幾亭曰某每怪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揮大是異事後世訖無疑其故者何故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當點承夫子爾何如之問口已罷歌手亦停揮但微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黏下文史稱劉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劉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爲千百載來異人豈知聖門已有其人

曾晳倚門而歌

已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採入集註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石室陳普極其辯駁猶未及此因聊爲補之云爾

秦楚之路

孟子此章次於牛山章無或乎齊王章之後似是在齊一時所言齊都臨淄距秦西都咸陽路二千里而遥楚南都郢路二千里而近故皆曰遠也他若朝秦楚以其大國言莅秦楚以其彊國言秦楚搆兵以所阨之時局言夫言固各有當也

淳于髡前章

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秪因惠王延禮始至其時又未嘗仕量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於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

孟懿子之兄

集註南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此不過以昭七年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云敬叔在懿子之上故然下文又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亦未見其定爲兄且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卯人註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而已二子或生於昭十二年師仲尼學禮時年十三歲南容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其賢而朝者當人

孟獻子魯賢大夫

余讀左氏至宣八年東門襄仲卒而歎魯自是以後政歸三桓矣周公其遂衰乎故宣十八年歸父謀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宣伯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季則文子行父實爲權姦之首不待其子武子宿始專國政如註所云孟則獻子蔑與季共事者三十四年亦不得如註所稱爲魯之賢大夫此春秋之義也大凡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除操國柄自古篡竊之臣皆階此以濟若二子者非其人乎且大學之取人之言也于楚及王孫圉于晉及狐偃其引畜馬乘八言也猶之乎前志也豈眞謂其人能知乎天下之大道哉縱知之亦行與言違矣彼盖實斂君之政而擅於己已不有聚斂之臣實盜國之利而均於私家家不有盜臣將見家曰還國曰削爲君者其何以堪余著此論自覺頗取駭世聽然誅姦諛於既死辨叛逆之最早以爲臣子之大防者豈獲已哉豈獲已哉論語四孟莊子及其賢孟子因有友五人稱爲賢尚可

燕毛

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卻爲世所口實顧麟士曰盖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頒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亦非素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毛一本作氂此以經解經第一義也朱子博極羣書猶未及此向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心廣體胖鄭註胖猶大也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

多混爲一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遯易註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聽其言也厲鄭註厲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方與上溫義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自作孽不可活書作逭逭猶緩也亦從不聞有此解何如仍鄭註逭逃也本爾雅說文古人下字不嫌重複後代必以有淺深虛實之別者鑿也如辭亦說也集註辭者說之詳然則說者辭之畧可知上節放淫辭是放說之詳者邪說者不得作僻辭之畧者不得作而已其可通乎或曰大儒間出著書明道其小小訓釋可以自我作古譬之天子考文一般余曰亦有别焉援當漢光武朝以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并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奏上以爲可此一考文也唐開元十三年敕曰朕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惟頗一字於韻不協宜改作陂蓋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亟須刊正以免魯魚此又考文也然則宜何從

王子母死

以經解經莫合于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以解王子爲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爲制練冠麻（集註脫此字）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至宋刪入集註遂爲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請自製序文具有冠履倒置之歎推其失集註實不能辭余嘗欲請於朝爲早加刊正者此類是也或曰子攻擊子業兢兢焉惟集註之是遵毋乃戾與何獨著書不爾余曰今用之吾從周又言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經生家遵註說也若吾輩窮聖人經旨當博考焉精擇焉不必規規然於一先生之言則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等法在聖人當日蓋亦兹行不悖者且註爲集註傳爲集傳大儒原不敢以一己之說盡經也故名曰集但所集之時說有不備所集之見容有未定豈無望于後之人乎故每欲重整頓易本義易簀前三日手自更定誠意章其不自滿假如此奈何今之學者猶苦以舉業之見施之窮經朱子有靈吾恐未必以之爲知言也矣善乎司馬文正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虞集言早歲從吳文正公學清河元公復初爲行省掾談諸經要義甚悉以關洛以來之說答明日復初告吳公曰伯生經學殆未博也某始聞之不以爲然繼取古今百氏傳註之說旁午錯綜而究觀之然後知不能博通於彼而遽以爲有得於此者非愚則妄是則復初教我也此皆吾輩窮經之說也

秦誓

秦誓篇史繫於封殽尸為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崤還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析衷但云二書各不同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考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晉之南境從秦嚮鄭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嶔崟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卽古之殽道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阸馮異謂之殽底孔穎達謂之崤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穀梁子曰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余則曰秦穆公之遂霸西戎自殽之敗悔過始也曷為乎悔過遂霸也蓋悔過是人生第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必悔始克自彊自彊矣大足以王小亦不失乎霸觀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余向著論一篇論天子之悔過者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者衛叡聖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

凱風

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為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詩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為聖人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乎

溝洫

溝洫曰閒水道也止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以當河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止二句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如是而已（賈讓奏大川無防小水得入）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饑也上世純以民事為主豈若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

極地徑海

歲朝獨坐偶抽架上書得朱子語類禹貢曰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是甚治水如此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不覺觸悟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所謂下面之水盡殺也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爲當日治水方略等閒爲孟子拈出今人治水有與此三言相反兩漢平當呂經明禹貢使行河王景通修汴渠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今之治水者只宜勘其熟讀孟子耳

麋鹿

余釋地既釋及人矣宜亦間釋及物蓋物亦地之所生也如大曰鴻小曰鴈出毛傳說文因而例之曰大曰麋小曰鹿註云麋鹿之大者似不可說文麋鹿之屬耳其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麋一本作麇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謂麋大於鹿此亦訓詁之未精者

狐貉

狐性好疑貉性好睡皆穴獸也毛深厚溫滑皆可爲裘說者必以一之曰于貉謂自爲裘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共尊者孔穎達遂有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故服以居不知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非禮之製而聖人盛言之耶讀書不深說多泥獨狐貉之厚以居滿洪元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蓆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

熊掌

熊掌即左傳之熊蹯也或疑掌從手蹯從足在人有別獸何以相同余按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疏引說文云蹯掌也釋鳥鳧鴈醜其足蹼鳥鵲醜其掌[illegible]疏云掌亦足也可知其相通也既思字書掌指本也手有指足亦有指故其本皆可曰掌

黃鳥白鳥

緜蠻黃鳥毛傳緜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當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白鳥翯翯毛傳翯翯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五臣文選註嚯嚯白貌終當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澤曰翯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相傳之訓詁者也至宵爾索綯爾雅綯絞也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謂糾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詩集傳忽云索絞也綯索也文義違

反一至此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安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或曰然則立學官課士子爲何余曰此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意也宋神宗告王安石曰談經者人人殊將何以一道德神宗之意是也但不當以安石之三經穿鑿誣天下朱子出理醇義正自足以壓折之且人尤能重其言第開科有濡失處豈容習爲固然余嘗概唐自義疏行舉天下惟主一說無復漢人之宏博有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之陋建宋慶歷間劉原父敞七經小傳作而經始一變宋大儒傳註淳祐一詔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以攻制義祗蹈虛不蹤實陋尤不可勝言逮成弘間楊文懿公守陳自以所見立說務求其是故五經四書私抄成而經又一變是二公者誠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

蹝

蹝草履也本趙岐註其實止解屣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又屣亦草履

杠

杠方橋也又非本趙註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者置衆石水中以爲渡若從木則衡木以度矣且徒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哉余嘗謂居居究究爾雅具有明訓雖不必盡出子夏實要遠有所承而朱子不信

趙岐複壁中作訓詁多不暇按之書籍如蹝草履也之類而朱子却信

盤

盤沐浴之盤也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或爲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異與所必須此與銘不合所以雅愛鄭康成內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注槃承盥器也直取以易集註

柝

何焯屺瞻曰集註柝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氏註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余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陸德明左傳釋文柝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作㯷一作榛夜行所擊者恐亦本是行夜

伯成子高

楊子爲我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於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一段方合向謂禽子以餘力爲之者正指此不惟此也伯子不衣冠而處是說苑而非家語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淮南子而非莊周不對而出謁寗喜而爲嗇穡農家者流寓班固而爲史遷獨任管仲四

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四十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後定公十三年適𧴩當作十四年適衛此初至衛也哀公之十年自楚反衛當作六年此終至衛也凡皆集註之宜釐正者

太公

集註分析姓與氏莫確於太公一條曰太公姜姓呂氏名尚而齊宣王不曰姓嬀氏乃曰姓田氏何與豈眞如太史公書混姓氏而爲一者耶史稱禹姒姓契子姓棄姬姓栢翳賜姓嬴皆是又曰禹之後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用國爲姓故有邑氏男氏殺氏來氏徐氏郯氏等又認氏作姓既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頗是又曰非子以造父之寵蒙趙城姓趙氏却非蓋終不了了然然較北宮黝以下盆成括以上或複氏或單氏盡註作姓者猶差勝耳

老子

陳幾亭曰使孔子與佛相晤佛必不滿孔子孔子必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晤老子虛懷求教老子頗加譏訕聖人歎以猶龍使晤釋迦達摩之倫見其虛曠玅明嘉賞必又在猶龍之上後人見孔子歎服老子而釋氏廣大實又過之遂疑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道同者未至之人必服至人顏孟服孔是也道不同者大能服小小不能服大老子不能服孔子者也非過之也孔子能服老子者也非不及之也仁人以大事小亦此意余謂卽以詩人論甫能服白白不能服甫也

曾子易簀

陳幾亭曰改過眞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懈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曾子易簀只是臨死不憚改過此意甚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簀士生前可用猶之園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於正寢故當來未經而易之然則初用原未嘗過及關而卽易乃精義入神之學徹始徹終非但改過不解也觀其呼小子時自言戰戰兢兢直貫至死方獲蓮免若當時姑從曾元幾乎臨去一刻又有不免處惟不放過此刻存須保得無疆沒寧余謂此足正朱子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之說

伯夷柳下惠

鄒氏解曰處世自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若拒之使不可近則隘矣玩之爲不足數則不恭矣不爲隘故欲同天下於善不爲不恭故不忍棄天下于惡陳幾亭曰二聖人蓋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信哉

墨翟

或問墨子人方假之以孔子而孟子至比於禽獸得毋甚與余曰莊子稱其教曰死無服蓋以服則傷生而害事曰相率强不食而爲饑不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隳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動强不可用也又曰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是何言之悖也竊以大鳥獸苟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鳴號躑躅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今墨子教若此是禽獸之弗若矣吾固以孟子猶寬言之也

莊周

莊周史稱爲蒙人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今歸德府商邱縣南二十里有蒙城卽周之本邑朱子謂莊子自是楚人當時南方多異端者非周嘗爲蒙漆園吏括地志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冤句城在今曹州西南界内曹州春秋之曹國爲宋景公滅於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莊周故亦宋之官也不比苦縣屬陳老子生長時地尚楚未有陳滅於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二年孔子已卒況老聃乎史冠楚於苦縣上以老子爲楚人者非也

號曰三晉

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衰而吳彊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於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者戰國形勢由于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眞皆天下名言也

都大梁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迹而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使孟子必爲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于邊則一國之人心繫於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秦雖彊烏能以一口氣而吞安邑哉惟安邑旣去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于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圍大梁矣蘇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者不信然乎蓋始也不過偷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於魏號爲梁之日卽謂畢萬之後已滅不待徵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

少梁

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于少梁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梁國也當時魏全有河西之地故戰于此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龐涓兵毖夫蓋非惟不仁且不知甚矣

與楚將昭陽戰

事有承譌歷五百載莫辨辨之實自今日始者南辱於楚是也南辱於楚事本不可考秪宜闕疑雖孫奭疏亦然奈何以楚世家懷王六年戊戌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卽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王事豈容出自惠王口或曰綱目通鑑竝以襄之年併於惠之下爲其後所改年然孟子適梁與王問答的在乙酉王豈容預及十三年後事集註譌至於此或曰事具戰國策廿殺曰梁君身布冠而拘於秦蘇秦曰魏王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卽其辱之事也然而於楚復何與焉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卽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者非數獻也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竝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竝其地又卽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濟水李氏總認爲惠王誤亦與集註同嘗思秦新都咸陽與魏界高陵最密邇商鞅曰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不信然乎使魏當日常得吳起其人者守於此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齊擊魏破其軍

惠王三十年庚辰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孫臏傳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爾時魏雖未徙大梁要屬其一都會若韓之南陽走大梁者攻其所必救也龐涓與韓戰南梁南梁今汝州在大梁之西南六百里涓果舍之歸救大梁獨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可解會按輿圖窮日夜思之恍悟是相承傳寫之譌原本應是齊軍既已退而東矣退而東者誘敵之計也下文孫子謂田忌曰云云蓋聞涓之信卽商量退師於是從魏地第一日退爲十萬竈二日退五萬竈三日退爲三萬竈以見士卒之散亡略盡涓見之果大喜倍日幷行逐之又已入敵境矣臏

生阿鄄之間熟其山川形勝不待鄉導而知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縣鄄城今省入濮州卽州所理是地也兵法所謂無所往者也誘之於此始可萬弩齊集尤異者預刻其到期又自令其舉火行兵至此驚猶鬼神雖有飛鳥曾不能逃況龐涓哉通鑑亦知過而西之不可通也削此句削之誠是但以時正都安邑易大梁爲魏都不知齊與魏兩都相距幾二千里千里襲人希有得利者齊雖彊寧敢蹈之踰河度陘孤軍無繼臏之智又不肯出此以知與前桂陵之役仍皆大梁字面易魏都者不知兵者也回憶亡友陳祺芳于壽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余此條不識于讀書談兵亦有合乎否也

固而近於費

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武城余讀酈注沂水條云治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按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

遠人謂顓臾

徐文長極駁集註遠人謂顓臾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魯與邾世爲仇讐歲尋干戈疆界雖邇邈若山河此吳起所謂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耳

句繹

句繹有二一爲邾子地名見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經一爲小邾子地名見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傳

鄒與魯鬨

鄒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爲附庸以從霸主獎王室王命爲子是其爵次於魯者僅二等耳哀公七年魯貢八百乘之賦於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於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此鄒構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魯鬨之事哉

堯喪

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仰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之及而前編亦不引

居廬

馬貴與曰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最解待確考戰國二百四十五年間齊宣王欲短喪見孟子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見史記兩事而已

獻陵之對

胡三省註高祖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八里文德皇后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相距不甚遠當太宗登層觀以望后也原可妓見獻陵祇緣觀爲后作爲后登故魏徵譎諫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考此年十一月庚午葬后前一年十月庚寅葬高祖以三年之喪雖貴賤服論妻喪固未除而父喪亦未踰大祥孰爲輕重乎此微之對誠哉曹子桓所謂好語動人心也

桐湯墓所在

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似引鄭康成註書序語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至湯墓劉向博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亳薄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故宋大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冢在薄城中魏王泰又在偃師縣東兩說吾未敢以爲據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耳詳余尚書古文疏證卷第四

文王之囿

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詎容有囿至七十里任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囿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于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皆倏忽而成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一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其向來不甚做所以既不知文王之囿爲郇鄠閒又於詩靈臺不詳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號矣昔伊川程子親至五丈原曰兵自高地來可勝當時非此地殆不可據司馬懿所謂亮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者此僞言安軍心耳余嘗歎其確識夫耳

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魏侯斯言豈直爲西門豹治鄴已乎註經書者亦宜然矣

都

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只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足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語乎因思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樂毅傳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傳復齊七十餘城齊都邑衆多如是而孟子認得其大夫僅僅五人焉亦可謂寡交也矣

曾子言曰

毛傳直言曰言（說文所疏竝同）論難曰語穎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以知論語註兩改直爲自亦有本但宜註於寢不言之下不宜註於曾子言曰下註曾子言爲自言似孟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照顧之矣曾子以捷魯卿也徑告以君子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爲亦具見焉言之無不周徧如此

紾招

紾戾也本趙註其實戾當作捩音列拗也折也韻會引孟子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於捩字下招罥也亦本趙氏羈其足也則集註增出雖用周禮翨氏註然實支離不如用說文罥本作羂纚綰也余謂綰繫也蓋又從而繫縛之耳

夔夔

炳燭齋隨筆曰夔夔齋栗夔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竝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余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

蹙頞脅肩

折枝之即折腰也人皆知之然脩贄獨頞鼻莖（說文作莖）也作頞非頞則頞矣孫奭疏云民皆蹙其鼻頞而愁悶也且按史記蔡澤傳蹷齃齃即頞謂鼻蹙者也吳志諸葛恪傳折頞廣額分明頞與額異脅肩竦體本趙註來亦非按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當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脅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累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竝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即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

歸如字

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註竝云歸如字一作饋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之辭此於蒸豚女樂何涉而下此字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

康成註以物有所餽遺賈公彥釋此是將物與人也故羣天下童丱習之時皆讀作餽訓詁不精於此又可見云

辭達

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世皆不知辭達而已矣出於此李騰芳辭達而已矣文云彼千夫竝慮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其憂甚於廢食固屬名言而僉正希徑引入古文中亦僅見

專對

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專之大全辯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集註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爲上賓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啞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專擅也亦與上文達字闇合

徂還於豳

公劉徂還於豳史漢竝稱由避桀前編故繫於桀在位二十二年甲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溯夏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后稷不窋鞠三世卽下遡殷至紂立六百一十二年抑豈止慶節以下十世已乎大抵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其世系不可得詳矣噫國旣爾奈何家彊欲求詳余每遇人家子孫自述其先代祖考之事娓娓及察之頗有逗漏與之辨其子孫定合口去

諸侯會者八百

或問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卽所謂觀兵說也直至伊川程子出始辨其無大有功名敎亦卽張子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意耳何集註旣載張子曰復繼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語余曰此自出劉敬列傳八百諸侯皆曰可伐逐滅殷與本紀齊世家抵梧者朱子亦偶忘却誤引前後違反不顧集註之當早加刊正者又此類

公劉七月

自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金仁山倂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其說曰詩小序以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瞽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或者頗謂公劉時夏

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閒討無文物此公劉七月之詩
蓋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生民以
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耶當三聖後文意尤
爲盛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公劉詩下視商頌諸
作同一聲屬七月詩上視夏小正之屬與先合時做
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必待周召出而後始有如此
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
出後人手生民之詩述后稷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
今緜之詩述古公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
人之作也若公劉之詩極道國阜佩服物用里居之
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
名物周書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
如此之悉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曾無一語爲追述
意其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
人歌樂思其德乎雖亡爲豳舊詩固已何以
居二南前而居變亡詩皆采之當世而前
世之詩乎者不可混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
後猶卜那附於三頌之末也或因問於余曰何以一
編之雅而一編之風與余曰先儒固有成論矣公劉
言以敘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自不得編入于雅
矣余以公劉七月皆被引於孟子喜仁山合而論之
故如此

禹貢

宋張九成集余取其禹貢論有曰此一篇以爲史官
所紀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
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
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水之分派其所以弼
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畧加
刪潤敍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
其間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
言也自稱祗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
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
今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
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於辭語
之間當敍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
後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
豈能變移造化成此大功哉其因以發之然此書所
紀事亦衆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亦詳矣乃不畧
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
洪水芒芒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
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
上若人子具甘旨温凊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

心也名篇之意其在兹乎故不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彊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

旱麓

詩大雅旱麓之篇毛傳朱子集傳並云旱山名不指所在詩地理攷亦止及前地理志而未及後郡國志南鄭下引華陽國志曰有池水從旱山來酈注沔水條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即沱字也更按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悍山上有雲輒雨此即旱山之所由得名與然鄭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固已見及此

周南召南

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此論發自程大昌平生論多異此却正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相承以爲正風實雜有淫奔之詩若野有死麕雖有東遷以後或王風或齊風若何彼穠矣是此論發自王柏栢爲朱子三傳弟子却不苟同者竊以程氏人尚有從者而王氏則知之亦鮮噫要當俟諸百世後之聖耳

秦誓

秦誓上謂當作於郊次鄉師哭不當如史記作於封殺尸之時似足正其譌今長夏多暇繙閱秦紀愛張守節正義此一段抄絶補杜註左氏所不備杜于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但云王官郊晉地不指其所在正義云王官故城括地志實有二一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一在蒲州猗氏縣南二里皆爲秦伯取者上文時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城是余謂晉正都於絳絳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去猗氏密邇既取王官矣及郊猶哀十三年越伐吳先及郊之郊非晉之遠郊則近郊地可知晉人震恐皆城守不敢出秦可謂勝任而愉快矣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正義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大陽縣余謂此漢二縣名並今平陸縣渡河封殽中尸正義云自茅津南渡河也然出一南字尤妙因悟初濟河是自西而東及茅津濟河則自北而南按之輿圖宛然如覩當是時秦如入無人之地矣安得不遂霸西戎哉至左氏曰而還殆從陸路而還於其居雍城云

慶以地

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

地與上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卽取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豈若周惠王四年巡虢公守與之酒泉之邑而自損其封畧漢景帝連削楚趙膠西郡縣以入已而致激七國變者哉

載書

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註載書盟書也按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旱穭

鄭注溫水條曰交趾象林縣兩漢屬日南郡自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米不外散恒爲豐國此不待播而自繁播者也今之大黎安得遠生長於其地哉

拜下

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卽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強重以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焉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屨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之寒心哉

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二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賓未卽拜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初

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冪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辭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辭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粟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公彥疏主君雖辭賓

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疏者以此昔歸熙甫言人患宋史多某王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爲通人之言余於註疏亦云爾

子思稽首再拜

孫學糞問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曰此從未經拈出者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后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

執玉高卑

孫學糞讀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註疑何古驗而今不驗來問余取游氏桂解曲禮鄭氏解禮運二條以示之是子讀罷不覺悚然游氏曰古之觀人者於一揖顔一聽視一謦欬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鄭氏曰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隕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皆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距可指登降興俯獻酬揖讓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盛時禮教達於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於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得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世列國公侯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欒氏之宗郤錡乞師於魯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必亡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蓍龜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序穀梁者以爲左失之巫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於神怪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替矣惜哉

南蠻鴃舌

孫學糞令之讀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託來質書中曰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家生小童皆自然曉

曉晝夜滿耳意許行或是今永州一帶人故其聲如此苟居近楚都為今襄陽之人聲不至此余領之

法度

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晚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要二處不可同一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以權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並急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亦名法度師古注邢昺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驗之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此真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豈容不審此祇緣宋儒好精言性命視此等為粗迹於度字別作解余嘗讀隋經籍唐藝文志見漢以來經解詳於名物度數而宋藝文志則眇有存者蓋義理勝也又宋史儒林傳朮其援經徵實如唐儒學傳中人物者尤屬寥寥說者遂譬之圖畫宋以前畫多尚故事宋以後畫專取氣韻於是實體難工空摹易善人誰肯舍其所易而難是圖誠為古今學術技藝遷變之大關與

御法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朱子儀禮經傳目錄既詳禮亦略及射於樂云大樂遺聲其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彷彿又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此篇以補其闕至御法則云廢不可考矣余嘗歎鄭司農衆先當漢䖍能註保氏五馭名目出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後此恐名亦不復識時代使然也陳氏禮書曰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不知荀吳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尚以給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

此語必有所受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余謂要本紀明載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

丧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帝禹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如何云不可考蓋龜山史學不熟而朱子緣同時伯恭篤尚史記每力排之不覺亦忘而同龜山或曰史記果如是之足信乎余曰不足信固多若史記與孟子宽同者烏容有疑之之理

魯地七百里

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故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管仲尚不難自詡其先君以夸楚而作明堂位者彼何人哉宜其句摘出惜也採入集註顯與孟子悖

召陵

召陵故城在今開封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括地志云引齊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小顏小司馬竝云熊耳山在順陽縣北闕陽縣東山有兩峯狀若熊耳因名順陽唐武德二年置旋省入臨湍臨湍故城在南陽鄧州西北六十里余謂既非導洛自熊耳在盧氏縣者亦非積甲與熊耳山齊在宜陽縣者又非達摩所葬之熊耳在陝州者蓋別一熊耳山距召陵約六百餘里江漢楚之望也故望之召陵於楚齊之不大得志也以子文爲令尹城漢於楚晉之得大得志也以子玉爲令尹

戎狄是膺

詩孔疏曰魯當春秋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氏僖十二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

無魯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侵彼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二事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遭喪之禮

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卽聘禮所載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又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孔穎達疏號詳博亦未及此吾特爲補之云爾

八蜡

八蜡之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鄭註與蔡邕獨斷同余獨以昆蟲乃蜡辭中所祝者與草木一類耳當以繹文爲斷主先嗇先嗇一神也祭司嗇司嗇二神也祭百種百種三神也饗農農四神也郵表畷郵表畷五神也禽獸卽貓虎之屬禽獸六神也祭坊坊七神也水庸水庸八神也此與陳氏禮書略合

公儀子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陳涉亦有之至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後漢朱浮建武七年上書亦曰夫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何其重也竊以文帝時賈生景帝時董生差足當之

瘍醫

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肺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

程子爲講官

程子爲講官論經筵三劄子朱子采第一劄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語於無或爭章註余尤愛第二劄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臣可續君子格心章之後亦宜采入註至潞公四世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與曾子師子思臣也合族子至愚不足貴故人情厚不致疑孟子既知天爲能尤臧氏與焉能使予不遇哉合其於孟子非徒誦之實允蹈之

明道得於遺經

明道墓表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或問伊川既以此推其兄奈濂溪何余曰豈惟推兄凡自任之矣觀上太皇太后書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

之於遺經又爲兄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鄙明道亦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故世以其兄弟繼往聖倡絕學稱之曰周程以其教人實實有下手做工夫處且歷久而無弊又稱之曰程朱

三里之城

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二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

有馬十乘

凡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殆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兩馬

集註於兩馬曰一車所駕也古之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故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陳氏禮書曰儀禮公賵士以馬兩春秋時衛良夫乘衷甸兩牡哀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哀二十七年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史記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爲衷甸則四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衷甸兩牡爲卿車歟 余謂是說當矣然細按孟子所云兩馬亦未必指士之車蓋偶擧之何則古其職直深爲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是卽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乃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

大全辯疑一說曰兩卽車非一二之兩蓋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與亦通

有馬千駟

余讀郝氏解疑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雖齊景公卽衛文公之賢亦奢踰制倌人所駕者至騋牝三千秦后子以富而出

奔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稱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廐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在民間直一大國能有此語意不倫乃謂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而已矣

臨雍拜老

明帝臨雍拜老是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拜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蓋用三公及次卿止二人據陳用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蓋自續漢志以德行年耆高者一爲老一爲更失之而鄭氏以爲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古者三老五更或如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傳至漢遂以各一人當之云

西伯善養老

馬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夷太公往歸饗爲辛甲大夫之徒自養於國學則西伯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又不待云矣

王宮有學

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宮有學惟王伯序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士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衛王宮者想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直湛深經術魏華父學朱子之學者也其瀘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皆謂小學云

庠序校皆鄉學

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射不知教者老者則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爲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鄉人之所欲毀者罰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校小戴本作記之書陳氏能將[illegible]周官左

八叉孟子而融會於一無少抵梧盡經術之文也

連諸侯三句

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有此二盡戰國烏能久存哉故孟子卒未幾年而天下并於秦

不得於言四句

錢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受用人萬歷己酉闈闈先泰議以湖州司李聘往領房雷何思爲正考其中是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寶之余曾卜瞻對之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曹操亦是箇大受用人

墨之治喪

余嘗謂宋儒說理未嘗不是而特於引書籍也多疎或舛要當爲之諍子不當爲其佞臣莫甚于蔡氏書集傳而四書亦未能免如証墨之治喪以薄當引其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不當引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是謂其平日非聖王之音樂於[illegible]少余獨怪孟子之喪其親也以時以力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自勿之有悔乃克虞衛問其末太矣豈非闕時墨道大行殯皆從薄見合于禮者反以爲踰禮此與孔子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者何異

百里奚

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註非也夫曰虞人也址實見矣不諫之秦行跡見矣年已七十齒亦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大夫也似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託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傒也朱子已辨其非一人漢表已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註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或驚曰此解奇確予亦有所受之乎余曰受之父執杜子皇二丈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閭生不貴子爵觀貴子東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岐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蓋有

志焉而愧未逮也
細請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傒爲吾虜以啓於秦之妄說益證朱子并伯乃另一人非奚也爲不易抄理確義仍在此數本故書中耳

說大人章

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子思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推其意且有子我相校奚可以與我友之語子思又何獨不然善乎高忠憲言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余謂孟子原從思曾來於顏少別故曰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不傳

子貢問政章

陳幾亭曰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此條可補入此章集註程子後

見音現

韓昌黎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若作時文者何須識字但取熱鬧以悅觀者之目斯足矣如見而民莫不敬集註見音現見顯也露也與相見之見音義有別金正希此題文云天下時入而見天子焉夫子時出而見天下焉竟認作相見字解可乎憶初晤陸元輔翼王語及其師黃陶菴曲肱而枕之文余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題集註云枕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實物解翼王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說似亦無礙余曰只緣承題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或曰樂正子入見氏載見瞽瞍吾見亦罕矣俱當如字而音現不敢見於諸侯繆公亟見於子思俱當音現而如字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集註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故音現鈔已奈何止註孟子而不註論語凡儒悉欲見孔子可如字陽貨欲見孔子不可如字以下有孔子不見故思朱子當年亦以無大關輕重而略之
卜

皋陶爲士

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竊以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極矣或請徵其說按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

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演許獬徐日久顧錫疇文南英黃淳耀桃應問曰全章文盡稱士爲士師或曰漢景帝中二年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而史記於景帝前上溯至戰國輒名太守是亦以後之制加前之人也想以官名二字爲壯聽明之作時文者與此復何異

臧武仲以防節

黃蘊生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文起講云昔魯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是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被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會非季平子乎祗緣起講尺幅狹不容如春秋之屬辭比事歷歷陳之故僅取上二事黃蘊生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之言古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是凡此正祭也二爲蘊生之所及二爲余之所補對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所在先儒或謂在大社之西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二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社亦有四二爲蘊生所遺想當日蘊生博雅寧不記憶及此祗緣中比尺幅有限故只得各以二事立義其體使之然也善乎魏冰叔有言八股之法病在于排比有定式夫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强爲一說以對之其對之又必摹其出比之語斤斤然櫛句比字而不敢或亂以之而課聖經賢傳其陋可知故愚嘗發憤歎息時文之法不變而謂不枉人之材壞人之學者吾不信也

生之者衆二句

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日與之上下論議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晉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别字用謬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屺瞻擊節曰如此而後見時文之難如此而後見時文之尊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不意屺瞻歸而抄撮制義懸彷彿鄙意而實爲余識解所不逮者萃而亟錄于此李光元生之者衆二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衆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任焉徒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衆也必三農而下所以各自爲職者孰非開不竭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失職之民非衆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攻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内官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其食而不制甚人分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比擬之號而内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甚於墨吏吾不以恩故釋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屺瞻評上句括天官之九職下句括冬官之九室其文旣炳簡不同難於屬對此故化去兩扇舊局艾千子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内官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批曰此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圍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及無常職之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加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然學藝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知千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耶國語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弘嗣注周禮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槪是正集註所謂朝無倖位者矣況又兼婦官言之并詳集註所畧豈其隘也千子習見同時不學之徒用經往往舛錯而已實亦未嘗窮經遂并集矢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且歸太僕一節文中亦有自三農生九穀以迄閒民轉移執事之語千子獨不敢批爲隘豈非惟恐耳學以名之重輕爲文之是非者乎

陳其宗器

又鍾惺陳其宗器文中四比云或式貢以賚用物有手澤之存焉或幣餘以供玩好有耳目之寄焉彼所爲列之東序西序東房西房者豈徒爲不失舊物想其仰觀俯視之際其器猶在其人已非有所惘然深悲者而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有共典謨而傳者天苞地符之所出焉有同度數而列者帶礪山川之所鎮焉彼所爲出之外府内府典王典瑞者豈以爲玩物

喪志想其下世下年之久其人已徃其器猶新有所
惕然深思者而以此思守守可知已當其時繁弱以
賜同姓楛矢以賜異姓桓圭琮圭以禮天地百靈而
天球弘璧之屬獨不在分物薦幣之數者曰是官府
之守器也與犧牲黍稷粢盛享烝嘗者也當是時琬玉
以象德大璋以聘女執冒執邊以視朝巡守而大貝
赤刀之類獨不列於服物采章之內者曰是天府之
守藏也與朱紘玉戚世供清廟者也抑尼云不然不
腆先君之敝器玉人尚璽之屬也守府之為多將焉
用陳薦以彰賄哉蚍蜉詩其用經亦所謂天吳紫鳳
顛倒裋褐者耳今試通其數句論之周禮大府凡式
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上文九式及弔用
與充府庫所餘者乃以其財共玩好今節去餘則又
不曰玩好而曰用物則九式弔用執非用物而謂皆
手澤之存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給九式
之一事賜予即好用之式蓋燕好所賜予臣下者乃
因好用好字譌為玩好乎大宗伯王執鎮圭鄭氏註
鎮安也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蓋象職方之山鎮以為
飾安得譌為山川之所鎮又以帶礪二字妄加於澤
乎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
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至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
泉布典瑞猶漢之符璽郎所掌王瑞玉器與天府之

王藏其用各異於宗器何涉又天官有玉府冬官有
玉人典瑞一部用禮無此官安得杜撰也四圭有
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今錯記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文而譌為桓圭琮圭
不知桓圭乃公所執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
九寸而繅以象德今改圭為玉又誤因下文諸侯聘
以之文譌穀圭為大璋可乎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大
者用大璋以灌中者用中璋小者用邊璋以代圭瓚
也今三璋獨截用邊璋且以執冒而例曰執邊言執
則昧灌之義舉邊則失璋之名可乎玉人攻玉者耳
虛官有掌飾無尚璽尚寶可明之官也典瑞尚璽其
鍾氏增定周官職且皆非守藏之人而云守府之為
多何也鍾氏更有解其時食文其捃摭尤多譌以此
而獨為人所詩誦故不可以不辨按仍有譌者未經
出來記此處當用朱于

如會同

有指辛木房吉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示者猶
為汪純翁弟子純翁呼況一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
得向來習解但本可此惟此文中役以至于寺專以
諸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寓見存頫受之
如令如同執其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口頰
周之體制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朝朝會同之

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卽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門肯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諱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只惜其師多一番傳會耳

寬則得衆四句

天下有明知其不然而翹心眯目以從者時文是也前己卯南闈寬則得衆四句墨卷莫高於第十二名顧宸分兩截做上截做寬信敏公下截做得衆民任有功與說各以舜禹湯武事實配之既典既切亦古亦新又得結語之體余亦曾誦習來心竊謂此章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文當首做堯然後及舜以下又恭己無如許事實合之而做禹是乃牽拗以就我固觀者熱鬧而不顧理路之背馳也悲夫

四書釋地又續終

男　詠

　　訓　愬

　　　　巖　畀

孫男學巽

　　學林

　　學丹

　　學羲

　　學嵩

　　學麟

　　學柟

　　學陽

　　學炳

　　學至　仝校

曾孫大行　書

　　大文

　　續留

乙酉長庚重錄

四書釋地三續

余之釋地也既廣而釋人及物且廣而釋訓詁釋典制矣又續得一百六十二條合前[illegible]共三百條或曰何不遂及其全余曰唯唯否否夫[illegible]習之白首紛如之書莫過于此本業以朱子[illegible]一一部論語句頭亦解說不盡顧余何人敢盡學庸語孟之蘊與雖然書猶天也無窮固天昭昭者亦孰非天乎余惟自竊其螢光而已矣發其石火而已矣久之遂得一百二十二條仍曰釋地者意未能忘予其法端託始也覽者毋以支離誚我太原閻若璩

目

舉直錯諸枉四句　龍子曰節

負以致進　井地

後車　魯平公將出

胡氏曰一段　王者之迹熄節

魯大師　禹貢

父爲大夫八句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三讓謂固遜　所以勸親親也

爭民施奪　予所否者

鼻之於臭　攻乎異端二句

子路問成人　鑑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　而有宋朝之美

以禮食　澤流風餘韻

斯民也三代節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天命命　兵

以皮冠節　吾不惴焉

七八月之間旱　君子疾沒世章

人無遠慮章　誰毀誰譽

王宮有學　詩云實始翦商

唯諾　民獲字禽

夫然後之中國　楚狂接輿歌一句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文身

楚狂歌　女安則爲之節

法外意　子退朝冉子退朝

韶舞　在邦在家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益烈山澤而焚之　不多食

作坐侍侍側　吾何修十二句

曲肱而枕之　君子實玄黃二句

晉文公　無求生以害人二句

敬忠以勸　巽與之言三句

必也射乎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

稱　滿水

桃應問曰章　入公門章
曾子養曾晳兩段　其待我以橫逆
匡章通國章　寶珠玉者
行其所無事也　以樂侑食
射不主皮　國無游民
王宮有學　虞人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　羣居終日章
曲肱而枕之　闕黨闕里
謂當帳闕之間　侍食於君節
若爲君嘗食然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一言　其恕乎

漆雕開　弟子門人
使民以時　六尺之孤
宗廟之禮二句　天下英才
今日舉百鈞　仁者無不愛二句
湯居亳與葛爲鄰　云乎
周公弟也二句　或問子產章
公孫拔　誦詩
子游子夏　棫樸
舜禹益避位　序說註趙氏曰
狗彘食人食二句　徐氏曰下士二句
牽牛章　今茲未能

易耨　巫匠亦然
昔者　孟子將朝王
五伯　孟子置博士
訑訑而談　東里
奄飛廉　子見南子節
曾西　問津
今之樂由古之樂　而居堯之宮
不挾兄弟而友　五畝之宅

四書釋地三續目錄

四書釋地三續

舉直錯諸枉四句

困學紀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今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龍子曰節

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某謂貢異

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私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

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為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竝見荒於東則稔於西歉於高則穰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于民

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真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兵以鼓進

兵以鼓進以金退集註亦本趙氏東陽許氏據周禮大司馬之職以辯正不知杜註左氏亦同斯文孔穎達疏曰周禮是教戰法其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

之是欲戰擊鼓也艾陵之役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也荀子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井地

井地即井田也集註云爾惟趙氏順孫纂疏曰井地則言其始以地而畫井耳井田則因其田既已成井而言之也亦辨析又曰滄浪地名漢水至其地因以名之尤足證前說之非誣

後車

詩緜蠻講義云古人性尊貴有後車從發則無之故孟子前一箇後車即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亦非孟子之輜重後一箇後車即隨以田獵者周禮

田僕謂之佐車馭夫謂之從車當時王之所乘以田則木路而已司馬相如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揚雄羽獵賦方馳千駟狡騎萬師可爲孟子作註脚

魯平公將出

孟子書敘法有案伏於前而後陸照應之者若陳良之徒陳相爲孟子將責相之兄弟倍其師是有首勿敘出謂至末吐露之者若魯平公將出孟子之平陸兩章是蓋魯平公何人其肯就見孟子也實以樂正子言樂正子之言連事不諧時方露出於其口最有味孟子之平陸首但及其人之官職耳至其名維何自露出於其人之口其氏維何又補出於孟子之口

一層一層方足亦他書中無此法也余向謂古人省言之體者于此尤可驗云

胡氏曰一段

高氏拱春秋正辭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隱何以故曰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

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從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

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固致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災難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工政業然其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切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

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亦亡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此而始乃以繼二雅春王之詩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亦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所以秩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皆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制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存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以爾也夫以假能尊周卽有功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周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

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與周事欲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冰泮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類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胡氏仍謂是周月只當引莊二十八年春無麥苗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皆作冬人所雪之時者以辨不以夏月爲氏術情矣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上追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

或問春秋固天子之事而筆則筆削則削豈亦天子之事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如據事直書即所謂筆也如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也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即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係桓篡弒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吾

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於大惡者曾去其所稱之公字乎而顧於朝之者去其人爵之侯於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於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好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後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遽於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國侯焉肯聞之乃豈不可笑之甚然曰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曾無一事之行於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

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筆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誅伐其害己乃凡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

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歟曰修則孔子修之事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乎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叙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定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即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

不歸也旋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即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

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

或問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説不明也天子之事之説明則諸説可不辨而定矣〔〕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亂也君臣之道亂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使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子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王者之迹熄節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也昔人辨之已詳羅文止此題文猶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而自民勞六月以下爲變雅自屬作時文者伎倆其末幅并結則引綜云詩降自黍離而莒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不必其定也矣王絕於東遷而載筆之稽後運之平之終其庸有冀也矣賢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亟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如朱子所謂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爲此書豈僅地不濟事者也苕之華何草不黃本作於幽王世豈容不編諸雅而欲改之云詩降自黍離而正月諸篇猶存之雅之中不忍其遽也矣蓋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然若皆謂其適已然事似周東遷後之詩云

魯大師

集註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以〔〕〔〕〔〕〔〕瞽者余謂前註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註曰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以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受

政而受其政教故註爲未備或曰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之充乎且大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登則曰大射帥瞽一則曰大喪帥瞽師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從上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且鄉射禮曰工不與註謂瞽矇禮略也則後曰大師不與亦以瞽矇故或曰然則大師摯以下凡八人皆無目者相率

而去魯乎余曰亦不盡爾如播鼗周禮瞽矇掌之眡瞭亦掌之磬師掌教擊磬卽教眡瞭也書以鼗合食皆奏鼓而眡瞭亦於賓射奏焉想見當日合樂者自挈其樂器而去無目者恃人扶持之而去安得工畫者畫此一幅伶官去國之圖哉

禹貢

又續說張子韶禹貢論微嫌其中段解釋處未當胡朏明作禹貢錐指改正之曰或問如張氏說則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爲不矜不伐哉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皐陶謨言之屢矣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也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爲嫌臣曰祗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乃至公何避嫌之有卽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爲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

者不可以叔季之人情妄爲測度也

父爲大夫八句

湯若士曰云今大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祿不及其生猶還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于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爲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大夫而子則士焉云云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爲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爲士而子則大夫焉云云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呂成公曰觀書者要當先看得意大學之旨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古人之法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以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在於攻己過而不在於攻人頗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辯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三讓謂固遜

余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

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韓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其禮辭曰此一辭也其又曰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苔儀禮難讀者其熟於禮乃爾

所以勸親親也

余嘗謂所以勸親親也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故子張問善人之道也道二字宜衍以荅不貼道字故寇退曾子反寇退二字宜衍以重上文故去他國之道也不宜云重出此句萬章下篇所無故存之以備後人參考

爭民施奪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予所否者

集註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因思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襄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襄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定六年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經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註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鼻之於臭

凡字有三義一總說二相反惟臭字為然臭氣之總名也又香易繫辭其臭如蘭是也又惡氣戰國策其似惡聞王之臭是也若鼻之於臭則專指香蓋以下文安佚字倒出集註畧講義兼指香臭非趙註鼻之喜芬香

攻乎異端二句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後明太祖亦暗同此解

子路問成人

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存之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為自家發問也其聞而豁然余謂此蓋以荅處知之不然聖人不如此荅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當以圈外胡氏曰解為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教之第難為作時文者道耳何則作時文者必守註尤必守圈內註黃太沖言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鹽

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韋昭注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天時不如二句

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理字殊不同上地理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理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然之感爲識于此（先生諱一濤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

而有宋朝之美

而字因發端之辭又因辭排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

以禮食

孫奭疏所謂禮食者案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致鈔今講義云以餽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殁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餘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講小人謂無位者）

斯民也三代節

黃勉齋朱子之子壻也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實勝今集註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

或問成王以周公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而周公配之其說何據余曰此出禮

淳春秋纂例而集註引之第意似信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謂魯止有周公廟不知襄十二年臨於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疏云文二年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也哀二年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衛亦立文王廟也此以有功德王命立之與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禮不同竊以魯既廟文王矣又安得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哉淳名為通春秋而實泪之或曰然則自出帝奈何余曰今不可得考矣以臆度之周祖稷殷祖契而所自出者則其父嚳也不遠也有虞夏后並祖顓頊而其所自出則顓頊之祖黃帝也亦不遠也經傳固無明文專以類推其以王季乎或太王乎為文王所自出也或疑曰借余獨安宋神宗元豐五年與宰臣論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禘明力人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太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諜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神宗聖學高明方能發此萬古不磨之論較之同時儒者欲人於冬至祀其初祖者僭矣晚宋儒者益以木有本水有源必推至於厥初生民之祖後已者荒矣習其說遂於十年十五年兩設皇初　而帥嚳祀之卒罹火災上視其祖自稱僅知德懋熙仁列代者其識見豈不萬相懸絕哉

天命命

陳幾亭曰四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峻命不易即數矣大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行廢由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即數矣然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貫以天者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耶幾亭闕此想亦應失笑

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無有指人言者余答以四書如足兵去兵不以兵車棄甲曳兵兵也堅甲利兵刃與甲兵動天下之兵兵革非不堅利不以兵革之利為兵餽之兵甲不多秦楚搆兵果皆器也可謂確絕矣必作是解而後可免近日講義去兵是不召募之胡說但謂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梁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王見於太史公之書請問孫子曰兵衆孰彊蘇秦以五家之兵章子將五都之兵荀子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嘗得謂兵

不指執兵之人言耶奚待秦漢下耶要謂五經中無此語則合

以皮冠節

余旣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旣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襄十四年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昭十二年楚子皮冠執鞭以出則皮冠者乃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旣至先示以明日卽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陣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荅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乎曰之招以明各有等威不然世且不識虞人之何故不至而下段議論亦無由發作時文者不體會孟子反據左氏而謂此四招者皆田制拘矣過矣

吾不惴焉

不豈下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七八月之間旱

春秋時晉獨用夏正僖五年卜偃曰襄三十年絳縣人曰是著見左氏傳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諸見竹書紀年可知當孟子游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乃孟子對襄王仍以周正蓋于時周之天命未改而孟子又未曾臣梁故此亦從來未經拈出者

君子疾沒世章

余每讀南史劉峻傳其自序曰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何其言之悲也

人無遠慮章

京山郝氏曰居安而不慮危卽生于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卽伏于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常醒灼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早圖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誰毁誰譽

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毁者或損其眞集註本此

王宮有學

蒙引云王宮子朝之內也大戴記保傅篇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蓋本於此

詩云實始翦商

陶元淳紫司交游中亦稱有才者亦好詆宋儒來告余曰爾雅釋詁明云翦勤也大王翦商即王季之其勤王家耳奈何作斷商解害理余曰字固有兩義却相反者如翦勤也亦云斷也予治毛詩至日讀至于岐之野及敦商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於商乎紫司猶彊辯余笑曰子之與交沈秋士嘗贈子詩十年以長衡兄事為叢初開羨後生子不記憶乎子方當開叢之時尚未到開口地於是面赤屈服而去

唯諾

集註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諾應辭也字書云諾徐應聲而劉芳吉集有唯諾辨唯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納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亦佳

展獲字禽

左傳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杜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吾意必魯孝公之子公子展其人不知有何隱慝死猶為天所降罰既如是惡之矣又何以子孫生有柳下惠出計爾時惠且長矣禮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不知如何恐懼修省以答天譴此皆人所未經拈出者

夫然後之中國

帝堯本紀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劉熙註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註精絕當補入孟子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當如致為臣章註中國當國之中也以註方與下中國別又中國為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王復齋草堂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輿字也以有輿字在前也自莊子以接輿為名又稱為狂接輿實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而註家從之竟以為名非也若皇甫謐高士傳又遠出作論語者之後撰其人姓名曰陸通益無足辯矣

惜乎夫子之說三句

黃東發曰集註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某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

文身

留青日札曰其幼時及見會城任房容名孫稱者父
子兄弟各於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問
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某命解衣歷歷按之
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曰業下海爲
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椎
髮文身古亦有自按漢地理志于粵已云然此者見
今猶信耳

楚狂歌

詩本音曰凡詩中語助之辭皆以上文一字爲韻如
兮也之只矣而哉止思焉我斯且忌猗之類皆不入
韻余謂亦有以兮爲韻者如鳳兮鳳兮與下衰追韻

是又曰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爲一音余謂故下已
殆二字與上衰追韻且卽謂已而殆而二而字通與
上兮衰追已殆爲一韻亦無不可此古人韻而又韻
之法也或問亦見諸三百篇否余曰齊風南山篇崔
綏歸歸懷爲韻卽謂歸止懷止二止字通與上崔綏
等爲一韻陳風墓門篇已矣與上斯知韻卽謂斧以
斯之國人知之二之字通與斯知等爲一韻亦無不
可顧寧人曰當知古人詩無處無韻不必以後人五
言詩兩句一韻法求之

女安則爲之節

徐方廣此節文結尾云噫吾由是而知繇有大無道

之事不能勝天下之安之者矣直說到楚大子商臣
曰能一篳人上

法外意

晉書陶侃傳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嚴禰妙語顏淵問爲邦註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
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語尤令人深長思蓋必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存乎其先
者放鄭聲遠佞人此持乎其後者

子退朝冉子退朝

子退朝是退魯君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
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視家政之

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之誤會國語之
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
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命議於私家乎爲
正於此

韶舞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
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
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
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
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咏聲而終於
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之

觀樂以歌始以舞終卽舞亦以文武始以韶箾終

在邦在家

讀書劄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亦卽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官之文也有鈴曰旂注旄首曰旌爾雅之文也集註旣用交龍爲旂則當註旌曰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之上爾雅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蓋有羽又有旄孟子云羽旄之美范甯亦假羽毛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是陳氏禮書賈公彥言大常而下干首皆有旄羽蓋干首注以旄旄首注以旌則羽毛所以爲旗飾也旗皆有羽旄集註混用旂字又脫旄字均非

益烈山澤而焚之

胡朏明曰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蓊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烜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余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韻烈火也爲直捷

不多食

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止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邪亦不倫矣

侍坐侍側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以齒序顏淵季路侍則以德序論當日坐次自子路第一顏淵第二故夫子問志而由先對而回後對也閔子侍側一節亦是以德序閔子少子路六歲但長冉有十四歲子貢十六歲耳蔡虛齋以爲此蓋齒序者非

吾何修十二句

董其昌文講巡狩云彼其五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述職云彼其三載而一觀有若此者講耕者斂云彼其春秋而一觀有若此者愚謂五載而一觀是已三載而一觀是何事案今文堯典羣后四朝乃五載之事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古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周禮大行人六服有歲一見以至六歲一見中有三歲一見者此不得藉口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言明王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然又是十二年一巡狩所謂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亦不得藉口且此非董氏所知意不過見明制外官三年一朝覲遂臆斷古諸侯朝於天子制亦如此也石子嵐曰述職爲三載一觀董或据間朝之說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晏子不當舍周禮而泛舉以對也

曲肱而枕之

愚幼讀黃淳耀文輒笑其不識字或以爲過予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字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字集註明云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卧而所首者之物解或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作講亦自無礙予曰只緣承題云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云稱此而爲枕則枕必以曲肱矣知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須改却題句作曲肱以爲枕以合此文而後免不識字之誚

君子貫玄黃二句

錢牧齋言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耆偕朱如容學垣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而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貫玄黃二句文云周師入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吾此文以毛詩左傳作對也如容鼓掌曰吾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愚謂以恕爲怒明係湯氏一時誤用而其子代爲文過取給於口試思此詩乃君子見讒人而怒責之之詞於周師入何涉乎然則若何而可余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僖二十六年傳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兼此二義改作周師入君子恐可也斯無一字無出處矣

晉文公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竟可爲老然遷多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按此則文公入晉甫三十六歲卽薨亦只四十四耳杜元凱言戰城濮文公年四十安得有如陳際泰譎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曰深而計擬者邪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

屈原懷沙賦曰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洪興祖補註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朱子謂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

敬忠以勸

韓文考異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之例韓文屢見此爲最明白者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孟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於善也宜補註曰以與也

巽與之言三句

集註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前后羅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必有爲端而我之匡救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必也射乎

句闕淺錄什某許以惟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爲義屬上句及必也聖乎則云疑辭屬下句二句文氣皆同通作疑辭爲順余謂亦非必也決辭乎疑辭一句中具有二義不寧惟是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然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

魏禧公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篤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名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淵乃至游夏放號高第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然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對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首仲尼而子曾子禮記字仲尼而名曾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序說之未備

湍水

後漢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其父泥和往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湍爲水行疾者此亦一證

桃應問曰章

黃蘊生有此全章文後四小比云蓋以一人之命爲輕於天子父之命者此三代以下之論非所施於上古以父子之樂爲不如有天下之樂者此豪傑以下之情非所出於聖人法申於宮禁則人不可妄殺而海內刑措矣親重於天下則力無所不竭而大孝錫類矣從此看出以天下養養之至來尤稱氣經術也

入公門章

汪武曹文講習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子之皐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夫庫門也不惟遠乎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上節兩節云曰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畧而不書何也與

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猶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内治朝在雉門之内燕朝在路門之内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更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間而況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既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而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于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玆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内爲外朝雉門之内爲治朝路門之内爲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内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内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内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

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即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于内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内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惟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即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内朝而不知其非耳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

曾子養曾晳兩段

黃蘊生文中段云蓋至請所與而懼可知也懼中餕
之不潔而親以爲不必須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
餕食之和甘而親以爲有可共則疾應之曰有而已
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卽有餘也眞入神
之語

其待我以橫逆

陳幾亭曰橫逆二字不可輕看前此須消盡惡機之
感若有一毫感召卽爲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
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使人人愜意出一
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爲人到得顏曾方說得
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匡章通國章

陳大士文本戰國策云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
以叙其妻章子諫父無殺其母而父卒以逐其子責
善賊諫殺母上非也余少曾有一作云天下有父責
善於子而子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可也有子責
善於父而父不受而父逐之而人絕之未可也與饒
雙峰見合

寶珠玉者

此謂以珠玉作耳目之玩者耳若楚語王孫圉曰國
之寶六而已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災方

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用之何如耳

行其所無事也

禹貢錐指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
通水此不必到處皆然綿亘千百里遠其實當時有
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
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
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
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
也儒者狃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爲
支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
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
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
水當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
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
配天無極故余謂如此讀孟子眞可謂通人之識矣

以樂侑食

或問以樂侑食古不獨卿大夫以上凡下逮士得毋
太奢樂已乎余按顏氏家訓書證篇古樂府歌詞先
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
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
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夫古樂府出漢代長老猶以

樂備食復何疑於古

射不主皮

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儀禮鄉射禮記貫革之射四字見禮記樂記各不相蒙而集註以貫革解主皮恐非蓋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果如集註解則是以軍士武射陷堅穿札之才而興賢能矣豈其然胡不考至此因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不待中爲雋非是要不中卽不中亦可但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便可得與於祭以天生有一等文弱之人力不逮遠不能射於百步外何必定主於獲先王蓋深爲此等慮故純乎尚德而不尚力陳用之曰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觀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云云抄在融會二禮而爲言不至執此以病彼最通備也

陳用之又曰自天子至於鄉大夫皆有大射賓射燕射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

國無遊民

遊民二字出王制卽游手謂失業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問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闕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怠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因無游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迄於閒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得之矣

王宮有學

學記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氏註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劉芳曰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故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此又可爲王宮有學及王制大學在郊之切證

虞人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

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儗乎大夫招以旌
寧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
之前不知于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齊
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駁異

一介不以二句

能次侯此題文謂上句成物下句成己出北左侯云
人必自忘其廉恥而後謂他人之廉恥不足惜與者
無幾悔悟之餘從令無以自處非所以成物也惟道
與義可以服人留一物而羞惡辭讓之良留於人心
者無盡雖欲與之而有所不能矣

羣居終日章

通鑑晉紀懷帝永嘉三年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
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
殆乎宴見即羣居惟說平生常事即言不及義後嗣
其殆乎即難矣哉也

曲肱而枕之

何屺瞻評黃淳耀文云此句枕字釋文集注悉音去
聲今按韻書上聲訓枕席去聲則引論語此句毛
氏以首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
物曰枕去聲論語曲肱而枕之是也往閻文百詩亦
云枕是虛擬非以肱代枕席不當使別字惜其博辨

故曾棄而終錄之

闕黨闕里

闕黨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闕里里名亦猶史記
孔子世家有孔里亦里名也闕黨按兖州府志在府
城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
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
之東按福稱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
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
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可該高明博
洽如顧寧人先生亦以明黨即闕里

謂當依黨之間

陳介眉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
合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闑因有闑
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
棖闑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棖闑之間取中而行臣不
敢當中只靠邊行立亦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闑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
扉也出入皆由此卻非蓋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
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闑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闑右
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闑向南則闑右不又在門
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
由東角門入謁既畢辭從西角門出猶遺意也朱子

云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闔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爲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闔啓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闑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闑右所謂闑東乃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闑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余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侍食於君節

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君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與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若爲君嘗食然

集註此句本鄭氏說抄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己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即余不待君命之祭之意但殊覺渾含誰謂康成學支離哉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狐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希常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那曷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孫學□曰冕字活

有一言

字作文字解始於秦古謂之言有一言是也亦謂之文史闕文是也亦謂之名中庸集註文皆名是也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一言以蔽之是也亦謂之辭不以文害辭是也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

其恕乎

此恕字與所藏乎身不恕恕字朱子大學或問分別最詳曰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詳見本書

漆雕開

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憲問恥疑憲所記南宮适或曰本名縚陳亢亦後皆稱子禽然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註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弟子門人

後漢賈逵傳始析弟子與門生爲二註未備歐陽公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

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今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余按鄭康成傳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是其證也然論語稱門人者八弟子者三門弟子者二孟子稱弟子者二門人者二皆正爲一人此則古今稱謂之不同耳

使民以時

吳亦韓來問時謂農隙之時朱子亦嘗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徒杠輿梁成註則云九十月農功已畢可用民力二說不同將孰是余曰隙字不是當改作畢字蓋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可各於農隙以講習若力役之事惟自九月農務畢起冬至而止無有於春夏者莊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皆謂秋冬際也朱以鄭註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爲徵其用民力於農畢時此等處亦係集註偶未檢不必過泥也

六尺之孤

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公彥疏云六尺謂年十五鄭康成註論語六尺謂年十五已下增二字抄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四十三等亦可然以此解周禮野尚爲未成丁者經固各有解與以例孟子適市之童子容應門之童皆曰五尺則謂年十歲者柰何但以幼小混解遇至後人動稱三尺童子此又不可以升降皆五年者解矣

宗廟之禮二句

陳介翁自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時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課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執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别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如王守溪文云大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大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阼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蒞昭

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于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于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意者也竊以四書中典制因爲時文壞盡豈過於此故介眉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竝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于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體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太廟則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混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成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舉

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疏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于祭所爲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爲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爲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即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耳

天下英才

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若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說似王天下矣

今曰舉百鈞

陳幾亭亦有發人所不到處謂孟子忽舉百鈞人情難推蓋言人之不爲非不能只宜取喻於徐行後長方與前爲長者折枝一例不宜取喻於力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也言辭小失正不必爲孟子諱

仁者無不愛二句

顧朗仲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當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即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者何必瞭曰何待看下節上云當務之爲

急本題云急親賢之為務語脈正相承故許謂二句文起講云堯舜治天下者則莫不有所務矣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自古稱至仁固從大知中出也

湯居亳與葛為鄰

太平寰宇記亳城在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子御說奔亳孟子云湯居亳與葛伯為鄰今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

云乎

章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休註曰云乎辭也

周公弟也二句

朱子曰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

或問于產章

丈于子評張元或問于產章云閒閒閒說似史三小傳汪鈍翁駁之云史記兩人合傳如廉藺范蔡之類三人合傳如田竇灌夫之類甚至十一人合傳如酷吏之類無有不穿依者其他如孟荀如屈賈如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無事可穿則用文章聯絡之若一篇中每人閒閒閒說者甚少後進讀書當自出手眼萬勿隨人腳跟也

公孫拔

何屺瞻云公孫拔釋文作皮八反王厚齋謂集註蓋傳寫之誤明初人不加是正今毛氏所開卜三經中并孔註改為枝矣是可一拊掌也

誦詩

湛園劄記曰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第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棫棘

孟子集註棫棘小棗非也案爾雅棫酸棗說文棘小棗惟詩詁方合而一之實酸者為棫棘然亦曰酸棗

非小棠也趙岐註棫棘小棘所謂酸棗是也

舜禹益避位

蘇子由古史疑舜禹益避位之說爲妄孟子或問亦嘗辯之然不及所作餘論爲尤精愚故備錄焉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盡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殊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庖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儼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避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于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

子蓋賢共伯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序說註趙氏曰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以爲孟子大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愚謂是固然矣然孜未及孟子之知禮請舉孟子之知禮者嘗以何語人多未應愚曰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狗彘食人食一句

陳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稱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令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愚謂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妙解然昔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之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

天不必泥班志

徐氏曰下士二句

集註徐氏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按禮王制曰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云云又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士倍下士云云可見下士之祿有定數不比庶人在官者受祿於官其祿之多寡則視事之煩簡也至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此自斷王圭田而言朱子引入此註中似誤

牽牛章

寧都魏叔子禧手評孟子牽牛章一篇又曰此篇得

力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有許多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峰嶺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牽牛章前後兩簡則盡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當以孟子此篇為本

今茲未能

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註云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鶴言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 按趙註亦云今年未能盡去

易耨

趙氏注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即朱虛侯劉章為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為長 按呂氏春秋載后稷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即此意

巫匠亦然

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巫匠亦然意又云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是豈術驅之乎抑法使之然

嗟乎奈何治天下而用此等法哉

昔者

昔者有昨日解無前日解解之自樂正子章始非也趙氏註解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尤非蓋昔者仍昨日耳弟子於先生自宜朝至而朝見暮至而暮見越翼日已不恭豈有樂正子而至遲三日者乎猶不自覺乎

孟子將朝王

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愚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

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常語邪（吳此字當讀作齊王以孟子肯來明日力疾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五伯

崑山顧寧人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凱註左傳成二年者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註孟子五霸章是今集註並列二說而無折衷非是當止存趙註蓋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寧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氏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

孟子置博士

趙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朱子謂此事在漢書幷無可考愚謂漢書固有是說但未見儒林傳不觀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乎書云孝文世尚書初出於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諸子傳說即孟子等書也後罷之則以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云（案皮日休云漢得孟子而仲士以學其學）

饞諂面諛

魏叔子曰孫曰與諸生論饞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彼所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饞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饞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饞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饞矣此皆人己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饞曰饞諂面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東里

東里子產當補註曰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奄飛廉

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成王初猶與三監淮夷徐戎並叛至復與淮夷叛故書數其罪至于再

三蓋奄夸也秦本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夸狄
中衞在西戎實生蜚廉則飛廉亦夸也當於周公相
武王節註出以爲下文兼之張本

子見南子節

金仁山曰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

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爲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燔肉去孔子去衞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曾西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愚謂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問津

水經注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註宜採入

今之樂由古之樂

或謂愚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爲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二字則未見愚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因憶韓文考異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下朱子曰方本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蓋左傳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似偶用此

語朱子之博極羣書而復細緻如此

而居堯之宮

焖燭齋隨筆曰陸德明論語音之失司北人則而如爲異今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綢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不挾兄弟而友

魏叔子曰錄曰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本不見勢利紗物竟與長貴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

五畝之宅

焖燭齋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

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爲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筭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濶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兮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卿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

廛而爲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參觀之足知二畝半之說爲妄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愚案此說熱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案古者步百爲畝古之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僅當今二畝零二十步耳中恭以來曉此又案步有二枝一舉足曰步司馬法六尺爲步仲恭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步之步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喻正其經畀見漢食貨志

集註援引多誤

按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於學而爲道者及不涉於事說者謂括盡漢以來俗吏儒生之病余謂儒生不獨如是即生平所撰之傳註一涉事援引多誤朱子猶不能免故余少嘗習集註時心生疑議今考矣當爲世歷數之如季文子實始專國不待武子遂伯玉不對而出無閑甯殖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亡八邑而非七邑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五十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定公十三年去魯三當作四哀公之十年自楚十當作六勞心四句皆古語四當作六梁惠上下本一篇一誤作二七尺曰仞用包咸

說杰與趙岐八尺曰仞不合二十兩爲鎰用趙岐說杰與國語二十四兩爲鎰不合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今但曰幼五尺之童謂年十歲今但曰幼小不衣冠處爲說死而爲家語農家者流謂班固而爲史遷至于文武改文武而爲文王行年五十同六十而爲莊周先發後閉胡傳原非謂仲尼練冠縓緣儀禮何曾以嫡母滅憂后相乃寒浞而非羿去魯司寇則適衞而非齊變頌之頌謂鼻莖析枝之枝謂肢體北牖宜依儀禮牖作墉麻衣宜依儀禮上增麻畫邑宜依史記爲晝潔河宜依爾雅爲絜汁水之內無溫泉魯城之東無高山史魚史氏也非官名栁下惠栁下食邑

也非居周公以聖人爲兄弟所宗故曰宗國云爲長者非虞仲非仲雍爲句吳君長者故曰逸民殺別一人是曹交以國爲氏非君弟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邑也孟之爲戴不勝字勝音升見孫氏疏公叔文子爲公孫拔寫作枝見陸氏釋文儲子齊人也與後齊相也幾二人所從學琴者本衛師襄子乃二人敎叔弟也非饒子之兄顯更近也非遠人之謂歸沐浴之盤本孔疏何如用韋昭註槃承盥器邑不光君之廟曰都本左傳何如用毛萇詩傳下邑曰鄙磯不激水攻作水激石非蓧芸田器相承爲竹器非耒耜也見周禮非髮色之謂胖大也見鄭註非安舒之謂屬者

辭之確屬敵正也字訓無確義也辭若說之詳辭亦說也古語不厭複也戟有枝兵戈平頭戟其器各別不得即以戈作戟解麋澤獸陰鹿山獸陽其類各別不得如爲雁作大小解符節本二不盡以玉爲之幹名起處不待至商有之中庸將指子孫孟子將指惠于此隨文解之爲得楚辭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男色義與此同烏乎同中庸期月指一月論語期月指一歲各隨文解之爲得上孟昔者指昨日下孟昔者亦指昨日忽易作前日失之莊子引墨子生不歌於治喪何與列子引伯成子高於楊朱何與宰我短喪章已止也齊宣短喪章已猶止也猶字不必予謂

子貢章愈勝也子貢問師章愈猶勝也猶字不必未信以爲厲己厲猶病也厲民而以自養厲病也猶字不可省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輕千里告以善輕易也猶字不可省杠方橋也方字宜衍狀草偃也草字宜衍何事非君宜註前不宜註後擇不處仁何註亟異乎註論散宜爲古二字之氏非名宜生于叔爲魯大公之族自宜註出不害非告子之名叔父豈徵于之誤以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其氏謂施發語辭非至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張氏顓孫子華氏公西皆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獨不聞乎甚至有明明姓可考而仍以氏作姓總緣

不識姓與氏之別若令尹子文姓不曰芊而曰鬬齊宣王之姓不曰嬀而曰田是也

四書釋地三續終

男 詠

訓 慤

[illegible] 基

孫男 學翼

學林

學丹

學機

學樹

學麟

學搏

學陽

學炳

學至全較

曾孫大衍

大文

纘曾

元孫長庚重錄

淮陰閻徵君百詩先生博聞強記白首窮經其於先儒注疏如以肉貫串所著四書釋地一書援據詳明辨論精確能補紫陽朱夫子所未及中丞商丘宋公特爲之序刊行于世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草堂談及孟子生卒年月考一編相示且告余曰今天下經學之不明由士子之專攻于舉業舉業所奉者傳注頒于學宮童而習之莫敢移易若吾輩窮聖人經自當博考焉精擇焉不必規規然于一先生之言是從蓋使余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俾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其罪大余竊居罪之小者而已子其爲我序之余自揣知識淺陋其于經學未能窺見萬一而承先生之命又不敢辭因述先生告余之語于卷端使經生家聞之廣搜博覽神明于先儒注疏之中而毋徒沾沾于舉業則經學之明皆自此編始也時康熙己卯清和朔日長洲後學顧嗣立序

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原　閻若璩　撰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兖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鄹邑也故說文云

郰孔子之鄉索隱云郰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卞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君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鄒在春秋爲邾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蠻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雖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而夷之如陸渾伊雒之爲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爲如大伯適荊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舜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乎當日所純乎中國者僅兖豫二州冀雖爲帝畿猶爲夷錯處況雍州之僻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不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崑繩謂余子既證孟子爲鄒人非魯

人爲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若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

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為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為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為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偪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

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按六國表標明惠王生於魏文侯一十五年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年已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至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後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即去梁是為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葬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按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與通鑑同但史始乙卯終丁酉鑑始己丑終丁未相後十年從史記詳見後又按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

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是年故改元已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二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

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譌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於九原而面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還就顧望也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閻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齊宣就孟子之辭令又

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

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訝余爲無稽余曰蓋嘗以臆度之以古參之而後爲是說也請爲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曰子知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

古之五斛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稟

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漢三公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斛即石也）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周天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照周禮廩人人月食三鬴算鬴即釜也）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柚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戰國可勝慨哉

或問於余曰齊餽兼金一百鎰趙岐註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考之漢律歷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

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荊軻傳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溢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豪以金千溢遺燕將即平原君爲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予千金固尚有什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遂過於厚邪或又問曰子知古之權與今同邪異邪金之價視今輕邪重邪余曰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賄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車馬百駟益十倍此則知齊亦以一鎰爲一斤）

又按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爲齊王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驩爲介與徃弔公行子皆未嘗與言即從之來者亦

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爲臣章於燕畔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浚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改之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郝仲輿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潛王之禍實兆於此潛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與兵搆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王能改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殆甚

又按大全辨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愍公出亡何獨遲

遲答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
尚冀復甦豈忍恝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
家法此段取喻悲閔可爲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
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按繫如宋於去齊
後固是但即在元二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
於慎靚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
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
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
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即位然後之
滕又應爲赧王初年事前者疑孟子或卒於赧王之
初亦有故云按魯平公之年六國年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赧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按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
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
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
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
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有既
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
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
惟既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
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而稱爲君曰若如

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
月亦略可覩矣
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
孟子久游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
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
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鄒衍
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
尊禮何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
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宣雖
薨而湣尚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
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又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即
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乃嘗爲之臣也至于滕不特
非臣且不自稱臣第曰吾分益亢矣朱子註楚辭涉
江篇此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是也
又按左氏非左丘明先儒辨之已悉然莫妙於朱子
曰覩左丘明所恥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余亦有
一證左丘其氏也明其名也猶春秋之閭丘明閭丘
明不單氏閭則單氏左自非左丘明七篇爲孟子自
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亦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
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
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

記言語或出處耳

孟子生卒年月考終

男詠

孫男學翼

學林

學丹

學橃仝較